四書恆解
上論上

論語恆解序

聖人亦人耳其得天之理與人同其日用倫常居處衣食之事亦與人無異然而無一事不以天理爲準無一念不以寡過爲

急是以心純乎理而理合於天天之所生所養無一物不切於恫瘝也天之所不能自養自教無一時不殷其補救也其得志而為君相則代天之功萬物悉

被其生成其不得志而為師儒
亦闡天之化隨在皆深其樂育
自羲皇以來此心此理未有能
易乎此者矣孔子值周之衰既
不得位於時幸文武周公之澤

猶存禮樂法度猶然一王之制於是身體之以教其徒而當時得其全者不過數人而已及孔子歿而禮制益隳其得道者又復不遇於時則取孔子之遺言

遺行雜記之以傳後而論語一
書尤其擇要而存之者也其書
於脩己治人及日用事爲之事
蓋皆已挈其精而舉其凡然上
無聖人之君相下無聖人之師

儒則能身體而力行者蓋鮮漢
儒始爲訓詁而義多不醕宋代
程朱繼出乃實表章之今
國家休明沿明制首以是書取士
而

天子復以聖人之化陶淑斯民論語

一書蓋自童孺皆能誦之然聽

明穎悟者或爲臆說隨俗波靡

者又或視爲具文非書之難知

而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者

寡矣沅不佞少承庭訓即為指授此書之源而愚闇性成又兼以人事疢厄之擾困頓有年乃頗得其章句之意竊以為聖人非有他奇第全乎天命之性而

能以成己者成人焉耳窮居講學與及門梳櫛字義積久不覺成編其間有與先儒相戾者皆嘗平心靜氣以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而參以古今事爲之錯

出覺後世之變無一不在聖言範圍之中而拘而求之虛而擬之則去聖彌遠門人以爲不妨問世愚懼滋之咎也而同人復促之爰略敘其端以就正於高

明有惠而好我者匡其不逮是
則私心之深幸也夫
雙江劉沅謹敘

論語恆解

凡例

一論語者孔子門人集孔子語而論撰之有魯論齊論之分齊魯門人各自記之漢代原各分行傳魯論者夏侯勝蕭望之韋賢及子元成傳齊論者瑯邪王卿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漢文帝時已立論語博士蓋當時遺經始出朝廷重之各聽其自爲師說通一經以上者皆拜官故治魯論齊論諸人皆名於時至景帝子餘爲魯王廣孔子舊宅以爲宮聞壁中鐘磬琴瑟之音得論語孝經謂論語

爲古論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魯論及古論無之
古論篇次亦不與齊魯同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包
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兼講說之爲世所貴包
咸周氏爲之章句古論惟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
不傳至順帝時馬融始爲之訓說漢末鄭康成就
魯論篇章考之齊論古論稍爲訓詁魏陳羣王肅
周生烈皆爲之義說正始中孫邕鄭沖曹羲荀凱
何晏五人同奏進論語集解盛行於世而流傳止
名何晏集解意五人雖同奏進而何晏實總其事
故不盡列四人之名也是後論語以此書爲主梁

皇侃爲之疏至宋邢昺奉詔改定舊疏頒列學宮而皇侃之疏遂微我
朝日本國進獻其書其文與邢昺義疏微有不同然大旨無甚出入今仍從何晏集解邢昺疏本爲之訓釋其他不及詳載也

一論語一書自漢文帝立博士屢朝疏解者不一而其書多不傳宋元祐以論語孟子試士當時已尊爲經註之者何晏最早爲之疏者皇侃邢昺最著唐韓愈李翺論語筆解宋蘇轍論語拾遺陳祥道論語全解皆在朱子之前至朱子集解出而諸家

盡廢若鄭汝諧論語意原張栻癸巳論語解戴溪論語問答蔡節論語說趙順孫纂疏金履祥集註考證王安石論語註其子雱口義皆與朱子相後先而安石經義當時且以之取士其餘與朱子或同或否要皆各有發明其以論語孟子與大學中庸爲四書則自朱子始是朱子之功大矣但以四書取士始於元朝而繼朱子而起者若劉因集義陳天祥辨疑猶與朱子異說若許謙叢說胡文炳四書通張存中四書通證朱公遷四書通旨史伯璿管窺以上皆元人其與朱子異者已少而袁俊

翁疑節王充耘經義貫通則因宋元祐以來以經義取士經義之外復有疑義故二人辨別疑似以成此書即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亦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二節與孟子道在邇一節合爲一題問平天下大指同異蓋未盡循朱子之說也元有詹道傳者作纂箋雖閒疑朱子然實止就朱子集註章句正其音讀考其名物度數迄後蔡清蒙引呂枬因問高拱問辨錄陳士元類考周宗建論語商劉宗周學案章世純留書皆明人之書雖或駁異朱子而大旨不能出其範圍若永樂所纂四書大

全剽竊成書專爲科舉而設自是時文取士恪守
朱註雖有他書人每視爲贋說矣然
朝廷以聖人之書教人固欲其卽聖人之言知聖人
之心體聖人之行斯可以經世理物豈專爲科名
計乎朱子之書行世數百年服習而成忠孝節義
者不勝屈指曷敢妄爲擬議但朱子本意亦不過
欲發揮聖人義理使後人易知而千慮豈無一失
苟有細心讀書善會聖言補朱子之所未及者朱
子當必不禁沅不佞非能一毫有得也特訓蒙有
年偶有所見私語門人積久遂成卷帙非敢與前

人頡頏亦庶幾準以天理人情欲人易曉而由此
書以成道脩其身以及人不愧讀書區區妄庸之
志知不免獲罪高明亦未嘗不兾大人君子諒其
愚闇焉

一聖人已往至今如見聖人以其言行具在此書也
朱子集註第釋章句義理而聖人言語抑揚輕重
間神氣所留講章每至誤會則第作行文之用已
失聖人之眞故愚於詞義稍有未達者既解正文
復爲串解附解欲求詳明不免多贅識者原之

一讀聖人書即當學聖人聖人祇是全得爲人之理

而已孟子言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存之則爲人庶民去之則禽獸所謂君子自舜禹以下皆聖人是聖人始能無愧人耳學至於聖人乃能曲盡人倫之道洞悉天地民物之理達而在上爲伊周窮而在下爲孔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非有神奇變化不測之術也後世視聖人太高以爲不可學不必學則嗜欲累之境遇困之遂有學窮二西而倫紀不修高談性命而忠孝不全者故愚註釋此書惟取簡明易曉誠使體聖人之言存聖人之心行聖人之事則雖販夫牧豎亦可爲

聖爲賢不然詞章記問術數多端以誇奇妙必智慧之士乃能所謂愚夫愚婦與知與能困知勉行成功則一都說不去讀是書者當知聖人之心理與我無二第能存養以淸其源實踐以竟其事卽可希聖希天毋爲高頭講章所誤也

一孔子之聖自漢至今尊崇頌贊者多矣要不外乎闇復之言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二語括盡一切奈世人推尊夫子卻罕身體夫子亦由先儒視孔子太高阻人進步今略爲考辨孔子之事以免學聖者望洋

之歎

考辨

一孔子殷人成湯之後姓子氏孔名某字仲尼孟僖子言其祖之賢曰吾聞聖人有明德者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則先代培植深厚矣然聖父元配施氏生孟皮病足不成人繼娶妾又生九女聖父年五十始求婚顏氏聖母徵在來歸又無子禱於尼山始生孔子然則天道神而莫測聖人生亦猶乎人不必生而即異如開天之聖人矣故有謂聖母禱於尼山升而草木之葉上起降而葉

皆下垂者又麟吐玉書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
素王二龍繞室五老降庭空中有鈞天之樂神女
擎香露沐浴等事皆愚儒無識傅會爲之其誣妄
不足論固已卽嬉戲陳俎豆亦後人誤會古人席
地而坐必用俎豆盛食物乃便於取食童孺嬉戲
偶取玩之亦不足異後人誤以爲行禮之籩豆謂
聖人生而卽知禮度謬矣夫子不云乎人能宏道
非道宏人我非生而知之者使夫子不好古敏求
發憤忘食未必遂造精微其自敘平生自志學至
不踰矩具有年歲功夫次第奈何以爲天授不假

修爲使後人誘於質薄甘失爲人之理乎聖父生孟皮九女等事不從家語詳見後

一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二十一日以春秋考之由朔日庚辰至是日恰得庚子穀梁爲正而或猶異說不可解矣或謂是年日食非生聖人之歲不知日食有常限人君敬畏天命則必警懼自修而必擇吉歲乃生聖人是天亦趨避吉凶矣一何可笑

一孔子身長九尺六寸當時號爲長人鄭人謂其顙似堯項類臯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

則生質異常固亦有之後人因傳其有三十九表
胷有文曰制作定世符然七十子之徒未聞或有
道及其爲庸妄傳會可知欲尊聖而反誣聖矣
一太史公作孔子世家尊爲至聖其見甚卓而載孔
子年歲及事蹟多舛謬蓋秦火以後書籍罕傳史
遷搜羅採集以見聞彙敘之固宜不實然其志無
他也如云野合蓋子嫡母施卒孟皮不成人乃求
婚於顏氏則繼娶矣聖父年五十而聖母及笄婚
時六禮不備故云然耳至言孔子適齊爲高昭子
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按昭子名張咭魯昭公稱爲

主君阿景公意輔孺子荼人品不足道也孔子何爲而主之哉且欲以通景公稍有志節者不爲而況孔子朱子採世家亦信之斷不可從

一古書所載年歲多不可信史記掇拾殘編敘孔子年歲其舛固不待言卽家語爲孔猛所傳先世遺書然漢書藝文志云家語二十七篇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則是孔子先世之書已亡而今之所傳乃後人所附益亦當愼擇之如伯魚先顏子卒而家語言孔子二十歲生伯魚六十九喪子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三十二卒孔子當六十九歲是

顏子卒在伯魚前矣凡若此類若拘牽史記等書年月並孔子事蹟亦多可疑故當綜核羣書知其大概不必穿鑿附會可也

一孔子生於陬邑平鄉昌平山名鄉因以爲號三歲喪父少時固居昌平後徙居曲阜不知何年以情事揣之必聖母既卒孔子適周問禮歸來史記云歸而門人日益進乃徙居魯之都城其謂少時設教於闕里則居昌平時後居闕里則徙曲阜時闕里卽闕黨也水經注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闕里有二孔子始居昌平鄉闕里後

徙居曲阜爲閭師設教於闕里城中雖有比廬而孔子爲閭師居闕里北方閭門以石爲闕里也黨也則以其居民多少而爲之號孔子家貧故少時卽設教於閭里周制原有閭師已而爲委吏乘田亦因貧故當均在少時孟子不言何年爲之委吏乘田職固卑賤孟子云會計當而已矣茁壯長而已矣言其職易稱以爲爲貧而仕之法而云伯魚以此時生魯君賜之以鯉賤職何以動君之聽豈當時民數必陳於君尚沿舊制君故特賜之歟當闕疑也

一適周問禮史記謂年十七時莊子云年五十一按孔子年十七南宮敬叔尙未來學且聖母在堂孔子不應遂適周則史記所云其時太早莊子年五十一孔子已知天命其時已晚閻百詩以孔子從老聃言日食事斷爲昭公二十四年似矣然昭公十五年十七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日食史記云見老子歸而門人日益進則當是聖母沒後三年喪畢孔子乃適周問禮然左傳云孟僖子將死乃遺言命南宮敬叔往事夫子僖子死於昭公二十四年豈敬叔不居喪卽於是年從孔子且卽於

是年從孔子適周歟是亦不足信矣以事蹟考之夫子天質不凡其生知安行祇是日用倫常之理知之即能行之至天人性命一以貫之之道非師不明故言吾聞周有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吾將往而學焉夫子自言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其適周必在聖母沒後年二十四五以後然以左傳證之南宮敬叔尚未來學家語又不足信竊按左氏言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苟能禮者從之其悔過學禮固自楚而反已然既知孔子為達人必不遲至二十餘年而後命二子從事是左氏及其將死也

大峨豫誠堂鐫

句爲可疑矣蓋必自病不知禮後卽不久而命子從事孔子此諸書年歲之不可盡信其一端也

一孔子問禮於老子旣云將往而學後復稱爲猶龍又云吾從老聃助祭曲諸老聃云云則孔子從之頗久且孔子固知禮者魯備六代禮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亦復何所不究若但問禮而已老子以王府所藏示之亦不過如問官郯子何至歎爲猶龍而子夏對魏文侯亦言仲尼師老聃世儒謂聖人爲天授又以老子爲異端所託遂不信夫子師之莊子載老子告孔子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

出乎天赫赫出乎地此先天後天八卦所以異位
即人心道心性命所以顛倒也而君子得時則駕
不得時則蓬虆而行又用行舍藏所本故喻以猶
龍稱為吾師若老子但即故府之禮啟櫝相示何
遂敬之如是聰明深察而近於死博辨宏遠而危
其身及矜氣驕態泰色淫聲人以為孔子所無謂
老子為妄語然孔子不聞以之為非而後人代孔
子不平已可笑矣且禹戒舜以慢游與傲臣子面
斥其君舜亦非傲與慢游之人而相與安之何也
大聖人相與儆戒之意精益求精豈末學所能窺

及況以老子爲師既無益於老子亦復何損於孔子不自用而取諸人聖人所以爲大也文王師鬻熊武王師尙父文武不因之而貶損孔子師項橐人亦信之惟不信師老子老子老子之書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靑天白樂天且能言之矣異端邪術託於老子老子老子何嘗有是貶斥老子無關輕重也而以孔子爲無師生而已然使學者望而窘步於是愚者安於愚智者騁其智不知萬物何以皆備於我下學何以達天遂有讀破萬卷弗踐倫常高談性命流於迂曲者夫道本人人所有聖亦人

人可爲及其成功一人皆可爲堯舜孔孟未嘗阻人以學聖也因授受不眞故修己治人之功不從本原正始而言理學者亦僅以知覺運動爲性多學而識爲能凡事天立命輔相裁成一切均駁而不純故愚特辨之豈必爲老子解嘲乎

一孔子爲委吏乘田孟子言其爲貧蓋公家之胥役耳而史遷云爲季氏吏大誤

一商羊萍實等事人矜傳之以爲聖即在是不知天下之大古今之繁名物象數山川土物及典籍之富雖聖人必不盡悉夫子言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詰子貢以多學而識卽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等事卽偶然聞見知之亦不爲奇蓋聖人所知者理而已理本於天而著於倫常倫常本於心性存心養性馴至於與天合德則萬事萬理一以貫之故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謂五倫各盡其道貴賤各有其職皆當乎天理人情之極耳若必事事周知物物詳究無論不能盡悉且夫子已言有弗學問思辨篤行矣言有不必學問思辨行者則置之當學者則百倍其功非但謂不學之則已也自人誤解有弗二字反以博洽爲能而於心性不克致

中致和五倫不克盡誠盡道故此等處不分明遂以聖人爲難學學固無多道莫大於倫常盡性敦倫即爲全人何必才智聰明始足以希聖也

一孔子平生事蹟秦火以後失傳太史公採集爲世家列於世家尊以至聖其功甚大但編次年月以事相從不盡確當後儒徵引考定爲之年譜爲之辨論然多有矛盾弊由不綜聖人平生以義決斷也如孟子去孔子未遠且親受業於子思而於主癰疽瘠環不援据其年月直以理斷之信其必無此爲特見今孔子言行具在遺編而兩論及孟子

尤可依據者竊嘗細心考之孔子生而有異質亦有令聞因家貧少時即設教於閭里已而爲委吏爲乘田不過如今胥役藉贍升斗初非受命於朝有祿位也迨聖母卒而可以遠游乃適周問禮以曾子問及各書考之孔子從老聃蓋久故前人以爲從學三年後辭歸而史公言門人日益進則前此雖爲委吏乘田實以講學爲業可知夫子本居昌平鄉其遷居至曲阜亦當在聖母卒後因門人日多遠來從學者藉升斗以給膏火多仕於季氏如今書吏有事趨公無事聽講冉子退朝季氏將

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是其明徵夫子盛德
日新門人等又嘗稱道其師之賢故遂爲中都宰
爲司寇已而桓子主政夙知夫子之賢言於魯君
使之攝相春秋時晉主盟中夏御秦楚侵陵凡盟
會征伐列國皆從其令晉靈公幼趙盾專政以大
夫而會諸侯後襲以爲常列國漸漸亦以大夫應
命故凡執政者皆專其國之權是大夫專政不止
魯三家也季氏專魯以君命命孔子以本國臣子
從君大夫命乃義之當然非無故枉道比也前人
執仕於私家之義謂魯定公用孔子然定公安能

奪桓子權以與孔子桓子以君命命孔子卽可受也豈私事權臣者比乎孔子攝相而卽出藏甲墮三家桓子不以爲非則聖人未明明裁抑之而實已暗暗救魯之衰惜未竟其功魯受女樂孔子遂行不待君命亦不告季孫遽爾辭官自是遂不敢歸魯周游列國陳蔡齊衞諸邦或主賢臣或主門人之家歷有年所桓子卒康子立奉父遺言召孔子子乃歸魯而年亦已老矣魯亦不用孔子子乃删訂詩書修春秋以教其徒至正禮樂一事儒者亦相傳而誤夫子平日言行及訓門人莫非文武

周公之禮樂間有不合時勢及舊制所未及者夫子以意損益之門人效之迄今凡夫子言行所及小戴記所載其大概也其實禮樂必自天子正定夫子安敢取王制而更張之卽正樂之事亦是因與師摯師襄等交遊私相考訂非徑取故府宮懸而裁節之非特此也卽删訂詩書春秋亦止以便門人誦習非欲傳後是故夫子周遊列國在歸女樂之後非不得志於魯遂徧遊諸國以求知遇前人未知此意云周遊七十二君之廷及泗上十二諸侯豈不大謬但聖人德成於己卽欲推以成人

雖羈旅未嘗忘之故荷蕢知其磬心微生斥其爲佞而孟子亦言三月無君則皇皇蓋謂其心切救民非汲汲惟恐不遇也然則夫子始終一講學人何乃誤認而妄言耶

一家語載聖父娶施氏生九女娶妾生孟皮不成人晚乃娶于顏氏詳考其事殊不足信夫生九女而後娶妾則年已在四十餘近五十矣生孟皮不成人而又娶其不成人由其病足蓋足不仁耳而孟皮有子有女則病足當在受室之後受室必成人時是聖父娶顏氏年已甚晚正義云六十四歲理

或然也然考聖父爲鄹大夫襄公十年從晉伐偪陽抉懸門以出門者孟獻子稱其有力如虎則年方壯又十一年卽生孔子孔子生三歲而孤聖父年不過六十餘耳其娶顏氏何得在六十歲外且聖父爲鄹邑大夫卒於鄹不久失官卽家於鄹故孔子生於鄹之昌平鄉而少賤伐偪陽時左氏曰鄹人紇則已失官矣孔子生長於鄹故曰鄹人之子聖父娶顏氏時施氏蓋已卒故曰求婚於顏氏不然則妾矣使孟皮爲妾子則四十外娶妾生孟皮已有子女而始病廢復娶顏氏聖父年當七十

餘而以偪陽事及孔子少賤核之實不然也家語多不足信信其不悖理者故愚斷以孟皮為施氏所生

一孔子誅少正卯先儒力辨其無然當時三家擅魯卯為魯之聞人意必委蛇出入於三家之間如孔光荀彧輩名為公臣實乃依附權臣子謂其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則是貌是心非到處苟合之人夫子為司寇固有罰惡之權故請於君以誅之耳若非君命而子誅之則為專擅且季氏豈肯聽之哉

一是書人人誦習歷代先儒註釋已繁我
朝
日講四書尤無美不備科舉遵奉朱子本不敢妄爲贅
言第平居授徒偶有一得門人鈔存之久而成帙
私付梨棗非愚志也高明諒之其考辨亦第舉其
大者餘悉隨文論正見於附解焉

四書恆解上論上册　晚年定本

學而第一　凡十六章　雙江劉沅輯注

首章括爲學之始終記者所以列於篇首其下則編次相屬限於簡策不得不分爲二十篇舊說言此篇多務本之意然全書無一非示人務本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說悅同樂音洛慍紆問反○示人以學之始終而欲其自領也業道曰學學聖人以全其性也其序小學大學其要博文約禮時習無時而不習其事說浹洽而快於心朋同道之人人則凡爲人也自遠方來德相師而道相樂不慍者忘名之至易賛潛

龍中庸曰聖者也前兩不亦自信深知之詞
後不亦贊美勖勵之詞朱子曰慍含怒意

附解人性皆善而天理之良不能不汨於物欲聖人全天之所畀而深憫人之自喪其所以爲人於是代天立教爲君相爲師儒本諸躬行心得以垂法度禮樂刑政其法詳動靜起居其度密而且爲之詩書以博其趣爲之庠序學校以樹其標故學之一字乃聖人補造化生成之憾而使人各得其性無愧於人者也文武周公本天德以行王道禮樂文爲廣大精密及其衰也治具雖存人罕服習夫子生周公之國修禮教之遺諄諄弗倦無非一學

字之事第王道既微人多委靡子雖善誘惓惓學者每無恆志子故言學乃身內之事非由外鑠人之所以苦其難而不獲其趣者以未深造自得耳果其學矣而又時時習之則凡禮樂法度一一體其實而會於心天性中自然之旨趣有快然而無窮者不亦說乎由是而實德之至聲氣自宏凡同道之朋慕其風而悅其教匪特近者親光抑且遠者咸集以我之學及人以人之學益我性分中之結契既深與爲善之事業無量不亦樂乎雖然學以及人爲樂惟其同道同志耳非欲人人而盡知

也若以人不我知而含慍意是其心猶有爲人之私而非忘名之至苟其不然則是得於心者實能與造化同流斯屈於人者乃能與浮雲共置不亦君子乎三段中將成己成物遯世無悶功效包括淨盡記者故特列於二十篇之首三不亦乎神氣蟬聯而下勉人自得自知以己所閱歷之境界誘人循序以要其成婆心無限故予不敢截作三節解釋慍人忽於聖人深意也學字切須認眞時習字乃不誤解若離卻五倫五性別有妙學卽時習終身皆異端也明善復初朱子之說本於中庸然

不善會之似明善卽可復初否則似明善一功復初又一功不如仍用明善誠身之句爲美說字卽孔顏樂字時解因下文樂字不敢將說字深說非也學何故說以理得而心安性天日暢其進不窮有快然而莫可名狀者故爲成己之極功否則如世俗詩文書藝日覺其工亦有說境而非夫子之所謂也六德六行六藝兼修日新不已說之境日深斯朋之來自廣其下文樂字則謂兩相得而兩相益與人爲善樂於同仁也樂其成人與上說其成己是一也而亦是二皆非親至其境不知故夫

子均以不亦乎三字策人自領因說樂並言則自心曰說及人曰樂若專言之說心即樂樂亦說也不知不慍極難之事凡人利心猶易化而名心難化非聖人不能快然自盡其職業而漠然無動於聲華也古亦有逃名之士此不足以擬聖人聖人者有愛人無已之心而不忍漠視同羣有皇然自責之意而未嘗稍踰職分常以爲己之道未至也而不以人之知不知爲榮辱曰不亦君子乎深贊之也後世錯解疾沒世章謂聖人亦重名不知名者實之賓仁義忠孝己分所當盡者非爲人而然

其自然留光於後世者天理民彝不可得而泯沒若當修德勵行先有求名之心則念必不誠不幸屈抑則必隳志且聖人之所重者仁義道德之名非世俗浮華之士也離德而言名卽爲不足重輕之名近人乃有謂人不好名卽是禽獸者抑何不思此章之義及潛龍聖者之說而妄誕若此也或曰如子之言顯揚父母流譽鄉邦均不足爲重乎曰非也人爵由天爵而尊虛聲以實德爲本君子以立德爲先非惡名而逃之乃惡無本之名耳豈以朝廷之爵祿仁義之令聞爲不足貴哉然令名

必歸君子君子則無求名之念耳不知不慍中庸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若不依乎中庸卽不知不慍亦何足爲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有子孔子弟子姓有名若朱子曰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當時犯上作亂者衆爲上者憂之而無如何有子故言能孝弟者必無是矣何氏曰上謂凡在己上者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君子以位言道化民之道爲仁使民與仁言得其本則一切化民之道皆自此而生孝弟者使民爲仁之本也邢氏曰與歟美辭

附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朱子因此章列論語首故

以仁字正解綴此然有子之言乃因爲上者欲導民於仁而不知犯上作亂之故皆生於不孝弟故爲是指點之詞仁有體用此專以推暨之仁言仁之理原於天而率於性孝弟其天良眞切處也犯上作亂者必先昧其天性慈良之心而後忍於爲惡孝弟之人其心必慈其言必讓其動必循理安有是患故爲上者使民孝弟乃化民成俗之本而非一切法令所可去悖逆也不然孝弟即仁孝弟之至通神明光四海二字之外無道本即在此有子此言殊爲複沓且首節犯上作亂二事無歸著

矣言君子務化民之本本立則治民之道自生孝弟者斯民天性之同躬行以率之民自消其暴戾而歸於和順豈非爲仁之本乎不直言之朱子以爲謙退亦通不若邢疏之直截而有味張惕菴云此章至易明白外註與講章紛紛辨論皆非誠知言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鮮上聲○言色仁之所見端不可不飭也巧令則失其正而忘羞惡之良故鮮矣仁巧令皆違理而徒悅人也

附解此戒諂巧之流仁字祇作本心羞惡之良說而人欲之肆不待言矣溫溫恭人譪譪吉士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何嘗不惟恐得罪於人然義理是非卓然不移省躬集益非同阿悅至如忠孝所在下氣柔聲因事納牖均不得以巧令例後人因朱子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八字不敢以言色爲重至徑情放誕非嵇康之得罪鍾會則安石之不近人情甚或君父之前欲避諂諛乃忘忠愛悻悻然曰吾不爲巧言令色也豈不誤歟弊由將此章仁字認爲恭默思道求深反淺不知言各有當此爲諂媚者戒非敎人不修禮度傲物淩人也皇侃義疏云巧言令色鮮矣有仁或以爲可然第無巧令未

便卽目以仁蓋仁字作心德之仁解則甚不易當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曾子誠身之學無在不然言此蓋示初學入德之門也省身者求其心與理之安而非欲人知忠於謀全人之德行事功而非尚機巧信於友求益於彼此身心而非徇意氣傳慮不習則德日修而業日廣矣朱子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附解凡事皆當反身自省何獨三者此蓋爲初學示也朱註有則改之二句極得省字精神惟忠信二字易混人多障礙不知他處言忠信則忠者其心

之誠信者其言之實分內外不分精粗此章明明
分貼爲謀交友則忠信乃一心而兩用因事而異
名耳因爲人每不盡心交友易不誠實朱子故以
盡己以實詁之實則二字無大分別且如言忠信
主忠信等章均不可以此章泥也人字所包甚廣
謀之忠不必有成而無敗惟是慮周而義精使人
不陷於過舉曲突徙薪優於焦頭爛額赴湯蹈火
全其孝義忠良非如世俗之云僥倖詐僞阿徇黨
同也信者以誠相與內外如一始終不二亦以道
義而不計利名傳而習則實有羹牆之思受益之

誠非授受洽心者不能也當知曾子平日心迹學詣貼切發揮方非泛泛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周禮一成之地九萬畝而出兵車一乘千乘九千萬畝而山林川澤不與者也以道治人曰道獨言千乘爲齊晉大國言也先王之制上公不過千乘所以爲藩屏牧伯春秋兼并侵陵千乘之國首敗王綱傲慢欺侮侈肆疲民蓋春秋將爲戰國之勢也子故言此以救其弊國事皆王民事也故必敬信不欺節用爲民愛財人謂臣民以時包氏曰不妨農務

附解道國何止此數事爲政以德禮樂刑政國無大小均宜力行者也何獨千乘宜然耶夫子此章所以救春秋之衰也先王封國上公地方五百里侯

方四百里千乘之國其地蓋九千萬畝乃能具千
乘是先王所以恃爲牧伯屏藩承流而宣化也周
衰大國肆其强大不懍王章兼并弱小恃力而爭
傲慢自恣不誠於民煩費無等以淩其下民不堪
命小國尤難以自存矣子故特爲曉之言道千乘
之國不可徒恃其强大正當敬事而信云云乃可
固疆圉而長子孫俾能如此而行自然不敢違王
制而肆侵陵民安其生與國皆享其福此救時之
妙用也無如夫子位卑言輕大國不聽其説厥後
齊晉諸國翦滅鄰封快其所欲卒皆爲强臣所有

曷若夫子之言保世而滋大哉常解覺千乘二字爲多設以爲務本之意亦罣漏而不全由忽視千乘二字故晦立言之本意也千乘有二說包咸云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十乘是萬里而出車千乘實八十家人出車一乘凡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有牛車一乘掌糗糧衣裝炊爨者二十五共一百人八十家安能供此馬融據周禮參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九百畝井十爲通通九千畝通十爲成成九萬畝成出革車一乘除去公田一

分八百家人而出車一乘卒一百人積九千萬畝
乃出千乘其說為長何晏註兩存之而前人多主
馬氏在周盛時此等大國無幾春秋則多皆由侵
小而得子不斥其非而曉之以自存之道正深於
已亂也使民以時包氏至爲簡盡古者國家工役
無一不用民力故聖人愼之又愼農隙講武乃敎
民之常不在使民內計使民謂凡有興作也出兵
一事則不必俟時禦寇討賊非可遲誤者但先王
動必以義師出以正民自樂從六月棲棲楊柳雨
雪其心爲民而征伐不必皆時未嘗不時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以舉業蒙養之功以救時弟子未冠以下也弟以出言兼施於師長禮七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敎弟子之法至嚴且備春秋禮廢芄蘭挑達之譏不一而足子故言當使之敦本而文以助之不可務華鮮實庶幾有本有文也文馬氏曰古之遺文朱子曰謹行之有常信言之有實汎廣也衆謂衆人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

附解人生愼於所習自蒙養始先王制禮六年敎之數與方名七年出就外傳習爲小學有以養其恭敬和平之本而化其氣質之偏十五入大學卽講求誠正修齊之道至二十而冠則齒於成人蓋十五年之間所以次第訓誘者至詳且切無一日之

可忽也春秋禮教衰遲大學旣無小學亦寡惟騖於華美以夫子之聖稱之者僅在多能博學其時之弟子可知子故言弟子當使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則學文以博其義理不可忘本而務末也論立言本旨則重上六句論理則下二句亦不可輕蓋必有餘力而後學文恐無本則文無所用也然使行有餘力而不學文則何以考事理之當然而合於軌範文朱註謂詩書六藝之文按六藝有二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六藝者成人之能事

終身所不離如溫清定省隅坐隨行是文也卽是
孝弟日用所不可或無其理與孝弟六項相爲貫
注非判然二物待餘力而後學之史遷班固以六
經爲六藝朱子所指蓋此也然不若馬氏云古之
遺文爲該括凡圖書典物以暇考究折衷古人則
並孝弟六項之義益參印而明而詞章記誦亦該
其中此文字較博文字稍淺以其爲弟子言也子
以四敎文乃凡古今事物燦著者皆是後世文字
之學益煩談性學者或概鄙雕蟲而不知文章乃
道德所寄務才華者羣誇靡曼而不知詞章以忠

孝爲基故凡道理之散見者皆文第童蒙則以文字爲先務未遑說到大文耳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賢賢實踐其賢易色變易容色言誠於中而著於外不徒貌悅也竭力致身以其力與身屬君親而無一毫自私學以明倫卜子爲學而不誠者發

附解以好色之心好賢本孔安國但大學如好好色就人隱微處形容其意之誠故以如字作指點中庸賤貨遠色就人君所易蔽以明尊賢之所宜去夫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皆慨世人習尙之偏

此章設言有如是之人乃懸空說下就現成人品說故不曰好賢而曰賢賢謂實體其賢也易色者愛慕之誠肅然敬抑然下歡然而親炙其平日實有君子之行乃能與賢爲化如此皇侃義疏言若欲尊重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大略亦是而不合現成口氣宋蔡節謂爲之改容是也而或又非之則謬竭力致身無一毫自私則所以曲全其忠孝者自多道矣非徒亡身殞命之謂言而有信不必期約蓋無一妄語其至誠相待可知學以明倫倫外無學故必謂之學語意無

疵吳氏之言大謬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主敬存誠友仁改過爲學之首功也語有淺深意無輕重朱子曰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無毋通禁止辭勿亦禁止之辭

附解此示人下學之切功學何止於重而不重則輕躁弗除浮華奚免故不威而不固若克己復禮之後神明安固容貌莊嚴學固而重非重而固學也主忠信無一念一事不實毋友不如己恐在我無自得之眞則易爲所惑若德之既成則棄短取長包荒引誨方將化之不患其浼已也至改過不吝

乃聖學第一功終身不可離者古人學有本末會通之後無表裏精粗之可泥入道之初必言行動靜之先正後之學者非躐等以求功即移粗而入細學之所以易淆也重之一字後人所難在當時頗易周公制禮自閨門里巷以達於朝廟皆有法度學者循循於規矩儀度自然而肅志氣自然而平春秋之時遵行者鮮惟夫子身體以教其徒故四方來學禮焉此章教人循禮而謹浮夸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民德天良之眞祖宗父母身所由來於此薄焉仁心息矣慎追者誠敬之良足以感人心而興至治民之背死忘生者寡矣周家重喪祭以此此朱子

曰慎終者喪盡其禮
追遠者祭盡其誠

附解此章事至平近理至精微向來註家於慎追歸厚兩相關通處未能明透周之興也武成大告他務未遑民食而外所重喪祭子思引夫子論武周以立中庸之則其義亦重於喪祭之制蓋人生天理之良孝德爲首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臨民惟其仁敬孝慈篤於根本之地故推恩以及於民物無非慈祥愷惻所周流春秋禮教衰微在上者嚴酷武健大都皆由仁敬之良無以養其原本故視民如芥而民亦相習爲乖離曾子言致治有本仁孝

爲先祖宗父母吾身所由來天性之良於此發現
最爲眞切爲上者能於父母之終也哀禮竝至祖
宗之遠者愛慕追思則其至性所流情文交摯凡
有血氣莫不感而生悲況屬下民亦復誰無父母
觸發其天性之良而顯示以人倫之則民莫不革
面從忠歸於仁厚矣要知慎終追遠者其人必是
孝子仁人其治自然愷悌誠篤曾子有慨於時政
之衰不就用人行政立說而特以仁孝之事導之
蓋使其反求天性之良自端化民成俗之本乃救
時之苦心立言之妙用也苟實能慎終追遠者即

能次第施行仁義民德歸厚句中含蘊無限道理曾子未與盡言意欲使人且就愼追之事行之自能勃發天良力行善政耳讀者勿草草忽過孔安國註喪盡其哀祭盡其敬朱子易以誠禮二字各就所重言之要之四字均不可少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鄭氏曰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聞政聞其政令得失而知其由來也求有心採訪與有心就正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平易近人曰良不爲苛擾曰儉言夫子有五德而人自親近之不期聞而自聞非若人之求也至與則邦君本無是

事故不復云

附解聞政聞其政令美惡之狀而洞察由來求非諂
屈之謂第有心採訪期於必得卽是與邦君就正
傾心而與之也孔孟雖周游急仕惓惓斯民然守
道至嚴未嘗一毫苟合孟子當戰國時世主以士
相高游說概從優養孟子應梁聘而後出齊王致
稷下之士三千孟子亦以禮往其餘滕世子往見
魯則父母之邦他邦未嘗至也孔子因南宮敬叔
言於魯君資以車馬始如周問禮其後周游列國
大都皆因門人所在暫爲寄寓楚則昭王禮聘於

晉亦然二國較爲道遠至泗上十二諸侯僅此山
東蕞爾之地然夫子或一至再至不過與其賢士
大夫游竝非至則見其君也呂氏春秋謂孔子再
干世主見八十餘君史記云干七十餘君皆傳聞
之妄時君敬信就而問之事之所無在子禽不過
揣說故子貢亦不復言時解誤認夫子處處與邦
君往來求字遂作夤緣諂曲解旣昧時勢亦太低
看子禽夫子卽痌瘝斯民然幷無僥倖遇合之想
何至搜求國政以爲明察子禽亦疑其不然故質
諸子貢溫良恭儉至常至奇夫子出以無心他人

遂爲所化不覺傾誠吐實子故不期得而得也在夫子本非求而有此五德人自不得不告以政似夫子以五德求之者然故曰異乎人之求之也聞政得政皆係聞諸邦人非聞諸邦君葢人與夫子接但覺其德盛禮恭到處樂與周旋無心之中吐露其國之政令而夫子聲入心通窺豹一斑郎知全體似邦君國政盡在夫子心目中者故子禽疑之而子貢則深知之矣五德惟良儉二字費解然乃講章求深反晦之故愚正註已明夫子當日游歷逆旅邂逅豈盡賢人有此五德而賢者樂其德

範愚者喜其優容人人生恭敬歡喜之心故必聞其政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道謂合道之行時有父賢而子不肖者故云然蓋人子以成親之美爲孝父行道而不改繼述之善可知言三年者時勢或有異宜三年已爲久矣

附解夫子釋易稱幹蠱表武周之善述善繼人子之事親也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苟其盡善則子孫勿替可也何僅三年苟其不善而親不及改者蓋愆惟恐不速亦何待三年夫子乃爲不肖子言之與孟莊子不改其父之

臣與政同一意父行合道而子改之其忘親悖理甚矣云三年者事理當隨時處中不道者固可速改即合道者至三年亦或宜有變通不然執中無權必貽誤於家國文王服事武周革命豈以文爲不道耶言三年以明其哀慕之誠且久而三年以外不待言矣此章誤解故宋紹聖之事小人執此以陷元祐諸君子無能難之司馬文正公謂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其說亦滯明世宗末年朝政大壞徐階謀諸張居正擬遺詔以改之而高拱不平欲陷害徐階賴居正得免小人每附會

經義誤人家國解經者可不愼與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用如運用之用兼內外情文而言順其自然而安曰和道治天下之道斯指和而言小大謂禮貴以理言美以功效言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不行阻於施也任情無節非禮而亦不得爲和

附解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蓋由天理之良有不能自遂者故爲禮以導之太過則節之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天良自然浹洽處卽所謂和也春秋務煩文而無實德非拘則蕩故有子云然上下兩節一反一正所以明過不及之皆非而使

人適中用字先儒對體字說非也禮之體本於心然心之安於禮處卽是和和字不得謂爲用也此如五官運用之用禮行而和存焉非是則無以運用如手持足履耳聽目視視聽等禮也運視聽而浹洽卽和也言禮主於嚴而其實用之而浹洽者以和爲貴先王治天下所以禮節民性而民無不和樂卽此和之爲美也凡小禮大禮其節不同要無不和而浹洽者然則禮豈苦人之具哉其有所不行者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以禮節之則亦不可行也要其所以不行正惟未得和之實非和

之不貴而亦非和之不可行也前人於各句實義多牽混不明讀者玩之惟行禮者太拘苦而放縱者乃因而倡爲曠達莊列之徒流爲恣睢於是禮樂蕩然秦火之禍所由來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復房六反○近合也義信之質禮恭之則也恥自內生辱由外至因暫相依宗則尊法之朱子曰信約信復踐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也是

附解輕於然諾者不顧義理之安直是易言耳安能可復平日以精義爲學約信之時始不苟諾素能

講求禮度致恭於人始不亢卑夙昔愼於交人偶然因依亦不漫爲許可有子戒人愼始慮終則人自有不得不勉於平日者不然素無功修而欲取辦臨時難矣哉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求安飽者務而欲精之也事義理當爲之事有道道得於身者君子學求益於身心故自强不息慮以下人如此而夫子舉以勉人

附解聖人之言道理四通八達而立言之意則各有所指宜審其命意所在不可一概闊論如此章食飽居安乃常情所共非謂學者必饑寒而後可爲

好學特以事勢所趨有易以此撄其心者耳周之宮室制度與今不同士庶人有分以限之不惟不敢力亦不能春秋中原即今北五省地版屋垣墉儉於他處居食所需亦多樸野士生其間厭苦而求豐適惟干祿一途乃能易貧賤爲富貴故嗜欲之念濃身心之業淡矣子故言不求安飽而惟敏事且慎於言又求益無已此則眞可謂好學也已抑聖人所言之學敏事慎言就正有道如此後世好學之勤有過於前人者然略於根本務於詞華不特安飽中罕良士即貧陋中亦少眞修非求飽

求安之過而不敏事慎言就正有道之過也學者其自審諸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無諂無驕不以貧富爲榮辱樂與好禮不以貧富爲身有也樂性分有以自樂好禮者以禮自守而又以禮成人儉己而豐於人四者皆由自心辨之可也未若有實際焉朱子曰諂卑屈驕矜肆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聞子言而已悟樂與好禮之實子故引詩言淺深之量不同如此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已知者爲往未知者爲來詩無達詁要求有益於身心子貢因子言而悟詩之旨其見進矣故與之

附解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俱在心性內自家審量實

踐處說非僅以外貌言也富而好禮向未有透快發明者因未知當時貧富實際耳周制計口授田量能授職文武成康盛時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貧富相安而不相耀春秋法制漸壞諸侯卿大夫族大勢强侵陵兼并而鄉舉里選之法亦隳是以士多貧賤顏子有負郭之田五十畝而陋巷簞瓢爲其務學而不暇耕也故曰爲貧而仕又曰祿足以代其耕蓋當時士之富也必由位祿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孟子釋之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非

如後世買賣民田科舉取士農工商賈各有富人
也周禮繁重富貴之禮貧賤非惟不敢爲亦不能
爲而春秋富者往往逾制好禮者謂有位而豐不
爲一己之身家娛樂計而汲汲以禮成己成人爲
快故曰好也不然貧者獨不好禮乎子貢平日自
問已實能無諂無驕及聞子言又恍然於樂與好
禮氣象迴不侔也故引詩言精益求精之意斯字
指樂好禮與驕諂不同處蓋已悟實在境地非徒
在可也未若言詞間比量也夫子言其於詩言能
觸處旁通悟及所未知所誦習者莫不爲身心之

助而處境之學從此益造精微可知矣時解太淺視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知人知其美也患人不己知者自是而不能求益往往失人患此不患彼則志日下而賢益廣也

附解知人專就知人之美言蓋患人不己知者其心惟知己能而不知賢於我者正自無窮患此不患彼則理欲消長倏判天淵故夫子相形言之以開其蔽與後二章不同若謂患不知人美惡方戒其務外又導以知人美惡上下意不相貫失夫子立言之本旨矣張惕菴言古人在明處取士六德六

行六藝顯然易見若再有求知之心則所行皆僞故夫子屢言不患莫己知今文章取士卻是暗處雖有患莫己知之念其勢不能自達心地到乾淨其說非也六德六行在心性倫常處自修不盡顯然惟六藝較著然非本末交飭內外交修亦不能工也古昔盛時君相師儒皆以三物自修卽以此取人未得於身卽求知亦無由干進故士多實行後世專以詞章取士賢者亦騖於華不肖者忘身以徇而倫紀克敦文學不足者亦棄於世若糊名易書科舉取士雖若至公然僞爲者不少非文字

不可得人也言者心聲必其人忠孝仁義得之於
身乃能卽言以知人如歐陽公之於東坡王伯厚
之於文文山亦見一斑且其人果以聖賢自命則
凡所言之理皆必見諸實行又何患文爲虛器無
如取士者與士皆自命卑靡則品遂難定矣夫以
實德取人人尚趨浮僞以虛文取人而欲其不浮
華豈可得哉何今人之心地乾淨反勝古人也然
此非此章正義特其言易以惑人聊附辨之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如字一

作拱○上之事曰政以其正人之不正也以德備天之道於身而推以成人成物也北辰北極之精天帝所居璇璣所會天帝無可名即北辰以目天之主宰耳以衆星喩臣民故以北辰喩君上天以一元主宰萬物聖人以至德生成天下非無爲也以德爲之則自然化成夫子思共其人而擬其象如斯

附解德者政之本也本德以爲政一人綱紀萬物而天下景從如堯舜恭己未嘗無爲而臣鄰賢聖庶績咸熙實若無爲北極有二義曰窮於南陸而夏至日窮於北陸而冬至窮極之處曰北極南極先儒所謂出地三十六度入地三十六度者也至天帝所居曰紫微斗極乃星垣至尊之所即此章所謂北辰也先儒以紫微垣極星爲北辰殊非邵子

言無星之處爲辰甚是而張惕菴非之謬矣蓋星者陰陽之精萬物之著然天體渾淪一元之氣無始無終有宰之者而理氣是以不窮以地勢論北爲最高無星之處元氣所會璇璣所凝太極之主至靜而含至動至一而該至紛以爲有天帝存焉者俗人之見也然有是理卽有是氣氣之所宅理之所凝未嘗無憑之者夫子不曰帝而曰辰舉其地以實其象言周天星辰經緯皆繫於此故曰共之猶人主居中馭外六合皆秉命於一人也自來言天樞者以北極中宮五星爲極星緣此星動去

動來只在中宮占象者據此星以算周天星辰之
遠近然乃人指此星以爲的非天特此星以運行
也夫子言北辰謂乾元理氣之主宰史記天官書
言北斗七星至詳云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
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
斗蓋古原有是言其義甚確與此章居所之義足
相發明北辰居其所而斡運周天王者建其極而
平治天下其理同其象何弗同耶若以小極星爲
北辰極星有五一太子二帝三庶子四后宮五天
樞太子庶子后宮不足當北辰矣史記以帝爲極

星朱子又以天樞爲極星然帝也而又有天樞且更有天皇大帝在勾陳內何耶後人立名目以占驗不盡合乎天地之眞朱子亦云北辰無星緣人取旁一小星以算周天度數然則小極星不可爲北辰矣至辰字不一義五行曰五辰日月星曰三辰火爲大辰水亦曰大辰十二時曰十二辰日月所會謂之辰皆非本章辰字蓋北辰卽天帝所居周天星辰皆陰陽二氣所散布而一元之統宗必有其所天帝馭焉所以成變化而生萬物也言其氣之聚而統宗者曰北辰若專言天帝則有名而

無定所於星共之義不明故夫子不曰帝而曰辰且申言之曰居其所後人紛紛誤解皆泥於傳記諸書耳如屈原言天有九重而近人以管窺之實不止此天氣輕清而上浮層疊有象自下窺之則然天豈有盡境哉張惕菴謂蒼蒼之天一動地卽翻覆癡語尤可笑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蔽斷也夫子刪詩之後而言此以示人詩詞多有所託恐人誤解故卽駉篇之一言以盡之欲人自正其思無晦其旨也

附解詩者周先王採民風而歌至治寓懲戒而定褒貶者也東遷王政不行陳詩之典旣廢列國之詩

亦雜夫子既無力以挽卽樂府所存見聞所及取而删之止於三百以爲勸懲垂戒之義已備於斯至周史所藏非僅十五國風已也三百篇中美者頌禱惡者諷戒多作自旁觀其自敘醜行肆無忌諱者夫子皆删之後人誤解反謂美惡互存直書其事以戒然戒之而轉動其邪心豈聖人意哉蓋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間詩人每託於夫婦之詞子删詩之後所以表思無邪一語爲則蓋詩之作也其人詞意本有專屬而用之於贈答歌樂則無定解如夫子所稱匪兕匪虎蔓草偕臧及左氏所載

賢士大夫所咏不一而足曷可泥哉惟詩爲樂章所繫必不可廢而衰世淫靡太多又不可不删故夫子正其指歸如此不然而導以男女之欲乃曰思無邪也何異開門揖盜而曰毋發我笥也哉此章重在使人自正其思正思之道內外交養禮樂相維而已然豈易言哉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節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朱子曰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法制禁令禮制度品節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政刑亦德禮所不廢也第無其本而專事其末則無以正人心而成善化故別而言之恥者天良自愧格則化矣非有父母斯民之心覆載生成之教豈能然乎

附解政刑不在德禮之外而德禮自是政刑之本此爲春秋時發也德者人倫日用中正之事皆身體力行禮由是生本正己者以正人即曰政有頑不可化者乃刑之德字外無化民之道也故曰爲政以德因當時諸侯汲汲於正人條敎號令十分精密又設爲嚴法以糾之民畏其法苟且求免藏奸府過上以爲已治矣而不知恥心全無一旦決裂其禍更甚故子先指其所爲之弊後示以德禮之實然德必自修禮由己立此豈可望諸庸庸者哉亦存其說以告萬世而已三代以下能用政刑者

十之三四德禮化民者十無一二豈其人皆不足有為哉無聖人大學之教故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節三十而立節四十而不惑節五十而知天命節六十而耳順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以身示教而言其進德如此欲人循序以造其極也志心不眩於歧途立理不移於私欲不惑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莫能紊蓋知之精矣天命則其根極太極而流形於品物者一以貫之幽明胥徹矣耳順入耳而即辨其精矩所以為方之器喻中道也隨心而悉協乎中朱子曰不勉而中是也

附解道備於天體天者聖人故學者學為聖實學以法天也志學則一心以聖人為期然年值幼壯氣

質物欲之攝未必盡無立則心純乎理而凡世俗所好胥莫能奪德基固矣然理者有定而無定是中之非非中之是與乎精粗大小古今萬變之紛紜錯出者辨之精而守之一必俟四十時所謂精義之候也雖然理之散殊者必有其原天地萬物何以與吾身相關而造化精微何一不卽心而具其一神兩化是一是二之故非洞徹天命何以知之此五十之所以又進於四十也耳順者人各有道愚夫愚婦不必無切要之談而百家簧鼓尤多有疑似之界神明之坐照旣眞而平生之硏究亦

至斯人於耳者釋然於心如犀之分水冰炭之不相參表裏晶瑩性體如神矣矩以方物心之所欲則不必其皆中於至善而夫子七十時則念念皆理在在皆宜與道爲化此心卽天地之心而此身卽天地之體隨心所欲無非法度學之至境有如斯也三代而下大學之道非人不傳傳者又未必得其眞於是天人合一之理淆駁晦蒙此章所言半多想像而不實矣可勝歎哉朱子曰聖人此言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說最好學中自

有如是之次第夫子一一身歷而詳切示人非不
必如是遲久而姑爲學者言也要之喫緊在志尤
在立自立之後自然欲罷不能一步步到精微處
去或謂立之後亦有歇手者此非眞立也朱註各
節意氣不甚分明學者試卽愚說身體之自見若
不實力用功而第向文字索解徒增惑耳或曰聖
人若不到七十豈不猶有遺憾乎曰此問甚佳聖
人德已成矣而精益求精之志愈篤舜禹皆大聖
人也而堯舜戒之以危微盈廷吁咈未嘗謂無庸
警惕惟其聖不自聖故學日益粹至於與天地合

德與日月合明使孔子不至七十未必不踰矩要其毫髮之間未能粹然自信之處聖人必不自恕則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言未必暢然滿志而云爾也後世聰明之士不少第其志學時卽未得聖人眞路後雖自愛自修只是彷彿依稀身心之業必不能至不惑以上境界其大段有成亦或足以垂芳建業矣然使上而興禮定樂下而垂範明倫蓋未有勝任而愉快者故愚嘗言爲學之道誠心虛心細心小心恆心苦心盡闕一而不可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違悖也言凡事無所違悖

就現成說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樊遲孔子弟子名須是時仕魯子慮懿子誤會其言語樊遲以申之禮以節文天理守禮而後可爲大孝

附解懿子學於聖人其問孝也亦欲允宗蓋懿子曰無違則凡悖理之事皆免蓋就現成者言故不曰毋而曰無也因其未能進問夫子恐其誤會故語樊遲使相告誡禮字所包者廣孝者天理之良由一念之動以及於萬事當乎禮卽全乎天理而無愧於孝一毫違禮卽失其天理之正雖意欲順親

而實陷親不義若僭妄之罪尤其甚焉者也三家僭禮豈以爲非禮哉彼固謂尊其親耳豈知禮字外無孝孝之至者順禮而已世人以非禮爲禮卽往往以非孝爲孝夫子之言廣大而精密古今體之者希矣樊遲仕魯與懿子密邇故因以告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彘或自溥以貽親憂憂故語以父母之心動其天良朱子曰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

附解朱註甚明其曰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補義周匝而毛西河非之過矣守身二字所該甚廣卽上章禮

字俱在其中區區無疾又不待言想武伯紈袴之習子特警之若吾儒寡欲養心更有大焉者要在自以其身爲聖賢義理之身則夫子之言自能體貼入細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包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養親不敬僅爲犬馬之勞非孝也犬馬非能知養以其馴伏効力喩人子之能養此章言愛而不敬不得爲孝也

附解包咸古註甚佳朱子棄何氏所引前說而用其後說然擬親於犬馬語太不倫且養犬馬之養上聲養親之養去聲朱子既讀若漾矣而又誤解何

耶晉束晳云嗷嗷林烏受哺於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唐李嶠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甯懷反哺豈曰能養皆沿包說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色愛敬至誠由中達外也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難先生尊長通稱凡弟子事先生皆服勞奉養若無深愛僅如事先生不得云孝饌以禮具食也

附解人子非刻刻以父母爲心必不能深愛致敬怡然於二人之前舊說云人子纔有不愛其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所以色難愚謂非特此也己之心

志別有所在當父母前亦每自忘其色而不遑計及父母至於有不足於親之念而形諸色則大不孝矣是惟平日孺慕誠篤惟知有父母而不知其他然後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極天下之事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故曰難也稱父母爲先生人子於父母前稱弟子自古無此理此章言敬而不愛亦不得爲孝也服勞奉養凡弟子事尊長皆然事父母則深愛和氣自心即有他事一見父母便欣然藹然凡憂悶之事都忘卻了此爲色難子夏未知此故夫子曉之言弟子事先生亦

不可例爻毋也

子曰吾與囘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囘也不愚

囘孔子弟子姓顏名囘字子淵表囘之篤行以勵門人也終日極言其久不違不相問難如愚聽之篤而貌若愚也私謂燕閒發存於中而見於事囘也不愚言如此始爲聰明善學也蓋體道之難也愚者患其難解不愚者又患其難行言難諄諄諄敦行有幾子故卽囘以相勵

附解此章講家紛紛張惕菴又謂語氣最難體會於是康莊化爲荆棘矣其實子言至顯說者拘泥如愚不愚字面謂果係愚者子豈與言終日既非愚矣何云如愚而待退省又謂亦字是驚喜詞不是輕可詞至張惕菴則云如愚非好字面不愚亦非

好字面以盛德容貌若愚坐實如愚以商與賜之言詩襯醒亦足以發俱爲節外生枝不知此非空空贊回乃爲門人言也學者莫不聰明自負然於聖人之言罕能躬行不知學以篤實爲貴貌承心否絕世聰明終歸無用子故言吾與回言終日其語之煩而義之廣蓋不易領會矣回也默然聽受無所疑問就爾時之外貌觀之殆如愚者及其旣退予省察其私居言行凡予所言向之恐其未了然者皆實踐而闡發無餘然則回非愚者也特其與言之時一一默識心融故不必更煩問難其不

違者亦足以發也安得盡如回也哉亦字從不違字轉出非了有不信於回而猶待徐察始驚而喜也

子曰視其所以節觀其所由節察其所安節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所以所挾持之具言語氣象大略可觀者皆是由行也核諸於行恐無實踐安樂而能久也蓋人才不一其所成就必徵諸言貌以爲端而考其生平志行堅貞始可定之觀略而觀詳朱子曰察則又加詳也焉何也廋匿也

附解朱子集註亦可但云爲善君子爲惡小人世之顯然爲惡者原無多人惟性情度量見於言動舉止之間者迥然各別故當視之至考核生平尤多

不合至臨利害閱歲時改弦易轍者更非一也視其言動氣象挾持大略可觀矣再觀其所行與相合否合矣再察其久而不變否則其人可定此爲觀人者言由淺而深即晉接之間以察其平日之心迹庶不誤用小人也非徒矜明察條辨言由在意上說安在心上說殊非意即心也如愚之說自該得朱子之言在學者玩之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故義理之已溫即時習之意新指會悟貫通者而言涵養熟而道理明然後品識兼足故可以爲人師

附解古之爲師者將以傳道非徒詞章記誦而已道

之理具於心而散於萬事非內盡存養之功外殫研窮之力則心理不相洽而授受易窮品識兼歉後生何法焉夫子特爲指出自得之學故新二字均兼本末內外而言天命之性得之生初故也卽聞見所得之善亦是故窮理盡性憤樂相尋內而復性外而實踐久久表裏貫通以一理而揆度萬事得失是非曉然不移所見聞者可直決之卽所不見聞者亦以義斷之隨所疑問無不有以折衷故曰可以爲師也夫子此言固教人自得亦因世人學不足而妄爲師貽誤後人故發是語不然下

句爲贅設矣蓋師道關係名教之重世無聖師則道不明道不明則學不正學不正則治術何由而復自古聖人必有聖師王季文王豈不足以教子而文師鬻熊武師尙父故大學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溫故知新不徒作讀書解天地萬物之理皆備於書書非可忽也第書中之理皆吾身之理又皆天地萬物之理欲一以貫之必也內盡其性外博其識文行交修本末交養一步步循序實踐積之既久誠明合一貫通天人乃能古今事物之理無不明聖賢之書皆我有一切奇詭非道之說自

然立破此眞學問也眞師程也學者勉之

子曰君子不器性者萬物之原盡性則理達而義精故不器言此欲自修者必期其至用人者勿求其全也朱子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

附解君子自然不器學必勉爲君子惟君子始能不器安得世皆全人自修及用人者兩邊俱徹一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君子曰無擇言由其理皆實踐行非爲言之地而言皆其行之實自人觀之則有先後耳

附解天下古今萬事萬物無一人皆親嘗之理惟恃此性分之理足以該萬事而貫天人君子從心而言無非實理人見其言之當也而不知其平日窮

理有素凡事實踐義理故言之親切是其所言皆其先行者也先行而後從之是夫子實指之詞先後猶言平日臨時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心理周洽比私情相附形似而實不同故辨之

附解君子民胞物與其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而此一心在在與民物相關是以溫良恭儉讓無處不可同羣所謂周也小人立身無堅白之操性量無含宏之實第隨處委靡依附取容同流合汙遇善者則爲所容遇惡者則爲所惑徒觀其迹亦似普徧

而實則比附而已王罕皆曰萬物得所周也厚薄分明亦周也黨同伐異比也交滿天下人人自謂親己亦比也總在源頭上辨取亦說得好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求諸心學習其事朱子之言是也蓋古人爲學皆身心性命日用倫常之道罔者不明其理殆者困而難行

附解禮樂法度聖人所垂一一實踐於身心此學也見乎外者本乎中爲其事者思其故此思也夫子當日教人祇是即周公之法一王之制令學者踐行三千之徒皆來學禮者也若使日用事爲一切法度蕩然夫子布衣亦不能議禮考文使人向化

程朱當日以古禮教人所以來僞學之禁也知此然後可讀全部論語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春秋禮教漸毀事雜言龐非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皆爲異端斯害也已兼害己害人言

附解道一而已天地人同此一性性在天爲太極在人爲仁義仁義之粹含一太極也其發於外而爲萬事萬物之理千變萬化不離乎中惟存養天命之性研窮萬物之理馴至乎中和在抱萬善同歸然後修齊治平一以貫之此非可以空言曉也夫子時聖王已遠禮教衰微學者多入於歧僻故云

然厥後百家騰躍異說紛紜夫子删訂以存聖蹟講學以留眞傳而處士橫議降而愈熾孟子闢楊墨言仁義孔道以明然秦坑漢劍禮教遂衰孔孟誠身之學僅賴文字以傳而一二有志之士或緣偏見轉晦全體加之奇衺之說逞其謬妄益以支離則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人人言之未必人人能眞知之矣夫道不過倫常倫常之理千變萬化必本於心心有人心道心之分道心性也人心情也純乎道心而無人心必由克己復禮明善誠身自漢以來儒者蠭興各有發明罕幾聖人

之詣者故其維世之心雖切而言道之旨未精今將避菲薄前人之嫌而令聖賢心學不明於世其誤將來更有不可勝言者試詳論之古今稱異端必曰楊墨佛老楊墨之道孟子言之詳矣闢佛老者始於昌黎然僧道之徒可闢老佛不可闢也何者老子與夫子問答皆中正之言予贊之曰猶龍又曰吾師未嘗有一毫非議也而後世一切法術怪誕皆託於老子老子何嘗有是耶佛本西域與中國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天憐其地之赤子無人化導淪於禽獸特生瞿曇氏以化之其人天姿高

明生於貴冑獨能了明義理戒殺戒貪戒淫戒妄皆聖賢之道也民雖夷人天良不殊感而好善者多數千年後尚沿其教誦馴可治惜佛沒後更無聖賢繼而教化之不能如中國黃炎嚳摯接續以肇文明是宇宙之大憾也而竝佛化民之功沒之可乎哉後儒斥佛老不過曰廢人倫然攷佛本天竺國刹利王子娶妻曰耶輪陀生子曰摩睺羅十九歲於檀特山中學道靜養十二年歸妻子復聚又四十九年卒未嘗棄人倫也番僧出家佛之前已有此俗至佛死後其民自以戒定不如佛多出

家學道如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然非佛本意也
中國相沿出家由秦漢而後井地壞窮民多以寺
宇收養鰥寡孤獨非以出家爲賢也愚民不察從
而效之又經多妄造並撰許多神異意欲尊佛反
致不近人情其於老子也亦然老子與吾子言禮
記家語史記所載無非道者後世妄爲神仙之說
雜以方技之流奇幻詭秘皆託於老子於是人悉
目老子爲異端矣老子長年博學人莫識其爲聖
人之流而第以其遐年謂有神怪不知長年古人
常事李根陳元裴尙七百歲何疑於老子太史公

作老子傳詳其子孫以明老子非無稽之人夫子與之游稱爲猶龍蓋易傳稱龍德而隱之意後人以爐火黃白等妄說皆託於老子而謂爲異端老子曷嘗有是虞廷十六字爲聖學淵源莊子載老子告孔子之言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實十六字所本也何者天地以至陰至陽產萬物而人得其秀靈陽性本於天而陰質滯之陰命根於地而陽精寓焉性命者天地之華而性情者陰陽之變其在先天性命各正太和保合陰陽之純全者不見其分其在後天性情駁

雜理欲易淆陰陽之互宅者難返於一故人心道心一心也而有微危之分危者陰之流微者陽之粹也惟精則必別其陽中之陰惟一則必守其陰中之陽陰陽變化由於天地之交精一不違合乎天地之正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陰陽之變化無窮而天命之不二者爲性性者太極又陰陽之所統含也陰中更有陰陽中更有陽至陰至陽則性命之本而造化之機肅肅赫赫狀其象而名其精天元地黃之始也若夫本天本地卽互爲其根之義而天地之生成人

心之體用靡不全具於中是四言者實心性之根原天人合一之妙旨故夫子歎其猶龍易卦惟乾象爲龍以況聖人之德而老子如之其德可不謂至乎其爲世訢病因道德五千言文義罕知而學老子者又偏於一端是以儒者因流而咎其始亦如古來薰心名利違棄禮法之儒言語文字非不燦然可觀科第功名亦復儼然達者然內而心性克復之功未踐外而日用倫常之德不修以是爲夫子之門人豈夫子之過哉是故老佛不外一性聖人本無二心僧羽之流愈傳愈謬則誠異端矣

欲使天下無僧道之徒必盈天地間無一夫不得其所無一人不明其性而後可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五性五倫之外無大道卽技藝百家有益於民生日用者猶形下之正也惟害理蔑紀惑世誣民及怪妄不經之類則異端也耶曷謂異端諸子百家之書亦非諸子百家亦有可取者特必以聖人中正之道爲權衡耳

子曰由句誨女句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呼其名而告之言所誨女者知之否乎知之眞則力行之爲眞知不知者闕疑以待問爲不知不知是求知之道也

附解知行不可偏廢子路勇於行求知之功猛轉恐知之分量未精故呼之曰由吾平昔誨女之理可知之乎見之明而信之眞者卽爲知之安而行之可無遺憾矣其理之似而辨未眞者卽爲不知徐而察之不必欲速也如此則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功可徐徐漸進是卽求知之方也蓋恐其稍以疑似相安故慰勉之誨女二字讀斷章意甚明子路聞過則喜惟恐有聞非強不知以爲知者前人誤解不知何竟無着落是知也句是也二字神氣亦輕明者當自辨之

子張學干祿子張陳人姓顓孫名師鄭氏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學以爲己而子張欲修飾以求聞達則言行皆僞矣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包氏曰尤過也殆危也聞見所以資言行也疑殆不闕則妄信妄從信矣而又必慎其餘不敢自是故寡尤寡悔祿在其中足己而無待於外實有見知之理也周制鄉舉里選舍此無出進身夫子於子張不責其干祿而但勉其言行無尤悔

附解古之求士者以實行春秋禮教雖衰然選舉之法猶在子張服習聖教美言修行以爲異日出身加民之具是其心爲祿而學不知君子修己宜嚴豈因祿仕而勉尤悔俱無出可無愧於鼎養處亦

自得其文繡以是爲祿在其中矣聞於人者多虛疑則闕而信者亦不敢盡言以傷厚或觸忌諱或涉菲薄尤以之生如是則寡尤也得諸見者多實殆則闕而安者亦不敢徑遂以貽誤時勢不宜義理不精悔以之出如是則寡悔也言行皆當問諸心而愧怍胥忘問諸人而人情胥協學至於此自可動君相之敬求卽不幸不遇而夷險自適物望攸歸亦未有終身窮餓之理故曰祿在其中蓋當時士之進身上之求士尙以禮義子張所學不差但立念不正子故不深責之但示以反身自修果

能至尤悔俱無干祿之念亦不期而自化矣此聖人之善誘也後世文字求士糊名易書暗中摸索先儒每病之以爲不能得眞才然言者心聲使學者平日果能以義理束身從事大學之道而又博乎詩書事物之賾一一返求諸己將至乎文行兼修則應舉登科不必定與時違而此中有浩然之氣天爵人爵相因而來未始不可爲聖賢也王陽明云近世文字學者之羔雁蓋王制所在卽吾儒禮法所宜遵第當從事於本不以得失爲榮辱果其身心克修應舉可不應舉亦可若必區區反古

薄視科名豈不聞夫子三月無君則皇皇乎特束髮受書卽志科名毫不思聖賢自命則父師之道及自志之汙不堪言耳要之後世爲賢聖較古尤難要在有志者之自勉而已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憤己無權求服民之道子告之如此則人心轉而事權歸矣不枉道曰直

附解此夫子救魯妙用人少拈出當時哀公孤立於上而問何爲則民服討窮之詞也不知三家專權一乃積重之勢使然非其不日賢能爲用固結民心

也其腹心爪牙皆趨走之流無遠大之略民之附之不過因公田盡入私家祿養不給故小人阿附幸公㐌倘由己選用且三家專横懷才抱德之士久欝於下公果能舉直錯枉則道德之儒彙進於朝旣有以副民望且衆賢贊襄必有謀國大計振哀剔弊民心翕應幹濟多方三子雖有權勢不能禁也此夫子因時挽救妙用就哀公所能者告之惜乎公不盡究其故徒託空言也不曰賢不肖而曰直枉正爲賢者不阿權門宵小枉徇私室故舉錯卽迴民心而張國勢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桓子卒而季氏始衰康子之問其意在於自強夫子告之皆克己之事莊謂正己正人孝則循禮慈則仁民舉善教不能則攬權植黨之念消而公忠勸懲之義明爲季孫謀安國保家莫切於此矣

附解季氏不臣民之不敬忠也亦固其所且本無以作則而何勸之有桓子以前尚能以虛文虛意要結民心權威震疊百姓迨後家臣屢叛宇下離心此康子所以切切而問也夫子教之以克己自盡公忠於國即善全其家非泛泛云然莊字僅作容貌端嚴解特外之文耳予告以正己正人凡一切

言動自該其中至孝之一字在季氏爲尤難若以
保家承先爲孝平桓不足法矣子意葢言承先人
之美而葢其愆毋或隕越乃康子當爲之孝慈以
逮下有許多敎養安全意在故民忠與大學孝慈
及國之義微有不同善者民之望不能者上之責
舉敎則相勸勉此皆夫子對症要藥不然似泛論
迂言否則反若爲季孫謀主强宗而抗國矣前人
解書多好爲大方不屑按時切事致使聖人有迂
闊之疑不可不辨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節　子曰書云句　孝乎惟孝

句
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陽虎之時孔子不仕或人以魯亂非孔子不正故諷以爲政夫子遜詞對之引書寘易其句讀孝乎惟孝包氏曰美大孝之詞猶漢言肆乎肆肆也惟孝則友于兄弟施於國政是正家即是爲政奚必定正一國謙詞亦權詞非譏魯也然是時夫子已孤而兄孟皮尚存蓋亦自言其實事而有事兄未能之意

附解時解援穀梁昭公不得正終定公不得正始子故不仕大謬果爲定公不正何以後又事之蓋是時陽虎專季之政實專魯國之政子將於誰仕哉或人以夫子有可以已亂之方又有忠愛之心故來勸駕其不曰仕而曰爲政知子非苟求祿者比也意謂魯亂如斯非子無以正之而不爲政乎日

忠愛之懷安在故子引書以釋之言爲忠必本於孝謙言尙無以爲政於家不敢言爲政於國也書本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夫子引之而變易其句讀古人引用經語往往如此卽此書引書有三無不竄易者高宗諒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是也至如予小子履雖有周親所重民食喪祭予有亂臣十人則竟不用書云毛大可曰潘岳閒居賦孝乎惟孝是亦拙者之爲政也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卽宋張齊賢奉詔作曾子贊亦有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句太

平御覽引論語文亦有孝乎惟孝作句夫子此言
蓋謙詞也而意實避桓子之難因難與或人顯言
故據理以應之非有意含諷自許之詞也然魯之
亂由季孫不忠於國故無以自正其家未嘗不關
照裏許特予意本不如此耳後人因註定公初年
孔子不仕二句牽强附和求魯事以証之又覺書
云孝乎句突然無根不得不即定公以實之不知
定公果不可仕後何以又仕哉聖人即救時心切
必不苟進此意亦難自明奚其句作何必居位乃
爲爲政解亦涉矜夸且於其字不順厥後桓子以

[illegible]嶰豫誠堂鐫

君命召子乃爲中都宰司寇攝行相事以君命仕非爲桓子仕也此章與定公毫無干涉不可曲爲附會施于有政指國政蓋子引書言而下又以己意斷之朱子或問駁范氏家政之說而集註又如此解當從或問蓋亦白文自然之語勢非必反前人也曰然則定公不得正始之說非乎曰是也是則何以子之不仕非此曰昭公卒於外公衍公爲旣畏季氏不敢入若定公不立魯無主矣但定公立後若能討季孫之罪如叔孫婼討豎牛則正始矣而不能然當時諸侯各君其國非若後世夫

子爲魯人不仕魯而奚仕但是時陽虎專魯魯君
臣未知孔子子何由仕或人欲夫子干仕不知枉
己不能正人因此意或人所弗解故權詞應之時
解作隱諷魯事谿刻之言臣子不出況聖人乎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
何以行之哉大車牛車輗轅端持衡者小車駟馬車軏轅端上曲鉤衡者車馬所以合而有
功者輗軏也人物所以合而有功者信也非是則不可行爲無信而自以爲可者發

附解此爲淺人指點卽輗軏之易見者譬之人自當
信豈爲行而然然使不信而猶可行則無信者喪
其良而可以欺世尚無怪其習於詐僞而如不可

行何耶蓋無信者未有不窮而窮矣不改其詐舉
世相習爲欺子特以不可何以行作棒喝之詞欲
其急省悟也轅端橫木爲衡輗乃持衡者大車載
重歧衡與小車異小車惟中央一轅橫一木於轅
頭而縛軏着此橫木爲四馬所載恐其不堅故特
置曲軏軏裏使牽之不脫也然古車與今小異今
車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軏兩頭著兩轅古則先
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爲軏縛着橫
木以駕牛脰也今之一馬牽車軏者猶如此不行
則無用此車不信則無以爲人極鞭策語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張意求前知而子告以禮經天地已往可證將來三代異唐虞矣然其所因者禮即所損益皆以維禮已然者皆可知矣其或能以禮繼周而不變雖百世可知蓋言天地有常經而人事無常道乃有難知之事欲人以禮定天經而持世運也禮馬氏曰三綱五常是也

附解張惕菴本何義門斥時解子張欲知來以數夫子以理之說過矣據義門云世變無窮治道難以預定將欲定百王之大法竟何所守乎如此方是才高意廣人口氣夫定百王之大法此後世尊孔子語然孔子沒後三百餘年而道始著當時歎鳳

嗟麟自傷不用退與諸子講學爲樂即删訂之事
亦止是講授之時去彼取此門人後遂奉爲成書
今所傳多夫子師弟問答語當時僅一堂之事授
業之常耳曷嘗卽思定百王之大法夫子將沒尙
歎天下莫宗豈知後世普天同戴乎子不能預知
己之後事而子張遽求定百王之法眞妄矣蓋其
意以爲夫子德臻神化必能知來此亦常問不得
爲荒唐子言天下無難知之事特人之承天地者
多妄耳蓋天地有常經而聖人法之以定爲治具
古聖迭興而三代承之皆以禮經世不能別有奇

獻如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皆以禮爲繼述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已往者皆可考而知也其或有繼周而王者亦能如周之繼殷則其所損益亦可以知由是以推百世皆可知也特恐人事反常不以禮存先王之法則非我所能知蓋人事之變不得以爲學術之窮也語意是言以禮則可知不以禮則不可知不可知者正深於知也蓋天地祇此常理故人有常道反常悖禮百怪叢生謂爲天運不測豈知人道未盡哉此子告子張深妙語時解尙隔一層禮字馬氏朱子已詳識

緯術數皆前知小術聖人以盡性盡倫爲主而天變弭風雷格不奇而奇術學斤斤億中不顧義理則多妖妄且罹於禍也抑術數之興弊由神仙之說三代上無神仙之名孔子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天神皆不能違此何人哉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是二說者言神仙者豈復過是然聖人固不離乎日用倫常以爲功所謂天弗違者天卽理也聖人理極於精天不能違理卽不能違聖

而豈聖人高於天哉史記引方士之說乃有神仙之名阮蒼始爲之圖劉向始爲之傳而班固遂列於九流其故由聖人大學之道無有造其微者而偶見夫冥棲之士或以術數偶中或者脫然塵埃又或詭怪變化俱疑爲仙而且以前知爲貴不知聖人無不通術數者然不貴前知夫子謂子貢不幸多言而中卽老子亦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首蓋人心變化不常一念人禽禍福攸分聖人止教人誠意正心誠正之至而神天可通萬變可弭此自古聖神忠孝所以長存而聖賢之學所以卽

神仙也謂聖賢之外別有神仙雖極言無仙而求仙之意終在知聖賢卽神仙則但爲聖賢而神仙之術已得此古今不易之理非愚一人之私言也奈人不察以爲聖賢自聖賢神仙自神仙究之仙不可見而聖賢之學日微故不得不亟辨之也其或繼周仍謂以禮繼周者非舍禮尙可以知蓋禮者天經地義人人守禮宇宙自無奇怪此聖人立言之意也四子書禮字有數解對仁義智信而言一端也克己復禮全體也禮云禮云與樂對舉威儀度數節文也孟子曰節文斯二者專言孝弟也

中庸禮所生也道之經緯也以上言各有指義各有重不可一概而混然其實一也蓋道一而已一者何理而已在天曰太極在人曰性流爲五行散爲萬物各有其宜無過不及此卽天地之禮人秉天地之正理而生能盡其性則正己正人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之禮也王者法天其心果如天地生成之心其道果如天地功用之宜則推暨天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卽禮之大功用堯舜三代之盛如斯卽夫子此章所謂禮也後世刑名法術一切繁興而禮陶樂淑竟無人實踐於

是舍民義而求奇術反以前知爲貴子張此問關係甚大惜人仍不詳察耳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鬼人鬼祀及非族若鍾巫煬宮之類矯祭與無勇並稱爲廢義而媚禱者發也

附解此章是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反面人多誤會蓋古禮天神地示人鬼名義祀法各殊凡聖神忠孝德盛者爲神其次爲示其有未盡之靈而無義理之性則鬼而已故曰鬼者陰之靈此章以鬼該神蓋因春秋祭典淆亂民義不修往往不自省心褆躬而妄以淫昏之祭求福子故戒之若夫天

地山川社稷以及有功德於民如祭典所言者則

國家民生報祀古有常制禮必虔恭特不可逾分耳夫子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又曰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爲造化司爲民生福固不容以非鬼目之豈得云祖宗之外皆非其鬼哉第鬼神之所憑依者在德德不足而妄思福利遂祭及非鬼如旅泰山祀竈宮之類不特無益而且罹災若君子畏天命謹危微以神明之相在惕方寸之縱情固不可以此言例明者審之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魯僭天子禮樂三家出於桓公因僭之於家廟朱子曰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武王克商舞以象功其義詳見樂記季氏居然爲之不臣甚矣忍狠戾而干紀也

附解魯之僭起於惠公謂成王賜而伯禽受之者非也成王伯禽賢者必不爲之明堂位所言雜用前代天子之禮樂與周天子迥不同蓋成王特以寵異周公魯後世竝用之於諸廟至下及三家僭妄甚矣此章專論佾舞刺季氏不臣之心樂記孔子告賓牟賈言舞之義至詳蓋武王克商之事全在

於此此季氏居然僭於私庭其目無君上何等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謝上蔡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則雖弑父與君亦爲眞說得子意透若非夫子攝相墮都出甲魯君之爲庶人久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廟室前半庭後半寢正廟曰堂歌在堂而舞在庭馬氏曰三家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朱子曰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也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何取於此義而歌之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方攻輈曰前章怒罵此章嘻笑是也

附解魯僭天子禮樂非有他意不過炫美俗見三家

因桓公故亦僭之不知顧名思義禮制無一可假

子卽歌雍一事喝破其愚張惕菴謂二章皆發於

攝相時非也夫子攝相僅三月未必恰值三家祭

祀之時如値其時子既攝相則行相事可以禁之

矣豈徒私議及面斥其非徒使三家切齒乎此葢

夫子未爲司寇司空時私與門人言之君子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然師弟私言如家庭詔示非訕議

朝政之比不然魯大夫練而祥夫子且無顯斥三

家之禮何況此等至今日天下後世皆知其事其

實當時僅一家之私言耳夫子一攝相便墮三都出藏甲使久於其位此等事必革之惜乎其不久也後儒此等處不得其實故有草茅而議朝政致禍士林立朝而訕同列徒取殺身者學者最當審之凡論語記子謂三桓謂臧孫等事皆與門人私言不可以子爲擅議朝政臧否人物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天性之良禮樂節文和暢之不仁則無天理何能行禮樂哉如之何者自窮之詞也

附解仁即天命之性也以其爲生生理氣所含如果實之有仁故曰仁止此天理之良由愛親敬長以

至於百爲處處眞切事事合宜便是仁便是義禮以節其太過樂以致其和洽若不仁則天良已喪五倫之地皆不致愛致敬徒言威儀周旋琴瑟鐘鼓又何取焉春秋時禮崩樂壞誠意正心之功不講實踐倫常之道不行徒知循習舊文修飾禮樂以爲觀美故夫子言此曰如禮樂何言不仁則非人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如禮樂何哉後世禮樂不興非無睿智首出之人正緣心性倫紀根本不端禮樂直是無從做起若漢高祖唐太宗父子夫婦之間多有慙德其治術雜霸亦何足

怪秦隋又不足言矣使人皆知仁爲禮樂之原盡性敦倫亦何慮致中致和之難哉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林放魯人字子邱當時尚煩文而無實意林放疑之子故嘉其維世之大志

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易去聲○禮所以達其心之誠奢則徒爲觀美儉猶存古樸之心以是明本之意下即喪禮尚哀以明甯儉之義見禮之本乃人心天良之自然易習於儀也

附解林放見世煩文太甚有乖中正而問禮之本蓋有救世之志子故大之言禮始於質樸以今之行禮者而較之與其奢而失中甯儉而存古樸何也禮本所以達人心之誠不誠而尚虛文何取焉如

豫誠堂鐫

喪禮至多然所以委曲繁重者因哀痛之良不能恝然故以禮致其情耳若但習其儀文而無哀戚之誠便爲無本凡禮甯儉亦謂其有質實之意非取其陋也語意是於禮之中特舉喪禮一事以釋上文甯儉之義王宰皆甚得其解時解作兩平者非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無通○夷夏之分以禮而已子慨當時無君之流而非謂夷不應優於夏

附解天地運會以漸而開輿圖亦以漸而廣唐虞三代區中夏以定規模而險遠荒僻者聽其君長之

自爲治聖人大公無我之心也然地有華夷人無二心勾吳化本泰伯朝鮮教由箕子今之江浙川廣雲貴甘閩周時皆齒蠻荒故夫夷夏之分視乎心理之是非而不在疆域之中外周衰僭亂無君夫子歎其反不如夷狄夫夷狄亦人也同得天地之理卽皆可爲聖賢故夫子曰何陋之有孟子以舜文爲東夷西夷六合之遥人類不一而天命之性同則其間聖賢亦不乏特人不知天地之大與彼蒼愛人之心拘於聞見若外裔遂無聖賢也豈非陋而曷哉特外域罕有聖人接踵故禮教不如

中華之備耳春秋鄭子能知官禮戎子能屈范宣

非無賢者亦見一斑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擅自用盛陳兵衛以祀泰山如後世登禪之意春秋旅與祳異季氏驕

傳曰卿行旅從彼蓋以爲固然也不知泰山靈神豈

受非禮與林放者

疾季氏之矯誣也

附解祳祭名從示旅從方二字迥異傳寫錯誤旅祳

多混爲一實則凡祭祀皆從祳外此從旅不可混

也季氏久擅魯權並祭泰山亦僭之或魯君使其

代己而因夸大其事以師旅從如後世禪梁父之

意鋪張儀文以僭妄爲得意子故歎之冉子蓋嘗諫止而不從故子問之對曰不能則以諫而不從故子亦無責焉特太息於季氏之愚妄求福耳林放疾煩文而求禮之本泰山豈務煩文而受非禮之祭故以相形若第以爲僭祭則林放句殊難融洽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爭者血氣之私君子性定而情怡順理同仁爭於何有射以觀德勝負本於內養志士所奮也然勝不自矜負不尤人揖讓雍容如此有何爭哉夫子言此以明世本無可爭之事君子必無或爭之心也揖讓而升而下而而飲詳見附解

附解道德本於性生當仁不讓非爭也本非不足而何與於人外此榮辱是非一切世故與性分無相關者不其心以處之順其理以應之而何爭哉柰世人私常勝理不爭天人於一心而爭得失於身外故子言此射者古人所重比禮比樂內正外直非實有涵養之學者不能下人則德不足矣此事之可恥而宜爭者故曰必也射乎然勝負相勗一以揖讓行之蓋不敢以賢智先人亦不以相形嫌怨較勝之事尚然更何事容其爭哉言外慨歎世人不少射必有耦耦皆立於堂下阼階之東南隅

西向俟司射誘射訖上耦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
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又北面揖然後升堂是揖讓
而升也升堂南面當遂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
容體必比於禮其節必比於樂上射下射各發四
矢中必取算故曰坐而獲中必擊鼓擊鼓必揚旗
故曰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卒射北面揖上射先降
下射少右從之下階揖適次揖釋弓脫決拾反位
是揖讓而下也自是次耦三耦皆揖而升降如上
耦三耦射畢司射乃請射於公公射訖司射乃舉
算北面告於公左勝則曰左賢於右若干純右勝

亦如之左右釣則曰左右釣司射命設豐於西楹
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袒決執張
弓將上堂復射也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手
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時及階勝者
先登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飲卒觶坐
奠於豐下興揖先降適次釋弓反位是揖讓而飲
也射訖徹豐觶祭侯其祝文曰惟若甯侯毋若女
不甯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貽女
曾孫諸侯百福諸侯祝文無傳司射請復射三耦
射如初視算設豐又如初飲不勝亦如初乃留賓

燕相勸酬無算爵無算樂宵則繼以燭賓醉降階奏陔夏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於國射在太學太學在郊奏驁夏此大射之禮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朱子曰此逸詩也倩盼笑與目之美貌素粉白絢飾也古人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而成文詩言有此美質然後可加文飾如繪事之文由素而成子夏疑其以純素爲絢故問之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考工記曰繪繢之事後素功功工同謂先布衆色而後以素分布成文若無素則雖衆色無以成文猶人無美質雖絢飾難以觀也此正解詩人之意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先王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曰禮禮後起者也然非禮則無以節性而成德如素雖後施實采色之所賴以成起予發

己所未及可與言詩能通詩之意

附解全章皆論詩子以一言蔽詩曰思無邪子夏因詩言人美質而悟及禮此可爲思無邪之法也漢儒謂卽碩人詩朱子不從以爲逸詩是也惟解考工記非本旨毛大可辨之而其解此章亦不貫今正之虞書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蓋衣物五色之地皆可作繪就其五色之地先施衆采後加粉素分布其間鄭康成曰爲其易漬汙故後施也禮以節文在性情之後而實人之所賴以立正如白采後施實絢之所以成若以爲白受采意然繪事

後素係考工記語詩人借喻子仍即繪事解之不宜另解或謂夫子時無考工記不可以之爲據然繪畫自有成法繪事後素子實指其事以明之即無考工記繪事本是如此如謂白始受采他色即不可繪則不能通甘受和白受采又別一意不可牽混故漢晉諸儒俱不從禮器所言立說以繪事成法非可假借也且繪事二字通指繪事非專以白受采言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夏尙忠殷尙質

周監二代而損益之雖曰尚文未嘗過中也周末文
勝迴非周初之制此時救弊又當忠質予故慨想夏
殷之禮而歎空言無補武王克商封禹後東樓公於
杞封湯後微子啟於宋世守祖制備後王採擇至公
之心也而子孫不能
繼文書籍獻賢人也

附解此章向來作思慕夏殷之禮一似夫子不滿志
於周制者然故監二代章及有宋存焉等處俱誤
解而文武周公且若有遺憾焉謬甚矣聖人立法
惟其時中法積久而必敝惟聖人能折衷之夏商
忠質周去其太甚文其不及適得乎中因對忠質
而言故曰文非過中之文也春秋時太務於文全
無忠質之意予故言此蓋欲以忠質之意救其浮

薄而一介布衣誰信其言是以歎杞宋之衰而慨爲東周之志虛慰耳非徒爲夏殷惋惜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大祭曰禘時祭亦曰禘成王思周公之勳勞命魯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蓋用殷禮以齒公於賓王非許其追祭文王也其後僭及王禮移於羣廟此章則時祭之禘歎其誠敬之衰也若僭禮之事雖久於敬豈樂觀哉灌求神之始王酌圭瓚獻尸尸受之灌地以降神爲一獻后以圭瓚獻尸尸亦受以灌地爲二獻自後乃二獻腥五獻熟合之爲九獻

附解禮祭統曰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於祼祼即灌也盥而酌酒獻尸尸以酒灌地求神於陰其禮最重鬱人掌祼器凡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

祼王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早宴之節凡灌事用概尊亦用斝彝黃彝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用圭璋用玉氣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太宗執璋瓚亞灌蓋君先灌尸尸後灌神故前人有灌尸灌神二說灌禮畢後乃二獻腥五獻熟合之爲九獻

子言魯人灌後不敬非謂其僭禮詳見下章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禘大祭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惟天子繼天立極淵源至厚故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配天享之知其說者此心與帝謂相通而萬物聯爲一體所以裁成輔相者

必誠且切矣故曰天下如示諸掌但此此非淺識可知而魯僭禘禮一切儀典紊淆又或人所目見夫子難以斥言則不得不遜其詞也

附解禘祫千古聚訟愚歷考前人各有得失此二章尤多誤解至張惕菴始分時祭大祭可謂卓識然以魯爲竟未僭禘禮猶失之疎今折衷註疏諸家及歷代先儒所言而斷以禮經辨之如左禘祫一事也取其合羣廟之主以祭始祖曰祫取其帝祭制始帝舜又審諦也曰禘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以陽老於已爲帝德大王之時故也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

祖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諸儒皆
不得其義今據本文直解之天子諸侯皆有祫祭
但非王者合祭以享其始祖所自出不得云禘蓋
禘者帝也惟天子爲能享帝故其合羣廟之主於
始祖而追祀其所自出名曰禘至諸侯亦得祫祭
及其太祖但不得祀始祖所自出而名爲禘不特
諸侯也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干
以下干上之詞大夫本不當有祫祭而以君命特
行之故曰干祫也周公之封於魯猶乎諸侯有祫
無禘公旣沒而成王追思之令魯公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夫子所謂禘嘗之義者也今就時祭而用殷天子之禮以尊公比於白馬賓王而所用禮文與周天子實異成王之權而不違於正也傳世既久魯之子孫以其爲天子特賜遂不遵季夏之常期燕享時祭概用盛禮以爲光榮故范獻子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蓋他國無此鉅典春秋所記吉禘時禘不一皆因禘祭禮文特豐故隨意用之非爲追祀文王也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社稷郊祭先儒亦未能斷今亦就夫子之
言釋之朱子曰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其實非
郊天而以稷配也蓋農爲民天而稷始其事周之
王也既以棄爲始祖而又去厲山氏之享以棄代
之稷穀神也至尊者莫如天而社稷次之生民之
詩歷陳其祖穡事之勞而終之以上帝居歆蓋言
粒食之隆育人而享天地其香始升肇祀實爲后
稷是所以不祀勾農而祀后稷之故且令天下皆
祀后稷以此爲功德配天云耳呂覽云惠公請郊
禘於周王弗許歸而自用之蓋二王之後得祭天

地三辰見國語惠公以魯既蒙成王之恩用殷禮以
祀周公竝郊望之禮亦僭如二王之儀非成王賜
而伯禽受也故夫子言郊禘非禮而下卽曰杞之
郊也云云言杞宋爲禹契之後周特崇以賓禮周
公雖聖猶是臣子何得妄擬哉但魯僭用之郊非
燔柴泰壇之郊而彷杞宋天地三辰之文且隆其
禮於郊壇之祀稷也故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
稷乃誇耀其祖爲稷神比於皇天后土之尊鄙人
之見也家語夫子對定公亦言魯郊非大郊諸儒
何不審之其僭禘也非祀其始祖所自出之文王

乃盛其儀文以爲榮且一切時祭皆冒之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祖宗父母身所自出神者造化之靈如在至誠通而理氣合一

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誠敬自達非爲文也不與祭而代以他人誠禮均失子無是事以戒人也

附解首節兩層蟬聯說下記者言子至誠貫乎幽明凡祭先人則如在然不特先人也卽祭神亦如在蓋子孫祖父猶曰一氣易孚也神則較爲疏遠不知聖人誠與天通此心此理造化同符神明者造化之迹平日一氣相通臨時誠敬感格故亦如在次節引子之言非子嘗不祭而令他人代也蓋當

時祀典不修往往委人代祭子故言此以見當祭而不與祭則雖有誠敬亦爲虛言蓋文以將誠誠必盡禮豈有空云誠敬而禮顧闕如可以爲祭者哉引此乃截斷世俗後路令上節倍有精神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氏曰王孫賈衛大夫奧以喻君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奧廟室之奧也古人五祀皆於廟奧虛位故以喻君五祀必賴竈以成羞品以喻當權用事賈以爲衛君徒擁虛位諷夫子就己其欺天昧禮甚矣子故折之主宰理者天也

附解古人五祀通乎上下爾雅室西南隅爲奧謂凡

室耳上室下室皆有奧竝非祭所惟廟室之奧可以行祭然其設主不盡在奧如祭戶設主在廟室戶西祭中霤設主在廟室牖下祭竈設主在廟門外之東祭門在廟門外之左樞祭行在廟門外之西然室重廟廟尊奧五祀皆必於廟廟則廟尊而奧則廟之尊處故賈以喻君也五祀皆必藉竈以成聲香喻凡事皆必藉賈而成其藐視人主欲人媚己無忌憚之至矣子故力折之而斥以獲罪於天不但非其媚之一言也天者理之主宰指蒼蒼者言與奧竈對針詩不云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

難恍斯自古聖賢敬天必循理理造乎精卽天心來格常人蔑理而以天爲無憑是與於小人之尤者也毛西河辨居室之奧不可行祭是也而所以媚奧之指未明儀禮少牢將祭司宮筵未明於奧正指廟室中奧而言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周監二代而尙文文文者對忠質言實則適如乎中而已周末文勝子言周周禮郁郁乎文無可增者以救時弊

附解聖人因時立法不外乎中周之尙文乃監二代而損益得中對忠質言則爲文春秋更增煩文大失禮意子故言我周監於二代定爲禮制郁郁乎

文哉已爲盡善矣又何必更求觀美時解誤解遂覺夫子不得已而從周大謬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句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張甄陶引周官眡滌濯謂夫子始仕先期入廟而問是也是指問而言禮也言不知而問乃禮之當然不敢忽也大廟魯周公廟鄹今山東兖州府鄹縣界孔子父叔梁紇所治也

附解周公廟曰大廟本公羊六代禮樂備焉子入而一一詳究眞細心敬愼處或人鄙見以問爲不知禮不知知而猶問者恐義更有其精也不知而必問乃窮理之要功也或人以子爲不知禮原可無

辨而使天下以問爲恥則子所深憂故曰是禮也言我固非知禮然今之問乃理所當然不敢忽也非自言己卽知禮須善體會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主皮主於必中質力射也禮射不爾蓋古者射以觀德志正體直比禮比樂以養其莊敬和平而亦以以裕材技力不可以同科德無妨於一致周初道藝合而風俗滔由此道也周衰兵爭以力爲奇則陶淑之微權遂隱子故思古而歎之

附解射本武事周官鄉大夫之職以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非不以主皮爲尚也禮射則不主皮蓋主皮雖一長技但力不同科先王教人習射正其志

直其體熟習於禮樂中和之文非但取其材技故大射燕射賓射不必拘拘主皮春秋兵爭尙力而不尙德凡射皆主皮蓋禮樂之意全亡非先王教射之本旨矣子故歎之朱子謂射其初只是講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太說倒了凡射心正而後體正發必中彀者其心志必正其容體必肅而又常習之乃能百發百中況節之以禮樂其容體必合豈易言之故聖王以此造就人材若不中禮樂不足言射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去上聲告古篤反○古者天子季冬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每月朔以餼羊朝廟請而行之曰告朔告朔畢然後出而聽政曰視朔魯當時久不告朔而餼羊猶存有司或藉以擾民故子貢欲去之非惜費也子欲存羊以存禮使漁婪索之小害可以法禁耳且安知禮遂不可復興哉

附解古無時憲書諸侯各君其國政令自主惟大事天子頒行盛時則民事天子亦於今歲命人擬定頒之諸侯每月當作何事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曰告朔亦謂之告月人君即以此日視朝聽此月之政故又曰視朔聽朔其祭於廟也則曰朝廟朝享在歲首則曰朝正蓋敬天時尊王命敬祖考重民事至盛典也魯自文公始不

視朔春秋四譏之自後相沿遂以不告爲常而告朔之羊猶在故夫子惜之告朔視朔兩事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禮當然之則時人不能事君而反以禮爲諂故子之歎

附解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

朱子從黃氏祖舜說貼孔子說蓋謂非夫子不能盡事君之禮耳然事君之禮至多卽一言一行莫敬盡職亦是禮夫子言大義不明有事君盡禮者反以爲諂也是歎人心反常不是自明其盡禮黃

氏字繼道宋福州福清人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問蓋攝相之時定公嘗與季氏微服往觀女樂其君臣之狎玩可知以禮正身率下以忠匡正竭誠聖人因人而發似寬實切非泛泛公言也

附解以禮以忠自是千古君臣大義然離禮又何以爲忠不忠又安能以禮特各以其重言之耳聖人語悉天理可以四通八達而當其問答時自是因人而言定公爲意如所立德之故其子斯公亦與狎卽同觀女樂一事可見時解反以區區對針爲拘誤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夫婦人倫之始萬化之原周公

制作以關雎爲房中之樂欲民正內外以端本原樂哀淫傷皆以其音節言也文王正身齊家督御之輩皆有中正和平之意世衰道微不知端本閨門子故表以爲法欲人審音味理平其性情之戾也

附解關雎之說不一申公轅固生韓嬰皆云周道衰而關雎作杜元凱謂康王之后佩玉宴起關雎歎之揚雄云關雎傷始亂毛傳以爲后妃思淑女以配君子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理萬物之宜朱子本之以爲宮人作其說始定宮人以非淑女不能配君子慮其不得思賢之誠若有傷者故曰哀然恐失此有德非爲燕婉之私則雖極

其哀而不傷於正也其既得之則樂聖與聖配可以端風化而肅閨門然樂其有德非爲情欲之感則雖極其樂而不過乎禮也厥後周公定爲房中之樂燕享亦以之終蓋欲人知萬化起於閨闈男女衽席之間天命流行焉平日講求正心修身之道而復常陶泳於關雎之樂以自得其中和義至深也春秋禮教衰微修齊之學不講故子特表關雎使人服習而求其指歸救時之苦心端本之聖學也至詩詞向多誤解竝此章樂淫哀傷四字亦多不明予另有詩經解茲不贅樂哀得其正則自

不淫傷非哀樂之過乃淫傷也而字一折是從詩

樂中細細形容想像語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社土神也土德生生其機在木古者表木於社必視其土之所宜蓋社有常而木無常所以明土神各有屬也社祀后土以木表之而無他物公故問其事宰我不知而妄對不知社木非盡栗也栗乃兖州之產以子其所所見例諸所不見而又附會其說子故責之

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宰我意欲哀公自强而失社本義子故責以後當謹言成已成遂必於成往以時言說辨其非諫阻其行咎責其過也

附解土德配天養民故天子諸侯皆為民立社而又自為立社蓋諸侯各有疆宇土各有祇特重其事

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野是社木原自不同栗乃兗州所宜宰我妄爲附會意欲哀公振發有爲然君子引君當道雖遜其詞未嘗或違乎理是三言者旣不得社木之故亦非立社之旨而使民戰栗之言尤非人君之道也故歷言不說不諫不咎正所以深斥責之至馬融註尙書有大社惟松東社惟柏西社惟栗語蓋因宰我而附會非古制也張惕菴據之謂古原有此言宰我因而附會失之矣又按社有主用石不用木而社則必以其土宜

之末表之毛氏謂周禮所言乃耕稷壇亦謬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惜其遇主而無聖學不能修修文武周公之業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三歸娶三姓女攝兼也二者皆侈而不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蓋謂不褊乃可以爲禮耳樹屏也塞蔽也坫以土爲之在兩楹之間所以反爵二者皆諸侯之禮

附解夫子稱管仲之功與仁矣何又言其器小此郎

孟子功烈如此其卑意仲得君行政遭遇極隆使

其有聖賢大學之道能修明文武周公之業使東

周衰而復盛則桓公可比美於共和吉甫乃不能
然故深惜之且俾學者從事其大毋爲仲所囿也
或人疑之而遷就其詞蓋以器小爲狹隘褊淺之
稱而已夫子不與深言以其不足與言然卽奢與
非禮亦見器小之一斑三歸國策本謂娶三姓女
漢公孫宏云管仲相齊桓取三歸班史云在陪臣
而娶三歸劉向述國策乃因其文連子罕築臺事
而誤以爲臺然他無可據當從國策朱子謂若如
此是僭而非奢然官事不攝亦此類奢則必僭下
文特因或以爲知禮別指斥之謂此句卽預避僭

字不必坫有二解此章是土為臺儀禮釋宮堂角有坫東南角曰東坫西南角曰西坫汲冢周書曰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或言器小謂其不能致君於王大非夫子豈導人於僭畔乎若孟子引齊梁以王與夫子言異而旨同入多未解詳見孟子茲不贅揚子雲謂大器如規矩程子深以其言為然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何氏曰從讀曰縱○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聲失和則器律皆失其正子使大師審音以知樂翕合而和純靜而潔皦明也繹纍纍

而悠長成一終也蓋如此則得乎中正和平之音

附解夫子自言反魯正樂此章可見其概雅頌則樂之詩章也蓋當時樂之器律如故特樂師任心而造雜以俗音於是音節乖違夫子反魯與大師輩朝夕講求釐正詩篇細求中正和平之則大師賢者故能虛懷受益夫子自言樂正喜魯之樂不失先王之舊耳其後因女樂之來大師等潔身高蹈夫子猶追思之曰師摯之始以此樂原以人聲爲主器數與心手相應皆性情中事子言先王之樂之盛今久不講矣然器數具在音律有自然之宜

及今研審固可知也始作者宮懸旣設先擊賁鼓
以壹衆志又擊鎛鐘以宣衆音於是八聲先唱以
琴瑟和之以搏拊合之堂上特鐘特磬以節之堂
下編鐘編磬以應之翕然而作工與器相習上與
下相應八音諧和非但謂一齊奏樂而已故和即
在翕字內但衆樂和矣而或囂凌競躁則非正聲
故從之而又純如蓋諧和之中靜細而無駁雜躁
戾全消矣再於靜正中分聆其音節琴瑟管磬鐘
鼓各有其音五音六律各叶其韻皦如而瀏亮也
然和且明矣或促數而無餘韻亦無泳歎流連之

妙乃久而聽之則又悠然不盡窈然情深蓋有以極其情文之至而令人感動於無窮如是則樂成矣夫子細細指點之詞至今古樂雖亡始終條理千載猶可想見況大師身其事者乎舊說以純爲和非是識者辨之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請見之見賢遍反喪皆去聲○周禮封人掌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亦如之儀衛地封人自述平日之禮於君子見聖人之念最切及其旣見而知夫子任斯道以開來學直揭天心共見卓矣木鐸金鈴木舌所以宣教喻予明道覺世非謂其周流也

附解周禮封人屬地官司徒掌設王之社壝爲畿而
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
封亦如之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而不言侯國然卽
都邑之說推之侯國亦當有封人也第王朝僅有
十二人侯國當無多人而春秋所載潁谷封人使
封人慮事此章儀封人似當時封人多居邊邑今
開封府蘭陽縣有儀城傳卽衛儀邑而夫子時衛
都濮陽去國都且四百餘里恐衛地未若是之遼
闊故有謂儀爲姓者然儀楚儀行父皆姓名相屬
而此繫以官則儀爲地名無疑故且從康成之說

其請見而自述生平知夫子不苟見也一見而即知夫子上繫天心其德亦幾聖也木鐸之用不一非止徇於道路檀弓執木鐸以徇於宮明堂位振木鐸於朝月令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書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周禮天官小宰宮正地官小司徒鄉師秋官小司寇士師司烜皆用木鐸以宣教令聖人治教之法歷唐虞三代而大備春秋之衰道德仁義已微夫子首開師儒之統乃天意也封人一見聖德知天爲天下而生聖人即屈於當時道必不能終晦故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言一時之失

位不足憂千古之大道賴此人非謂其得位方爲
木鐸也或疑木鐸緊對喪字封人無緣遂知夫子
爲萬世師此未知聖之言聖人言行動靜即至貧
賤與常自迥不同當時二三子以喪爲患封人一
見夫子知爲聖人言不必患此夫子有如是之德
而不得志天殆將以子爲木鐸發明前聖之道以
詔將來無論顯晦必不足以沒夫子也常人不識
至德徒區區於顯晦之間則雖日親聖人亦不知
其何事封人以聖卜天葢由知德之深故後世之
事遂如左劵矣鐸有金木木以振文敎焉端臨云

夫子言而爲教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即樂以明聖人之心欲學者勿以迹而晦其眞也樂本性情聖人之德無偏倚駁雜故其盡美同善者時遇所値快然無憾者也武王應天順人於心亦何稍雜第萬不得已之懷見於音節之微者後世如親盡與未盡即舜武自心而言非子評之也舜武易地則皆然使武王之樂無此未盡善之心露焉則非聖人矣

附解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言其用功之安勉不同也至既造於聖則德無不同五帝三王一也而遇則有殊聖人之所無如何也夫子於君臣之際歎舜無爲於父子之際歎文無憂以其遭逢至幸使舜値武之時亦當征誅使武値舜之時何難

禪繼凡聖人之行皆與天準以濟蒼生而已武王伐暴救民其心一本於義理之公而無一毫自私自利之見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豈有纖毫可議第爲天命民生所迫不得已而爲此此心欿然慨然流露於聲容節奏之間數百年猶如見之夫其欿然留憾正聖之所以爲聖異乎欣欣自足者也而有此一毫抱歉之心於中和粹然之旨趣便不如韶故曰未盡善也夫子恐人泥舜武之迹疑二聖之德不同故卽樂以發之言其樂之美無不同而其遭際不同此心之暢然滿志欿然

自憾亦不同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季札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即此意前人言唐虞揖讓揖讓二字大誤天下重器非同私物豈可私意讓人他書云堯讓天下孔孟未嘗言也謂舜禹讓而不受則可若使舜武易地而居其事同其心之暢然慊然見於樂者亦無不同至子與顏子論爲邦而獨取韶舞舞有文武韶舞文德盛故取之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寬敬哀三者皆此心之誠而不容已者何以觀言無可觀也既無其本則一切皆爲虛器

附解居上爲禮臨喪其事非一寬敬哀乃其本觀即指三者而言非觀其他所行子曰禮仁足以長人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喪與其易也寕戚皆此意也此章爲不寛不敬不哀者棒喝何以觀之哉大聲痛疾之詞或疑居上之寛有弊不知天心仁愛斯民立之君長不寛則無人心何以爲民父母如保赤子體恤刑威莫非愛養之至意非姑息也春秋時苛政至多子故言此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音智○此必有

爲而言當時趨勢利而澆漓𠈁子故斥其非知以爲修德傳家者法也

附解周制去王城百里謂之遠郊郊中有六鄉六鄉中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百里外至二百里爲六遂遂中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同六遂之制春秋井地漸壞勢利成風擇里者日趨繁華子言里以仁厚爲美漸染薰陶修身傳家乃爲久計今旣擇里矣而不處仁是不知根本之圖失其是非之正焉得爲知後世富貴之鄉其始半多

勤儉忠厚積久而子孫富貴及其富貴遂忘其所自來奢利相尙反鄙前人之樸陋昧者趨而就之家無長者之行戶有驕淫之失卒至瓦礫村墟獨先德抑思夫子之言否耶故烏衣巷鳴珂里不如廉讓居君子鄉識者詳之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仁天之理而人之性性定則約樂一致子爲有志而不知求仁者言安則與仁爲一而忘乎境利則以仁爲美而制其私利之久則安之矣

附解此章須看久長字蓋爲有志自立而不知求仁者發其始亦欲貞於約樂只因平日不從事於仁

至久便操持不定子爲指出本原葢安仁利仁者非故薄視貧賤富貴只緣己身中實有是天理自快自足無論約樂自覺與之相忘子欲學者孜孜求仁也安仁心與仁一隨處而安不知其他聖人也利仁心知仁美必務於此不遑其他大賢也仁者知者美其名以勵人不必太爲軒輊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好惡者情也情易偏而性以一之仁者性全其量知天是以好惡當而偏私悉化

附解天有喜怒雨露雷霆風霜寒暑交易變化栽培傾覆萬有不齊然各視其物之自生自化於其中

而天地無心也仁者全天命之性心理與天地相符故能好惡一準乎理而已不與善之中有惡則樂其善而棄其惡惡之中有善則化其惡而成其善君相師儒其功一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性一而已仁是也情則有七物交引而心不能正惡所由來也誠志仁則必有為仁之功故可無惡非徒志而已有心之失曰惡無心曰過

附解人必先喪其天良而後敢動於惡志仁則天良不昧自然不忍為惡不敢為惡世未嘗無向善之人只因無志仁之功惡易長而善易消子故言此誘人志仁志之則必殫仁之功非空空一志了事

志字當重看子十有五而志學又曰志於道志字便有一定不移意果志之矣卽有爲仁之功本文苟矣也三字呼應全是歆動人之詞故苟字作誠字解亦得但不可失卻虛字神氣耳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君子非輕富貴而矯貧賤然必以道爲衡若非其所當得則樂乎仁而已不處不去卽不去仁也得貧賤之道德業不修名謂君子之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正言不去仁之功終食甚言其暫造次匆遽之時顛沛危亂之際借君子以示人當如此也

附解仁乃人心德之良何故人不能行祇緣富貴貧賤牽引搖動于故言富貴貧賤人情欲惡之大同豈必遜富貴而不居喜貧賤而求得但當以義理審定果其當得之富貴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也非然一簞食不可受於人況乎萬鍾如或心術不正職業不修則當勉爲聖賢去其得貧賤之道不然返己無忝雖窮餓何損於性分不處也不去也君子非郤富貴而不居以貧賤爲身榮蓋有仁焉自足於己故無待於外不然非道而妄處妄去則去仁矣尙何以爲君子哉人欲全仁必學君子

君子平日以仁爲依卽終食之頃亦不違仁此猶
言其暇豫之時也卽造次之間亦然萬一顚沛而
患害迫身亦必於是蓋其持守堅定如此所以不
處不去所以爲君子而富貴貧賤自不足以相浼
矣語意全是勉人以君子爲法無字必於字皆用
力之詞蓋在君子爲存養之熟而在子意則重誘
人如此舊註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殊誤
子因世人去仁所以爲富貴貧賤所惑特以不違
仁教人明君子之不去仁造次顚沛必然何富貴
貧賤之可惑時解拘於舊註失卻本文承接語氣

今故正其節次而順釋之蓋不處不去是學之已成下乃申言其故由不去仁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此爲門弟子言欲其實致功也誠好惡者視仁無能竝尊亦與仁無時稍間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力兼靜存動察而言誠知而好惡之天性之勇自生故無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又姑言或有其人然尙無能用力之人何以知力不足蓋絕其自諉之路也

附解仁祇是天理良心人人有之人人可爲何以不好祇因後天之心牿於氣質易動而難靜多欲而

少理故雖靜養其中動致其和其功至簡至常而無如嗜欲戕之境遇困之則任心而行背理而騖所以知仁而不好知不仁而不惡夫子既以文武周公禮制教人束其外矣又以爲仁之功示之使養其中蓋中之所存者必依於仁斯外之形著者悉當於禮此章正是策勵門人之詞勉其實用力於仁如何用力常常收其放心靜定闇然以養未發之中或有所感而動一念之非則克治之一念之是則擴充之推而至於凡事皆然不敢一毫自恕自怠極之終身不二此卽曾子所謂宏毅也蓋

仁卽天命之性人之所以爲人知無仁卽不得爲
人自然肯用力矣然非賢父兄倡之明師導之多
艮友切磋之鮮不惑於世俗者孔門諸賢皆得夫
子之敎而不誠切行之故子云然也後世言靜心
者未知天命之性非知覺之靈可當而空寂有餘
應變不足言格物者不知至誠之道非恃耳目爲
聰明而淹博者多敦倫者少皆由不知仁卽天理
近在吾身誠好誠惡存養熟而動靜咸宜一以貫
之可也旣云未見力不足又云蓋有之何哉蓋力
不足者必嘗用力於中而後知所不足並未用力

何云不足是特爲自諉不足者截斷後路不許藉口非果世有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子未之見也夫子不云乎己百己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蓋力祇是天良中一點眞切發奮之念舊註偶未之見不敢終以爲易反令夫子之言落空矣蓋詞章技藝見聞之學則力有不足者若爲仁之功祇是全此天良實踐倫紀果有賢君親師不患其力不足也凡孔孟所言皆然學者勿爲他說所亂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偏也書曰無偏無

黨觀自諦視也言人過各於氣質之偏而生能自省察去其偏私斯知仁之所在矣

附解孔安國舊解支離朱子據漢吳祐之言及殷仲堪解謂人過各於其類觀過可以知仁夫仁者天理而已一言一行當理仁也全體純粹仁也有心悖仁曰惡無心曰過君子之德淺深大小不同然要皆以理爲準其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以其過而卽改非謂其過爲無妨也小人之品亦不同然大都徇私逞欲有心之惡常多而無心之失常少故人而君子矣必改過不吝其小人耶必文過飾非但當辨其爲君子小人不當謂過以君子小人分

類蓋既過矣無論君子小人俱不可若孫性私賦民錢因其忿怒斥而即自首於祐此正改過之美復於無過也而祐乃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夫知其過而改之尙何汙辱哉是祐言已非後之據以詰子言者尤誤夫子言人氣質各有所偏凡有過俱從偏處生來如漏巵然以之盛水俱從漏處洩去人能自觀其過省察克治斯知仁矣去其偏卽爲公正求仁之方莫切於此語意的是如此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天之理而人得之以爲人聞積久而洞察也人不全

道則生爲虛生死亦徒死
勉人及時體道無愧於生

附解道者天理之統名在人曰性言其至眞曰誠喻其生意曰仁其實一而已萬物皆天地所生而人爲最靈以其獨得理氣之正故能參贊天地而爲萬物之主聖人卽全天命之性不愧爲人焉耳道字所包甚廣此章則指盡性立命之道而言體道之極一旦誠明合一則此身爲義理之身此心爲天地之心而形神精氣莫非天地之正爲乾坤之肖子何不可爲宇宙之完人此朝聞道夕可死之義也聞字深看至道之實功則博文約禮盡性踐

倫不愧不怍而已非生死幻滅之謂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道率於性非外物所能加損恥衣食之惡則其志非眞志也議講求之

附解此志於道與述而篇志於道不同志字淺看然子之言特爲恥惡衣食而託於志道者言耳恥則不志志則不恥入此出彼斷難兩便此亦爲門人志道不篤者言耳若尋常人未得明師方且以衣食爲要圖安知何者爲道何故當志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如字比必二反○爲任天下事者言欲其精義而善世也天下之事無窮義則有定隨時處中惟君子爲然

適適然而安之莫
專己自是比合也

附解適有二義往也適然猶偶然也朱註引春秋傳曰吾誰適從訓專主其實適從亦當爲適往之義古適通嫡亦通敵不訓專主左氏適從及詩誰適爲容誰適與謀之適俱應如字蓋前人之誤也此章適字兼便安適然意遇事無所可否一味模稜如胡廣之流莫則執拗如王荊公一失於隨一失於執拗均不可應天下事也若訓專主則與莫仍是一意專主於可專主於不可二者祇是一人蓋一定如此自一定不如彼一定不如此便一定如

彼比古無訓從義者不如仍訓合字與字緊跟天下字來君子之於天下事無適無莫但以義爲衡有義者則與之合蓋能虛心以來天下之善也凡聖賢經傳平心酌理審其語氣皆有自然之句讀正不必拘牽附會耳毛大可引後漢劉梁和同論及李燮傳賈彪荀爽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謂適厚也莫薄也然於義爲強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土田業也懷土思有土以爲世業與懷德以爲安居者異惠私惠惠違道以邀惠與小心爲善者亦相反也

附解此切當時之弊而言周制計口授田卿大夫或

世官或世祿皆有采地以遺子孫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庶人在官求其祿足代耕春秋時强暴侵并無田者始衆士民因之失所故當時士爲至貴然君子有德以爲安宅貧賤聽其自然舍此懷彼必非道以營而後可刑加於不道惠出於私恩君子不敢一毫非禮以干刑罰小人惟惠是圖至犯刑辟而不顧子故相形言之以警人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放依也怨讎恨意君子公利於人小人凡事必求利己人必不堪故多怨以此警之也

附解此有爲而言小人凡事利己不顧義理之安否

言多怨以愓之古今好利之士未有久而不危者
也若夫君子亦或有取怨於小人之時然小人一
己之私君子不因而加損勿牽混說因語類義府
有二條易誤認故言之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
何讓者責己而受善也禮以敬爲本而讓乃能誠於
敬不然貌禮之文無實意以來天下之善則國亂

附解朱子曰讓者禮之實張愓菴曰似爲魯昭楚靈
一輩人言均爲得之矣時君務文鮮實子故言此
果能不自滿假求賢若渴顧畏民喦自然無所不
愼否則虛文虛意上下相欺而曰禮不足治不知

其無如禮何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位無大小皆有亮工之實故不患無位但患尸位爲懼求可知求免愧怍非冀見知患此不患彼專於自修而已

附解事有精粗道無大小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各盡之道而能處之咸宜至大不易然聖人曰修己卽可安人安百姓盡性卽可贊化育何也萬變統於一理盡其性而已修則天人萬物之理已裕其原故能至明以擇衆理此心偏雜之見毫無故能至虛以容衆善若漁陶耕稼之舜卽可垂裳傅巖

渭濱乃興商周豈能小而不能大哉自聖學罕傳不知修身一貫之實乃不得不隨其才器而節取之此章夫子爲門人言欲其自修實德以所以立與求爲可知之學平日夫子已示之也若不知養性修身實功而欲患此不患彼豈非空言無補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一無二也理誠於身而以之應事無不宜貫之之說也子詔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果會其旨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實心行實理曰忠以己心諒人心曰恕要之一誠而已曾子發子意以曉門人本末精粗在是矣

附解天地人無二理也在人曰性在天地曰太極言

其渾然粹然不可得而名象則曰無極無極卽太極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太極之理全在此身聖人祇是全其天命之性故蘊於中則渾然粹然者如乾坤之靜專靜翕也著於外則有物有則者天地之成形成象也其始靜養浩然之氣動審事物之宜由淺而深由勉企安行之以誠持之以不息則凡人皆可作聖夫子自言十五志學七十而後從心不踰孟子言有諸己以至化神其功夫次第非聖人之師不授非誠恆交致不能竟其功曾子從夫子久於窮理盡性之學篤行蓋非一日矣

夫子知其中之所存者已熟定不致疲騖於外故詔以一貫謂天下萬變不外乎中天命之源已徹則萬事萬物以一理宰之而有餘耳曾子果能喻之應之速而無疑門人學未深造安能知之曾子告以忠恕忠則實心行天理而不留隱憾恕則推心體萬物而不存偏私誠能如此久久不倦則至誠可以無所不爭至公可以無所不容而一貫之旨曉然無餘蘊矣書旨本明白易見講家多爲影響揣測之談遂令聖賢實義類於口頭禪語㝡可浩歎至一字祇是一理字但理有本末精粗散爲

萬殊者無窮歸於一本者有定中庸言天下之大本曰中中一之實也卽天命之性也在天曰太極在物爲理統言之曰道以其至眞無二曰一曰誠以其爲天地生生之意所含曰仁人之心秉天地之靈粹其先天則皆性也故虞廷但言心而未言性其後天則性雜於情矣故湯始別之曰性而不第言心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夫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語殊而義實一不實踐其功馴至乎達化窮神則自身之理不明卽聖人之言亦不能剖析如此章一貫竟說得十分離奇似

後世禪和子拈花微笑棒喝虛鋒不知曾子以忠恕明之已是說得十分透切乃謂其移下一層說是不知聖人神明不測止是理極其精至於事天明事地察亦從忠恕入手行到十分二字簡易精微忠之久而極其誠恕之久而極其公至誠至公試問天下何人不可格何事不可爲乎二字淺言之不過一言一行推廣之即至格風雷孚萬姓不外乎是陋劣儒家得禪家守空之學以後天識神爲先天元性即靈通之至而不能修齊治平文人鑒之以窮理讀書爲務有才智之明而弗知仁義

之本故淹雅擅長而不能倫紀無忝所謂忠恕二
字又安能時習深造且夫佛曰明心見性謂盡其
心者知其性而非卽以心爲性也卽心卽佛專指
天理之心而言亦如求仁卽仁之語儈流失眞以
空明妙了爲知性其智者已譏之矣景岑曰無量
劫來生死種癡人喚作本來人又因一貫之唯有
頓悟一家其明者亦誚之矣陳致虛曰曾子當年
一聲唯誤了閆浮多少人故以後天之心爲性已
非文佛之本然以後天之氣爲浩然亦非孟子之
所謂儒者知詆僧羽之說而忠恕所以一貫之故

又不明是何異己迷途而笑人問津耶夫養浩然之氣以至於不動心此孟子發明孔子爲仁之義也而以後天呼吸之氣爲一元之氣則非仁人心也謂其爲天命之性也而以知覺運動之心爲天命之性尤謬蓋先天後天之義不明卽存心養性之功不實存養之學不深則雖欲求忠與恕而心之私妄不除必不能至一貫之境聖人亦難以盡宣於書君子安可以不亟求其故哉佛之眞者曰眞空不空妙有不有非偏於空寂道之眞者曰修眞養性入聖超凡非涉於幻妄因僧道流傳失實

生出許多怪誕而儒者第以異端斥之罕有力行盡性踐形究其是非者於是言養氣曰道流也言靜心曰禪學也避靜心養性之名學聖人又無從入手安得不詳辯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天理之宜利私欲所便喻深知而篤好也

附解此章抉君子小人之所喻使人正其心而慎所習也一念之失習而安焉久久深入其中術雖工而患亦至喻之一字欲人清其源而早自惕耳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示人以下學

之實功賢不賢之分至明而好賢去不賢之力至勇始能思齊內省崇德修慝莫切於此矣

附解此章與三人行章爲下學簡要之功必如此而後可以進道久如此而聖神可幾毋忽視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幾者動之微謂審愼而諫也下三言申明之此爲陷親於過者發蓋父母有過不諫不可諫而犯亦不可至誠以感動之設法以周全之愛敬服勞久而感化乃爲大孝然非自立身於無過之地不能也故誠身爲事親之本

附解天下無不是父母自責之詞也孝子諭親於道則必願其父母爲聖賢而受福於無疆故父母有過成之不孝也聽之亦不孝也諫之而急求自遂

亦不孝也子特指出幾諫下三句正解幾字是非

實有誠身之學深愛之誠必不能委曲盡道如此

朱子引內則之言曲盡其旨矣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春秋趨勢利而薄所生故云然即父母命之遊亦必有定方也

附解人子幸得父母在而事之外此何有可慕乃名

利之途開私欲之心盛忘堂上之悽涼甘異鄉之

風景者多矣子斷之曰不遠遊義已無二遊必有

方乃當遊之事父母命之遊者然亦必有定方不

可任己意而他適蓋惟遵父母念父母唯恐一毫

貽父母憂也時文以事君親師說亦是然必有父母之命而後可也不然夫子之言卽爲有弊又按周制畫井分疆士各仕其國民各安其鄉小學大學自家庭以暨比閭族黨皆有師非若後世仕學者必違其鄉春秋禮廢田奪於勢要學毀於黨庠然後有遊而求師者然非萬不容已則君子甯菽水以善事其親夫子之言爲當時警也昔尹和靖欲以祿養請於伊川伊川曰爾有母在和靖白其母母曰吾聞以善養不聞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今仕或不由父母而學無足以爲親榮則

風斯下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與第一篇之言小異蓋彼爲父沒而不肖者言此爲恃才妄作忍於忘親者發故與前後三章同記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爲忍忘其親言人子之年日盛則父母日衰喜與懼生於心之至誠則所以孝愛者自切喜懼一時竝到非二念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謂聖王之世其時禮明樂備上取躬行士敦實踐故恥躬不逮周衰學廢尙詞華而無實行故子歎之

附解聖人每易人訥言敏行此章特提古者則以上無明倫尙德之敎下無黜華崇實之俗寄慨深矣

與他處不同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約易簡意也之指此理而言

附解小心收斂必須循理始得世之智士長材大都好爲炫耀究之不循禮度所失滋多夫子言此藥之舊解謂失事者鮮夫天下之事理之所在則爲之忠孝仁義有當迫不及待以赴之者有當從容鎮靜以處之者惟求其理之是若必求有成無敗則或未必盡當於理矣故失之宜指理言以約則主敬用中不失於理自利於行而收斂之意亦在

其中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人多敏於言而懦於行子言君子愼言力行之精神欲人自策其志也

附解言易行難人人知之人人不能訥之敏之祇爲自身中少一段奮策之精神耳子以君子之所欲告之能知君子何故欲如此則亦不患不如此矣

君子字一頓下句一氣串下說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德人所同得之天理故不孤鄰親近而居爲立德德者勗也

附解君子修德於己以全其所性非爲人也孤與不孤有鄰無鄰何足介意然德修於己而天理之同

善類應之乃理勢之自然下學立志不堅德未立而慮其無鄰故言此勉之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數煩數也謂言行煩瑣爲事君交友戒其數欲其思善全之道而無徒疏辱也非第欲其自全

附解事君者量而後入度其可以行吾道而後委贄焉不待諫諍時始審量也然亦有素足相孚而忍如水投石者是以君子有見幾之智交友亦宜慎於其初然志趣中變亦不可徒取其疏數字該言行而言子游欲人善全君友不但潔己自全斯矣二字無限忠厚惋惜

公冶第五 凡二十七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公冶姓長名字子芝孔氏曰縲黑索絏攣也所以拘罪人世敎不與士固有無罪而陷於法者子之於長信於其素擇配者不可以寃誣而辱良士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孟孫閱也以其居南宮曰南宮又名适名縚字子容擇配者每榮世胄矯之者又避之皆非也子於南容信其用世保家之有素故亦妻之

附解此表夫子擇壻之道爲後世法也流俗喜富貴而惡寒微矯其失者又或鄙世胄而專取寒士均非中正之道公冶長不以縲絏爲辱南容亦非以

世胄爲榮信其素而已此聖人取人之公郎記者
類記之意公治縲紲之事無所考皇侃義疏與留
青日札所記不同按周官秋官有掌與鳥言掌與
獸言之官春秋介葛盧知牛鳴則通鳥獸之音者
古固有之但不可以此爲縲紲之故耳哀世刑賞
失實道德之士往往罹於法網而世俗不察從而
薄之庸詎知一時之屈不能禁其千載之伸子以
非其罪明之而長之行卓卓可傳已在言下南容
名括或曰适縚說閱漢書人表分南容南宮敬叔
南宮邊子爲三人張石村謂括适以形相近而別

說閲以聲相近而別邊亦适之譌其實一也是也咨爲孟氏子弟宜在所遠而有道不廢則有濟世之才無道免罪則有全身之哲此幾近於行藏之學子亦妻之則人固不必趨炎亦何可以勢要概象賢也蓋聖人之行爲人倫萬世法如此至有分別己子兄子爲避嫌者程子辨之極是而張惕菴謂不可厚非殆未知聖人大公至正之道者毋爲所惑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孔氏曰子賤魯人虙不齊也此美子賤之好賢蓋發於宰單父之日上斯斯子賤下斯斯衆賢何地無

賢能取賢者少耳美子賤取賢之切而因歎魯遺澤之長爲遇賢而不好者惜亦望魯者深矣

附解說苑記子賤宰單父師事三人孔子美之曰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賢者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居者邑也與此章意正同蓋一時語而舊說謂其取友成德不切宰單父言非也君子哉句虛下乃中言之本贊其能取賢卻反言之有二意一者明其取賢之殷非魯多君子幾不足應其求一者言魯若無君子斯人何以取賢如此其多是魯不乏賢士特能如子賤者少耳言外見無處無賢不遇如子賤者則遂湮沒不能如

子賤之取賢則遂無以致治且也魯之多賢如此而微弱不振蓋不得如子賤者舉而共治耳若元公之教澤傳久而猶有人則不可沒也反復流連意思深遠如舊說覺魯無二句與上句無甚浹洽至宓本作虙伏羲氏後而路史分虙宓密爲三非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子貢之問其詞甚遜故子亟許之蓋其才德有成等於古之法物瑚璉盛黍稷以事神明粹潔之器夏曰璉商曰瑚

附解此章有褒無貶輯語云兩問煞緊要不是討贊語亦是用功夫處知言哉疏意云不舉日用飲食

之器而舉宗廟瑚璉則不特濟邦國之用亦可以通神明之德不舉周之簠簋而舉夏商瑚璉不特今人所珍尤爲古人所重亦佳包氏誤解瑚璉朱子因之不必從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或人言雍誠厚而短於口才蓋惜之也子言佞之非仁深斥當時之弊禦人求勝於人如禦敵然給辯捷也屢憎於人人不能禦其佞而含恨之不知其仁謂佞人也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或以佞爲仁以此子斥佞非仁以此

附解或人何知仁字彼特惜雍之不佞其所謂仁猶俗言誠厚耳仲弓德行亞於顏子居敬行簡其於

仁雖未盡純巳是具體之士夫子豈言不知其仁也蓋武伯問子路冉求其意誇耀而三子之賢亦不及仲弓夫子故以不知答之此章則嚴佞與仁之界以爲世道人心防不止爲仲弓一人辨也接口曰焉用佞何等驚愕下言佞人所爲如此毫無天良不知其仁安在如何子言雍之仁而以佞望之再言焉用佞上下緊相呼應一氣趕住所以深斥其非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斯指仕之理而言開才可以有益於世子故使仕而開自謂用世之道未盡子故喜其篤志開字子若蔡人

附解春秋生民塗炭以開之材豈爲無補夫子憂世情切故使之開則以仕必本於所學覺修己治人體用之道尚未自信是其意有志於行義達道本末之全非小就也子故說之朱子篤志二字說得最好凡天地民物成己成人之道必須一一實踐於身心始爲實用若空談性命而無足措諸倫物是爲禪宗僞學若逐物求詳而無誠意正心功夫是爲俗吏淺學皆非聖賢家法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竝去聲與平聲○筏之

小者爲桴春秋衰亂子欲行道挽救而不能然故言中夏無知己欲浮海入於外域以子路志與己同故言從我惟由子路聞之而喜亦悵道不行然海豈乘桴可渡中夏尚不能行道外域又安能行故云無處取爲桴之材實言中夏不能行道則外域亦不能行道也

附解鄭氏曰材桴材以子路不解微戲之又古材裁通用或又曰我道不行凡從我者之道不行皆由於我子路聞之誤以由爲己名故喜之朱註以材爲裁知舊說之不安也然諸說俱不甚分明蓋聖賢意各有指子路從子周游獨久信道篤而憂世之心與夫子同子故言道不行於中夏欲浮海他適從我者惟由子路聞而喜者亦悵道不行也言

由好勇過我但何處取可以渡海之材作筏耶蓋言道既不行無論華夷皆無可望蓋聖賢憂世憂民之心同而記者特記之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不知謂心性之微未知符於外否也又問者疑子路未必無實德而子故抑之治賦教養備而民知方在春秋爲尤難非徒勇而已千乘大國千室大邑邑宰知民事家宰治卿大夫家事皆煩劇任也公西赤字子華束帶禮樂之容應賓客者有詞易有養難惟赤能之三子才皆有爲

而武伯不升諸公徒問其仁否仁豈武伯所知子故如此應之

附解三子才皆有爲若升諸公可以有益于魯而武伯不能徒問其仁子故如此應之夫仁豈武伯所能知子故略其仁而但言其才非三子全無仁也武伯意有才如此必非無與於仁疑子不爲盡言子乃言其才之可用而仁之不易言明矣古寓兵於農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有戎馬四匹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守衣裝爨樵二十五人葢五家以一人爲兵有事兵行干戈樵糧屝屨皆此五家供一人惟

甲藏於官將出征則受甲平日務農講武足其財足其力齊其心然後有勇知方不匱於賦非易事也子路千乘之賦能之其才實爲僅有至邑有三十二家千室之邑其極大者故孔安國以爲卿大夫邑百乘之家春秋時方有之皆煩劇難理求也爲之其幹濟有過人者子華嫺於禮樂而以束帶立朝狀其雍容大雅有涵養能言且古衣裳之制異今帶爲最要必束帶而後儀度端肅後人言佩玉瓊琚大雅不羣卽此意也仁有全體一端此章以全體言故不許三子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女音汝○子貢之質亞於顏子其不如者學也子使自叩而即欲然其孜孜求及可知子故深嘉而樂許之一二十假數以明事理之多寡語一端而知全體學已會通即此事以悟將來識能推廣蓋其夙昔之體驗切矣故卒聞乎性與天道與猶許也

附解生質何足恃恃此乾乾不自滿足之一念耳子貢明敏雖不如顏子然已是上等天資且顏子之賢非徒以天資勝也子貢不及顏子沈潛篤實子故試使自言而子貢皇然欲然實指出分量淺深之數是其平日將己與回細細比勘又實踐於身

心學問之際乃能言之眞切意之謙下如此此卽夫子亦不料其竟能如此也故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蓋發問之初所望不過如此也而古註云安慰子貢謬矣聞一知十極形其全體貫通此蓋本於克復之功非徒恃質也聞一知二卽此悟彼其能知二者天質之明其不能全體洞然者學力未至然苟非從事於窮理操存之學亦無由知己分量也至陳晦伯經典稽疑引論衡孔問篇曰吾與女俱弗如也魏曹操謂夏侯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汝俱弗如也蓋誤解子言而毛

氏信之非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晝讀作畫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宰予字子我寢寢室晝塗飾之王氏曰朽墁也言不足誅正深望其改過與語辭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又言予之行不顧言以深冀其改過張氏椿曰上文法語此節巽言一片婆心是也

附解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精神意氣從理則日見其清明從欲則日形其委靡然亦有秉賦羸弱不堪勞苦者聖人教人存心養性內以固其精神外以驅其邪妄馴至於浩然之氣充實而有光

輝則柔者亦強病者可愈矣孔門以禮樂教人動
靜俱有法度謂宰我當請業請益之時而甘於晝
寢必不若是之下愚且夫子之教門人者博文約
禮內外交修非如童蒙旦夕咿唔也君子束身於
規矩之中糾虔於衾影之際苟或精神不繼略爲
閒息亦無不可若淵明高臥伊川寢雪亦與館童
一體同科於理豈通蓋聖賢之所以異於人者以
其此心此理不自寬假自強不息在乎愼篤非必
疲敝精神以爲學也有不當寢者倫理所關職業
所當爲晝夜靡甯可也有不妨寢者山中草廬日

高晏起可也近世子弟不知寡慾淸心至於神衰氣餒是晝寢之流可責者也抑有以日繼夜爲不義富貴所驅亡身而徇是不晝寢之流亦無足取者也宰我親炙聖人善言德行豈如童蒙昏睡晝

畫古多通用梁武帝讀畫寢作晝寢葢其傳已久韓昌黎亦引之如其言則朽木糞牆予即其事以喩非爲虛設予曰二字非衍文乃夫子愛之而復申其說以望之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任理爲剛任氣爲慾迹似而實非或人妄對予故辨之棖或作棠或作黨實一人也

附解理常伸於萬物之上而不爲慾屈則剛也申棖有慾或人何故以之爲剛蓋才力聰明悻然自好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爲是其外儼然剛也然見理未眞凡慷慨奮發處俱是血氣用事其悍然行者既未必其當理而當理之事或反不能不屈於勢則慾正剛之反也若君子之剛則純乎天理未嘗激昂自炫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正氣常伸於天地之間是以爲乾元行健之體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之告子貢者也子貢行焉而易言於人

則必其省察猶疏故子貢之而因其面見時斥之

附解子貢嘗問一言子告之行恕又問博施濟衆子告之立達此章所言卽夫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也第其自述於同人若已能之者然則必其日用動靜多有疏處乃覺不欲無加之易也若細爲體察由念慮之微究極乎天下國家之大不如意事在在皆有若非隱微存主之中已無一毫私妄則能戒其發不能化其微能戒於此不能持於彼能勉於旦夕不能守於終身非爾所及卽就自以爲及之一念斷之非謂自然與勉然爭界於一

二虛字閒也恕字終身可行行之不已卽爲仁聖人全體皆仁然自處則以恕而已若曰吾學已仁非但能恕卽並恕字亦不可許矣時解謂子貢自言於夫子則我字爲不通且子貢何至放肆若此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朱子曰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天之理天道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文章性與天道之散殊性天文章之根本理無二而學之淺深有等子貢晚年實得言此以勉人深造不可得聞子非不言學未至則不知耳聞猶曉也

附解此子貢學成之後而歎學宜深造不可欲速亦

不可中輟致負夫子一片婆心也夫子之文章凡一言一動莫非由性而發第其迹顯著其事易求其得失精粗易見故學之深者因端以會其原卽學之淺者亦卽事而明其理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性者人之所以生天道者天之所以立在天爲天道在人爲性非有二也但非由博而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無以知天之所以爲天與人之所以合天而萬事萬物不外乎是在夫子未嘗不言而學者功力未至言之而亦不知故不可得而聞也語意全是勉人自造非謂夫子有所

不傳已今獨有所得時解均誤或曰先儒皆言子罕言性天而子反之何也曰性者天之理而人心之艮聖人教人誠意正心惟欲其全性耳故窮理者窮其合於性否也致知者致其天理之明也凡一念之發一行之動合天理則善違天理則惡禮樂法度皆以維持人心之天理舍性不言而何言哉第性之散於萬物者循其法度而修之可以寡過即可以修身性之本於天命者究其精微而踐之必由漸進乃可企於化神故子亦常言性與天道使人知萬事悉本於天理然而人不能盡曉則

以實學未至不能强求其通也白文明明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是夫子非不言乃言之而人自不明耳乃或以爲不言何哉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善無窮而力有限賴勤恆以全之子路勇於義特表之以爲法

附解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又曰言之匪艱行之維艱故善恆有聞行者百無一二也子路實見得義理無盡而嗜之也誠行之也切如饑渴之於飲食猶不足以方之此記者所以特地形容張惕菴云如畫工寫物妙於設色憑空摹擬一氣疎神踴

勃勃不可遏抑之子路是矣充子路之量舜之聞善若決江河卽此而造也可易視哉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文子名圉衛大夫謚文子貢方人文子本有是善而勤學好問又子貢之所宜急也故告之如此此學以聞見言

附解古人謚以尊名非有大惡不被之惡名善善從長之意也文子素行不端子貢疑之固宜子言勤學好問故以爲文是以之云猶言如是已耳聖人取人之宏固不待言而策勵子貢亦在其中非第爲孔圉解圍也學問淺看若聖賢之眞學問則文

子固未嘗問津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按左傳爲卿十一年執政二十二年君子古大臣之屬行己行乎其己執己而行者易驕故恭難有才而事上者易亢故敬難養則安其心義則裁以正四者皆當時卿大夫所罕故表以風世

附解君子之道全體大用必須誠正修齊治平一以貫之乃可承當子產爲春秋美材而學實未純但當時鄭爲晉楚交爭之地子產相鄭善政甚多其雜霸之術亦不少故夫子特表其有君子之道以存其眞此行己與行己有恥章不同此猶言處己

耳鋤强抑暴易起忘爭而恭遜自處所以能成勳
業秉均更制多所自主嫌於專擅而敬愼忠純所
以能堅主知民疲兵役除害興利愛養四十餘年
民習驕侈約束整齊使共安於禮法四事中有許
多經濟比於當時臣工已如鳳鸞騏驥之異趨矣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周生烈曰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人之品詣不齊敬則情文可孚久尤難耳張甄陶曰人字兼善惡言是也故不曰友而曰人

附解五倫惟朋友言交必交而後成其友也此章言
善與人交則非言其交友而即其平日實事言之
當日崔慶陳鮑與仲同朝仲不失己亦不失人非

久敬何以能然故夫子特表之蓋有位於朝不能盡擇人而交然豈可苟合惟敬則善全其道矣若知己之交敬自不待言史記載齊景公將以尼谿封孔子晏嬰沮之崔氏述謂晏子言行具在左傳多述禮樂稱先王必不沮孔子蓋戰國時人僞撰其見甚卓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孔子不聞封田之說爾時想晏子已沒矣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文仲魯大夫名辰蔡靈龜產蔡地因以爲名朱子曰節柱頭斗拱梲梁上短柱爲室以居蔡而刻山爲節畫藻於梲也聖人以卜筮教人使畏天命大事必卜恐其妨於民而決諸神非龜之靈藉龜兆以求神耳廢人事而專事卜筮

則妄況媚龜乎予故斥其不智以戒人且古重龜卜國有守龜家不藏龜文仲居之亦僭

附解天祇是一元之理氣充周布濩生生而不窮變化而不息而屈伸消長分爲陰陽播爲五行氣之所在理爲之主理氣之靈其妙曰神人爲三才之貴聖人欲其順理而合天心因吉凶設卜筮決之於神使知禍福自善惡而分神明福善而禍惡不得已之苦心也而流傳旣久人情事事求福素不修德而徒求神大失聖人立敎之本意若文仲者小有才慧當時以爲聖人而乃媚及於蔡不正之人將效尤故予特追論之耳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焉於虔反乘去聲○子文楚大夫鬬穀於菟崔子名杼陳文子名須無皆齊大夫事見春秋傳夫子夙知二子之爲人而第以二事言之亦未盡善故節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蓋難進而易退者道也子文易已易仕則非有卓然之操而其告新令尹者亦未必悉協於道非徇於情也陳文子愼守慶氏之木蓋謹畏遠害之流豈忘情富貴之士未知焉得仁其心不可信其事亦未純也

附解二子皆在夫子之前其人品早已素知子張因二子此二事類有德者然故問之而子斷以非仁一就本事論其心未可知就平日論亦多不類此非子於二子生平竟無聞見爲此不定之詞也先儒謂子張悅於苟難遂疑其仁未免過刻又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說得太好聖賢出處以道三仕三已其果不可則止之義而無所加損於性分否告新令尹果盡當乎理而可以利民生國計否子特取其爲國之一念而已文子平日並非淡泊之士迫於禍患而去不與崔氏之難淸則有之豈得爲仁

仁有全體有一端全體之仁非聖人不可一端之仁如管仲九合不以兵車是也二子既無全體之仁卽以二一事言亦未盡善以爲制行甚高者非也忠清亦有可爲仁者自其心之誠得之若謂忠清皆不得爲仁亦非至莊子荀子淮南子等書以三仕三已爲孫叔敖事皆子文之譌不足信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文子名行父魯大夫

思必以理爲準有窮理正心之功則能思非然徒滋惑耳時多賢文子之三思子故正之

附解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二

說不同而同蓋平日存養此心常令虛靜無私物來順應一以至理爲憑又何事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書言慮善則謂事至物來審之於理善則動焉大學慮而後能得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皆慮善之說也世人或冒昧不思或又多思反惑皆由平日無窮理之學故季文子不正仲遂之罪執政無能安知正思世人乃傳其三思子故正之其不足文子意在言外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武子名俞衛大夫謚武武子仕成公始終免公於難事見左傳有道無事

之時無道危亂也張甄陶曰武子之事皆人臣所當爲知愚二字時人趨利乘巧品評之言如先進野人之類是也人臣事君有死無二末世巧便自全以此爲知臣道裂矣子故即時人之言以破其說杜僥倖容默之流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記此見夫子善誘之心非必晚年之歎也狂簡志大而不屑於凡瑣故其志行卓犖如錦繡之成章斐然狀其章所以裁所以審愼而適於中之道

附解向謂此章乃夫子第三次在陳年已老而道不行故思歸焉非也夫子十餘歲即設教鄉里嗣聖母顏卒乃適周問禮歸而門人日益進成德達材不一其人後爲中都宰攝相齊歸女樂而行適衞

如宋適陳以後乃周歷諸國然皆因門弟子所在
艮友之契或邦君之聘乃至焉非如策士暮楚朝
秦以希遇合也後後人因三月無君皇皇之說似孔
子日日奔走都欲見遇諸侯大謬蓋夫子始終一
講學授徒之人攝相僅得三月周流並非求見邦
君此章發於在陳之日身雖在外常以門人爲念
固其惓惓弟子一片本衷非謂道既不行乃思成
就後學夫子盛時顏曾閔冉諸賢已堪任道豈待
老而後思狂簡且子既歎皆不及門卽狂簡亦在
其中矣按孔子三至陳實止二適陳定公十四年

因女樂去魯適衛復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未果還
反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子驂乘孔子去衛適陳
定公十五年也歲餘復反衛又去衛將如晉不果
還衛靈公與孔子語仰視飛鴻孔子遂行復如陳
此哀公二年孔子年六十矣已而桓子卒康子召
孔子孔子遂反魯此章二次在陳之言狂簡二字
皆是言其好處志大言大欲以聖人爲師而凡世
俗卑瑣之事不屑計較故其言行動靜禮法規模
卓有成就如錦繡之成章斐然美觀第經權常變
精粗表裏尙不能斟酌而悉協乎中如有美錦而

不知裁成也不知裁狂簡二字俱有蓋天下義理有不必深究處亦有當硏極精微處一於簡則非學者立志有當極於高明處有當抑然自下處一於狂亦非時解未明此章狂簡是一人不得中行而思狂狷是兩人故萬章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戒嫉惡之過而示以夷齊心公理熟惡化則與俱化常人過於責人故府怨而損德

附解聖人非惡人也其心純乎理不善者投之而逆有若惡焉夷齊尤不受非禮者故以惡惡嚴特聞

然其心固依然天理至公之心也子特表之而曰怨是用希爲非聖而苛人以府怨者發也君子自修之不遑遑責人乎況其以是取怨乎學者最當戒之夷齊父姓墨胎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亦可備考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高名魯人以理正其是非曰直醯飲食細微之物非必不可無者必代乞焉昧禮而徇人矣夫子言此以存直

附解前人以曲意徇物掠美市恩爲不直是矣但乞鄰而與亦有不可盡非者如醫藥器用所急需誼

關五倫得失係於性命有己乞則得而人乞不得者自不妨委曲以謀之如概謝焉坐視其困殆而莫救則非矣此章只重一醯字其細已甚乞者爲飲食之徒代乞者自非光明之士子戒人違理徇人非謂利人濟物必不可乞鄰而與也今人藉聖言以飾吝於戚友相浼則曰吾弗乞鄰而與從井救人也其爲害烈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左邱明孔子弟子表左邱明之賢以爲諂佞陰險者戒不求心與理之安而阿意求容懷不測之意而廢義忘信邱明恥之則其正大

可知子蓋以
勵門人也

附解言色有矩度違之則巧令恭非惡也逾分而足
是不顧義理羞愧而一意求容者友而是歟不可
怨也友而非歟不必怨也審其輕重小則置之大
則絕之匿其怨而友陰險莫測卽非有報怨之心
已爲奸回之輩二者左邱明皆恥之子特表其與
己同志以爲門人勸也左邱明卽作春秋傳者其
傳事或有不實解經理亦時非然此四事非絕詣
邱明固不難爲之當時有此等人故子舉邱明以
戒之自唐啖助趙匡始言其非而韓昌黎鄭浹漈

和之其斥之以浮夸者謂石言神降之屬然人事反常而妖孼生焉亦事理之所恆有邱明記事之書不能不載而述其事卽述論其事之人歸於正論又何可厚非也本朝張惕菴曰左氏錄史官舊本述先王之訓邱明不居功巧言如簧錄時人之詞邱明亦不任過也古今並無二邱明或以年歲不相及爲疑然長年古人常事子夏壽一百三十四歲邱明安在不然其言當矣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盍何不也志本於學子欲觀其器量之何如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

憾重義則自輕財與共不私爲己有也敝而無憾以其初心爲重義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善誇功施勞煩擾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少朋友各得其所志欲虛己平情公恕之量天下之同然其量溥也

附解志乃力所未及而素願所存半由性情半由學問積久而成者也人心邪妄甚多學聖者先須志量廣大高明始能不爲世俗所累子曰修道以仁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中庸言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皆是此理由回與夫子之志皆忘私樂善不吝不驕不外視斯民特功業大小不同不得謂由回之

志爲易能也尋常人斤斤自利一言濟人利物卽以爲墨子兼愛不知親親仁民愛物只此天理之良不能自已愛敬自親長始而推以及於家邦無一夫不得其所仁義浹洽適全乎孝弟之量非格外施仁舍本就末也此義不明故慈悲廣大亦爲禁忌張惕菴有言佛說慈悲我必不慈悲佛說廣大我偏不廣大乃爲聖賢乎佛言度盡衆生方得成佛道言三千陰功八百德行皆此章志字之理其徒誤解遂流爲怪妄不得以其流而汙其源也施勞不當勞而勞之或當勞之而無節不加體恤

上句是忘己之善此句是恕以及人二子志皆甚美學者身體力行俱可深造不可區區較量淺深至夫子之志則因物付物自然充周浹洽其中有許多經綸非徒作大言也李安溪以三無字三之字分別聖賢心量雖亦讀書一法然太拘泥蓋聖賢所言皆實學所至非徒向語言索解而已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能見其過省察之明內自訟悔恨之切蓋爲知過而憚改者發

附解開端已矣乎三字慨歎而起一氣貫下意重內自訟上自心內必爭勝於天理不求人知則無時

不克治矣然苟非能見其過亦無從自訟故論理必須兼到口氣則趨重自訟耳聖門中內自訟者甚多不必切同堂說張惕菴言之甚詳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好去聲○忠信學之本也但不學則難保其忠信而徒忠信者尤無以會乎體用之全學之道博文約禮而已夫子自言其實以勉人

附解忠信誠實意學爲聖人必以忠信爲本然不從事博文約禮次第深造縱使長保忠信一樵魯無能之人耳天下古今之富身心性命之微豈能不學而自明哉此乃夫子實話或竟謂夫子生而已

聖不特非夫子所樂居亦晦其實而無以見學之貴然當時以忠信爲美質後世或不必事此矣可慨也夫

四書恆解上論上册終

四書恆解

上論下

四書恆解上論下册 晚年定本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

雙江劉沅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雍德行亞於顏子故許以君人之量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不知何人仲弓見伯子類己故問之子許其可而申之曰簡亦有德之士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居如居室之居言心安於敬行簡當乎天理人情無非分之擾居簡行簡則一於率略仲弓言簡之不盡可也子曰雍之言然夫子許伯子原非徒以其簡而雍申言居敬適合子心故深然之

附解此章因仲弓問一子桑伯子據莊子說苑所載人多疑其爲人先儒遂並夫子之言而亦疑之謂

可南面僅以度言可也簡非盡善之謂而使本文
語氣不明矣是不可以無辨仲弓與顏子同列德
行之班安知晚年造道不企大成聖人於門人無
濫許可使南面自以德行經濟而言如用舍行藏
與回之意豈第以其氣度彷彿遂槪許之仲弓知
夫子與己之故而見伯子與己相類故問之子曰
可也簡言其能不苛煩以治也蓋聖人功業文章
彌綸宇宙然只是因天地自然之理定民生日用
之經非強以理所本無情所不順故民不能自生
田里樹畜經畫之至詳民不能自立學校仁義訓

導之必謹事雖繁賾要皆民心所同趨民性所共樂者是以聖王之世民相安於無事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非無事也民服習於聖人之敎皆以爲己之固然而相忘於何有此卽所謂簡也夫子之可伯子亦以當時文煩政苛不務其本而專事虛文使民騷然不甯故曰如伯子者亦可也何也以其簡也簡字中有敬字在但子未明言之非伯子無敬之簡而夫子乃許以可也仲弓因簡不可一概而論故亟剖析之而子曰雍之言然則簡之可必不能離敬以爲可也而所以許伯子之可亦非

但以其簡也仲弓之辨簡如此則其可使南面益信自古聖王不過居敬行簡而已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無爲而治恭己南面皆是義焉後世清談虛誕之士託於黃老以藐棄一切爲高明恍惚離奇爲元妙談天雕龍之輩復揚其波而於是聖人無爲之治亦混於異端夫黃帝垂裳而治與堯舜同老子與夫子問答無非至理夫豈廢棄人倫空言清淨者周衰道廢重以狂秦苛暴民不聊生漢興除秦苛法與民休息一二修潔之士若申公蓋公等不事繁文聽民作息一時遂致安平然數

人及文景不過得聖賢恭儉之大意而已若使果
有居敬行簡之實學其規爲當不止此後人罕明
篤恭之指遂認作清淨無爲是廢人倫之學由是
黃老爲神仙之祖詞賦爲孔孟之傳此章簡字亦
不分明而以夫子之許伯子第僅可之辭然使伯
子並不知居敬仲弓何以問其可南面否而夫子
亦遂可之夫唐虞三代修己治人之法至詳且密
矣何可以簡目之而夫子又何以含糊妄許子桑
伯子未必卽子桑戶然卽以莊子所記子桑戶事
考之雖非至誼亦無大疵惟劉向說苑載孔子言

謂其有質無文而劉向因謂其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向之意亦因漢時祖黃老而誤者多爲易野借伯子以譏之夫子未嘗言其然也他書不盡可信而此章許之以可則必非異端之流奈何舍經而從曲說耶故仲弓伯子平生多不可考而以夫子許之則皆爲賢不必牽引他書以亂之若朱子誤說苑爲家語而謂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則大誤不可從也張惕菴謂黃帝老子另是一種學問不可作矮人觀劇隨口詆譏若尚不知黃帝爲聖人亦殊可笑章內三可字一氣呼應然字亦

可字之意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人性無不善而情則有偏去其偏以歸於正復性之功好學之實事也遷怒貳過克己不力顏子不然故深惜之言今無能是之人故未聞好學者也

附解學者學爲聖人也學聖無他全其天命之性不愧爲人而已性善而情有所偏氣質之累爲之也去其氣質之累必存養克治擴充內外交修久而後純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養性已久而以禮節情又不遺餘力夫子爲哀公言以易見者言之蓋復

性之功不足與告也不遷怒怒以理不怒以人故隨境而化不貳過則克治之嚴而天理之具於中者已漸熟故此念不復萌也古人之爲學如是而後世或徒求諸語言文字何怪乎聖人之不可學哉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並去聲○古註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邢氏曰孔子爲司寇時子華仕魯爲魯使而適於齊弟爲師使分也而冉子以爲使之則必周之子不拒之聊全其友誼之念耳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赤非薄親之人子非不爲人子諒者求弗深思

子爲言適齊之赤而其富照然則彼此誠無弗相安者矣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原憲字子思夫子爲魯司寇以思爲家宰九百宰之常祿子與思實與宰也辭之非義受而周人則可以廣仁朱子曰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附解辭受取與人生大節係焉不可不謹也然適得乎中非精義不能義精由於仁熟仁熟而後義精此非可以取辨於臨時也子華之使弟子常分其家之富冉子平日豈不知之只因錯看夫子使之則當周之故爲之請粟與釜與庾姑念其爲友道而請也而冉子又自與之五秉則竟以夫子爲靳

者然故夫子曉以不繼富之義其曰赤之適齊也
意謂子華之富子平日卽不知之今日豈不見之
若使其自豐而遺其母子華豈復可以爲人使子
知其貧而漠不關心又何以爲子是冉子之與並
子與赤而均非之矣然子不自明而曉以赤富且
遜其辭於君子不繼富是何等委婉含蓄若原思
狷介自不可少而辭宰之祿則廢國典而類矯廉
子導以鄰里鄉黨全義而施仁中正之則也此章
義至顯然而自古迄今取與得宜者曾無一二學
者當身體之毋易視也毛西河引聘禮諸侯之使

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每車一秉有五籔籔卽庾也是館廩之粟計十車有十五秉冉子以三分之一予其家頗確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子告仲弓以用人之道當發於弓爲宰時言取士不拘資格如騂角出於犂牛必爲神享不足病也何氏晏曰犂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朱子曰用用以祭也

附解朱子沿何晏邢昺舊說謂仲弓父賤行惡子故喩之非也張惕菴謂仲弓爲宰時子告以官人之一道其識甚卓從之蓋周家鄉舉里選至春秋而法弊取人惟以名望寒賤類多屈抑子故曉之程伊

川亦言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因仲弓父賤行惡古註遂誤解又張氏以家語爲不足信亦誤仲弓父卽賤而行惡子豈有斥擬犂牛之理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仁卽性也以其爲所以生之理而生生於無窮故曰仁先天之心純乎仁後天之心雜於欲克己復禮以全仁卽所以全其心之本體也節序三月而一更形其心與理合之時久所謂屢空也日月至焉喩天理之存亡無時

附解明明說個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就後天之心而言矣蓋人得天地之心以生卽性卽仁卽孟子所謂仁人心也但此純乎天理之心在未生以前故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至有生以後形氣拘累物誘緣之而生耳目口體所觸知覺運動之靈與物相引而天理遂以雜純所以然者人得乾坤精氣而生先天純乎乾坤之氣體靜而無爲此性之所以無不善也後天非復乾坤之本然性拘於質而爲命命乘乎氣而爲心心之靈乃雜於物誘而不能常存其天艮故聖人敎人復性不然心卽性矣而何復之云哉但復性之功非以義理之心養其浩然之氣必無以去氣質之陰而發其剛大之本體故孔門求仁博文以析其理約禮以存其誠而知

止得止之功不能盡筆之於書也大學言明明德中庸言致中和而曰盡其性皆謂全此仁心即可以無所不可周室益衰禮法益毀孟子乃指出養氣之功而其源則本於孔氏也後人見孔子未言養氣而孟子言之雖不敢謂孟子爲非卻不知養氣之即所以求仁也且其言曰我四十不動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心與氣之所以相關則知氣非後天之氣心亦非後天之心故黃冠導養不足爲養浩然而禪宗靜心亦不足爲求仁之功自宋以來儒者知聖學不外於心矣而不明心有先天

後天之辨故力辨禪宗守心而亦未免以心爲性夫仁義禮智信五性也而實祇一性所涵其在先天渾然在中者心也卽性也其在後天發焉而有五性之一端存焉而無天性之渾成以心含陰氣不能禁其無動於欲也惟養浩然之氣功深理熟則心復乎先天之本體而渾然在中粹然無二一靜而萬善俱涵動而一私不雜心卽仁矣不然告子之不動心非道卽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亦不爲仁若此章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言其養氣功半有諸己而天理漸多私欲漸少每靜存之時

此心虛明無物欲之擾所謂屢空也天道三月而春夏秋冬各成爲一季丕著功用三月不違仁形容其卓立之心體居然天理穩固正是三十而立實境因隱微難名藉三月狀之不然三月從何算起日月至焉者倏得而倏失一日之內心有渾然之一候一月之內心有渾含之大致其功亦非易至子卽顏子以勵門人此章仁字蓋以全體之仁而言也若一端之仁則雖常人一日之內亦有數事而諸賢乃日月至於理爲不通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

有與平聲○三子藉升斗以就學康子輕之而問子

有極言其長欲其同升諸公也果見義必爲達事理

明透藝才

足應變

附解周制有官始有祿而春秋時士之無田者更衆

故有爲貧而仕之道孔門諸賢求學於魯卽藉升

斗以爲就學之資非甘心權門鷹犬也三子仕於

季氏康子亦未以爲意從政之問其意甚輕夫子

極許之所以堅其意而欲其薦於公也如下章閔

子乃可以無需祿仕而不爲季氏宰耳三子惟冉

求魯人終仕於魯由賜二子不久而即反衛蓋夫子周遊二子即無藉於微祿也前人不明此義以由求之仕爲非甚矣讀書論世之難也詳見下章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祕爲去聲汶音問○朱子曰閔子子騫孔子弟子名損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費季氏之巖邑閔子豈爲之私用故婉辭之如使同升諸公則不然矣

附解聖賢之仕所以行道上爲君下爲民而已爲貧而仕者一官一邑其職易稱然亦必可以行其志而無害於義乃可否則苟祿矣子路冉有仕於季氏人多非之不知當時世官擅柄寒賤無由進身

由求學於夫子爲貧而仕以贍膏火夫子未嘗非
之也惟求也聚歛則切責之外此如子夏爲莒父
宰子游爲武城宰子賤爲單父宰以及巫馬期樊
遲諸賢仕魯仕三家者不乏要由井地漸壞士多
單寒既不能爲工賈以生又不能枵腹咿唔則一
官祿仕亦固其所孟子曰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正謂此也又況聖賢學有本原微員下
位皆有益於民生而維持乎國運夫子安得而禁
之此章閔子之不爲者費宰耳費爲季氏私邑家
臣屢叛欲以閔子强其私家故力辭之先儒因閔

子之言遂非由求亦未達於當時之事理矣不然諸賢爲非夫子豈弗禁之仲弓德行與顏閔同科何以亦爲季氏宰即夫子爲中都宰司空司寇攝相亦由季桓子薦之謝氏謂聖人可仕聖人以下不可其說不太支離乎詳更見下論女樂章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自牖入室視疾就明以驗其形色如今診視然親愛之也亡之謂其疾之不起命稟受之自先天者斯疾謂沈痾

附解儀禮士居適寢東首於北墉下墉牆也喪大記作北牖而鄭註云一作北墉則本是北墉而以形

近致誤者北牖開牖社屋之制自牖盡入室而就
牖處向明以驗其疾如今診視且永訣耳朱註引
君視臣疾之說不可從伯牛賢者豈援非分之禮
以尊其師而夫子亦豈默無一言亡之謂其疾當
亡命謂其禀受父母之氣厚薄相懸不易挽迴者
斯人而有斯疾信其素能愼疾而非自取咎也命
字古今紛紛曲說俱不曉然愚於凡言命章皆辨
之矣而此章言命尤其顯然易見者蓋人禀天地
正氣而生理氣之粹然者性也而其禀祖宗父母
之氣而育者不盡同故命者生身之所本厚薄淸

濁相懸也聖人教人修身復性果能造乎其極俾中正和平之理清明廣大之氣復乎先天之本然則夭者壽病者愈昏庸者可聖智若猶有一毫之私未除一毫陰氣未淨卽難以造命立命故顏冉之不壽命限之也今人不知而謂聖學不足立命則援顏冉以自解抑思子曰仁者壽大德必壽豈謬言以欺世乎淮南子精神篇曰伯牛爲厲蓋亦因子言而云包咸曰有惡疾皆誤也子曰斯疾不過言不起之疾耳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美回以屢及門也簞盛飯者圓曰簞瓢剖瓜瓠爲之形其居食之陋而深歎其爲賢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樂性分中有實得自樂之而忘乎境也

附解若論孔顏如何樂法眞有說不出處若謂孔顏所樂非道則非也程子之意以爲言樂道則猶道自道回自回故曰非樂道也此亦妙義但未免令後學無從下手道乃義理之統名其實一性而已性原於天而具於身散見於萬事萬物動靜交養知行交盡行之既久得之於身自覺心曠神怡天與人非遠而外物不足爲加損所謂樂也樂之實

惟自喻之而自亦不能言之其妙無窮須一步步實踐則其樂之淺深自知顏子之樂不因貧而改是其見已卓而守已定子故贊之以勵及門顏子之樂豈能如孔子因患貧者多子故極美其安貧使專心於道後人以孔顏並稱似顏子已聖而亦短命夫子大德必壽仁者壽之言妄矣不知顏子之樂學有得而喜其旨趣孔子則與道爲一而天機暢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求質非困而志自靡故子責之道全體之道力任道之

志氣中道而廢竭蹶於道而終身不克大
成如蹇步者之止於中道也畫則異是
附解子之道卽上章顏子自樂之道蓋夫子平日敎
門人無非欲其全仁希聖求與回同一學也求因
子言而自諉於力不足子言力不足者終身竭蹶
於道而資質太薄只可得半而止總不能大成今
女則非其人也先畫地以爲界曰吾不過至此而
止烏得諉於力乎然子之道實亦非易理則中庸
而已而至誠不息致中致和有無數層級一息向
存不容寬假自古至今昧者甚多畫者猶爲次之
夫道卽人之所以爲人耳然非明師不授非篤志

不成此子所以深惜顏子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周禮儒以道得民非道不得爲儒也學術雜而君子小人乃分爲與無爲判諸心理大學之全功一毫未踐豈易云儒哉

附解儒祇一途因人品心術不同遂有託儒之名以濟其小人之實者子夏於孔門傳經授學儒雅之事特顯則儒名應著子恐其舍本務末故戒以此既曰儒矣則君子小人所爲皆同而其不同者心與理也若託業顯外於儒又何事區區分辨後世性命與事功分途道德與文章二致或偏或雜互相訾嗷是儒日多而儒術日陋矣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於此爲政以求賢爲先故詰之滅明字子羽徑邪曲之道喻非禮也公事朱子曰如飲射讀法之類非公事不見不由徑之一端

附解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聖人道大德全其致一也不以一己治而以賢人治得人之道干聖心傳孔門若仲弓子賤尤其著者夫子詰子游謂其有興賢之責也而子游果克相士風塵之外周禮鄉大夫有獻賢能之職春秋選舉之典漸廢賢士難以上升子賤父事兄事友

事子深賞之子游亦得澹臺而不聞升於朝廷職此故也但求賢自輔爲政先務故子詰之徑字朱子沿何晏集解謂爲小路然按周制井界軌涂以通車轍惟中原則然今自吳越楚蜀閩廣滇黔崎嶇曠莽不一而足無强人以必由通衢之理即以齊魯燕趙秦晉而言經涂環涂外畛域錯壤可以容步何必定行周道聖人教人矩步規行釆齊肆夏惟在舉止之安詳氣度之雍容不必定以行周道者爲君子行巔湄者爲小人苟其君父友朋安危呼吸雖絶壥而奔越溪度嶺亦是聖賢若嗜俗

情憧憧不息徐步康莊亦爲鄙士故當作不履邪徑解蓋喻其立身正大光明也下乃就非公不至以見其槪武城不一晉有武城文八年秦伐晉取武城楚有武城僖六年公見楚子於武城魯武城二東武城屬東昌府南武城屬兗州府子羽南武城人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朱子曰之反魯大夫名側伐誇功也軍後曰殿人臣有勞於國職所當爲伐者陋矣子故表之反以爲法敢勇敢意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

附解伐字極是難除朱子云之反心地平故消磨得

去愚謂此亦有三等若論克己復禮之後義理純熟凡事順天理而樂行之上也有等自知克治凡矜心之作引分循禮不敢自功次也亦有天資粹美之人未嘗學問謙退性成亦能遜讓但不能念念渾化耳之反平生不詳而此事不以爲功且恐人知其功實有過人者子故亟表之謝上蔡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剴切尤初學之鍼砭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何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朝宋公子當時以佞爲賢子故言時人好佞甚於好色儻

佞不如鮀卽有色亦難自免不知其蠱惑人心貽禍爲無窮也以色求免汙賤之至者而佞如之故相形以醜之而使自生羞惡

附解若但歎人好諛悅色而字終嫌不順不知此夫子深惡佞人之詞也佞人變亂是非爲禍家國甚烈而人每喜之者以其巧於媚人如以色媚人工於蠱惑人不覺爲其所迷子故以宋朝例鮀言如今之俗卽有色無佞亦不能免歎其誤世而人不知然朝之汙賤可恥則鮀之不足效亦明矣極鄙賤之詞說來令人不覺聖人之妙於立言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道率性之謂離道則無以爲人

出必由戶行必由道何莫悟也朱子曰怪而歎之詞

附解世教不明人以道爲身外之物而不由且以爲何必道矣不知道乃人之所以爲人除是非人便可不必由道正如戶乃出之門徑除是不出便可不由戶不然出必由戶行必由道此一定之理也而乃舍之而他失其所以爲人既違天則亦無成功何不早自返也以戶喻道言其至庸而不可易誰能何莫兩相比例怪其不由實警其速由耳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鄙陋史小史習於繁文不知實踐卽二人以狀不學與徒文之弊欲學者變化以適中彬彬文質

兼而成章也

附解此示及門之詞特指出文質偏勝之弊野人甘於鄙陋不事詩書小史工於紀載並不實踐無學與學而徒務繁文者同之夫子以博文約禮教人故示以此如有其意而無其儀有其儀而無其意即非禮樂故兼有而適中即是彬彬王罕皆謂禮器所載貴多貴少有偏重而不害其爲適均者然多所當多少所當少即彬彬也非偏重也且此章示門人以中和之則尤不止在器數上言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順天理而無私曲曰直罔昧而

肆也枉其生理而猶生焉故曰幸免然亦終不能免也

附解性者天之理然止是一個善字善者是惡者非自修然治人亦然此之謂直不循天理而私好私惡以亂是非則爲枉枉非天理無天理何以爲人生爲虛生死必至矣夫子深惡之而云然蓋人心風俗全頼天理維持是非之直不明則善惡顚倒五倫皆裂予故惡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言道藴無窮宜深造而自得也爲已知而不求進者言朱子曰知知有此道好好而未得樂有所得而樂之也

附解此策門人之詞知字第一關頭若尚不知何由力行旣已知矣卽當日有所事刻有所修時而習焉自然好矣而不好者略見爲然不求其所以然偶欲爲之忽又怠之也豈如深知而篤好者其進爲無窮乎然猶有道與我之分也若夫好之久而得力深馴致乎道與我一則快然慊然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作三項人言剴切指導此中境界必當親歷方喩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上聲語去聲○上謂理之達於天命者下日用易見之事人無不可造道而自甘下愚子

故言此激厲之

附解道無精粗功有次第聖人教人卽聰明穎異亦必使之下學上達故曰循循善誘此章何乃以可不可限量之蓋因安於委靡者流而爲此激厲語言道乃人所當爲亦人人所能爲乃今知人之自命有不可相强者彼中人以上之材語以道卽遵行勿替志氣日益清明學識日益精造卽希聖希天之事亦可語也若夫中人以下之質彼其委靡性成甘心下人不求上達卽欲語之以性命之原天人之理無從啟牖不可以語上也若使其勉勉

承教則雖愚必明尙安得以下槪之哉無如其不能何也二也字抑揚激勸之詞必如此此解方與我未見力不足果能此道等語不相背觸且詞章醜博之學則有上下之分或終身不能通文義者若聖人之道內而身心性命著而日用倫常求之卽是百倍其功無患愚柔何必以此語爲儒人原諒也若以爲爲施教者言春秋時周公禮法猶存苟能循而行之不敢怠肆下學上達卽在於茲亦不得云語上不可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並去聲○民猶人也不曰人而曰民兼凡爲人言之義順天理而合宜之事務專志力行鬼神體物而妙其用者敬之乃能畏天命而愼獨遠敬之以修慝不媚之以求福難義所當爲而爲難阻者獲理得於身先勇而爲後不計效

附解知仁之事無窮夫子於門人各就其質之所近學之所就及現在所當爲言之故不特人各不同卽一人之身前後所告亦不同樊遲問仁者三問知者二此章當在居處恭章之後蓋學已實踐用力之時故教以民義鬼神並先後用心公私之界惜前人未達淺視樊遲並淺視子言矣夫民義安可以言盡哉自天子至於庶人自一念及於萬物

隨其所值各有當爲之事卽各有至中之理必博約交修內外本末交盡層次而進由勉而安此本章所謂務也至於鬼神似屬幽渺然天命之性流行於事物之間而一念之微可通乎於穆之表必懍鑒觀而嚴指視然後衾影不敢忽旦明不忍欺而民義乃能誠敬以赴君子畏天命聖人如事親職此其義也若不敬鬼神卽不知天命而不畏任其心之所之無惡不作曰吾遠鬼神也小人而無忌憚其禍己禍人曷有窮哉然敬鬼神者畏獲罪於天糾其邪慝耳非謂媚禱求福葢鬼神司天地

之功化以天地之心爲心以天地之道賞罰人民義所在即是天理順天理而行天自與之相合不務民義即失天理去天日遠安有得福之理故務民義者自能敬鬼神亦能遠鬼神先儒諱言禍福並吉凶休咎之理周易洪範聖人垂教誘民之道均等於虛渺其弊由視鬼神在民義之外天人相感爲至難不知祗此天理全則爲人失則爲物一念合理即一念合天否則違天合天而逢吉理之自然非天有心徇之違天而逢凶亦理之自然非天有心棄之因福善禍淫之理定於天而人事淑

慝與之相應原其氣數於理歸其權於大造則以爲天禍福之而已夫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夫一言一行至微何遂動天祇緣人在天地殼子中獨得天命理氣之全故一念之動而天地知之鬼神者陰陽之靈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無處非道卽無處無鬼神所以爲體物而不可遺不知天人合一之故卽不知吉凶悔吝生乎動之義又安能務民義而合天心乎因世俗渺視鬼神任心悖理否則諂事鬼神妄希福利楚失齊非故特辨之至先難句人亦多欠晰凡事順

理而行所謂居易也有何難處只因義所當爲而境遇困之患苦厄之如井稟流言畏匡厄陳蔡及貧比所遭明夷之時非具一番至誠貞固之志必中道回轅至於心性之學由淺而深如爲山如掘井必仁以爲任死而後已否則弗成此皆所謂難者也先難豈易言哉若後獲只是不求功效果能先難者必知其爲義所當爲百折不回成敗安計以此爲知仁其勗樊遲者豈淺第曰文仁者可謂仁矣重複先難句屬上句可屬下句亦可以上文言知推之則屬下句爲是而仁者二字無着先君

敬五嘗夢入官府門署孔林二字入見庭中四壁皆字則論語也此章仁者下有無私二字覺而異之若如所見則文義更足但係恍惚之事不可爲訓聊附記於此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切下一字音洛○知者仁者其盡性同而氣稟稍異故其成德之後天趣亦略殊樂以機之發見者言動靜則性體之眞也無累於心故樂不戕其生故壽

附解學至於聖止矣至夫子始剖出一知者仁者孟子始分出清任和時此皆就隱微辨別處言之蓋人之所得於天者性也而氣質之本於天地父母

者則各有不同雖聖人亦爾常人爲質所困甚且失其天性賢人從事復性而未底於化氣質猶粗聖人則性全而天定矣復何氣稟之足言不知性如水月質則盛水月之器也水月之光明未嘗稍減而映玉壺則表裏精瑩稍次則光澤遜矣同一盡性之人而分知仁正由氣質之本自先天者略有毫髮之殊故德至於成各有自然一番天趣不得謂知者所有仁者無之亦不得謂仁者所有知者無也夫子各就其多者言之抑予嘗竊從事於此矣水妙流行之機而生趣活潑中自有靜意不

必淵停始見其靜也山得安重之體而含宏廣厚中自有動意不必波折始知其動也至於化育流行元和孕育動者未嘗不靜靜者未嘗非動而樂者亦壽壽者亦樂蓋不可以夫子此章之言區分也然則子之爲是言者其爲門弟子乎門人之姿質不齊夫子之造就亦異以此曷之使其專務而漸企於成各有所得要知苟克企於成知仁亦隨事而見耳豈必定分兩人哉是在學者自勉之李安溪以下半截爲主不重知仁非是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時齊將入於陳氏而魯日靡言

此以勗二國蓋周公太公所以造齊魯者非偶故子尤屬望焉至其變之難易不同則後人之過非其初有低昂也道謂禮樂

附解周公太公皆聖人也後人因陰符等書疑太公不如周公不知文武之師豈有訾議陰符等術後人變本加厲不足爲病季札觀樂曰泱泱乎大風也哉美其表海孟子亦以爲見而知之史記載報政之說乃後人附會之詞黃陶菴會辨之周公未嘗涖魯也此章勗魯意多當時魯爲齊弱子言齊一變纔可至魯魯一變卽可至道以見魯不難爲而齊未可自恃也其所以變有難易自是後人立

國漸積分途非太公不如周公特桓公管仲太變其舊也朱子語類不可從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道散見於名物顧名思義則不踐其實者寡矣郎一觚而歎之凡快其私便不顧名名義者皆是觚酒器其製有十六種自足至要皆有稜容二升時人去其稜而猶名爲觚

附解宣和博古圖具載觚製容二升觚稜也欲人廉隅自飭勿迷於酒音從孤欲人和而不流破觚爲圓則名義胥失木簡之觚似戒方而六面急就章曰奇觚必方而後便書無削之者漢書破觚爲圜亦是酒器楊升菴張惕菴皆能辨之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致中曰有仁之仁當作人朱子曰逝使之往救陷陷之於井欺誑以理之所有罔昧以理之所無是也仁心雖切而仁術甚多豈必捐軀救人有是問答而殘忍者不得以仁之妨害爲辭慈悲者亦不得以兼愛爲德

附解仁者天良肫切凡義之所在必勇往以爲之而天下事有許多艱難險阻全仁或且害己故宰我設爲此問不知仁者固以救人爲心而輕重緩急隨時處中自有仁術以濟之是以由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不同而其所以處之適中滿其

仁之願者則同若徒死而無濟於事仁者不爲也
有之其必君父大節所關事已無可爲力則以死
徇之若稍有可爲不徒徇也可逝陷欺罔朱註甚
明後世僧流附會如來捨身飼虎而愚者至剜肉
斷臂其實釋氏慈悲方便亦祇吾儒仁物之意何
常有是事耶而世俗自私自便遇義所當爲每曰
從井救人吾不爲也總由仁義不明偏畸誤世豈
知仁與義非二也仁之所施輕重緩急得宜卽是
義未有義精而仁不熟亦未有仁熟而義不精者
但仁義之實若非誠意正心淸其源而敬其事無

由自得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理之散著者曰文禮則文之實也周禮春秋猶存夫子使人博以究其理而約之身心以踐其事雖未必與道爲一亦可弗大背矣

附解夫子教人不過博約二者顏子自道亦然而此章云亦可以弗畔講家因多疑竇不知顏子所謂乃知行並勵內外交修之義也顏子功力深造見得夫子種種訓示無非切我身心而設將公共條規竟視爲一人獨得所以爲喟然神理此章因學者或徒博而不知返求或求約而不能窮理故言

道散於古今事物必須廣爲研究始析其是非得失而又非徒博也萬物之理皆吾身之理皆當切而體諸身心以踐其實二者有一不至卽與道不合故君子博學於文矣而約之以禮則有以究其散殊又有以歸於一本雖未必道全德備而大經大法亦可弗畔矣夫此禮字卽指周公所制之禮其宏綱節目至爲詳密能博文而約之以此則文非泛騖故可弗畔因上面尚有盡性立命從容中道一層人故曰亦可所約者卽是所博者故曰約之以禮顏子則由是而深焉者也彼其克己復禮

內外交養豈第循循規矩已哉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否非禮也違禮即見棄於天古人臣有見小君之禮子路特以惡人不當見耳豈知禮之所在不以惡人而廢嫉惡太甚反非天意矢誓之也子既不可斥言其惡無與於己則援天以釋其疑

附解若古禮無人臣見小君之禮南子即以禮請豈可見哉觀大享君夫人與可見子路亦知此禮第以南子淫亂不足見耳豈知禮之所在善人行之固可與惡人行之亦可與也南子以禮求見夫子子外臣也何乃不以禮見乎人見爲南子子自見爲小君人見子之見惡人子自行見小君之禮子

路嫉惡之過至欲廢禮夫子不曰是禮者以子路本知是禮所疑者在見惡人子不便斥言惡人不足累己則以由所素知之天心而直言之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也誓言曰矢以其無委婉而徑直故曰矢後世外理而妄誓者不得以聖人藉口又按南子聞車聲而知伯玉之賢蓋猶有秉彜之良者其請見夫子自是慕德何不可見哉宋儒乃言夫子則可見他人則不可見夫見小君者禮也何獨聖人可見因其淫而不敢見則己之心已不正矣近人又有多爲曲說者欲辨朱子而其說愈支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體道於身曰德至中而實至常君師之教不興則民不能盡性盡倫子故歎之

附解天命之性具於人身而貫徹乎萬事萬物能全諸身則德也此德至平至常卻至神至奇自堯舜發明精一執中之義至春秋而道衰教微高者入於怪異卑者安於愚昧子故加一庸字庸者中之實也蓋至神至奇者卽在至平至常之中貫天人格鬼神皆是物也但上無聖人之君相下無聖人之師儒則禮樂不興人倫不正民安得有中庸之德子故歎之此與中庸承上起下之詞不同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朱子曰博廣也病猶患也仁慈愛之名聖人倫之至子貢有見於仁之難而設此問子甚言其事之難雖聖亦猶有慊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立植其生達遂其願己有是欲即推諸人其心亦博濟之心其事則隨時可以自盡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近身心日用取譬以此譬彼方術也

附解仁有淺深大小全體之仁即聖其次則否子貢所謂仁即聖也彼有見於仁之難全而擬一能博濟者以爲庶幾是亦求道無已之心然必如是而後爲仁不特事所必無亦且功將自阻故曰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堯舜猶病蓋爲善之心無窮爲善之事有所窮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堯舜之治豈能使人人皆爲聖賢此則不能博衆也下文申仁之理止須念念推己及人則無時不可自盡亦無事不與民物相關其事至近而取此譬彼卽爲仁之路矣充而至乎其極施亦何患不博濟亦何患不衆從古聖人或不得志而其功等生成正以其此心此理極於純粹與乾坤並壽也立達二字均有教養不可分貼而能濟衆能近取譬緊相對鍼最子貢者甚切

述而第七　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唐虞三代修己治人之道大備夫子大行無期則述古以詔將來舉而措之不外乎是非徒空言也時人不知聖人之意以爲創作子故自言如此信而且好知之眞由其得於身也老彭卽老子在商爲守藏史長年有德子嘗從學問禮親而尊之故曰我老彭也

附解天地之氣化以漸而開惟聖人能因時立法不外乎中三皇以降皆明道之聖人而堯始際中天明良合德平地成天歷忠質文三統而天時人事之變盡矣周公制作參天至春秋而法弊乃事勢之常雖聖人不能預禁孔子苟得志於時猶周公

也身既不遇慮後之人無所適從則取聖人之遺刪而存之使後世有所遵行其爲慮深遠矣然古之人已有行之者若老彭是也老彭卽錢彭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伯陽爲太史儋爲老子蓋年過高恐世惑之故屢易其名値周之衰隱於柱下以存聖人之籍夫子往而學禮歎爲猶龍此章稱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卽呂氏春秋所云恬靜好古以政敎大夫以官敎士以技敎庶人綴以德行不任以言者也夫子曰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吾將往而學焉固非徒往問典故也觀曾子問所記

曰吾從老聃吾聞諸老聃老子且呼其名則師之可見子夏亦曰仲尼師老聃劉彥和曰李實孔師因方外假名老子後儒遂斥爲異端而韓昌黎直謂其坐井觀天夫聖人之大也正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以老子爲夫子師不能有損於夫子亦豈有益於老子而使世謂天人性命之學可以憑虛而悟其害爲甚大也或又疑夫子生知安行何須更師老子不知生安者如忠孝等事知其當然即能行之至於天命之性備於人身其實如何窮神達化其功奚自非師豈能臆測且前聖遺書苟非

聖人深知而實貴之亦不能愼守周制非天子不考文草野無稗官自中天以來聖人之蹟盡在王府春秋聖治衰矣非老子守柱下則唐虞三代之籍必歸於烏有老子遇孔子必語以性命之原及聖王之舊故子歎爲猶龍詳見此書篇首考辨朱子初註此章亦以爲老子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見旣因異端託之改爲商賢大夫然老彭卽老子大戴禮之商賢大夫卽其人也若謂別是一人旣屬無稽且前朝賢者而曰我老彭我字不甚無謂乎因老子長年棲隱人莫

知其事實故太史公作傳亦不能定而後世一切怪妄之術皆託於老子使老子果然夫子豈稱以猶龍後人不信夫子之言而信雜家之說豈非誣罔自漢以來黃老並稱黃帝垂衣裳而治與堯舜同亦以方外假託之故遂斥爲異端何況老子乎豈必尊老子而小孔子哉誠恐世人欲學聖人而恥求師以爲可憑心而獨造則窮理盡性本末始終之功不傳爲世教害非淺耳尤可恨者世傳素女術出於彭祖經漢藝文志記房中八家百六十卷謂聖人制外慾不禁內情而淫妄之徒從而附

會尤狂悖禍人其他假老子之名著書立說以誤世者尤多吾以信夫子者信老子而不信其所不可信也鄭康成以老彭爲老耼彭祖何氏謂老耼生彭祖後不應反居其上朱子不從之謂五千言語多不可解楊龜山亦以老彭爲老子緣異端假託者多故不敢質言皆韓昌黎之過也昌黎不解道德經又以莊子之言爲老子之言夫子稱爲猶龍而昌黎謂爲坐井觀天豈昌黎之學優於孔子乎或疑老子卽老彭年歲太長不近情理不知長年古人常事老子曰人壽百年節省之可至千歲

後世若李根陳元裴尙七百歲又何疑於老子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理得於心其旨趣獨喩不可言傳亦無容自言此爲默識不厭甘悅之味深不倦惻誠之念切有實有於身也

附解天地萬物之理皆吾身之理但須一步步著實踐履體諸於身果有實得則此心浹洽默自喩其旨趣非有心記憶之謂也此默識者其得力獨深其見地甚切學而不厭深造鼓舞自然而不容已誨人不倦者成己之後自然憫人之愚而惟恐其不入於善至誠悱惻誘掖忘勞非以爲功與名也

三事俱非易爲夫子則已能之特爲門人謙以示之使自得其實境耳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德蘊於心而著於倫紀修去私存理精益求精也學博古通今講析其是非徙義由淺及深必造其極改過纖微必謹務極於純夫子之所憂者然非遜詞也

附解凡理有一得於身皆爲德而此德字則兼內外本末而言修治也如治玉鍊金務極其純粹義無窮患見聞不能及耳聞之卽徙在學者爲日新之志在聖人爲若決江河不善有大小精粗在常人能知過必改則天理日增在聖人則達化窮神纖

然而去也四曰襄尺襄讓也君與臣射讓君而退後一尺五曰井儀四矢貫侯形如井字也五御鳴和鸞和和鸞皆鈴也鸞在衡和在式馬動鸞鳴鸞鳴和應逐水曲隨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過君表君行止宿險阻之處以車爲藩以其轅表門舞交衢車在交道旋轉應於舞節逐禽左驅禽就君使君射之也六書象形日月之類象形體而爲之會意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之類轉注考老之類文意相受左右相注也指事如人在一上爲上在一下爲下假借一字兩用也諧聲江河之類左形右聲鳩

鴿右形左聲數有九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卽今丈田折算之法二曰粟布以御交易質變卽今小九法商販皆能之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卽今歸除法分派俸餉胥吏皆能之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卽今捆倉法十得七八耳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此計土方之法開河築隄卽用之工料悉焉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卽今解運糧餉物料按程給費之法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此法以所見之物量度所不見如魏倉舒置大象船上而知象輕重是也八曰方程以御錯揉正負正

正數負欠數長短錯出不可算且先算正數將奇零之數暫寄之積至可算乃歸入總數方程者齊之使方乃可積其程也九曰勾股以御廣遠高深一面爲勾兩面爲股三面爲弦四面爲矩得一反三因此識彼因而積累至於千萬皆可以曉蓋即矩而推之也矩形三角合兩矩即成一方其直處爲勾橫處爲股斜度之即爲弦是六者民生所需不可以不講求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脯一脡長尺有二寸朱子曰十脡爲束禮無往教以其無受教之誠則不可與言也不然禮雖薄而意已誠豈容弗誨之言此誘

人以受教

附解聖人曲成天下之心未嘗一息忘但未以禮來學而遽誨之彼既無受教之誠言不入而徒以褻道人己兩失之矣子故言此束脩非貴貴其與束脩俱來者也束脩漢書作約束脩整解然玩以上字自當從古疏解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感激而思奮如忿懣者之求申啓以道其趨悱困窒而自傷若悲鬱者之誰語發以開其悟三隅通於一隅一理而彼此見耳不能以反非愚即惰不復者其理已明無可復也朱子曰欲人勉爲受教之地

附解憤是感憤而立志者故須開導其路悱悱是用力而質弱抑鬱不通者故須發之舊解未確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哀死之誠記者極窺而見其然蓋仁壽斯人之念切而惻怛有難言者也哭以哀死必其情誼有難忘者而豈一日之內遂忘哀而歌

附解哀死者人之情也然恩義所屬及困苦之儔常人亦多致哀第此心原自不深旋起而旋滅矣夫子豈有心於不飽而哀死情切即無在不然門人常常默窺而見其未嘗飽未嘗二字意義至深夫人孰無死而不愧死者幾希聖人達於氣數然不

以爲無妨而忘其哀也一夕而將千古欲使人人得其所以爲生而不愧於生亦不愧於死則雖道路之死有惻然難已者況其爲五倫之際乎至哭則哀死之禮古凡喪必哭既誠於哀則不能復暢於懷不歌其固然也若是日歌而忽有喪事則哭必不可謂是日歌則不哭也司馬溫公之喪羣臣賀罷往弔程伊川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蘇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伊川怒遂成嫌隙洛黨蜀黨由此而起然其事有必辨者如人方無事而歌忽聞遠兄弟之喪

不能不哭或所謂無歌則不哭之禮者是也若近在咫尺戚屬疾病則歌亦非宜若哭則必其情誼實有當然者是日必無可歌之禮司馬公臣也皇太后君母也既賀太后以致其慶則不宜復弔臣下以致其哀蓋必父母之喪適當是日而後可哭是東坡非而程子是也本文是日二字最宜着眼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喜顏子之能樂道而勗以時行時止之義也用舍皆有其具自得而不以身外爲榮顏子蓋已有其志趣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也馮皮冰反好去聲○子路因子與顏子而問敬慎善謀非徒勇也孔安國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皇侃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附解士人苟不樂道則必求用而不願舍又或用無可行之道舍有難藏之情顏子篤信聖人無子之德而有子之志夫子嘗使顏子仕對曰囘有郭內郭外之田足以自娛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不願仕也當時學者利祿心重門人大都不免惟顏子眞能以子之道爲樂其自言子步亦步子趨亦趨蓋無時不惟夫子是法故子嘗曰囘使爾多財吾爲爾宰甚嘉其同志可相依爲樂也此章之意正

樂其與己志趣相同樂乎道而忘情於得失言門人學道者多然能純乎義理而無外馳則甚難不知道在己而可以濟世亦何不可藏身時而用也則行時而舍也則藏此意惟爾知之則我之行藏惟爾共之耳至於夫子之道蟠天際地無所不可顏子尚未能之前人過高視之遂使人謂道高不免短命而聖人化神之道亦囿於氣數則誤天下後世不淺豈故薄顏子哉蓋顏子得志亦可治平然必不能如夫子此章喜其同志欲其由此企於大成以爲無加則非也觀下文子路誰與之問是

夫子自言用行舍藏顏子可與豈謂其已全有己之道哉行軍亦重事子恐其將以易心故教之非子路如暴虎馮河者流也果爾何能使民有勇知方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周衰有德者無祿而士或無田苟富厭貧者甘爲無益之求夫子曉之執鞭皇侃疏云條狼氏掌執鞭以趨下士之職賤而且勞是也

附解先王之世民皆得所有德則顯周衰井地壞而選舉私士乃多貧求富一念非聖賢不能免然求之未必得而已失己幸而得之所謂不義如浮雲

者也但此非成德無以自持夫子特示以不可求若己嘗求富者然蘇東坡曰如防盜者開門發篋示以無有則廢然反矣誠善喻矣

子之所愼齊戰疾齊側皆反○幽明一理神人一氣間之者私僞也修身有素而將祭尤嚴敬畏故齊戰非得已疾有由生篤其仁孝愼何容已非第爲得失死生也因當時三者多忽玩故記子以爲法

附解夫子固無所不愼也而特記三者何哉自愼獨之學不講人以天爲遠以神爲妄凡祭祀之禮徒文而已豈知聖人心與天通道與天合然猶懍相在嚴對越未嘗稍肆也況常人乎兵者聖王不得

已而用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春秋爭城爭地糜爛其民尙何愼焉疾之生也一由於七情之內傷一由於六氣之失調然苟正心修身起居飲食咸中於度則精神强固志氣清明自可延年卻老況時懍全受全歸之義安敢一息不謹也此記者特地教人之意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漢書曰陳公子完奔齊齊韶樂在焉世業精專聖心相感聲容意象獨會其微所謂斯者音之元而道之粹盛德天運人事合而備太和之蘊也肉味適於心口此之不知神與爲化三月極言其久

附解後世樂教罕興此等文義遂多影響之談宋儒

以三月不知肉味爲滯於物從史記加學之二字不知記者止是形容夫子心一於韶許久不能恝置耳凝滯於物謂膠固也若義理悅心忘芻豢之悅口乃是正理何爲凝滯蓋由未知韶之所以至也天地之元寄於人心心德之至者與造化相函尤有不可名狀自開闢以來氣運剝復皆人事爲之而天心之太和則萬古虛明絕無壅滯人爲天地之心而氣秉陰陽質有拘滯雖聖人不能無藉食味別聲被色而生此形氣之所以不能盡侔於天地且也遭遇難齊雖以聖人盡倫盡制而堯水

湯旱禹痛文囚人倫之不幸一毫留憾隱微則被諸聲容卽難與一元無心之化相似若韶之作也際平成承禪讓本化神而宣暢豫由皇古以來適當無爲之候而舜自底豫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五倫之際更無一毫抱歉故其樂宛然氤氳太和之氣而天人合一千載如新齊因陳氏韶樂獨精夫子德與舜符嗜好既篤時久而猶不知肉味固其所也奚必謂方學之乎斯之一言蓋言不能顯而味之無窮卽天地奧妙備於人而著於韶者也後人既莫由覩韶之眞又或未知子與舜心德之

微則固不免髣髴而難肖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爲去聲○晉趙鞅挾怨劫蒯聵入於戚實將并衛衛人知之立輒以拒晉如宋立公子魚明立景泰帝之謀故國人爲之而冉有子貢亦不能決然此權宜之計耳晉師既退則當迎聵而奉之乃竟晏然自爲則非仁矣子貢問夷齊之怨正以證輒之心蓋人倫之變古未嘗無所恃以告無憾者心理之良不以時勢掩耳求仁得仁萬乘豈足易哉夷齊讓國事實而無叩馬而諫之事詳見附解

附解稱兵拒父童孺皆知其非冉有子貢何以不知且夫子曰亂邦不居以子拒父亂孰甚焉子猶晏

然於衛可乎本　朝張甄陶据古註左氏辨證之其說甚長然猶有誤者今正明之按衛靈公叛晉從齊晉趙鞅與范中行氏搆難齊衛助范中行氏鞅忿之魯哀公元年齊衛伐晉救邯鄲圍五鹿又會於乾侯救范氏魯亦同齊衛鮮園伐晉取棘蒲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六月乙酉趙鞅納衛蒯聵於戚相距七十日非六十日其入戚也使蒯聵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則知鞅以聵爲餌賺衛實將吞衛夫子書曰晉趙鞅帥師明鞅之包藏禍心曰于戚明鞅志不在

送蒯聵入衞如使輒果拒父當曰衞蒯聵自晉入於戚不以輒爲主矣稱世子者明蒯聵有子之責故不竟以衞繫蒯聵如齊小白入於齊之例下文書曰葬衞靈公從乎常詞則輒之立無罪可知蓋靈公既亡聵以南子故不敢遽入子郢既不肯立則當時舍輒自無可立者且晉將并衞衞安得不立君以拒之鞅謀既不得逞其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人以師送之趙鞅自戚禦之敗鄭師則鞅以戚扼齊魯衞入晉之要道屯兵於此可見故三年春齊衞圍戚求援於中山夫子書曰齊國夏衞石

曼姑帥師圍戚先齊後衛於戚若敵國然不以罪輒以鞅故也鞅不得逞則遂留蒯聵於衛如金人立劉豫之謀使衛父子相距並爲己捍齊鄭諸侯其計狡矣此章之問在三年春夏之間蓋圍戚之師既罷趙鞅亦反晉爲輒者卽當遜位迎父合謀以抗晉乃隱忍偷安晏然爲君其心實不仁矣衛人既立輒以抗晉而聵又爲晉所使則以輒不迎父爲無罪冉子賢者固已疑之而子貢亦然及入問伯夷叔齊直窮其怨不怨子曰求仁得仁則輒之非見矣蓋立輒抗晉乃一時權宜之謀迨晉師

既退則當反國於聵而輒竟藉此踞位忍置其父與夷齊之全父而不怨者反照得失自明故曰夫子不爲也此後五年晉趙鞅伐衞遂圍中牟左氏曰范氏之故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衞左氏曰衞不服十三年曼多又帥師侵衞十四年晉趙鞅帥師侵衞十五年趙鞅帥師伐衞並不聞爲聵入國計也其年冬蒯聵自以計入衞亦非鞅助之考其始終輒之始立也本無拒父之事迨後久假不歸聽其父居戚則爲忘親不仁卽曰非拒父不可但此章則在初年故不可卽以拒父律之也詳考其

事瞶初不知晉討故於其敗鄭師也爲鞅盡力既見鞅不實心送己入國亦知其討矣故遂居戚而不與輒爲難輒之始也亦非遂敢拒父特以南子在堂父不敢入己遂藉此久據迨歲月既久瞶見晉既不送入衞輒亦不復迎己忍耐不住故賂渾良夫而夜入於衞並未以兵從也輒一聞其父入即奔魯則尙有畏忌之心故瞶入後聽渾良夫之言遂欲召輒以輒未嘗與己爲難也因太子疾劫公遂不果召衞人後弑莊公立公子起石圃逐起輒乃自齊歸衞衞人後謚輒曰孝公蓋亦以禦晉

保全社稷也若顯然拒父向得爲孝衞多君子公論安在哉且夫子亦受其公養何也故予以夫子春秋斷之而補張氏之說如此子貢問夷齊止是要討出求仁不怨意以輒立非得已但其心若不忍忘父必不久據君位矣太史公作伯夷列傳因伯夷事蹟罕見特因夫子稱爲賢人孟子以爲聖人不可不傳故以孔子爲主先言載籍極博必折衷於六藝而六藝尤以夫子爲宗他書則不足盡信如許由等事是夫子旣稱夷爲賢人則誠賢矣而以所聞軼事言之殊可異焉所言夷齊叩馬一

事采薇之歌怨耶非耶蓋疑其與夫子之言不合事不可信而歸結到伯夷之賢得夫子而名益彰見己作傳全是信夫子不信軼事後人不知其文義反以史公不信者爲眞亦可謂不善讀書矣詳見泰伯至德章夷齊皆以全父爲重儲中子文叔齊全父之名說得甚好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晩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以首據物曰枕爲學而慕富貴者言以身示教欲人自得其樂也樂在性分自不因境而移富貴豈必卻之不義則甯貧賤矣浮雲非實境也朱子曰飯食之也疏食麤飯

附解時解沾滯夫子言似東方朔自譽非也聖人心如太虛於義理所在皆以誠應之而非有心也若非義之事卽毫髮無能入心非强御之彼自無緣得入當時學者學於聖人亦知道義之美矣而涵養未純省察或疏有時外慕於不義之富貴故子曉之而言吾身自有眞樂果得其樂雖至困亦在其中若人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在空不特聚散無常亦且本非眞有於我何與哉我字設身示教之詞非自詡也飲食起居其事甚微然一有不順卽於心有不安疏水曲肱常常如是故爲至困之

境究竟所樂何事天命之性實體於身心與造化同流自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至顏子之不改其樂亦有得於己而精進鼓舞之意多夫子則與道為化而天機盎溢之趣長固不能無分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加當作假○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皆天地之理具於人身著於萬事者不得得其原難踐其實五十者圖書中土之義天地之元而性命之本大衍之數其一端也此章為門人上智者言欲其窺天地之奧而盡神明之德全受中之本然則心性倫常一以貫之故可以無大過曰假年而後可見其難也

附解天地之理皆吾身之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天理純熟施之萬事無不宜天地之理奚在一

陰一陽之謂道而太極則陰陽之蘊也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太極之體而動靜旣形則陰陽遂分陰
陽迭運消長變化五行以昭五行以土爲主其播
於四時著爲萬物質之所區各有名象而元氣流
行如環不動則土爲之樞土在先天渾然者無名
土在後天凝然者各給木火同居金水爲朋以生
數言各得其五以成數言各得三五天五地十天
地之數已全天地之理氣渾合無間此所以生生
而不窮變化而不息人身一小天地也天地理氣
之全惟人獨稟故曰天地之心萬物皆備全而受

者全而歸止是完得先天太極之體太極在人曰性性者天地之命五也十也卽數以言天地也不敢自言法天地而曰五十以學謙言卽數以窮理可通天地之理以宰萬物之理耳而豈字之誤哉或疑天地非常人可學不知天地止是一個誠字止此一理萬古不貳故曰誠曰一一者何仁也如果實之生意人能全此一理卽爲至誠之聖人聖人心如天地之覆載卽爲至善德者得此也誠者誠此也人人皆有此理人人可爲如大路然故曰道以其爲人之所以生則曰性性者心之主心者

性之用心純乎性先天則然心囿於質後天則然存有覺之心養無爲之性馴至乎天人合一則心無非性氣質不得而累之萬物不得而淆之矣周易一書天人萬物之理備焉而數千年來理氣象數紛紛立義舍本求末於是夫子此章之義不明愚故不得已而質言之也尋常亦知受中中卽土也五也十也但非謂後天塊然之土乃先天一元之命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朱子曰雅常也執守也古者詩與樂俱琴瑟弦歌無故不離典墳邱索記義之文皆爲書禮則周公所制時王之法當執而不違者常言以是誦習

力行交勗也

附解夫子秪删定詩書至漢始出人尊爲經當洙泗講學時不過私以訓示門人至禮樂乃一王之法夫子一介匹夫斷無私爲删定者不過當時王政不行禮已淩亂夫子折衷是非以身爲法間一私語門人孰是孰非使人循習今戴記所言其大略可見者也樂則因師摯等交遊私自告語喜其得正人多未解動言夫子訂禮樂不知爲下不倍之義此章亦門人私記夫子敎人之意非謂夫子自我作古不遵王章六代之學各有詩歌而周公所

定用之閨門鄉國以淑性情者於日用尤切不可不講明而切究之書者聖人治天下之跡聖門無詞章博雜之學周制無鴻博文學之求則所讀之書自黃炎以降載道德而切身心者皆是也禮兼內外精粗大小之條春秋王制已隳人以禮爲煩若否則嫌其樸陋子則身體以教人故曰四方來學禮於孔子蓋非此無以束己而成德皆雅言也

記者有得而歎憶之詞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蓋驚異夫子而問子路不對則啟其惑子故曉以憤樂之功以為無異人也發憤求之勇樂得之深其至誠不息物累皆忘亦已見矣

附解葉公驚異夫子而問子路不對以深言或不能知淺言又若不盡亦慎重之道也但聖人日以勤學修身望天下若問而不言則人將高視之否則誕置之非所以同人於道也故曰女奚不曰發憤不必其未得蓋惟有得於心精進自不能已憤之至而樂生樂之深而益憤道無窮聖心亦與為無窮一息尚存不能自已又何知老之將至耶此聖人極眞實語至平常實不易及蓋恆篤為難耳憤

與前不憤之憤異祇是欣動奮發前人謂憤樂相反者太泥看憤字未知聖人深處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學者謂子生知而子于誘之蓋學而不已乃至於聖古前人詩書禮樂凡益於身心者皆是好愛慕求實體敏速也

附解祇此一理在天曰太極在人曰性其散見於萬事萬物者皆一理所充周也聖人生知不過氣質清明人倫日用是非之理自然而知然天地之理何以在己己之性何以與天地萬物相通必由學而造至禮樂名物垂之於古驗之於今者尤當

一體察參互考證返求諸身乃能得其會通究其精微當時門人情而目子生知子特告以實學信也非謙也學如不及猶恐失卽敏字註腳

子不語怪力亂神語特以告人也人者天地萬物之主心失其正道反其常而怪生於物力重於時亂生於邇若不待問而語之則人必以爲子重其事也神道本於人道人道盡而神道自合故亦不語欲人求其本也

附解語告也前人或以語爲言又或以爲問亦不語皆非也大易闡幽明春秋垂訓戒詩書存治忽怪力亂神子皆嘗言之若門弟子問尤必爲之辨之豈不告哉蓋怪生於反常能盡人道則怪自息春

秋書怪皆使人修德以弭 非奇其事而傳之也德
輕而後力重仁義治人安用力哉亂反常之至子
故不忍言神秉天命其鑒察人於幽獨之中而無
往不赫赫者君子以之修慝不一毫肆也然神止
一理順天理而天且可合何况於神若無德而神
必不應且降之殃世俗諂瀆鬼神矯之者又以明
神爲誣於是放情肆志無所不爲其爲害彌甚子
故未嘗不待問而告蓋人神一理人道盡則神聽
之非謂其恍惚而不語也易曰天且不違而况於
鬼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學莫要於自反善不善存之於心從改見諸於事其能擇則必自窮理中來也一行且有如是

附解此章爲求師者言師不在人而在己果能自得師卽三人行必有之特患不自反求雖日與明師相對無益也非竟謂師之可無擇而從改此非平日有學問思辨五者何由知其善惡而力行之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乃學者第一義天下未必皆甘爲不肖之人緣無窮理之功則自以爲是而實非謂人爲非而不知其是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德天理也聖人全天理而天自弗違患難不能傷也不言德可通天而言天生我以德謙辭桓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事見史記

附解人之生者德也無德則雖生而猶死人皆有可以達天之德而弗踐其功則汶汶而生悠悠而盡矣夫子平日一言一動莫不以天爲依歸所謂事天如事親者也天祇此理聖人亦此理天不能外理即何能不與子之德生德者天全德則夫子子自言則以爲天實生我之德不敢言德合天也天既生子魋安能害子此必門人恐懼以此安之故

不覺自露其眞也後世不得其解則以爲聖人之德本天授非由學力而自棄其德卽自遠於天矣可勝慨哉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隱隱秘與猶示也門人疑子道幽深而子言己無事不與二三子相詔也蓋欲其實驗諸行事而無以隱求

附解前人謂夫子作止語默無非教其理是而出自夫子自言則非也聖人無自譽之詞周家禮明樂備小學大學之法至詳特至春秋人已視爲虛文甚或厭苦而不爲之夫子身體以教其徒四方學

者皆學禮而來也及與夫子相近日見夫子言論
舉止義理往往出入意表則疑別有神妙秘奧之
處故子示以日用行習之常卽至理所寓吾無事
不與二三子共相講習是丘區區屬望之心也行
字最重疑爲隱卽忽於行知行之無非道卽無隱
之可求是夫子特地指以敦行實踐之功使由粗
入精自委達原與猶示也包氏曰我所爲無不與
爾共之是丘之心也其說最善若謂我所行無不
可以爲法語氣夸張平日何有於我是吾憂也末
能一焉種種說話俱不免矛盾要之聖人本無隱

道亦本無所容其隱第以口舌求聖而不自體諸行事則道在當前俱如無有夫子無地非教學者卽無地非學而在子口中則第言己以實行教人而已黃山谷詮吾無隱乎爾之義示晦堂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黃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此卽作止語默無非教意而稍不著實卽落禪語虛鋒愼之愼之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禮樂載道之跡皆曰文行倫紀實踐之事忠心無欺貳信言皆實德門人括子之教如此

附解聖門教人無科條周公之制循而習之博文約

禮實踐身心無非期於天德渾全誠明合一惟是
資稟不齊則夫子因而造就者不一門人親炙既
久見子因材之教不同要不越乎四者故特記之
以明夫子善誘苦心四者之外亦更無所爲學矣
講家或以爲學規或以爲內外心事有分皆未實
致其功而虛爲揣度者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
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神化曰聖
君子才德備善人不爲惡有恆則志篤而學勤者也
蓋門人欲希聖而無恆又多諉於資力之絀故夫子
言聖人不易及而善人亦
非可以常遇惟有恆貴也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

爲泰難乎有恆矣作三等人言亡爲有者甘於下愚虛爲盈者半途而廢約而泰者稍得自恃學忘傲惰二字卽恆者以明其慨也

附解人得天之理以成性盡性立命與天合德乃全乎人之理聖人者人中之至人實祇盡得人之量而已人不能學聖祇爲無恆二字誤卻一生夫子將以有恆教人先言聖人君子善人不可得見乃歸重有恆上勗人恆其德以企聖至苦心也君子善人他處亦有可爲聖人者此章與聖人並較則君子只是才德兼全之人尚未大而化也善人只是不爲惡之人尚未體用皆備也末段舉三等人

以詳無悋之狀欲人常自省察免於此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朱子曰綱以大繩綴網絶流而漁弋以生絲繫矢而射宿宿鳥聖人不以口腹戕生命釣弋以爲養與祭也忍盡取襲取之乎

附解天生百穀以養民而禽獸魚鼈食之有時取之有節養祭尊賢之外不以己故輕屠物命也義當釣弋而不綱宿聖人仁義中正之則如是後世食用無節滋味日新窮甘旨以毒生靈君子傷之戒殺放生所以養吾心之仁而推錫類之孝孔子曰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孟子曰君子遠庖廚聖賢仁至義盡自有權衡也佛家茹素戒殺以

戒乎貪殘暴殄之徒於人心不爲無補然必以是爲例而至豺虎亦可優容祭養不須珍饌則倒置冠裳因噎廢食實非中道梁武之流不知代天理物之大經妄期不死之異術未立綱常徒廢牢亨何堪一噱若夫佛經謬妄認假爲眞貽誤後人蓋非一類卽如捨身飼虎乃喻言涵養心性以性爲乾金養於坤土謂之乳哺西金而竟作實事豈知佛當日爲西方主忍辱化民慈悲立教不過如聖人仁廉恭儉之意亦以夷情好鬬好殺故以此教之所謂因俗制宜者也其實西域衣皮食鮮乃其

土風至今達賴喇嘛門下餐氂牛飲酥酪而誦經不輟曷嘗蔬果爲生耶中國僧流乃國家藉以收養窮民彼既不知心性實功亦不識經文多贋偏執一說艮不足辨若夫負罪引慝悔過清心內滌五府之心外絶屠獪之緣亦未始非修己之一徑而王公士庶致齊散齊淸其神明以誠祭祀自古聖人已然豈可與異端同詴愚因張南軒之言恐人弗察而一概相量故詳論之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夫子刪訂而言此欲人務窮理

而戒妄作聞必驗諸實踐故曰從見則得失顯呈故曰識聞見博而擇識精自無妄作曰次者謙言也

附解聖王在上禮樂法度修明小學大學人習之以成德而賢才悉奮無家自爲學人自爲書者春秋道衰學廢百家雜興大都未聞大學之道稍有一得遂自以爲奇而妄作以誤後夫子既不能有位以其道正天下則取聖人之典籍而刪訂之以教其徒非欲後世取法亦就己分內所當爲爲之當刪訂之時議子者則以爲僭譽子者則以爲奇子故言天下古今之義理有一定權衡吾人或有所作必深知其理而後非妄世蓋有不知而遽作之

者我無是也惟是博採衆論或考之古或詢之今多聞矣而自加詳擇必其善者而後從之凡古今所遺多見而默識於心折衷成法精審無疑果其瞭然於心而不謬乎天理人情之極則脗合乎前聖後聖之心源然後敢語諸門人載諸簡策若有一毫未精必不爲也此乃某平生區區所得力豈敢謂與聖作同符哉亦自心酌理稍求無愧知之次也然擇也識也非中有權衡安能知之無差故在夫子爲即本以達末在學者當即委而窮源末可專恃聞見而不存養亦不可空言心性而弗博

涉尊德性道問學固不可偏廢也三代下書籍汗牛充棟而存聖人之眞者幾何夫子蓋有以預憂之厥後言龐事雜卒召秦火豈非妄作者階之厲哉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互鄉今徐州沛縣合鄉鄉門人以其鄉之惡而竝疑童子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進謂來見退謂入於互鄉唯獨也獨何爲已甚上三句釋見童子之意下推言之言凡人潔己皆當許其自新不僅一童子也往前日

附解此章本無錯簡與進三句貼童子言下人字推開說聖人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第患其不知向

善耳既來求見即有向道之心尙計較其習之惡豈復曲成之仁哉後世儒者或高自位置而令少年負氣之流激而入於不肖然後歎聖人之量遠也互鄉一統志在商水縣春秋爲陳地王伯厚援王無咎以爲亳州鹿邑縣今從寰宇記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天理而具於心者也自心必循天理一念即是以仁爲身外之物則任其心而不知循理是遠於仁者由不欲仁也故子切示之

附解仁即性也以其爲天地生生之理如果有仁故曰仁人心未生以前粹然渾然性本善也心皆仁也既生以後氣質拘七情擾心雜陰邪私欲以動

心不皆仁矣聖人教人復性之學由下學而上達其中功夫次第非一言可了然皆本人心天理之自然而爲之節文非有身外之事也奈人溺於嗜欲習於惡俗便其私情而不顧義理之安則以仁爲難能夫子卽日諄諄焉不能從也此章故剴切曉之言仁卽我身之理全其爲仁實我自全我之理耳特患縱其有覺之心昧其虛明之性則仁卽己有亦無由安於其宅苟能一念欲仁則一念之轉機卽天良之無失仁斯至矣甚言克復之非難以詔及門但此欲仁之念必持之至堅守之至久

以仁爲任死而後已然後可企於全德此章向未及此蓋特爲遠視仁者言耳後儒謂卽心卽仁然義理之心卽仁知覺之心卽非仁也以後天有覺之心爲先天粹然之性則無由純一合天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朱子曰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司敗小人欲計昭公之私而問子曰知禮其計沮矣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孔氏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古者欲相見前進皆先揖之斥子爲黨實斥昭公非禮猶是問之之意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

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受以過則不娶同姓之義明而又沬明其所以過亦不彰君之過也

附解昭公不知禮何與於司敗而必問之於子許人私以彰其智又問之於其臣小人之志也子曰知禮伊知子有心諱君故不面盡其辭而又斥子爲黨將娶同姓一事盡情發洩方遂其意小人情狀如畫子聞之而以爲己過若不喻其意者而諱君與明禮之義皆得且司敗聞之亦必喜夫子之有過快其初心矣然而非聖人無由曲當如此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樂以人聲爲主歌之

善者叶中和而合雅頌也必使反之好之切而求詳和之者不虛其善也朱子曰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不可勝既焉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語辭文威儀文詞之迹躬行君子身踐君子之事兼內外本末而言戒門人務華鮮實也

附解講家以文爲修詞躬行君子祇作一躬行實踐言君子二字謂勿贅勿泥紛紛曲說皆緣不識當日情事也文武周公本身立教以大學之道公天下使人皆爲君子其禮度詳密春秋時猶存特人多厭苦不爲間有爲者又徒爲觀美則禮樂之具所以養人心於中和者皆流爲優孟衣冠此即此

章所謂文也當時門人學禮於子一切威儀度數言貌之文蓋皆從事而誠正修齊本原所在或不深體子故言此蓋文與行本無二理然有本而亦不遺乎其末則威儀爲定命之符言語實心聲所見誠中形外不可第以文目之也否則徒講求於容詞器數而不盡性敦倫文亦奚足貴哉張甄陶曰以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一一體之躬而實踐之謂之躬行君子其言至爲簡當蓋言貌君子之迹易躬行君子之實難特上句未露君子字面人遂不敢言以文學君子耳作時文藏頭露

尾每令聖賢語意不明先大夫有言聖賢當年言
理期於人人共曉實踐身心不料後人徒作文字
觀又割截其言以爲時文先輩所謂帖括作而經
義亡也每誦斯言不禁三歎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大而化之謂聖仁者純乎天理之名夫子自言不敢厭倦子華則以爲出於自然而不容强也知聖深矣

附解門弟子以夫子爲聖仁推諉意多子故辭其名
而自明爲誨之心言至理無窮道本大公不敢厭
倦云爾然非深造有得而自樂安能不厭非有曲

成萬物之眞安能不倦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抑嘗論之聖人之不厭倦亦由立志之專積久而
極於自然不得但以爲天授也蓋道理愈進則愈
覺其有味聖人正見得道無終窮一息尚存必當
詣極精微而始安人莫不有此道而甘自外於彝
倫失其所以生者聖人道得於身自不覺見無知
者而憫惜之必委曲誘於善而後安今人於盡性
敦倫卻不深究而甘以浮薄自終遇人不肖則曰
是不足教矣吁此所以去聖日遠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

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敵反○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引告以求神明亦反身修慝之一義然聖人敬神於素行不俟疾疾而後禱此蓋曉子路以所禱之實也

附解此章舊說紛紛均未明暢夫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理全在於人其得則陰陽和而風雨時五穀熟而萬民育人心合天心之休徵也其失則戾沴甚而五行乖天札災傷之日衆人心不合天心之咎徵也況於一身之內性情失節起居嗜好失宜精神餒於中而六氣中於外疾之由來豈得以為無端哉故聖人有疾病行禱五祀之禮非媚禱而欲苟生也平日檢身不及念念以帝天為懍而

一旦有疾則思其夙昔之志行恐有不合於理者又以悔懼之念告於神明猶是平日克己之意也後世禱祀日多而不知神人一氣必平日志行合道神始鑒之有患而告神亦憐之否則不應子路請禱自是弟子至情子曰有諸非不知有此禮乃欲發其詞以申其說也及子路引誄詞而曉之以禱久言禱神當於平日某夙夜兢兢正爲此也若待今而禱不亦晚乎蓋未嘗以禱爲無以子路爲非而揭言敬神莫如修身義至明也世俗或務於巫覡而不盡倫常或稍知自好而概以明神爲誣

全州豫誠堂鐫

殊不知亦臨亦保十目十手聖人敬畏天命非爲求福惟恐一念不正獲罪於天地神明耳若以明神爲非幽獨之縱肆尚何所不至哉第敬神先在敬人君親其大者也五倫之內念念盡道誠敬之積天與人可一氣通矣否則無德而勤禱祀魔魅且憑是非敬神之過而不敬於平日之過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甯固孫去聲○此章有爲而言當時干名犯義之徒其始亦非有他惟求觀美而已尤而效者厭棄儉樸子言此以開其蔽

附解此與林放章不同彼證本字此斥不孫者之非三家舞佾歌雍由奢而僭春秋此類甚多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性定而忘乎物累坦然適理而安徇欲而昧其宜終身無不憂懼隱微舒迫之異如此朱子曰坦平也蕩蕩寬廣貌

附解君子盡性性定則天下無以加乎其上者靜亦安動亦安安得而不坦平蕩蕩小人徇欲欲甚則天下無以滿其願者失固憂得亦憂安得而不長自戚戚夫子狀其心曲如此君子是何等天空海闊小人是何等跼蹐不安然苟不聞君子之學則方以其憂爲樂也必至於戚戚之事交迫而後悔焉是可慨矣坦平也世事不平一以理平之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和藹而莊肅以詞氣言尊嚴而可親以容止言

動容周旋中禮而從心不踰非強心以從禮也

附解聖人德備中和當然之矩以自然出之而悉協記者以兩相反者形容其渾全無偏溫威恭中自具厲不猛安意特非就常人反勘之無由以明故著一而字也所以然者聖人盡性而已性全則天地太極之體在我而三者自不期然而然後世窮理盡性之學罕傳而禮樂法度所以養其身心者亦疎於是狂者肆愚者拘生今反古者獲罪矣

泰伯第八　凡二十八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　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仲雍次季歷季歷子昌生有聖德太王意愛之泰伯偕弟仲雍採藥荊蠻不返太王卒而季歷立傳至文武遂有天下夫子以爲泰伯不去則不能傳及文武故以爲讓也本讓國而曰天下從其後而推言之不求人知故曰至德人倫有爭心則亂讓斯貴矣然有求名之心則非德春秋以讓致亂者多故表泰伯爲法

附解太王遷岐以避狄而周始昌詩曰實始翦商言王業肇基於此非太王當商盛時即存莽操之志也文王生有聖德太王鍾愛形於詞色此祖孫之常豈稍遂存代商之念泰伯素性高尚見文王器識非凡亦樂傳世及之以綿先緒此亦恆情非奇異事惟是太王王季賢聖伯若明言其故必不聽

豫誠堂鐫

從故託採藥以行並偕仲雍而去太王既無二子不得不立季歷歷傳文至武遂有天下然非泰伯之讓無以及此在泰伯衹是讓國夫子由武王有天下後推言之則曰天下讓美德也奈世人慕其美名不當讓而讓如魯隱公吳諸樊等反生禍亂故表伯也聖人無利天下之心而保世滋大亦未嘗必違於人情太王喜於抱孫泰伯愛姪而甘心讓弟皆天理人情夫子爲周之臣不曰讓國而曰讓天下立言之體宜然後儒傅會穿鑿以誣太王事關君臣大義豈可不辨左傳泰伯不從是以不

祀謂其不循繼嫡之常而之荊蠻非謂太王欲翦商而伯不從也誤解左氏詩言安得不誤解此章本　朝張甄陶辨證甚力先得我心然謂伯乘父病而託採藥又云視夷齊衆所屬目者不同亦非按吳越春秋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蓋是時季歷之位已定歸盡喪禮尤爲人情之至又云王季讓國於伯三辭不受三辭卽三讓也今作固讓解亦無大害又云太王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名之曰昌昌固美名然克家之子卽可昌後亦命名之常耳而豈遂期其興王業哉聖人視天

下如敝屣雖夷惠且然况太王與文武若夷齊叩馬之事尤不可信太史公爲伯夷作傳以夫子之言爲主曰余睹軼詩可異焉詳敘軼詩而曰由此觀之怨耶非怨耶言其與夫子不合也後人不識史公用意乃以叩馬之事爲信惟王安石曾辨之若舊註言泰伯心卽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則非倫矣韓昌黎伯夷頌曰微二子亂臣賊子且接跡於天下幾以武王爲亂賊夫子不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乎夷齊武周皆聖賢也使武王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卽非聖人而周

公太公且輔之孔孟亦從而與之不亦謬乎夫子第言夷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叩馬不食周粟餓首陽當在未就文王之養以前及旣就養西伯則已得其所太公同時就養後遂爲周輔夷齊或早沒若如軼詩之言父死不葬而書泰誓稱十有三年大會孟津於事理爲不合後人因撰文王受命之說並誣文王是叩馬一事誤信並詩書孔孟昭昭無疑者皆誇議橫生君臣大防聖人大節何可妄爲臆說如是也故夷齊是則武周非武周是則夷齊非聖人之行不同同歸於中若君臣大義

固萬古無二者不得謂 夷齊叩馬是而武王猶是
夫武王之伐商也非武 王有取商之心也天生人
君爲萬民主商紂無道 自絶於天結怨於民民相
率而畔之暱就武王於 斯時也武王不從天下則
必有乘亂草竊更爲凌 虐生民者究之商紂仍歸
滅亡而天下元元塗炭 罹毒何所止焉其誓師也
因諸侯之兵皆會不得 不誓令整齊以禁凌暴亦
仁民之心商紂聞天下 叛己寶玉自焚非武王害
之商紂已亡天下羣推 武王若讓而不居當時除
卻周家君臣更無聖賢 可當者卽或有之民素不

附亦難如舜禹之事且紂子武庚不肖不足付託而微子爾時逃遁在外亦無從物色天人交迫武王有不得不立之勢故遂代商而修成湯之政故曰反商政政由舊湯之政堯舜禹相傳之道也紂廢之而周復之天下由是咸歸蕩平天理滅而復興人心亡而復存此所以爲聖人之時中而武王非自利也聖人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況以威奪取乎迨後武庚不靖乃求得微子以奉殷祀爾時天位已定民心已固卽武王遜位微子亦必不受而微箕皆知商之天命已終武王至公無我故遂

就封陳範作賓王家觀於祖伊奔告三仁聚談惟太息於天命商其淪喪而無一言及於西伯之强宜爲預防者亦可見武王之心矣夫子以服事爲周至德言周之忠於商者已至故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後人不識聖人心事乃使武王周公比於亂臣不亦憒憒乎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蓋爲有位者言禮以節文性情而又能仁厚化俗則身修而治浹也徒好恭愼勇直豈足賢哉朱子曰葸畏懼貌絞急切也君子在上之人興起也偷薄也

附解吳氏棫謂當分作二章朱子從之然觀六則字蟬聯而下當是一章蓋當時儘有恭愼勇直者而不知以禮節文之至於勞葸亂絞則並棄恭愼等而不爲矣子故曉之然禮非刻薄人所能爲必先有仁厚之心然後有本而可有文故又導之以篤親念故是二者亦當時之所短也張惕菴曰勇謂作事輕舉暴發亂謂內顛倒綱紀外激成禍變非日去爲亂絞者縛束之名浮躁無以處己攻訐無以處人其言甚允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曾子誠身以全所賦之正將沒而以其功示門人啟手足示以身也免謂免於毀身失性朱子曰啟開也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

附解人之生也父母爲有形之天地而天地卽無形之父母故曰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卽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聖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誠身事親卽盡性立命之學也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懍人禽之界而愼其危微所以克己復禮全受全歸者有本末功夫次第焉曾子平日以教門人而將死更爲警告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性盡而身誠生

不愧生死不徒死也而豈但保其形骸不至傷毀也乎且夫毀傷亦非可一例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捐軀以全倫紀其正氣還之天地精神見於山川豈不免可例若非忠孝節義所在卽一膚一髮其必重必戒也周衰世俗不知誠身立命之學而自輕父母遺體悠悠而生泛泛而死斯爲不孝又或入於空幻蔑視彝倫忠孝未盡妄想成僊作佛不知僊佛之眞者未有不從人倫作起懲其失者又謂人身氣聚而生氣散而死若聖賢與惡人同歸於盡特遺芳遺臭之名異耳豈知朝聞道夕死可

矣之義者哉故須見得人身難得大道難盡天地君親之恩難報乃知戰戰兢兢有實在功夫佛言免輪迴儒者斥之然輪轉不離轂中喻輾轉生死之途無誠身立命之學耳自古聖賢曷嘗不懍懍如生者故一念而分人禽修身立德免於禽獸存其幾希卽爲免之實際其他皆可不論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馬氏融曰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敬子爲人蓋矜瑣細而無正身

之學者故曾子感其問疾而詳告之皆檢攝於外以養其中而平日和其性情誠於義理者尤有必盡之功矣朱子曰暴粗厲慢放肆信實鄙凡陋倍背理是也籩豆之事卽以槪凡瑣事

附解敬子蓋素知敬曾子者故告之詳切如此容貌顏色辭氣皆本心而形心不敬靜而欲其宜難矣故須隱微之地息息存養省察而更慎於動作之餘乃得無失奈人往往不修身飭己而徒苛瑣細故勉之而戒以毋務有司之事也竹曰籩木曰豆籩盛果實豆盛俎醢有正有加並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馬氏曰友謂顏淵人見爲能與多顏子則見爲不能與寡耳下二句言其平日心量如是有無以理之得失言實虛以才之盈歉言不校者志其犯也曾子嘗以顏子自勵而歎想之如此

附解曾子歎想顏子虛公之量而其平日所自策可知矣能與多固旁觀見其爲然然不能與寡者亦正有義理可採尋常淺近之言凡陋之輩常人見爲無奇自君子觀之一言一行其義可以推擴無窮所以然者聖賢胷中純是義理隨所見聞皆覺義味不窮故問於不能與寡乃自心天理深造自不能已非徒謙下而已犯而不校前人謂較孟子

三自反高一層然學者若無三自反之功必不能造到不校地位蓋所謂忘其爲犯者非但付之以無心也緣人有犯反之於身果有不仁不敬不忠否如其有之則犯有由致是吾師也如其無之則犯出無知不必計也故不校之內自有三自反功夫在若謂於人之犯悉以妄人置之不問己身得失何如則高者流於鄙夷同類卑者竟如近世天主教矣故求深反淺之弊亦解經所戒學者詳之

昔者吾友二句若單追念顏子神理亦緩要知曾子平日力行此事而知其難乃歎想於顏子也

豫誠堂鐫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六尺年十五以下百里之命國危僅有百里大節死亡之時當時幼主孤城委之而去者衆曾子故言如是必爲君子以其才德全也

附解君子才德之名欲人勉爲君子何獨以此三事爲言朱子語類謂曾子語剛峻如孟子不似聖人蓋未會其立言之意也春秋綱常紊亂君亡子幼孱國孤城恃人臣爲保護而碌碌自全誤國喪節者不少其人平居豈必不學臨時豈必無傾扶之志祇由所守不堅忠孝節義之心不敵身家妻子

之願遂至屈身賤行而不恤曾子有感而云故大聲疾呼言學莫不欲爲君子然君子者必才德兼全驗之於實事非徒虛名養望已也如有人於此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尙擬議未決而曰君子人與則必曰才德兼全而爲君子人也末二句抑揚其詞見必無愧於君子人人公心亦人人公論非上句屬人言下句屬曾子自斷也三句合併言之一氣趨注末句伊周孔明乃足當此勿輕視之然是道也必上崇實行而下敦大學乃可造就此等人耳否則一二有志企之不能舉世皆然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量之廣毅志之堅二者皆由自心策勵而成任重道遠所以不可不弘毅之故說見下文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天之理而人之性萬物統焉以爲己任必求其體用之全而天命之達死而後已仁本無息息則非人故不可毫髮懈也

附解此勉士以爲仁仁祇是天理得之自天在人曰性非仁則無以爲人第一言一行之仁易所謂人皆有不忍之心也全體之仁難以其合天地之撰也曾子以全體之仁望人故言此仁本天之理無所不該亦無所不在若有一毫狹小如何是仁之量故當宏其志量知萬物皆備於我必全乎天之

所賦學爲聖人而後已然非空懷高大已也必事事從倫常日用實踐一念之動求其無私一事之失悚然自責博約交盡內外交修至於窮神達化而戰兢惕厲之志不稍衰則可謂毅矣死而後已朱子曰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善夫夫至於不愧生不愧死而天命之在我者可知矣自先儒誤解子罕言章而仁遂爲難能之事士甘自外於仁此章又何以通耶李安溪云三章語氣一連前章懷顏子次憶子路此章總承楊時孫見龍張惕菴均取之牽强不可從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禮樂當時教人之事夫子身體以訓門人而言其得力始終之序欲人實踐而臻大成興詩者涵詠其旨義而不昧中正之良立禮者循習其規矩而堅固德行之事成於樂則優游漸漬平戾氣而合中和也

附解詩三百篇子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蓋其有感而作或託於狂童奔女或詳於居處室家半多寓言其直敘醜行者子悉刪之猶恐後人不達其意故示以無邪而後人誤解遂令夫子刪詩之意悉晦且文士相沿習爲風情淚志而詩遂爲人心風俗蠹矣此章興於詩正謂得詩人諷刺之意昭然見夫惡不可爲善可以法非其勸懲本明音節無

失而亦惡乎興焉前人乃曰有邪有正其言易知感人又易入夫正感人而入善矣邪者入人不益之蕩乎而興何由乎夫好善惡惡之良本天性也聖人恐其昧於良而動於惡故以詩導之而乃公然敘其醜惡戒人勿犯是開門揖盜而禁其發笥可乎惟詩無非勸善戒惡之詞故可以興之故非世俗玩物適情者可比至禮樂者乃堯舜以來聖人節文人倫之規周公損益明備之作周衰王制猶存而士鮮踐實夫子身體以教人恐人視爲虛文而言莊敬以養其體節文以適其宜久久義理

明而事皆有法何至惑於非禮故曰立若夫存心養性之功日用事爲之則雖深造有得而氣質難融即防制甚嚴而私妄或動必游心於太和之表涵泳於樂舞之間不特玩其音節尤當瀹其神明使天地元氣渾含於吾心前聖精神儼然其有見則無一毫疵累之存而馴致乎義精仁熟之境故爲學之成也三代以下其法雖不可行要當彷此爲敎而後人才古若今三百具在學者童而習之不知求其意義之精音志之和而喜爲近世靡曼之作則興者難矣禮樂一王之制非可強今從古

然茍平日誠意正心讀書明理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遵王守法卽有中和要在父師之陶淑之者何如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義理當爲而不容已者由實踐也不可非義之歧出難辨者知喻其非也蓋聖人率天下以中正而不欲陷無知於罪戾故云然非謂聖賢不可盡人而爲徒以文法相守也

附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卻三達德行五達道此外更無事功學問聖人之治天下也非欲使天下畏而尊之也其心卽造物之心以爲天下之人無不可爲聖賢而吾心之所得者皆人心之所固有

於是本天德以爲王道制爲禮樂教化斯民使人
人各遂其生各復其性故其心之仁覆無已者有
以周乎天下之人心而其道之神明變化者足以
經緯生民之日用一人神聖衆賢彙征君相師儒
一氣相孚四海內外太和翔洽其賢智者固皆自
致於聖神之全而其資秉稍弱者亦有以束身君
子之路不過才力所限或難企大成耳蓋身心性
命日用倫常之理人人所有人人所能非如耳目
詞章百家巧藝索諸身外勞而鮮功所以士民分
徑者由上無聖人之君相下無授受之眞師禮樂

凌遲乃至愈趨愈下聖人之世無此事聖人之心亦無此想也使之由於禮樂法度而其不可爲者明告之使知知如今條教刑章某罪則應罰某罪則應刑民乃知善惡之實若謂可使由於當然而不能使知所以然抑思身之所爲必本於心心有未眞縱使矩步規行悉浮而不實孟子曰人皆可爲堯舜人性皆善非復性無以爲教知之不眞則行之不力以自具之性行率性之行而必擇人而能是必在上者非聖人而後可也不然道不遠人求仁即至困勉皆可企於生安聖人其以謬言欺人

乎苟由之而不知之譬如食而不知味與人周旋而弗得其姓名其所由者亦安能久而不變也哉或曰如子之言性與天道人人可聞乎曰性與天道顯具於日用彝常而流行於耳目之際由下學而上達如周公之所制孔孟之所傳小學大學博文約禮百倍其功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夫子固已言之矣夫子一介布衣尙能致三千之衆化七十之賢使得邦家而理豈不能人人曉然於中正之理哉古疏誤解而朱子從之不必傳會可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井地壞而民貧作奸者衆上無以教養之方且重勇力而行苛刻子故言此以曉爲民上也朱子曰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

附解聖王在上禮樂教化有以維持人心民無失所而士尚忠義好勇疾貧之人既無不仁者亦歸陶鑄春秋重貨力而輕仁義於是人不以名分爲閑而以貧賤爲恥逞威挾詐篡弑爭奪之事出此而興夫子以爲其端自上開也故特指明使知勇不足尚而仁爲最先非教人姑息優容苟且圖安也若乃素無德與仁之教而但慮其好勇疾貧不敢疾之已甚則必賞加於非分而益以長奸權之志

否則猜防於未然而遂以開殘忍之風夫子之言毋乃階之厲乎識者辨之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必本於德驕人以所無吝己之所有無德故也言此以警有才者

附解仁義禮智信德也稟於天者人皆同才則聰明意計技能各有優絀用之於天理則才盡德也用之於私欲則才反爲奸無如人罕崇德省身每多自恃其才一知一能必以驕人而有可利人濟物者吝而不與是其心本未知義理而小有才能實以佐其矜己害能之具更何取哉然夫子慈心惜

其才而尚欲善全其才故言設有才美如周公驕吝亦無足觀甚言二者之不可使去此以成其才不負上天生才之意而世亦得以收才之用其意深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學國學不至心不及之穀祿也周制士之秀者升於學考其德行道藝而官之故國學之地成材受業之所三年其考績之期也久於此而忘勢純學故不易得

附解學以全吾性分終身之事也三年之學亦何足云孫綽誤解後儒從之非也周制黨庠術序皆所以養賢才而其秀者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

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故國學之地成材受業之所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學於斯久學於此而心未嘗至祿是其心惟患德行道藝之不修而非以求榮品識超人甚矣故歎許之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一言一行合理皆曰善道則性之全體而理之總名

信之誠而學之勤守其善道死而不變示學者當如此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承上言學之既成尤貴知幾見隱隨時不汲汲以求知也危政刑失而將亂亂則已變亂不入不居皆未嘗仕於其國而審所居處者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又承上見隱而反言以足其意當見不見當隱不隱則可恥恥己之無學守也

附解此章爲門人言學道之全功與出處之大節必如是而後可爲成德也首節前人說得太瑣碎令聖人語意不明篤信之誠且久也信者信此道學者學此道道者何率性而已性本於天至善無惡善外無道道外無善卽至純一不已祇全得天命

之善第善有大小卽道有淺深擇善而固執之信之篤好之誠死而後已從古聖賢希天之學亦自此始故子特地示人若外道而有學外善而有道豈天之理與人之性哉此節祇言成德之功下文乃說到用舍行藏之事前人誤解故以善道爲善其道也學之既成又明哲保身見幾而作不肯苟且徇人乃爲守死善道之實際不入未至其國者不居已在其地者二句止是見幾天下二句則申言出處必因其時不以道在我而必求用世所以不入不居非第巧於自全也邦有道節又反言以

明之當見不見當隱不隱非但不可行道全身實由學道未至故無用於時反昧時而苟祿有此二節乃見君子出處以道達可兼善窮可獨善此爲篤信好學之成功守死善道之明效層節說來直是十分細密故必是爲門人言非爲俗人言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人各有位卽各有所當爲越位而謀非分干咎且必自荒其業故曉之

附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分不同則所以當爲之事不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心理同而所以隨分盡道者不同能盡其道則位中之事且多抱愧

何暇爲他人謀至貴賤之職分尤有不可越者在其位則盡其所當爲至他人之政非賢公卿虛心求教必不可妄參末議惟納誨於君不在此例然亦必審時度幾當謀而謀不可則止後世才智之士忠讜之流昧於此理無益而反罹殃者多矣夫子專爲有位者言而其義則可例推審之戒之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志雎七余反○師摯能其官而孔子思之鄉飲酒禮升歌笙歌間歌各三終後合樂三終以關雎亂之所以明風化之由洋洋盈耳極聲容之美盛蓋是時樂雖缺而惟此尙存今並不可得故子思之也

附解師摯賢者夫子在魯相與訂交者久季桓子受

女樂淫哇雜起夫子耻之諸人亦耻之故摯適齊餘亦他適其後桓子卒康子遵父命召孔子孔子歸魯終不能用而子年已老遂刪訂以私教其徒師摯等聞夫子歸亦各歸來夫子相與考究重正雅頌故有自衛反魯之言此章則晚年因摯已亡或不在官而思之始返國之始也關雎之亂鄉飲酒禮賓主既卽席樂正先升北面立樂工四人入歌鹿鳴四牡皇華鼓瑟和之所謂升歌三終也歌瑟既止笙入於堂下磬南北面立奏南陔白華華黍以磬節之所謂笙入三終也笙磬既止堂上歌

魚麗堂下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所謂間歌三終也由是合樂堂上堂下
笙磬並作歌周南召南亂樂終也工歌關雎笙以
鵲巢合工歌葛覃笙以釆蘩合工歌卷耳笙以釆
蘋合所謂合樂三終也關雎之亂子舉一以該其
餘正指合樂時言蓋當時魯樂失其所由三家僭
妄之故而鄉飲酒禮猶存其樂亦無淆失夫子正
樂之初適師摯返國之始一經修舉卽如古初洋
洋乎盈耳有由然也厥後師摯不在則不復如舊
故追歎之夫升歌之詩所以教忠笙歌之詩所以

敎孝悌歌之詩所以明上下交而時物順成至合樂三終則以明乎周南召南爲風化之原而文考修身齊家由近及遠然後王化洽而頌聲作也然則關雎之亂洋洋盈耳非特幸其音之猶存亦以幸其義之不沒而皆不久而衰是以夫子憶之至謂笙詩有聲無詞大非子於詩經恆解辨之茲不贅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質之偏也而猶有其近正則可以變化適中吾不知之者欲其自知而自勉也朱子曰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

附解狂侗悾悾本無可取但三項人往往直愿信有此一點好處則施之以教化猶可漸漸變化以歸於中乃並此而無之則狂侗悾悾適足以助其猖狂狡詐之惡夫子曰吾不知之其警之者至然苟因此而自知則猶不負聖人之教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學學聖人以復性也無性非人故勤學者其心常恐不及而戒勉如此

附解理著於萬事萬物而其原皆本於性博文約禮交致其功所以全性分之良而貫通古今之禮眞好學者無以尙之其勤奮之心不可得而見也擬

之如不及而猶恐失則一息不敢康道無盡境功亦無盡時矣子以望人非但欲其騖於詞章蕪雜之學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顧氏曰古未有號舜禹皆名也匹夫而受禪讓者舜禹而已於此觀其不與尤易以見聖人之貞非他聖或有所與也何氏晏曰巍巍高大之稱

附解聖人道大德全身外之物毫無加損自道衰俗儆學者不知性分之樂貧賤戚戚富貴欣欣其褻己爲己甚矣子故即舜禹以言明聖人心量廣大雖由匹夫而爲天子亦毫無動於中也勉人深造

自得勿爲浮境所累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堯唐帝之名也人君代天理物必則天而後可以爲君故表堯以爲法首句一章之主則天三句申言其所以大蕩蕩無能名狀其大之象也巍巍以下乃正言其則天之事蓋成功文章唯天爲盛而堯有之故指實而歎想之

附解天生人而不能使之自遂其生賦以性而不能使之皆全其性於是特鍾聖人以爲之君輔相裁成以補造化之所不及故君必如天而後可爲也第世運以漸而開治功必以次而闢自混沌既剖

聖人遞興皆有前民立教之事然制作不備非聖人之才歎氣運爲之也至堯恰際中天平成既奏聖哲咸登一切禮樂制度乃一一象天地而爲之於天所以生成萬物之道醕備無遺後有聖人不過因革損益無能加於其上夫子此章則指其事言也言君道至大其任難勝大哉堯之爲君也何以見其大天之生萬物也一氣運行無不各得其所爲君者必心天地之心同天地之化方爲無愧巍巍乎天之大至矣而唯堯則之是以大也迄今想其大之之意蕩蕩乎如天之廣運無迹民殆無

能名焉其大如此然其所以則天者果安在哉巍
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天道運而四時
成萬物育天之成功也日月星辰山河萬彙炳炳
烺烺天之文章也堯之禮樂文爲所以協天道而
奠民生者無不畢具前聖所未及後聖莫能加故
曰則天故曰大也巍巍乎煥乎兩其有字切實指
點之詞與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語氣不同常解蒙
上無能名句謂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惟此夫曰有
功業文章且贊之以巍巍乎煥乎矣而猶曰無可
名何耶且舍功業文章之外別有以爲大別有以

爲君是天之生物亦不須日月星辰風雲雷雨耶豈堯恭默不言神運四海如列子御風周流六合者耶夫聖人之德沖穆無爲固非名象所可盡而此章論爲君則天則本實事而言非虛擬聖德且子言正重在功業文章表堯之大欲後人遵行典則至聖心聖德不在外見之迹乃凡聖人所同不得以之專屬於堯稱爲則天若民無能名重在民字正康衢之歌所謂不識不知帝力何有者惟民日遷善而不知故以蕩蕩狀其大也本文語氣節節相承分明鄭重一經誤解致後人莫可捉摹善

讀白文者當不啻予爲妄也至前一巍巍屬天而時解皆屬之堯令兩巍巍重複亦不可從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治去聲○記者因子言而先記此孔氏曰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馬氏曰亂治也十人武王未嘗言其人孔孟及詩書皆無考當闕之婦人亦然邑姜夫子豈稱王后爲婦人乎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朱子曰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夫子贊周才而因推及其德以見培養之隆也周家世有勳德未嘗受殷封爵故三分服事謂爲至德歎其難正以言其盛也於斯爲盛猶言於斯爲美斯斯謂周也不曰文德而曰周德以明文武無利天下之心三分有二約言人心歸周之概

附解此章夫子贊周才而因及其德見才之所以盛記者又因子之言而記五臣及十人蓋人才必由德以培養周家世有聖德文王壽考作人尤爲濟濟多士所由興若三分服事其忠厚之德易見者子故言周才比美唐虞而才之所以多則由至德使有國有家者思人才之難早懋修其德非但閒閒歎才難也舊解失之增許多妄論今詳論之武王伐紂應天順人孔孟已言之宋儒亦知之矣而此章朱子謂至德稱之其旨微矣又曰回護聖人說得忒好也不得夫其謹於君臣之際爲世防固

已而於聖人之心則失之矣何則聖人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夷尹然而武王周公乃不能然哉自唐虞以來諸侯皆各世其疆宇布政理民特刑賞出自天子統其大綱周自不窋失官竄於戎翟後人自闢疆土當殷盛時公劉太王被狄侵逼徙宇倉皇天子不聞維持之何哉蠻荒不屬天子素未臣之也太王遷岐行仁戎狄被化至王季而益盛殷乃封爲西伯以靖諸戎如今　朝廷羈縻土官之法文王固非北面爲臣也文王化行江漢亦止是蠻

荒之域三分天下有其二言人心歸向之大略非謂雍梁荊豫徐揚盡入版圖惟文王既非殷之臣子有可以併天下之勢而服事殷故爲至德若果北面爲臣則服事乃其當然何足爲異武王亦然其克商也因紂爲無道天人交怨天下諸侯相率而叛紂孟津之會不期而會如山東諸侯並起而亡秦豈武王要結之哉天下苦紂之虐自同心叛紂因周世有盛德海内歸心其推戴武王自可想見若武王不出天下諸侯亦必滅紂然無所統一必將殘毁殷之宗廟子孫乘勢爭奪蹂躪人民而

成湯之道無復孑遺豈天仁民之心哉故遂仗鉞
秉旄爲諸侯帥使其不得肆虐牧野誓師步伐止
齊禁衆人之暴掠非恐不勝紂而戒備紂聞天下
畔己倉猝自焚並非武王迫之時微箕違遯武庚
又不才卽使奉以爲君天下亦必不服依然四分
五裂難於何已故不得已從諸侯之意踐天子位
反商政政由舊使湯之政績如新卽堯舜禹之道
依然不墜而湯之子孫諸侯亦不得以一矢加遺
而仍令其守土治民安於故都三監者殷制使大
夫爲三監禮記所云非監制之也武庚不才如舜

封象不得有爲於其國耳若防其畔何必仍封以朝歌哉且白馬賓王陳疇啟範微箕大賢亦不以事讎爲嫌武周不以餘燼爲慮武王之心殷臣民皆知而後世不知妄爲之說豈不可歎哉若周公東征及頑民之說尤多乖謬愚於詩書悏解已詳玆不具贅夫使湯武北面爲臣而際人主暴虐既不能匡救又不辭榮反窺竊神器藉口天與人歸此莽操所爲豈聖人而出此故使湯武有一毫自利之心而孔子以爲應天順人豈特湯武不足爲聖人孔子亦大非矣聖人如天知天之無私然後

知聖人之無我此乃君臣大節所關人禽幾希所判千古塵封不可不辨合泰伯章觀之尤明至於斯爲盛言唐虞之後惟周爲盛然且尚有婦人故曰才難若謂唐虞盛於周則下文二句不順矣明者辨之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飲食衣服宮室人所以生其利自禹而溥然豐儉易於失宜縱欲悖理間自此生故即此表禹爲法間罅隙也鬼神天地百神與其先天子父母天地書曰有道曾孫致孝固祀事之通稱也冕加於首黻加於膝舉以該衣服之全平成始奏溝洫之利方興宮室盛則泰侈而病民再言無間後人當如此矣

附解聖人之德皆非有間也而獨舉禹者以禹始奏平成飲食衣服宮室之利皆自己而興較堯舜前之制度未備者不同卽厚自奉養不妨民事亦似非過而禹乃自處以儉勤民無已此尤易見聖人代天理物之心非謂惟禹無間他聖不然也聖人承天出治兢兢焉惟恐一物失所無當天心不自知其身之富且貴也飲食衣服宮室足免饑寒可蔽風雨而豈以爲美觀哉顧世亦有儉於自奉者然不過素安澹樸否則惟恐傾敗而義理當爲或不知也鬼神與人一氣相通天地者羣物之父母

神祇者造化之功臣至於祖先尤吾身所自出聖人事天如事親則臨保帝謂固嘗有懍懍危懼之衷而春秋祈報禋望類祀何莫非事天之學而已之先人又其呼吸相感志氣常親者也犧牲俎豆非以爲文乃愛敬之誠藉是將之故無一毫靳惜疏忽之處上古衣以羽皮前後均以皮遮其體後聖衣裳制興猶存古意留前一皮以蔽膝一曰韠以其爲衣之畢也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韍亦作芾刺繡取兩己相背取其有制明堂位夏后氏服韍夫舜已稱黼黻矣而云夏后者蓋禹尤重

此服以其爲古人質樸之遺防民奢僞故子亦稱之如此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之義長三尺法天地人也祭服曰冕冕始於皇帝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亦言文也元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朱裏元表郊特牲曰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以藻飾玉以玉飾冕邃深延冠覆也舉二者以該凡爲朝祭之服蓋對神天而表觀瞻莊敬威嚴非同燕私溝洫之制具在周禮然其制由禹而詳故曰禹甸自黃帝已有井田則

卽有溝洫經洪水而復堙禹既平水土矣及其在
位又復詳加經畫使野無不耕之田民無不獲之
利故曰盡力其制則九夫爲井井間廣深各四尺
曰溝十里爲成成間廣深各八尺曰洫宮室第以
安身溝洫所以便民示以法制責成有司非必又
親歴九州蓋此是卽位時事非治水事也飲食衣
服宮室天子自有制度非是故爲嗇陋與齊民等
但粗足規模從其樸儉不於此用心耳觀禹貢所
載飲食衣服宮室之財用甚備蓋聖人不以一己
累民未嘗不以天下自養特去取彼此適得乎中

有斷不可與常例者耳非夫子表之禹之無間何以明於後世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七章

子罕言利　句　與命　句　與仁　有便於己曰利罕言絶之也與示之詳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命理氣之主宰仁人之性知命者無妄想志仁者無貪求記夫子教人防弊而正其本如此

附解自漢人誤註此章歷代因之於是人以求仁爲難知命爲末務卽欲人不求利亦不可得其貽誤非淺鮮也今正明之常人言命謂窮通得喪生而已然此大惑也夫子繫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五十而知天命祇此天理命於人曰性主於天曰命先儒分義理之命氣數之命其說是矣然竟謂二者判然則又非蓋天以一元之理宰一元之氣而流行於品物萬古而不窮此天之命也人得天之眞理眞氣而生果能全其所賦則天之太極我固全備而命由我立氣化不能相囿苟其心理不正則失其所以爲人之理即悖乎天心而氣化衰壞必不能支是氣化之命悉統於義理之命而非生而已分兩端也從古聖賢言命曰天命靡常峻命不易蓋天雖高明莫測然祇一理而已此理在

天爲太極在人爲性人者天地之主也盡人道而天道備焉天與我同此理安得不與我同此命故順命立命至命皆以在我之理合乎天心而膺天之命不必富貴福澤也即貧賤而亦享天心孔孟是也故曰文不在茲匡人其如予何信己之命必天之命蓋純乎義理而氣數不足言矣其次未能如聖人之至命立命然苟知天之命止此一理則順理而行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雖未必皆合天心亦必有善無惡而天固將維持安全之若以命爲有定幸而聰明富貴則侈然自肆悖理蔑義

以爲有命在天而不知負天降畀之仁並戕其先代培植之德天命之眷之者轉而棄之亡國破家殞身墜緒實由不德命曷嘗早限以如是哉若夫志士仁人孤臣孽子困苦顚連莫可告語而恐懼修省自怨自艾至於德盛道全災危不能禍之而且壽考安平爲天依賴亦其順理而天命應之非天有成心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一念之聖而天理合焉積之而久念念天理在在仁義天命鍾之矣一念之狂而天理悖焉習之至久念念人欲在在禽獸

天命棄之矣故命無定也以人之自修者爲轉移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得之不得曰有命賜不受命何嘗罕言命蓋知命卽知天理天理全在於人安得不修身立命周易多言利夫子繫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蓋凡事義所當爲然亦審乎經權常變務卽乎人情物理之安不可膠固非如世俗事事求利益之謂此惟精義者始能之故子罕言若世俗求利之事夫子固絕口不言也豈但罕言哉至於仁者止是性之別名天理精英含育無窮譬如果實之有仁故曰仁夫子平日以仁望人及門

所學止此人能從事於仁非禮不履非義不爲惟恐失其天良則利己損人之事自斷斷不爲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好利之人不知天命不顧天理惟求利己示之以命與仁庶幾天良不昧不肯放利而行仁有一端有全體全體之仁非旦夕可企一端之仁則人人皆有也擴充之又存養之則可至於全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民之於仁甚於水火當仁不讓諄諄欲人求仁誠以非仁卽不得爲人非仁卽無以爲學今謂罕言仁與命則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及此等語不能通後世

聖學罕傳遂以仁爲深奧命爲恍惚榮名利祿逐逐不休則不安命存心養性寥寥無幾則不志仁其所謂命者非命卽其所謂仁者亦非仁矣故此章之旨乃罕言利而多言命仁使學者知利之不可强求務全仁而立德若三者同一罕言則白文只當作子罕言一句利命仁三字一字一句方成文法與字爲贅矣明者辨之或曰非不言但罕言耳然利字除利仁而外豈但當罕言不言可也何乃與命之理仁之道同耶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中之人美孔

子博學而以爲大無所成名言其不以一藝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因黨人之言恐門人誤以博爲大故言欲執一藝成名使人毋泛鶩也

附解此與多能章意同而語氣不同太宰以多能爲聖本不足論因子貢稱子天縱又多能子故辭聖而任多能又明多能不足貴此章黨人極贊夫子之大下申明之博學而無所成名七字成句言其不可以一藝名乃其所以大也然聖人道大德全惟於人倫立之極耳若夫名物象數之繁見聞技藝之學雖聖人亦有所不能周今以博學爲大恐

門人信之泛鶩而廢實修故子即其言而反之欲執一藝以終身使門人知學貴專精無取泛鶩記者知夫子此言因黨人之論而發故連記之曰子聞之謂門弟子明其爲門人示教也其實夫子口中並未言及黨人若謂黨人謂我無所成名我將籌所執者則是以博自任並以大自居矣如曰黨人謂我爲大我不敢居謂我無所成名深中我病我將何所執乎如此斡旋亦得而夫子口中不應置大與博於不論而特就成名商之且何以一字不相承也蓋黨人大哉孔子四字極其鄭重下博

學句而字直下正是深慕之故若作惜之之辭大哉句冒下不順觀太宰以多能爲聖而子曰太宰知我乎是多能不必辭也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多能非聖也多能卽博學以博學爲大黨人與太宰意同吾何執執御與少賤多能意亦同特彼明就太宰言明曉之此乃暗就黨人之言而反之故彼詞緊相承此乃語不相襲若如舊說謂門弟子四字止閒文而大哉博學是耶非耶子不一辨欲執御以成名其將副大哉之稱耶抑遜博學之名耶轉多窒礙故子聞

之謂門弟子曰意反黨人而語乃閒閒談論言吾平日好博而無成今自悔之欲專精一藝庶可施於實用吾其何執執射乎執御乎吾執御矣蓋二者皆切於日用苟其能之卽可見諸施行而御較射易且從此始欲門人切實從卑邇用功後世學者廣博圖功而日用倫常無所實踐遂有讀破萬卷無補於世用者夫子言此誠萬世之藥石也古人在車則聞鸞和之聲周禮鳴和鸞逐水曲舞交衢逐禽左不特平日升車有節而田獵軍陣悉賴之蓋有用之實學子故以爲言而凡一切有益於

身心日用者皆是矣前人僅作聞人譽己承之以
謙解未得夫子之意孟康以達巷黨人爲項橐不
可從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節　拜下禮也今拜
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凡冕以木爲體績麻爲布衣之長尺六寸廣八寸上元下纁前後有旒事莫不有至當之則而衆人違之則反以特立獨行者爲非卽二者以言測大防不可越也麻存古樸之意絲省煩苛之爲其失較寡不俟君命拜於堂上專肆甚矣

附解聖人制禮本中正而不可踰越後人以意爲增
減遂至積習相沿秉禮之士衆反目爲迂怪是以
古制日隳春秋時壞法亂紀之事不一而足其始

非必有心甘為怠慢皆無識者倡之衆人和之事君盡禮人以為諂彼固以為不必然也豈知時俗所尚有無害於義者可酌用之害義必不可從子故即麻冕拜下二者以示其端實則當從違者何僅此也麻冕緇布冠古人始冠冠之蓋以存古質之意以絲代之特取其工省易成先儒謂三十升其經二千四百縷然周尺當今五寸五分二尺二寸只今一尺二寸以一尺二寸之地容二千四百縷雖絲亦無所容金仁山嘗疑之是也大抵麻難細而絲本細以麻為布其細難不必泥八十縷之

說古布皆以麻爲之今布甚多尋常之布爲木棉布從吉貝國多其他亦自後人踵增故古時人君之冕亦以麻布也拜下凡君與臣行禮皆先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堂拜春秋時不俟君命即拜堂上以爲繁文不必事耳不知拜下臣之分辭者君之謙先王制禮之意若曰以分則臣本當拜於下以君虛己之懷則當辭讓君既不以位驕臣臣亦不得以此忘其恭中正之制也若竟拜乎上則臣視爲固然君無所鳴其謙而徒褻其尊凡可以自專者臣子何不可爲也子故決不從衆而凡從違

之則準此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斷也毋史記作無四者以人言意任私意而不兼公理必預存期必之見固執固而不達經權我人我之見太明凡人狃於私欲常有此弊記者言此欲學者無然也

附解舊解四者以意之循生疊起言亦似可通然意必相近固我亦相近且以一人之私言直一念起而諸念皆與之俱耳惟以四項人言則各自有一種情形不介疑似之間全憑私意用事之人是非公理悖矣凡事預挾成見得失之幾昧矣執固而不達於常變生今反古違衆矯情何所不至自是

而不虛己下人乖僻孤陋矜己傲物其患安窮四者皆由無窮理之學聖人則至虛至明至誠至公記者記此使人去四者而後可以學聖

子畏於匡匡鄭地毛大可曰魯定公七年魯侵鄭取匡匡時陽虎專政暴匡子貌類虎而弟子顏剋曩與虎俱今從子故匡人圍子朱子曰畏有戒心是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茲子自謂言文王治世之迹猶存己得循習之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自稱後死者抑揚其辭明天必不喪斯文則匡人必不能禍己所以安門人也

附解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朱子解得自是的實而在夫子口中則猶言道之迹而已蓋

道在天地無古無今道在人羣有隆有替聖人者得天之道而體天之心隨時立法以教民者也天地有生成萬物之心而不能不以全生全性之功用賴聖人由羲皇以來天運漸闢人事漸增聖人或間生或踵生所以裁成輔相之道皆因時制宜恰如天意文王之文周公繼而述之禮樂教化悉天所以生人之心歷久法弊雖聖人無如何折衷前聖以宜民非孔子不能不曰道而曰文以經世之跡言也禮樂教化欲及身而試以偕民於大道夫子之心卽天之心也旣不得志則删定以訓其

徒使此理明於後世此心此理天不能外故天不能強當世之諸侯用子而必不使當世之凶暴害予聖人之於天猶孝子之於父母也故曰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第聖人事天以小心憂懼未嘗一日忘必無自許之理因患難而乃言此所以安門人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太宰蓋吳太宰嚭疑子之聖特以其多能耳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言子之聖不待言而其聖不自聖天亦無能限量之若多能又其餘事耳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辭聖

而任多能言太宰庶幾知我又言多能由於宰曰子

少賤本無足稱君子固不以多能爲聖也

云吾不試故藝牢琴千衛人試用也藝卽多能記者因並記此以明子非虛語

附解吳宋皆有太宰而子於宋少知交無由有太宰

嘉歎惟吳太宰嚭與子貢交言見於左傳當作吳

太宰解太宰小人安知所謂聖者第見子才智不

羣故驚訝之疑子爲聖全在多能子貢以一固字

換太宰與字以一又字換太宰何其字蓋言聖極

於不可測而多能乃其餘事已足以曉之矣夫子

因子貢之言太高不敢自居故以太宰多能爲知

己吾少也賤以下又言己多能不足爲聖特少賤

故然實則鄙事非君子所重也已既不居於聖亦不欲人尚多能詞意曲至如此此記者恐人第以子爲謙言而不知多能實非子所重故又記牢言見少賤多能乃子實話學者不必以多能學聖也天縱將聖子貢不特尊聖實知子心並達天人之理朱註不爲限量爲字有弊講家遂謂爲聖爲賢亦有天命孟子生民未有亦是此意則大非矣蓋子貢之意只因太宰未遽稱子爲聖而特驚訝多能故言子以子爲聖而訝其多能不知夫子之聖固極乎聖之量天若縱其所欲任其自造將於從前

聖人中另創一非常之格而聖不可知又出其緒餘多能如此也天如何縱之前人多未瞭然道本於天天之理在於人全其天理而極於純粹聖之事也夫子則以道爲無窮而聖不自聖精進鼓舞必欲窮其所際於是此心汲汲然惟日不足雖至於達化窮神亦不自知也一息尚存於道總無慊志之候凡人之於道也有成功有盡境而子不然天見其志之無所終窮而功之未嘗少息欣然契之虛以待之若寬其途以相引極其妙以相投而目前之聖尚不足據爲子之定評故曰縱之將聖

也是蓋子貢造道之深故能抉出夫子精微之至而直以爲與天常相通也天惟健行故乾元萬古無疆聖惟無息故精神萬古如在凡人苟能如是則愚可明柔可强聖人苟不如是則狂可作業可隳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天縱夫子實夫子之自縱也學者知此始知人皆可以爲堯舜意又多能也子貢亦以多能爲餘事與子意合少賤鄙事之云爲門人示也而張惕菴謂戒太宰自用殊爲支蔓至謂多能指兼綜細故不是射御釣弋則得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自謙以教人欲其毋忽於淺近也鄙夫至愚而其問必有故虛心以叩其本末而後竭我之誠則芻蕘有得葑非難棄矣蓋人多自恃而陋人故以此解之

附解聖人固無不自謙而其因事教人卽寓於此不可囫圇一視天下之理無窮雖聖人不能盡識以無窮之心窮理則隨處皆益無人不可切磋世人莫不曰吾已知之矣而封其見以自是天下無可當意者其究見日偏而識日陋不自覺也夫子言己無知識但取益於人不敢卑人恃己卽鄙夫無知然既來問必有所見因卽其意叩其本末彼之所懷既盡是非了不相淆於是竭己之誠詳爲剖

告人意暢而已意亦廣是欲人毋以一己之見棄人舜之好問好察亦此道也聖人所以能盡天下之才而通萬物之隱卽在此故學者毋忽視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鳳鳥應周之祥而禮樂明備河圖啟羲之畫而聖學開先子德猶羲文也窮於上下故歎之

附解聖王治世之迹歷唐虞夏商至周而大備故鳳鳴岐山以兆其祥三皇以降皆開天之聖人而龍馬負圖天心欲闡斯道伏羲始畫八卦以洩其藏聖固與天通也然時會否塞亦有不能遽開者春秋時聖王不作子既不得大用於時又不能廣傳

於後故合而歎之而非第以為瑞應之無也河圖洛書斷以伏羲時並出之說為信蓋道備於天天之道在人人無道則喪其天理而天非得體道之人亦不能成其功化故曰人者天之心也第道雖人人所有而其本原所在精微之理非有以啟之卽聖人亦不能詳知自有文字以來其至理全備於易然其原本於圖書圖書不現伏羲亦無由畫卦故圖書者萬古之心源也天地之理與人所以合天之理皆備焉後世第以為瑞符不知其妙蘊又於聖人則圖書畫卦之義不明於是異說紛紛

謂不必伏羲時出至謂朱子表章四書有龍駒生於九峰山下龍頭馬身狀若負河圖者父老致賀於元晦以爲與麟至同符亦已妄矣宋儒甚推圖書然多涉於象數之末而後世衍爲術藝者益晦其旨甚有議論圖書爲僞作者若六一居士不信圖書並謂繫辭非孔子作何其謬歟愚已註周易茲不悉贅若禮言山出器車河出馬圖不過言偶然形似者豈與古圖等哉夫子明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章又云然何言者之多憒憒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聖人壽世仁民之心未嘗或忘觸於齊衰與瞽者而哀其生死之不全也冕衣裳者蓋卿大夫之流禮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必作必趨誠動於中敬自見於外也

附解聖人天理渾全直是彌綸六合觸處而見其天理曲當即此可觀學者未遽能然且從持敬入手無論鉅細精粗切勿苟忽時時令此心靜一隨處檢察久久亦可漸及於化矣二必字須求其本末功夫所在斬衰三升齊衰四升至六升大功七升至九升小功十一升至十二升緦麻十四升半冕自天子至大夫皆有此指大夫言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歎贊歎仰彌高極於無上鑽彌堅極於無下瞻在前忽在後隨時變易而不可方物蓋顏子久事夫子而歎其聖德如此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述子誘己之善而喜其有功可就道著於文禮則實踐其事博我約我言非子莫能示之程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才知行黽勉之事如有所立有定見也即夫子三十而立之意卓爾立貌從急求其及末由者學須漸進不可助長不可躐等由亦從也

附解此章顏子自言其學夫子事而歎道不可以無師亦不可以欲速為同學勸也被後人說得恍惚離奇類禪語虛鋒今若再不正明反前人之論者其失小阻後來學聖者其失大矣何則天地人止

此一理如必由之路故曰道道之在天地者於穆不已聲臭俱無而其實燦著於形形色色之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悉一元之理氣所流行而天固無心也萬物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理氣之全故爲天地之心聖人者全天之理法天之行其存於中者渾然粹然一天地太極之體而至誠不息也其發於外者自然當然一天地流行之用而因應咸宜也第聖人之著爲日用事爲者其跡與人同其心與人異由其存於中者仁熟故其見於外者義精非得聞聖人之敎者必泛常視之甚且謗毀

加之故道大莫容非聖人有不合乎人之事而是是非非義理之神明變化俗人不能知甚或莫能容也觀聖門諸賢所言所行已覺甚善矣而質諸夫子則義更有進卽此爲夫子之神化卽此爲高堅前後之大略若其藴於中者一元之理渾然者與天同其體一元之氣浩然者與天同其塞尤非可以臆揣而知旦夕而企顏子資質高明久事夫子有以見其神明之德内外本末表裏精粗無弗周洽故歎息而喻以高堅前後四語言夫子言行動靜無非精義之事學者乍親而欲學之如仰鑽

瞻視不可得其端倪幸夫子善誘我循序致功遂
覺漸次有得欲罷不能但夫子內外之學極於神
化我雖有志求深竭智慮聰明頗覺有得如求物
者已見其卓立於前似可就之矣而其實恍惚見
之實未果躬親之雖欲從之而卓立者又若在遠
末由遽得之也其語氣如是是故高堅前後就夫
子之德言非憑空說天地之道欲罷不能緊粘博
文約禮說如有所立是內而養其中和外而循習
倫理漸覺私妄已少過失亦希非道有形象如神
物奇珍忽現忽隱也從卽從卓爾蓋理有定而亦

無定惟大人乃能不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於一事之來見爲是矣轉瞬深思若又不爲是於此是矣於彼忽又見爲非此末由也已之實際蓋猶未至不惑之境也顏子嘗曰夫子步回亦步夫子趨回亦趨夫子絕塵而奔則回瞠乎其後矣卽此章之事前人說得含糊影響似道如精靈物怪夫子如鬼神不測但以禪語機鋒晦中庸之道使人可望而不可卽其誤世非淺矣至佛道之流不知其眞談元說佛語多藏頭露尾亦如是聖人之道何由而明哉或曰如子言中庸言淵淵浩浩及江漢

秋陽等語義又何居曰聖人性量如天中藏穆穆之德卽天之於穆淵淵等語是也而此章顏子自言所學見夫子之德不易及要以博約爲要本至平常若大而化之聖不可知顏子固猶未逮誤解而以爲顏子已聖猶不免短命則仁者壽大德必壽夫子之言皆謬吾豈故抑顏子哉誠慮後人謂聖人之學不能立命耳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子路以夫子嘗爲大夫門人多爲臣屬預爲遭喪計欲使門人爲家臣治事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間如字○病間少差責子路習於行詐所以深斥使爲臣之非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天者理之主宰昧理卽爲欺天）
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有臣無臣於夫子何關輕重門人以大夫之禮葬予可也必貌君臣禮以大葬不可也此乃申明不必然之故）
（孔氏曰大葬君臣禮葬）

附解孔子爲司寇門人多爲夫子臣者卽臣於他大
夫視夫子皆屬吏之輩故欲使門人爲臣非無端
而云然也第子路以世俗之見尊夫子而不知君
子惟禮之安而已嘗從大夫之後則葬可以大夫
已無大夫之職則家臣不可僞爲禮所不可卽心
所難安而或行之欺心卽欺天矣師弟之樂何減

君臣第患不能盡禮豈憂死於道路詞嚴而義曲到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馬氏曰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聖人切於救民而必不枉己如玉之必沽而亦必待賈也藏匵者矯求賈者汙於體用之學兩失之

附解聖人曷嘗謂己道至美必欲公之於人祇是見得天下之人不安其生多昧其性自不覺憫念之無已私心竊冀有知己者出而教養斯民既無其人則亦卷懷自樂而已自旁人見得是美玉又疑其韞匵君子則常存一濟世之心耳故一聞子貢

之言即再言沽之而曰待賈以明非韞亦無求也

子欲居九夷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也朱子曰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直質者人之性徇於欲而習於澆夏之薄反不如夷之厚矣欲居九夷不忍聞見者深何陋之有道足以信其能化也

附解自中夏視四裔則爲異域自天視之皆吾之赤子也其形氣同即其心理同特以表率無人遂幾淪於禽獸聖人不忍也故隨其所在則有以敎化之且夫人心之良以習染而移耳自黃炎以來聖人纍出治世之道備矣然義理之心不敵其嗜慾

之志一代之興不數傳而即澆漓豈非欲難防而性易軼哉夷戎之域中國禮樂不能遽及而其民愜樸陋惘誠不至如中夏之狡黠也子欲居九夷蓋有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者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固平昔之志亦欲有以行其道而化斯民也何陋之有並非權詞後世儒者斤斤必辨華夷不知天道無不曲成聖心無不覆載孟子曰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舜文豈誠荒遠之人哉因人太分中外界限不知聖人不擇地而生夫子作春秋內中國而外四夷然於吳札則進之郯子則學

之蓋賤夷者恐其亂中夏之禮樂進夷者以其識先王之典型其理無二在夫子尤無成心也人無華夷惟在此心此理之何如無禮即夷有禮即夏九州之表豈無偉人哉泰伯治吳箕子治朝鮮後世皆擬於諸夏夫子可知矣張惕菴云老子隱柱下人莫之知故過函關入西域子欲居九夷殆類是知言哉而後世如佛者以義覺人亦如聖人但一時未盡變夷俗凡重佛法而無人倫者皆夷俗之舊彼尊佛而不知佛之所以為佛亦如儒生學孔而流為刑名法術非孔之不善也使中國禮樂

能合九州內外而悉效之亦安用佛爲哉中國有聖人之禮樂而不踐行乃致淫貪諸妄接踵於世學佛者戒殺戒貪戒淫戒妄皆聖人之法也而莫知所由則以爲佛法如此夫聖人豈不亦以此教人哉然民日見夫學聖人者往往犯是四者而不知甚且以是爲樂矣則於是僉以爲佛之能而儒不能爾是使愚不肖趨佛者賢智之過也賢智者之才力聰明可以無所不就而憚於禮法樂於放縱則惟嗜慾之是徇暨夫日暮途窮始悔其名利奔競之誤而息影逃禪是故佛之黠者得以自傲

民之愚者益以堅從然佛不過不囿於夷之人而中夏之學佛者皆未知聖人之實者也誠使實踐聖人之學則知佛之粹不出於儒而僧之妄並不得爲佛學聖卽可悟佛而學佛固不如從聖耳若不辨其眞僞而徒以夷闢之則誤至夷蠻戎狄特中華目之以總名其實外裔國土之遥人民之衆十倍於中國因鞭長莫及不能周知其詳僅傳其大略而儒生隘於聞見止知中國有聖賢不知無地無俊哲試以子欲居九夷孟子言舜文推之當自笑其陋矣九夷近魯今已多歸

王化而當時固爲周室之所不屬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者樂章也夫子善於師摯師襄不日相與討論者甚詳自衛反魯而樂正蓋師摯等之能其官子深幸之也雅頌用於朝廟所關尤鉅舉其大以該全詩詩正則樂正矣

附解此章朱子集註外無他論說諸儒遂多聚訟而許白雲又引朱子詩傳綱領本漢書禮樂志謂王官失業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似聖人自敘其功者然失之矣今明白言之先王制樂以人聲爲主詩三百篇皆燕饗投報贈答之詞如今之曲調八音所待以成聲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蓋聲歌而和以律其詞則皆詩也至雅頌
一則朝廟所用非如他詩之可隨意節取以鳴酬贈
春秋時宮懸雖具而意義多乖左氏所載如湛露
彤弓之歌不一而足此由樂工伶人僅知音節不
明大義而君臣上下又習爲奢夸不惜僭分以爲
榮夫子周流列邦既有以知其說而師摯諸人又
魯之賢者非尋常伶官比攝相之日平居交遊之
時相與講求其義者久迨桓子受女樂夫子去而
師摯等皆適他國則樂幾亡無何桓子卒遺言召
孔子固有悔過之心哀公立康子召孔子於時師

摯諸人已各反魯夫子自衞而反見樂章釐正故深幸之然後云者喜其平日之志至此而遂非自詡其功也後儒不察謂夫子取魯樂而正之夫子未嘗典樂匹夫退老何敢取國樂而私正之不虞其僭乎且舞佾之人能不怒而罪之夫所謂樂正者師摯諸人修其職舉其廢能以平昔與子講求者而行之耳樂之聲音不難正器數無缺即節奏可求子語太師曰樂其可知即此義也惟樂章隨人好尚用之若武奏肆夏秦歌六月僭竊日甚先王垂敎之意全無雅頌朝廟之樂尤鉅典所關於

此言其正他亦皆正可知若諸前人之說師摯適齊在受女樂時而夫子垂老歸來諸賢已去乃取樂而正之抑不知子自爲奏公乎將强魯之伶官而從己乎不然空存其說以待將來又何得云然後樂正白文明言樂正不言正樂蓋幸其正也非謂己能正之也語意甚明而乃誤解尊聖實誣聖矣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此章有爲而言家庭不能愛敬朝廷不能匡益喪禮不誠哀戚飲酒猶至亂性則其心性之功與人倫之道疏淺甚矣蓋自言以警若輩

附解人倫日用纖悉皆天理所存淺者見淺深者見深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四事若至卑而實當乎理無愧於心大不容易事父兄必致其愛敬固已而境遇不齊好惡不一無論常變仁至義盡善全其道豈易云然事公卿不亢不卑內不失己外不失人亦有許多義理不敢不勉非勉而趨事也哀死送終悱惻之誠旣貞敬愼之文自至不爲酒困非强以自持也性定而欲不能亂禮成而度無所失其涵養已熟當時有自好之士亦欲向善而數事多咎故自謙以教之

豫誠堂鐫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舍去聲○天地一元之理氣散於物而聚於人有以凝之則無息之誠周洽於人倫日用之間而未嘗稍間川流其顯而易見者也故因以示人欲人以不息希聖舍止息也

附解祇此太極之理在人則曰性性誠而已誠故不息而理氣之源流與造化共貫聖人盡其爲人之道而立人極只是盡其性而已性盡則天與人一心即天地之心氣即天地之氣其存諸中者純一盡粹而非有强爲也其發於外者時中因應而無不得所也至誠無息所以一天地之悠久無疆此理天地與人共之而萬物莫不由乎此如周道之

共由故曰道也然其致功豈有他哉博文以究其倫物之賾約禮以致其中和之原智周萬物而不外乎民彝物則之恆道濟生民而不改其戰兢惕厲之志仁熟也義精也達化窮神也皆此念念天理事事中庸如天地之太極蘊合而生生化化萬古不窮其始不過敬靜忠恕持之以恆耳子故於川上而指以示人使知道在至誠以不息之心體當然之矩則由有諸己而至化神此身理氣合撰乾坤逝者未嘗盡也先儒多含糊影響之詞而僧道又益之以狂誕於是人不知人道即天地之道

日用平常之事卽中和位育之基而或求諸身外或惑於歧途是以人倫弗踐而天理之良不舍晝夜者寡矣舍字從朱子晚年辨證之說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天命之性得之爲德好色則情也性定者以禮節情世俗反之則欲勝情妄而失彜好之良矣故歎之

附解子之繫易也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故男女者陰陽之義夫夫婦婦以禮節情不逾其則乃人道所以正而萬物所以和也然夫婦有別正內正外以爲承先啓後之本其大要也若衽席之間必

有節焉不必廢人倫亦不縱情慾陰陽和而萬物生德性和而紀綱正人道之乾坤卽造化之一元男女居室且然況於非分漁色奈人不知存養之功情流而性不能制乃逐逐於色外邪則入於禽獸夫婦亦溺於房幃而天地之性失矣幾希之界亡矣上無以承宗祧下無以延子孫而風流相尙者且以爲固然其禍世不少矯其失者又斷絕陰陽謂保固精神可以長生久世而廢人倫以爲高不知僧道之徒半皆窮民不得已而託緇羽以養生幸有衣食卽思情慾乃人之恆情歷代高人慮

其不安清苦教以靜養之功雖未必背得眞傳而志於清修日有課習亦可忘情色欲葆其清明人事所在天意亦遂從而奬勸遂有道德清高出塵絶俗之士第其人必父母已故又智識非常乃能獨超色界全此虛明性體若父母猶存必克誠孝養以終天年始能立僊佛根基世俗不知謂旣已出家則不必孝養父母大謬溫邑大覺寺僧出家不養其母被雷擊死愚所親見故佛亦有報恩經也西域喇嘛出家乃蕃僧舊俗非佛之本來不可以其流而咎其源要之人生情欲本於氣質最爲

難除高明之士脫然於色慾以清淨養身靜正養性亦天地間氣所鍾不容議窮民養於菴觀自不得不絕慾今活佛不迷眞性　朝廷藉以安夷人此事實之可徵者而其徒亦多慧悟西藏重佛職此其由也即史傳所載如孔明娶婦及林逋張志和等亦未嘗無輕色之人世儒執廢人倫之說詆斥佛老不知佛老並不廢人倫無人倫者四夷舊俗特無聖人相繼教化之中華僧道廢人倫者窮民藉佛逃生欲求其久安淡泊則不得不導以清修不戀塵緣若幼而出家以生壯而還俗則僧寺

亦不能給亦不得已耳以廢人倫爲非而刱縱心
恣欲多蓄妻妾甚且外淫以致帷薄不修家門乖
亂忘身殞命而不悔又何以爲人哉但欲懲情慾
必由正心正心之功即所謂好德也務養心性自
淡情色欲逌存養功深至不動心時嗜欲渾忘不
特非禮之色一毫不動即夫婦之際亦以禮節情
何尙好色聖人言夫婦有別爲其難別故重有別
詩云琴瑟友之琴瑟音靜而正夫婦相友如此則
人倫之本萬化之原由此而興否則人倫不正萬
事瓦裂此世運所以衰人心所以壞歟夫子蓋爲

門弟子言使節情以養性崇德而克己若柳下惠之不亂性定者也魯男子之閉戶克己者也若非深知德而好之色念安能强制此夫子救世之良藥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包氏曰簣土籠也爲仁由己有志竟成期於不息而已有進無止聖學可成特卽爲山以策人自奮

附解學至於聖人不過盡我所以爲人之道耳然學者未能眞知則始勤終怠見異思遷必不能免故一卽爲山譬曉其機見進止惟吾果能不止而進則

旨趣相引有日進而不容自已者特此一念堅定爲難耳時必有誘謝於道如冉有力不足之說者故以此策之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之指此理深知篤好聞之即力行之何有於惰美回以勵門人也

附解爲學不專恃天資平日於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不自菲薄身體力行則聖人之言自然浹洽於心欲罷不能顏子正是如此所以子語之而心悅奉行他人非有心於惰只是素無實踐之功故於聖言半明半暗若存若亡也故知行不可

分爲兩橛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學無止境而敏於進者實希惟顏子然子故惜之

附解道本於天而全備於人學以全人之道即至於聖神亦祇吾身內當爲之事而非有盡境也然苟非眞知其趣則必不能久顏子惟見道之無窮故有進無止夫子以爲天假之年所造應無量矣而早卒未竟其功故深惜之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學以聖人爲歸稍得輒止垂成自棄如苗之不秀實也不應有而有之甚言苗與秀之不足恃

附解聖人有自聖之心即非聖人苗而秀秀而實自然之理也然恃其必然不秀不實變即生於頃刻故君子惟日孜孜不自滿假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學無止境而成德必不可後時非特慮其精力之易衰尤恐其失足而難挽也可畏言希聖希天之非難不止見聞才藝之事來將來如今如今日之所期望也無聞無實德之名非教人求知也

附解聖人之學一息尚存不容稍懈人生補過一息尚存亦可挽迴非必少年而始可成功四十五十而遂廢棄也第常人之情習久則變化爲難夫子

尤望後生之時即砥礪進德不至惡以習而怙終善以得而復失也曰可畏不足畏皆謂希賢希聖之事非如後世專以名譽詞華相望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說悅同。正言曰法婉言曰巽繹尋繹從與說者是非之良不改不繹私欲所蔽君子自愛其身聞過則喜則從與改無二時說與繹無兩念末如之何如而不改更無轉機矣巽與言委婉與言也

附解此爲凡受言者警非止爲君臣問告能無二字是特地提醒人天良處不得不從說是其本心之明而竟不改不繹則自誣其心安於不仁末如之

何不屑之誨要知一改一繹即不負此此從與說也

亦何難有爲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三軍之勢百倍匹夫而匹夫之志反尊於帥是以志士仁人不卑己而徇物也可奪志不一也

附解張南軒曰此所謂志謂守道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若守私意而不從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可也非志也此論甚妙學者須先辨志而辨志之功尤在明善中庸學問思辨皆所以明善善明然後可以篤行不然以是爲非以非爲是

志雖堅而行已謬矣自古小人何嘗甘爲不善只是見理未眞因論荀文若闕壯繆事關惟認定大義扶漢雖不成功志氣常伸荀則認賊作主身名俱喪無足惜者是以君子出處必愼進退必嚴辨之明而守之定則無失身毀道之憂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節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忮之豉反○以枲著衣曰縕袍子路志趣高明夫子設言以壯其心而美之忮患貧而疾人所有求則屈辱無不至矣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路因子言而若將終身自喜卽自足之苗子故抑而進之是道謂誦之之一念

附解人苟非有得於己安能不移於外貧富相形不以爲意胸中是何等灑落引詩美之忮求二字緊從與立二字形容其自得相安之意子路終身誦之想是爲時已久尚誦念之蓋不免有自喜其是之心夫子言此自喜之一念卽不能臧矣非謂不忮不求可臧而忽又不足以臧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聖人心理乾乾正在此際爭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不息者天心而人得之以爲德歲無不寒人少松柏夫子言此欲人貞其德以承天地聖賢忠孝皆歲寒之松柏也

附解李安溪曰後彫如禮崩樂壞一人守著禮樂擧

世皆尚功利一人獨守仁義皆是其言至爲詳盡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皆可爲松柏祇因無志汩沒一生不知天地之所以長存者以此正理正氣耳人若全得天地之正自可以不隨物盛衰如松柏亦木耳然獨後彫人止說盛衰有數聖人則以理爲主理足以久氣數不足移也松柏本自不彫不必藉歲寒而後見聖賢本自無窮不必因危亂而始彰人自當爲松柏耳歲寒與否原不必問此特就不知松柏者曉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知去聲○三者成德之詣夫子

狀其心體欲人幾其實也不惑精於義不憂樂其天不懼果於任

附解中庸言天下之達道五以知仁勇三達德行之蓋爲學徹始徹終均不外三者其初學也必眞知其美而後力行又必心無私欲不求名不望報而後功專至於有聞則行歷久不易則勇也迨夫學之既成則不惑不憂不懼此章就現成品詣說欲人實造其境朱註學之序也不是正解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志於善則可共學據於德則可與適道可與立則理明而守定者也權通變時中若無定而實有定聖人之詣也

附解古人學以求道非道之外別有所爲學也而云可共學不可與適道何哉質美而有志於善之人其志可嘉其所爲未必悉知以道適道者言行皆欲合於道矣然知之而不能盡行行之而不必盡當或臨利害遇事變卽喪其所守是由德性未定故易因物而遷立者知明守固凡事物之來此心有主已是卓然有德之候然天下古今之務非一概可量千變萬化隨事異形因物付物不膠於一定而無不悉協於當然惟聖人德造其極如天道運行一元生化物物太極實萬物共一太極非精

義入神不足與於斯也夫子言此以明學有次第學者當循序而幾敎者當因才而示權之一字程子謂自漢以下無人識得然諸葛孔明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陸宣公云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乃隨時以處中非遷移以適便其語最精實宋儒所本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節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棣大計反夫夫音扶○唐棣栘也圓葉弱蒂微風大搖其花先開後合蘇東坡曰思賢之詩是也夫子明其末思蓋以譬夫貌求賢者朱子曰偏晉書作翩反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

附解此章古註連上爲一章范祖禹蘇東坡始各爲一章朱子因之而不從東坡思賢之說非也詩人明言爾思是思人矣夫子忽言思理殊不相屬且夫子言思而不學則殆不如學也求理亦不専恃乎思惟作思賢解則是求賢者貌爲好賢實無誠意若齊景公吾老不能用宣王寡人有疾之義故夫子反其言也至唐棣非常棣爾雅甚明皇侃疏云凡樹花皆先合後開唐棣先開後合與思意相關尤不誣也毛西河歷引晉魏以前言反經合權之說謂古註連上一章爲是不可從

鄉黨第十 從 朱子分爲十七節

聖人之道無遠近精粗皆一誠之流露而無不適宜至常也而當乎天理天亦可通即爲至神記者熟察而詳記之以爲後法然時變不同有宜古而不宜今者當損益適中非可徒求諸古衣冠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恂相倫反朝直搖反下同便旁連反○朱子曰恂恂信實貌便便辯也語默無常惟是而已鄉黨全乎其爲弟子朝廟全乎其爲忠臣似不能言非不言也恂實之貌如是明辯而謹蓋忠敬兼至也

附解夫子之言貌莫不隨時安能盡記記其在鄉黨廟朝之迥異而他可類推矣上節以恂恂爲主似不能言特形其恂恂之狀下節以便便言爲主唯謹爾形其便便之實要知鄉黨亦有當明辯者而總不改乎恂恂之貌朝廟亦未嘗不有恂恂時而要必以便便言爲主蔡伯曦云常人於鄉黨誇逞才辨朝廟大關係處反不敢措詞其言可爲學者鍼砭鄉黨祇作鄉里字看邢疏謂諸侯郊內爲鄉郊外爲遂孔子家當在魯郊內故云於鄉黨未免太拘或據儒行以宋魯當之亦可要之鄉黨祇是

對朝廷言耳孔子宅在闕里昌平後移居都城即今曲阜縣正南門內杏壇亦在焉今汶上縣即古中都孔子嘗宰其邑洙水今在曲阜城東北五里地名五泉莊泗水今在縣北門八里昌平山在尼山南五里下有魯源村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節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侃古旦反誾魚巾反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朝外朝侃侃正而靜也上大夫魯三卿之屬誾誾理直而氣和君在視外朝也踧踖恭敬斂戢之貌與與馬氏曰威儀中適之貌

附解古註此節連上爲一節蓋朝廷已記便便言此

又就便便之中分出侃侃誾誾理無詔屈詞則有
剛柔耳君在謂視外朝蓋外朝不常御詢萬民朝
國人聽政則君在焉若治朝則羣臣不得私交言
也又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也諸侯無皐應外朝
在庫門內治朝在雉門內內朝在路門內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節揖所與立左右手
衣前後襜如也節趨進翼如也節賓退必復命曰賓
不顧矣擯必刃反躩驅若反襜赤占反○古者兩君
相見必於廟傳命曰擯贊禮曰相夫子爲大
夫君使攝行上擯之事勃如戰懼躩如盤辟貌揖所
與立不排手也衣即裳也襜如整齊身不動故不背
君與賓也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而君將
拜既擯者從中庭趨進至阼階西釋詞於賓翼如急

遠而安詳也必復命
者他人或怨之也
附解使擯執圭二節前人謂詳考聖蹟夫子無擯聘
事晁氏疑孔子嘗言其禮如此江愼修謂聘問之
禮大聘爲聘使卿小聘爲問使大夫春秋外臣來
聘及內臣如他國皆卿也若大夫以小聘往來則
不書於春秋孔子爲魯司寇大夫也或嘗使他國
行小聘故記執圭一條又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
故記此一條然小聘無享而此書有享禮君朝用
交擯臣聘用旅擯而此書記揖所與立左右手似
交擯江氏以爲當時不能如禮然子既行之則禮

也愚謂記者所記皆實事書缺有間不必以春秋
未載疑子之未嘗爲之惟子下大夫當爲承擯而
賓退復命則上擯事當是爲司寇時君以子知禮
使攝上擯當從賈疏至揖古人與今不同今之揖
即古之肅拜古揖爲推手如今與人相拱手有高
平下之別推手曰揖手向前引手曰厭手向身也
衣前後襜如只是形容手之平不背君與賓也趨
進蔡虛齋謂主延賓入爲擯者從其後而趨入有
事江愼修辨之據儀禮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
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向擯者進公當

楣再拜進即此章趨進之進然考儀禮司儀諸公相爲賓交擯之後每門只一相又曰及廟惟上相入上相即上擯上介詔禮故須入則亦相隨於賓主之後可知不得云趨進矣至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聘者相禮在此時江氏因此處無擯者進之文故引擯禮張石村曰徧據儀禮不若據左傳而朝聘相參也衞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云云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一於登階時一於授玉時其趨進非爲一事亦非但至阼階而止而始退立中庭繼而從中庭

趨進也孔子相夾谷史記兩言趨進其趨進皆從
階下歷登則知本章趨進當有隨機應變之道如
夾谷相禮之類其說爲是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
臂故以翼如爲異此下當有享禮私覿二事賓退
則賓出廟門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
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賓不顧
矣他人至此意散神慵子則必復命焉敬之周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
○公門庫門也如不容形鞠躬之狀門中有闑左右
兩棖非他國之君來朝不啟左扉君臣出入皆由右
君由右中臣由右之東西傍棖闑而
行子一立而亦不中門也閾門限也過位色勃如也

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節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資○位外朝之位在庫門內君不常御者虛位而亦如君在也過此入雉門其內爲治朝堂高七尺其階七級將爲堂下之拜君辭之乃兩手摳衣而升鞠躬形其攝齊之敬且以見其屏氣之難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進當作退○出朝畢而出復位復治朝堂下之常位逞顏色而怡怡得見君爲喜也翼如踧踖朱子曰敬之餘也

附解天子五門自外而內曰皋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太王始立皋門應門後遂以爲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用惟有三門曰庫雉路魯亦三門而庫門擬皋門雉門擬應門然特擬其制而已亦不敢僭皋

應之名天子外朝在皐門內治朝在應門內諸侯
則外朝在庫門內治朝在雉門內外朝不常御有
大故朝國人則御之治朝則尋常聽政之所其燕
朝天子諸侯皆在路門內君退而聽政公族於是
朝焉者也無故則羣臣不得入此章記子由外朝
而治朝及朝畢復位之敬講家紛紛惟王室皆及
張惕菴最爲明晰今從之攝齊過位之後當入雉
門不書省文也外朝內朝人君與羣臣見皆立惟
燕朝則君臣皆坐復位或以爲復外朝之位何屺
瞻駁之曰周禮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

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九室當在治朝之堂下本文復其位連上沒階趨以爲文當指此又司士正朝儀之位其下云王入內朝皆退鄭注反其官府治處亦指此而云出者朝畢而出對上入字爲文至趨進之進字當是退字之誤朝畢君適路寢羣臣有所陳則太僕爲之復逆無所陳則君使小臣視大夫大夫皆退然後君適小寢釋朝服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聘圭曰瑑圭長六寸博二寸厚半寸繅用韋衣木版長如

圭博畫朱綠二采再就以爲飾如不勝常恐墜如揖
如授常奉心戰懼於心循循謹於步朱子曰蹜蹜舉足
促狹也如有循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享禮有容色
聘代君行圭在卽君在故其敬至焉
鄭氏曰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以通信有容色敬而和也私覿愉愉如也臣從君聘無私覿自爲聘則私覿愉愉一於和也

附解前君召章子爲君擯大聘也此章子自爲聘小聘也躬桓信圭爲封圭朝王及兩君相見執之臣出聘不得執周禮典瑞瑑圭璋璧琮以頫聘則子所執瑑圭無疑禮成反圭故曰聘以圭璋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義也執圭器如不勝禮在則然子則拳拳奉心色容足容皆變爲尤謹

享以通和好之誠太嚴謹則無以洽情故致敬之中有和色私覿則自達其愛敬故一於和儀禮載聘事至詳雖不盡然而可助臨文之用今不詳錄以學者可考而知也私覿之幣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郊特牲譏私覿非禮謂從君而朝又私覿者愚謂私覿自是人臣之事不應用公家物但以從君聘與自爲聘分是非耳私覿以盡外臣之禮而不愆於儀亦足爲國家重春秋傳所載重爲之禮厚賄之者皆因其臣而益親其君也亦何傷乎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紅紫不以爲褻服節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紺緅皆赤黒之間色考工記曰五入爲緅蓋又深於紺飾領袖縁也飾必以正色如純青純績之類紺緅黯晦不正近於齋喪所用周尚赤紅紫皆近赤而當時君公尚之以爲褻服嫌於賤王制矣袗單衣服絺綌必先著裏衣表絺綌於外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節褻裘長短右袂羔裘朝服麑裘朝聘之服狐裘臘祭之服三者亦常服古裘毛向外毛外加衣曰裼褻裘裘內裏衣裘以禦寒故長褻衣亦長惟右袂短以便作事耳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長及有半之有竝去聲○寢衣以代衾蓋暑時用之以免褻露私居狐貉獨厚別於禮服之狐裘也去喪無所不佩節非帷裳必殺之節羔裘元冠不以弔去殺竝去聲○德佩以比德事佩以備用去喪無所不佩以養才德也帷裳朝服也用正幅必合其縫以免參差露

體不居帷裳則多不然夫子亦必殺其縫也
弔用褻裘冠加弁絰羔裘朝服元冠齋服也吉月必
朝服而朝吉月有二此指正月之吉朝服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致仕猶朝重君亦重月朔也
附解君子謂孔子陳潛室謂聖人以身教所行皆人
所宜行記者以教法書之是也紺說文云深青揚
赤色朱子從之是也緅考工記曰五入為緅蓋深
赤黑色而孔疏云一入為緅抑思以飾練服豈絳
色可通朱子亦嘗以絳色為疑自當從考工為正
紺緅既非正色且紺緅齋服嫌於齋喪故不以飾
也紅紫間色不正是已但紅淺於赤紫深於赤周
尚赤當時君大夫以紫艷於赤多尚之齊桓公服

紫齊人尙之五素而易一紫魯桓公元冠紫綏衛太子以渾良夫服紫衣爲罪夫子旣不用間色以其色太近赤又時君所好故不以爲褻服也表而出之朱子之説優於前儒而引詩蒙彼縐絺蓋詩乃言以紲袢蒙於縐絺之上也古人最重羔裘以其存儉素之本周禮五祀祀天袞冕服大裘詩曰羔裘豹袪又助祭於君之服鹿善接其類麑尤潔白故視朔與受聘君臣皆服之但臣不敢純用麛用青豻褎裼衣視朔君臣同用素受聘則臣用絞衣以別於君絞青黃色也黃衣臘祭之服蜡祭之

後乃臘記曰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令民大
飲古人裘以毛向外毛外加衣開其袥而見裘則
曰裼衣裘內又有衣墊之則曰襲衣禮曰表裘不
入公門裘上無衣太簡也襲裘不入公門亦謂有
褻無裼也舊說褻裘對禮服言私居之裘者大非
也褻裘內短右袂而外衣仍齊若衣袂一長一短不
成體製矣張氏椿曰袂袪皆袖也袂其本袪其末
貉似貍銳頭尖鼻斑色必有寢衣孔疏訓被但被
衾也不當名寢衣寢必覆被何須特記程子移於
明衣之條然齋寢獨宿沐浴潔其衾枕可也概用

寢衣隆冬何以禦寒此蓋暑時所用以免褻露乃夫子所特製者有半又半也禮服亦有狐裘以輕便易於行禮私居重其厚佩有珠玉容刀帨巾觿礪之屬惟玉佩最重蓋古人藉以檢束其身至事佩亦日用所需故去喪無所不佩也帷裳卽今之裙朝裳用正幅必合其縫曰殺以免參差露體尋常之裳則多不然夫子亦必殺之舊說云斜縫十二幅等拘鑿不足信弔必加弁絰故不用元冠羔裘則吉服吉月若作每月朔解於禮爲太數惟正月之朔始和布令必朝服而朝所謂雖不吾以吾

其與聞之者也周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民事仍用夏時周禮月正卽子月朔歲正卽寅月朔此吉月子月朔朝賀也子居魯都城內故必朝

齊必有明衣布　節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齊側皆反。今士喪禮襲尸有明衣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齊衣或類是專言衣則冠裳之屬在其內葷腥臭之菜不飲酒不茹葷所以清其志氣而亨神散齊居外寢致齊居內寢必遷坐齊之一端

附解明衣對常用之衣而言蓋自冠及屨皆易新潔故名曰明所以致其虔恭寢衾之屬亦在其中矣程子以必有寢衣節在此不知祭有四時春夏可以衣代衾冬寒則不可通且衣經寢後爲潔亦僅

矣竊謂齋禮至重者莫如祭統所言心不苟動必
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君子之齊也專致
其精明之德也故遷坐以謹其身之所居變食以
嚴其氣之所感而衣履枕衾皆必有明潔之物以
致慎則亦無所不用其誠敬矣雖禮書所載無齊
衾之衣然此記必有明衣布而他物已該其中不
必以寢衣入此至明衣無考士喪禮襲尸之明衣
沐浴後著之未知生時明衣其制同否陳祥道禮
書云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
而不襞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腰廣者異矣裳之長

也及足蹈與無見膚者異矣按不襲積以死者服
之不復動若生時明衣當必有襲積又記云齊之
元也以陰幽思也則齊時有黑色之衣蓋卽元端
也變食之義朱子引莊子載顏子不飲酒不茹葷
是已而後人因葷字專指辛菜遂疑古人不戒食
肉此由未詳各書意義今詳辨之莊子載顏子事
明身齊不若心齊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葷三
月矣可謂齊乎而子曰此身齊非心齊也心齊卽
夫子所謂齊明前引祭統之言是身齊但潔其身
耳齊魯之地薑薤之屬最少回因家貧難得非以

此爲齊也莊子正恐人專齊口而不齊心故以興起下文而後人因佛家茹素又言守空齊心忌齊心二字聖人之心何時不齊莊中正乎朱子亦言齊者齊也齊其思慮之不齊者忌齊心二字即不必清心寡慾耶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葷薰同蓋薑桂之屬能避蠅蚊君膳具之以驅臭非指葱蒜之物儀禮士相見問夜膳具葷亦同蓋恐其神昏有邪故玉篇云葷所以避凶邪而註者以爲止臥則誤矣荀子哀公篇志不在於食葷亦以其爲難致之物惟徐鉉說文註所云葷臭菜也即朱子此

章不茹葷之物而齊者所必戒葢人之神明可以與天地通而氣之淸濁則神智明昏所係將齊者內正其心外率其禮而飮食之物亦擇其芬潔記曰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云云則穢滯吾心體者當必斥之古祭祀以尸象神皇尸醉飽酬酢飮餕則祭時原不避酒肉而未祭之時致齊以致其虔應無任意醉飽之禮後世尸祭之制不可復用矣而齊禮仍沿古昔神弗飮食敬神者醉飽從事可乎故不飮酒不茹葷只是戒昏濁神氣之物顏子以家貧故設爲此

問而夫子言口齊不如心齊莊子引之後世相沿以此二語爲變食之證本無可訾因朱子語類謂禮有飲不至醉之說又曰不茹葷是不食五辛於是文人遂謂飲酒食肉齊所不忌不知世事踵增飲食嗜欲之物有百倍於前人者草之辛且臭者尚不可食而肉與腥羶顧無忌乎爾雅翼云西方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茖葱爲五葷道流以韭蒜芸薹胡荽薤爲五葷蓋古人罕食肉故第以辛草爲戒而非謂後人遂可食肉爲齊也或據周禮以加牲盛饌爲變食謂朱子爲誤引尤非按周官王

日一舉王齊日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賈逵云
不食餕餘皆含糊不清而鄧潛溪王應電郝敬直
云三二日字有誤抑何可笑也蓋齊者味薄而易
饑古禮煩重王日三舉以養其體而豐於力健於
行禮古人立尸以祭神嗜飲食齊猶嚴潔今第虛
位奉神惟恃誠敬以通乃恣口腹而忘淸明之意
可乎周禮註以加牲盛饌爲變食猶沿漢儒之誤
解張惕菴又謂玉藻王日食少牢月朔太牢月朔
即告廟聽朔即加常食則祭祀變食必從其豐可
知尤附會牽强玉藻本文第言君所常食太牢重

於少牢故月朔乃一食之而非謂聽朔也且聽朔亦非祭祀比或曰子嘗言西方食鮮茹血不拘拘於茹素而此又云然何也曰彼以平時言此以齋言義各有當非謂聖人必廢鼎養而旣齋猶喜腥膻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節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節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首二食音嗣餘如字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粟二石得米八斗爲鑿七斗爲精凡肉細切者爲膾食膾本宜精細否則失其義矣故不厭然饐傷於水火餲餕飯也餒從肉爛敗自外腐色惡米紅朽魚頳尾之類臭惡如牛𦡽羊膻之類失飪宜熟而生宜生而熟不

時不俟其熟强使之熟割不正如作肉切欲其方正即解折牲體亦有正數也古凡醯醢醬梅之類皆曰醬或烹時用之或食時用之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節 沽酒市脯不食 節 不撤薑食 節 不多食 五穀秉中和之氣養生貴焉肉以佐饌而已無量飲有多少不限制以盡賓主之情亂則昏志失儀矣大會酋監酒腊人掌脯謹其制以衛生沽酒或作僞非法朱子曰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不過飽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節 食不語寢不言 古禮祭畢即日命有司徹賓俎歸之於館同姓留燕於寢次日繹祭亦即頒胙無出三日之禮公胙更急於家胙出三日不食記者釋其義也朱子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言語恐傷之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瓜如字○舉三者之至微以見必祭必誠則他可知也

附解飲食者生民之命陰陽水火調變之理與造化相通古人寡欲所以多壽後世旨有且多貪饕者恣無厭以傷生粗率者又忽略而致變過與不及皆非養生之正故詳記夫子飲食之節以爲法養小體者不得藉口而奢靡衞生者亦得所折衷矣

精鑿之說諸書不同今從鄭箋牛與羊肉之腥聶而切之謂先牒爲大臠又細切之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兎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芥實之醯以柔之蓋以醯殺其腥氣食時用芥醬及葱同食之火上炙之者爲膾炙爾雅

食饐謂之餲又曰餒謂之餒註餲飯穢臭餒物臭也說文以饐爲飯傷溼餲爲飯傷熱朱子合飯傷熱溼解饐本字林而以餲爲味變其義當矣爾雅肉謂之敗魚謂之餒公羊以粱亡爲魚亡爲從內爛也故申叔展曰河魚腹疾上文已有餲矣又言色惡不食蓋承上魚肉而言該一切食物在內周禮天官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痼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及頳尾之魚紅朽之粟皆是失飪不食爾雅搏者謂之爛米

者謂之檗𥬇指飯言朱子條辨庖人治六獸六禽宜熟也而生之醢人治五齊五菹宜生也而熟之是也不時有二義一王制果食未熟不粥於市月令嘗黍嘗麥嘗穀嘗麻分四季夏小正二月采蘩五月煮梅六月煮桃皆為豆實豳風載食瓜斷壺之類一強使之熟則朱子所謂穿掘萌牙鬱養強熟之類割不正亦有二義如魚曰作之肉曰切之固欲其方正即解折牲體如太牢九個少牢七個脊脅臂臑亦須合於正數然祭饗之割本有常法此記子常食之割也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於肵

俎心皆安上切下午割勿沒舌皆切本末亦午割
牢羊豕安平也割本末食必正也少儀牛羊之肺
離而不提心提猶絕也割離之而不絕其中央少
許右二條則割肉之一 證醬者醢醢之總名周禮
膳夫掌王之食醬用百有二十甕醢人共醢六十
甕以五齏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醯人共齏菹醯物
六十甕醢人醯人皆有女醢女醯二十人曲禮醯
醬處內食之主也有烹時所用之醬濡鼈醢醬實
蓼濡魚卵醬實蓼之類以制其氣有食時所加之
醬魚膾芥醬麋腥醢醬以調其味肉以牛羊豕犬

雞及鳥獸之物烹之於鑊盛之於鼎載之於俎豆又有土包而燒之者爲炰加於火上者爲燔貫而炙之爲炙乾於火上爲熬腥肉細切而醢醢食之爲膾薄折乾之曰脯加薑桂治之曰修肉醬曰醢肉汁曰洎羹曰湆無量言人之飲量不可一概限不及亂卽無量之量也今人誤解則謂縱飲失儀且傷生沽酒鄭康成註周官酒正云旣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孔穎達云酒善者爲功惡者爲沽然對市脯言自當作賣字解爲是大酋監酒水泉必香秫稻必齊麴糵必時陶器必良腊人掌脯

大者爲膴小者爲胖田獸之乾豆取其上殺鴈魚之腒鱐取其膏香市人作僞多反之故不食薑許愼說文云作疆禦溼之菜王安石字說薑能彊禦百邪故名曰薑春秋運斗樞云璇星散而爲薑呂氏春秋云和之美者有楊樸之薑楊樸蜀地不出三日卽不宿肉之義食不語寢不言存心養生之道皆在舊說以瓜在菜羹之內或又以瓜與菜羹爲不倫故曰瓜當作必不知古中原今北五省瓜爲常用豳風有剝瓜之文其類至多有生食熟食之不同實齊魯之地所常用也記曰瓜祭上環禮

固有祭瓜之事當從原文記者舉三者至細之物明必祭必誠記曰夫禮始諸飲食王宰皆曰綴此條於飲食之末乃見聖人謹於飲食之源流而以禮節之所爲味以行氣氣以實志順性命之理盡仁孝之忱養身養德其道莫先於此得之矣

席不正不坐古人席地屈膝而坐夫子心位於中得其至正故體無不正於一坐見之

附解中正者天地之性也人得天之理以生無不中正聖人以禮敎人只是維持中正之義但禮有動靜靜以養其本動以和其用故居敬爲窮禮之本一平日存心養氣有齊莊中正之功臨事檢攝威儀

有不愆不佻之則朱註聖人心安於正云云極妙
第心何以遂安於正愚故以心位乎中申明其故
學者必自實踐乃知不正不坐有不期然而然者
毋徒彷彿文貌已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節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
階　鄉人飲酒如周官族師祭酺與其民長幼相酬酢
之類杖者概指父兄之倫儺有三季冬乃逮庶民
事若戲而先王燮理之意存焉聖
人敬通幽明立於阼階賓神也

附解鄉飲酒禮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
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有
賓有介有司正樂正鼓瑟吹笙升歌間歌合樂少

長以齒終於沃洗孔子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此章所記乃鄉人以時聚會而飲無定禮故夫子以意節之記曰六十杖於鄉然鄉人中亦有年未及六十而屬在父兄之列者皆當敬事之故杖者二字止作尊長二字看斯出不先不後見聖人心目專注惟在於此未出之前既出之後許

多鄭重恪恭可想陰陽二氣流行不無駁雜邪厲乘之以爲民害非有德者必罹其殃先王制爲儺禮以達陰陽之氣月令曰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鄭注儺陰氣也陰氣右行此月建辰日

歷大梁昴宿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
出行故逐疫以禳春氣天子諸侯皆得爲之仲秋
天子乃儺以達秋氣鄭注儺陽氣也陽氣左行此
月建酉日至壽星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之
氣惟天子得爲之按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昴
中有大陵積尸之氣季春月初日在胃從胃歷昴
故儺於此此時仲秋之儺除過時之陽也陽者君象
故諸侯不得而儺暑氣退則涼氣通達故曰達秋
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鄭注
此儺陰氣也此月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謂

之大儺者庶民皆得儺也按季冬之月日經虛危
司命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墳四
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爲厲鬼北方嚴寒
之所邪氣鬱而不出來歲變爲疫癘故通命庶人
大儺旁磔其事近戲而其驅盪伏邪以除民害實
有至理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
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葢狀神
以驅鬼夫子深達幽明一氣之旨故如神之親臨
以誠敬迓之若夫室神者己之祖考與戶竈門行
之屬主人平日修身立德神所憑依大儺之事能

驅陰鬼不能驚正神也而前人沿郊特牲之文謂
夫子欲神依己而安是亦未達幽明之故矣神屬
陽鬼屬陰神之不正者皆鬼類人而正則爲神神
而邪則爲鬼愚別有鬼神說茲不贅又按禮緯顓
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
爲魍魎鬼一居宮室區隅善驚小兒常以正月十二
月令方相氏逐之夫鬼類至不一矣賴有德以制
之無千歲不滅之鬼亦無不德任術可以感通之
神明神能制鬼不能爲無德者逐鬼以其人實自
招也禮緯之言殊謬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節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周禮春官大祝辨九㩜八曰褎㩜卽再拜也拜送使者誠敬如見其人古凡賜飲食必嘗以拜藥之拜受同而不嘗愼也必告之不欺也

附解朱子謂拜送使者從背脊後拜蓋非拜使者拜所問之人也古饋問無饋藥者僅見於此章拜受不敢嘗而告之以故此夫子自爲之禮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廐家廐問人不問馬於倉猝而見其誠所以爲異也

附解禮雜記亦記廐焚孔穎達曰孔子私廐是也若國廐則四馬爲乘三乘爲皂皂有趣馬三馬爲繫

繫有馭夫三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校人之官則中大夫也問人問馬皆廄焚後必然之理但子方退朝倉猝聞變問人不問馬足見平日愛人一片眞誠若馬亦一生命不可竟付不問非以其財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已熟日食正席先嘗敬賜而不敢緩若喜於得食者然使者可以旣飽復命矣體解日腥必熟而薦薦欲祖考實受其馨忠以成孝也必畜廣君之仁非暫生而將殺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晩反○侍食之禮君客臣則命之祭臣乃祭祭而先飯不敢當客禮也若不客則君祭而臣不祭亦不先飯今子君未命祭祭而已猶先飯視常禮愼矣疾君視之東首加朝

服拖紳東首以生意承君之惠加朝服拖紳如未疾時之敬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不俟駕行敬所迫也方仕之時如此

附解夫子自言事君盡禮盡之一言蓋無微不至矣此章所記蓋皆禮之所略而子獨詳愼者已熟曰食禮運所謂熟其殽也已入鼎烹三牲犬雞魚腊臐膮腸膚之屬體解曰腥未熟之物禮運所謂腥其俎太牢九個少牢七個特豚五個與麋鹿野豕之胖禮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蓋古人每

食必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大者如后稷次者如祭先嗇司嗇其先火先炊之人則於祭祀後祭之夏官司爟凡祭祀祭爟祭先火也特牲饋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祭先炊也記曰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臧文仲燔柴祭之謂是祭火神孔子以爲非禮每食必祭亦祭先火先炊之意但不備禮故爲小祀不可與大祀比周禮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卽君命之祭也二曰衍祭主人延客祭也祭食之禮孔孟未嘗言而後世解者謂每食取少許置之豆間然古人席地而坐故盛食必以俎豆乃

便取食若殽食至乃祭坐而取少許置豆間即名曰祭殊爲褻越何得言祭而此篇記孔子祭必齋如則祭食當是於食物將盛時先以之祭如今人薦新之禮既祭而後入席然不可考矣禮經爲漢儒所掇拾往往不近情理今姑舉一二不能備載明者察之明堂位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又水漿不祭而臣於君則祭之公食大夫禮祭觶漿是也玉藻所載言侍食之禮君若客之則命臣祭臣乃祭於是先飯徧嘗羞不敢當客禮也若君不客之則君祭而臣不祭亦不先飯膳

夫爲君嘗羞夫子侍食君已祭矣未嘗命夫子祭而子必先飯盡以臣之侍君本當致敬不必君以客禮相待始爲謙讓視常禮加愼故特記之也君臣前皆有食凡君將食必膳宰嘗君前之食今自嘗己前之食若爲君嘗食然飲漱口也東首若因君視而生榮君視也加朝服拖紳不敢以病廢敬不俟駕行孟子曰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已是明白或謂致仕後君召亦然則太泥蓋致仕後有當赴召與否吉月必朝亦但謂月吉耳不可一槪而論

入太廟每事問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節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人倫之一既無族親則我殯義不容緩獨加曰字見夫子之勇於自任心口一也饋不重財而重胙視友如己視其先如己先也

附解朋友相合以義而財行其中財以成義非義專恃財也着一曰字見子卹友之誠於拜祭肉見子重友之孝然則所貴乎友者爲其相勗以道也相關切以仁義也未嘗不藉乎財未嘗必賴乎財卽二事可以推類

寢不尸居不容寢則神氣息焉恆人多肆不尸形與神交養也私居不容不過謹申申夭

天是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節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狎以人言褻以地言互服一斬四齊舉齊以該

軾也以式爲敬車之禮也孔氏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王者以民數爲天故重民數子則惆瘶體之誠也

一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饌以行禮饌盛則禮盛故其情文較常有異也朱子曰迅疾也烈猛也事天如事親故必變

附解晝夜陰陽天之正也人寢則神氣棲息不尸形飭而神亦內葆也聖人無時不以敬靜養性而寢復如此故德固而氣亦肅養生之道亦在是常人日牿於欲而寢復放縱德之不修神之不永天折傷殘所由來也可無戒歟不容祇是不過拘謹若

非禮之閑固未嘗越齊衰三項已見前篇此則以
狎褻二字明其誠古人車皆立乘惟老人與婦人
乘安車則坐車上横一木高五尺與身齊曰較倚
之以為安故曰寛兮綽兮倚重較兮又有一木下
於較高僅三尺有所敬則俯而憑之所謂式也禮
曰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謂君臣
俱行君式則臣下車必變以貌平時式車中時古
無紙所書畫皆於版戶籍之版土地之圖周禮司
書掌之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非人亦無以
成功化子安得不式負版者盛饌舊說謂敬禮非

以其饌非也禮在而饌將之盛則尤情文之隆也故必變風雷皆天地之氣然天地亦與人同人之所以生者神氣氣之所在即神之所在故夫子言鬼神體物而不可遺神者理氣之妙夫子故曰妙萬物而爲言鬼則陰之靈鬼統於神出陰統於陽也前人謂雷乃天地之氣本無有神是不知神氣不可相離有氣斯有神而神實主宰乎氣如人身百骸皆氣所貫注而神乃運氣者也其風雷之氣聚散不常則一元之理闔闢消長自然而然天固理氣之主而神之總司也聖人敬天安得不敬迅

雷風烈

升車必正立執綏節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綏登車索執綏將升爲時甚暫必正立也不內顧三者狀聖人中正安詳之意

附解綏安也車馳人立則不安有所持則安矣有二綏一曰艮綏乘車者執之一曰貳綏又曰散綏僕人執之僕先升車以綏授乘車者乃執之以升子之正立即在此時記曰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二綏跪乘君出就車則僕並轡授綏并轡者以六轡及策並置一手而以一空手授君綏令君升也將升而立不過頃刻夫子造次不離於正故記

之也其在車中安靜中正無以形容之故以內顧疾言親指狀其不然在夫子則無心而自中節也

內顧回首而顧非必專顧後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節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上聲嗅許又反○鄉黨一篇皆夫子時中事也故終之以此言鳥之知機而以山梁雌雉之事實之曰夫子言也梁山脊也如梁故曰梁時棲止得時共拱同向也嗅依石經作戞謂雉鳴張氏稽曰雉之舉也雉鳴而雌不鳴嗅驚起戞翅聲也夫子偶感雌雉而言子路向之雉即逝也

附解此章王宰皆得其正解蓋記者歷記聖人之事以為世法然乃隨時處中非可執一以求也故遙

情高寄思及鳥之一舉一集皆有自然之機以明道在中庸因物付物無不有當然之則也山梁雌雉子偶見而歎其知時正是此意子路因聞子言而向之雉即三嗅而作是色斯舉矣之明證學者知此體察於義理之間以得其中正之矩時止時行於以企聖人之詣則於鄉黨一篇不啻甘旨之於口也是記者之深意也梁有二義橋梁魚梁山脊亦曰梁今人倘沿而呼之嗅從張氏於理為近餘皆臆說古人立必拱夫子感雉而歎[illegible]路因子言而起敬拱向雌雉即驚起耳

四書恆解
下論上

四書恆解下論上冊　晚年定本

先進第十一　凡[illegible]十五章　　雙江劉沅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節

朱子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周室雖衰禮樂本一王之政非有二也行禮者華實殊而因有先進後進野人君子詞有抑揚四句皆時人之言也用之見用於時設言以矯時人失中之弊

附解前人不敢以用之爲用於時言蓋以夫子苟得位而治必將損益變通不盡從周也而王宰皆則云如字承上作轉就現成說張甄陶亦云如字非虛字不知夫子在當時一布衣耳自言己用先進

人豈遂以爲法乎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夫子又何
時不用禮樂其意蓋曰先進於禮樂今之所謂野
人也後進於禮樂今之所謂君子也時人所尙如
此豈不以先進爲陋哉不知禮有一定至中之則
先進文質得宜如使我得志乘時亦惟從先進而
不從後進所以明時人之弊而婉其詞以相悟也
若使夫子果得乘時文武周公之大經大法亦豈
有刊除不過因時變通有以補前王之所不及耳
言各有當何得執拘方以失其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節　德行顏淵閔子

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

子游子夏從行並去聲○朱子曰夫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夫子思之而記者因記當時諸賢所長是夫子所以尤難忘情也四科非夫子之教條諸人亦不以是詣終特與難之時有如此耳德行道有得而見諸行事言語據理陳詞政事國家經制之事文學博古而嫻禮儀無弇陋也

附解史記言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患其用楚圍之朱子曰是時陳蔡服於楚安敢圍孔子張氏椿曰是時陳屬於楚蔡已遷於州來陳蔡之蔡故蔡也今河南府上蔡縣陳今陳州南界上蔡按此於地里爲確而所以厄陳蔡之故卒

不可知也孔安國謂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
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然
其所指乃哀五六年事與問陳章去衛絕糧事不
合蓋絕糧在哀元年厄陳蔡在哀六年當是二事
而前人誤以爲一耳唐明皇以此章所記爲十哲
從祀夫子廟堂宋理宗乃以顏曾思孟爲四配四
配之下爲十哲其實此章乃從陳蔡諸賢中之傑
出者耳非顏曾之下惟此十人爲賢諸人亦非遂
限於所造德行尙矣其他言語之子貢終聞性道
政事之季路亦號升堂游夏得其精華西河傳經

皆幾大成豈容拘以定論至閻百詩考年譜謂子游是時十八子夏十九竊謂古人年齒秦火而後多不可稽簡策流傳彼此互異不必據以立說要以聖賢大中至正之理衡之則聖門文學當不如是易爲耳故程子亦謂非秉筆爲詞章者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助我者善疑問而有以相長門弟子多以質遜於回自謙故子言己以相長望於門人如回之無所不說得益轉少不必以之爲例也蓋謙以誘之之詞

附解爲學之道能信尤貴能疑助我者子夏子貢之流善於求問最是上達要緊功夫顏子穎悟沈潛

不可以他人例安得及門皆如之哉當是二三子必有以資不如回自謝者故夫子云然言回之無所不說其於吾言中之意言外之旨固皆有以得其會通矣而吾轉有歎然者蓋義理無窮吾安能必盡無遺憾哉吾方以相長望於二三子如回者吾喜之吾不執回以概二三子也二三子其思質疑辨難以助予之所不及不必因回而自遜語意全是爲衆門人不如回者誘掖與他處專贊顏子者不同不然抹殺助我一流既不可通而若憾實喜上句終嫌語硬蓋衆門人非特學不如回亦其

資稟限之能爲助我之輩則可進於回觀夫子與子貢之弗如回則此章爲巽詞誘導定無可疑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姜氏宸英曰孝哉閔子騫郎人言而夫子述之也父母兄弟稱其孝必其誠身事親友弟之道皆盡而後孚於遠近之人子故信之

附解韓詩外傳載子騫早喪母後母生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知欲逐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而止母悔改成慈母宋韓琦言古聖帝明王爲不少矣獨舜稱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事之常不足道也然則

夫子於七十子中獨稱閔子之孝諒非無故但作
時文不必實拈耳閔子弟閔蒙閔革母龔氏見閔
子墓碑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君子圭璧其身不留餘憾三復白圭謹言之意般實敦行之志切也孔子以兄子妻之重全德也抑之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附解講家多謂不必添出謹行只重謹言殊不知言顧行行顧言乃君子修德之常若專謹言而不愼行所謹者非其所宜謹而所行者又未必可以言也何其意之偏而淺視南容哉弊由呆視朱子邦

有道所以不廢二句而未通其旨耳記者卽謹言一節以明其行修已久夫子妻之亦非第以其能謹言而已譚梁生以爲孔子適周問禮老子送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好議人者也博辨宏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南容實與聞焉此二復白圭之所由來其說亦可以廣學者之志此章與上論不同不獨爲擇配記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哀公康子皆非能知學之人但哀公君也不可以不知而不言若康子則無庸絜語矣此亦聖人之時中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節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貧者葬可無椁而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顏路之請推夫子愛回之心以愛其死也而夫子亦斷於義若使子富於財則必不靳其請矣

附解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西狩獲麟意蓋言二子之死見夫子道窮如西狩獲麟夫子與非時之歎也而後儒不得其意妄爲穿鑿何休註云顏淵死在哀公三年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孔子十九而娶幵官氏伯魚死夫子年已六十有九而回

死又在後司馬承貞史記索隱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孔子年六十一伯魚卒孔子年且七十矣王肅以鯉也死爲設事之詞至本　朝閻百詩則直謂史記仲尼列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下當是脫一七字蓋生於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於魯哀公十三年戊午是年伯魚卒當在前方合顏子三十二歲之數假設之言未免笑滚了人其錯考諸書巧爲比合固已但必謂列傳脫落增一字以伸其說亦猶未免笑滚了人大抵古人年歲無關大義者皆不必泥只

就本文直斷爲是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朱子曰噫傷痛聲至道精微中行難得夫子爲後世人心憂而歎身後無人也痛悶故不得不呼告於天

附解一理也天地人共由之曰道夫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亦人人共有之道也道全而後可以爲人夫子不得行道以濟時苟其徒有全道者後世有聖人作則必求聖人之臣吾徒應運而興以道治世則以之成己卽可以成人安知不得志於時使道大明顏子篤信好學而不永年故深歎之非如後世好名之士視道如私物師弟授受矜爲

獨得之奇也要知聖人止是修己迨己德既成則恫瘝斯民之心自不容已不必求知亦未嘗不欲人知知之而以道相勉在上則可以乂安天下使人人歸於聖賢在下亦可以友教英才使久久漸爲風俗故得人而教至爲難得孔子痛回早亡以爲繼此無人矣然曾子子貢之徒承其道以貽後經戰國暴秦至於楚漢而項籍既亡魯國尚守絃歌詩書盡爕壁中忽聞絲竹天不欲大理絶於人寰安能使夫子之道終喪學者但當以修身爲急知道即人之所以爲人至於知與不知傳與不傳

毫弗介意庶乎可爲孔子之徒矣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節曰有慟乎節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扶爲去聲○哭踊有節慟則情之過矣但夫子爲道而慟故胡氏以爲性情之正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所以斷門人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節門人厚葬之節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喪具稱家之有無非薄也財不足而妄求則非義人之所以不朽者天理也非形質也非義則死者不安生者不順子故以門人爲非門人蓋顏子之門人

附解父子師弟一也然聖人以理義相成無苟從世俗以爲愛敬之理顏子聞道於夫子全而受者全

而歸師弟之誼隆矣棺槨葬祭之事有無過禮貧必安分乃理之常門人以世俗之情相愛敬而不知非禮則非回平日之心不安於死矣夫子惟以禮教人而門人非禮累回且大悖夫子之教不安於生矣猶父之說述其平昔之實明回必不受此非禮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鬼神二氣之靈而人者五行之粹子路問事鬼神而夫子專言鬼者對人而言事人謂五倫無忝也人道得而天道自合何問鬼神得天理而始爲人全天理者生不天徒生死不徒死故知死不如知生程子曰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乃所以

深告之也

附解萬物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其粹性即天理盡其性則人亦天矣鬼神者陰陽之靈陰陽統於太極太極天之命也人性天之太極也全而受者全而歸為天地之肖子更何忝於所生德為聖人此舜所以為大孝也鬼神祇是一陰一陽全人道者中和在抱天地合德夫子曰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說也至於生死之故亦祇此一陰一陽之理夫子言天地之心五行之秀即謂其得天地之性生而誠身則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生爲天地所眷顧死爲造化之功臣從古聖人在帝左右千載如生皆是此理故知所以生卽知所以死後世以天道爲高遠鬼神爲恍惚則任其心之所爲失其性之固有旣不得爲人又何問其死子路之問爲切問夫子之告爲精言矣要之天人一理人神一氣不愧不怍故孟子以爲至樂若世俗言氣聚而生氣散而死以生死爲泛泛然則蔑視此身將並天地父母之恩亦以爲偶然其爲世敎害非淺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行胡浪反樂音洛○誾誾和厚行行剛直侃侃光明三者皆學養有得故樂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強而無學以柔之則不達於時中故因以戒子路

附解人性皆善而氣質不同非仁至義盡不能化其氣質之累四賢秉質既優又事夫子久內養之深見於容貌如此非第由天資也子路仕衛父母之邦家貧而仕如委吏乘田之流本無可議者孔悝之難既為其臣聞難自當往視其欲脫孔悝恐蒯聵害悝也固不知蒯聵特刦悝使助己未嘗欲害之因子路欲燔臺蒯聵懼其果然遂以石乞盂黶敵子路子路倉猝蓋未攜器械不知所以遂被其

害其實初志非卽欲死其難也夫子問其死而悲傷哭曰天祝予天祝予同於哭顏子未嘗以爲非義本　朝張甄陶辨之甚詳可破俗論

魯人爲長府節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節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長府府名蓋如晉固宮之屬

左傳昭公居長府伐季氏貫事也是時魯政積弱修德自强乃其本務無益而勞民故閔子婉止之中當禮也閔子未嘗仕魯蓋魯人訪之因其言而遂止也

附解左傳魯昭公將伐季氏居於長府註云官府名周禮太宰以八灋治官府鄭謂百官所居曰府長府爲公所其地必宏敞堅固故魯人欲爲之若以

爲藏貨財之府是時四分公室土地人民半歸三家而季氏富於周公魯君安得有厚斂之蓋藏左氏載公伐季氏之時不居公宮而居長府其爲完固之地可想故不必作府藏解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節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夫子嘗曰成於樂蓋爲學之極至於隱微氣象之間悉消融其渣滓而後可適於中和子路學成而未化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進之以己德之和非擯諸門外也門人不喻夫子之本意故夫子復中言之入室卽謂中和之致非方抑之而旋揚之也門堂室相因語言之妙

附解在丘之門者由也今也由之瑟不合於丘殊非

由夙昔期丘之意　丘之門不應有此瑟由之心又何用為此瑟也是　指其心曲之弊以冀其變化非專斥責之也門人　不敬子路則竟以夫子之門為無由矣故夫子曰　我之責由蓋謂其學已升堂特和平不足故即瑟　以教之非以其人不應在丘門也二三子尚不如　由又不解予教由之意則大非也語意如此前後　止是一意不可誤認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　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節　曰然則師愈與　節　子曰過猶不及　與平聲○學非高明則識不廣而非謹篤則志不純有兼全無偏勝則中可致矣子貢意師為優子故折之以正朱子曰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

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愈猶勝也

附解中庸言道之不行本於賢智太過愚不肖不及天下之人惟此二者而已道本至平至常而實至神至奇神奇卽寓於平常之中平常卽具有神奇之妙是以達天之學不外性功孝弟之至通乎神明高曠之士志量高遠矜博洽騖新奇而不知五性五倫天之經也拘墟之士立心酯謹見聞隘規模淺而不知天地民物己之責也子貢之質與師相類故意以為賢夫子曉之以過猶不及然後造道之詣以明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節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爲去聲○冉有以足民之才施於季氏而不引以忠愛奉公則雖自然之利猶富賊也故夫子斥責之欲門人鳴鼓而攻實欲使告之而改也晉語趙宣子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此鳴鼓之義

附解冉有十哲之列侃侃如也政事之材豈如頭會箕斂之流黨惡害民蓋其足民之才生財有道雖祇此惟正之供常用之例措置得宜民樂輸將用無匱乏如劉晏田千秋之輩別有一番經紀良才非必攘君剝民也聚斂二字與大學不同只作蓄積有餘解然則夫子何以責之蓋魯之貧弱也由

季氏專魯之政財賦盡歸其家故曰富於周公冉子爲季氏信任應宜引以忠君奉公以土地人民財貨還之國家卽不然猶當設法經畫潛默轉移漸漸富國强公如或道不能行則惟去之而已乃昧於此理徒知自展其才不知季氏益富則公家益貧而强餤愈熾是誤用其才非匡時救弊之道孟子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賦粟正供所出也夫子之責之正惡其不能改德失平日屬望之意孟子之言甚明是此章註脚後世不得其解以爲催科以爲心計皆爲誣枉至馮厚齋則以

爲夫子責冉有乃所以責季氏冉有爲法受惡所不容辭非孔門果有此不堪之人靦然十哲之列也其言亦未得實總由未悉當日情事及夫子望求維魯之意耳

柴也愚節參也魯節師也辟節由也喭 辟婢亦反喭五旦反○凡人氣質各有所偏去其偏則歸於正特難爲不自省者望也愚少變通魯無才慧辟外務喭粗卒也皆四子少時之事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程子曰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耳故學以誠篤爲貴尤可爲末學砭矣

附解人性本於天天理至善故性無不善氣質成於地及先德故多有偏四子之質如此經夫子指示

而皆力學久而變化之卒爲賢才不特曾子終聞大道即子羔亦卓然自立如家語記柴之事皆是子路升堂子張臨沒自言君子曰終其庶幾也及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等語與曾子宏毅之言一轍可見其已聞大道後人不知其爲少時之偏一概妄議大非矣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節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庶庶幾空虛明也屢空即三月不違仁之義命謂賦稟不受命謂其亦能力學不爲氣稟所困但好殖貨財不如顏子之安貧耳貨殖貨財生殖億料事中知其得失又言其才識之明

附解屢空 空字前人恐流於佛之言空故訓爲空匱

然佛之言空亦謂性體空明私欲淨盡耳非謂人
倫日用皆屬空幻也人心易動而難靜易雜而難
純雖聖人德已大成猶必精一執中常人憧憧朋
從無一息之安止聖人以存養敎人收視返聽敬
止執中收有覺之放心復虛明之天性始於操存
終於神化孟子所謂養氣而不動心也夫子敎人
爲仁卽是此理特孔子時禮敎猶存故未明言養
氣孟子始指明之蓋靜者動之本也外之所發視
乎中之所存故爲學之功靜存動察內外交修本
末交養顏子之屢空心有主而私妄漸少矣若天

假之年固可純一夫子特表之以勵子貢若安貧
止是樂道之一節上論美其安貧爲不堪其憂者
勸戒非謂能安貧者皆能樂道者也若不受嗟來
甘心凍餓即是大賢世間豈少此人前人惟恐人
廢倫常故忌諱空字不知理散於萬物而皆具於
心心有人心道心除去人心純乎道心必由克復
而克復之功不外存心養性性無爲心有覺空則
至虚虚極而後憧憧之心可以不擾於外文王之
純也天命之穆也一而二二而一也上天之載原
無聲臭故空者性之本體也人第知心之靈可以

應事不知心至靜而後爲未發之中心不可强制也以虛無養之卽是空之義自儒者忌諱空與虛無而養心之功無矣雖息息檢察而心之陰私不化必不能至虛至靜佛言眞空不空謂性也妙有不有謂心也心與性是一是二惟聖人盡性無心非性故上通天命下該萬變常人則心之擾失其性之良故克己者克去陰邪復禮者復還性始克非力攻之謂因陰邪之氣亦本於生初最爲難去故喩之以克其實克己祇是收已放之心入虛明之舍以空空之心養浩然之氣耳後世僧流亦知

養空而不得受中之本來道流養氣而不知盡性之全體儒者知道在倫常矣而不知萬事本於心萬理含於性心不正性不純則必不能修齊治平各得其道故空者養其源也至於一念之動而愼獨善則擴充惡則克治必求事事恰好則學問思辨篤行夫子言之已詳因顏子子貢俱已知博文約禮者特心性之功純疵不同故相形以策勵之不受命與屢中皆許之之詞惟貨殖句乃斥其不如顏子若以不受命爲不安命則子貢之貨殖豈非道營求者乎則誣子貢矣顏子安貧子貢所知

故不復言時解因此句因解屢空爲安貧然安貧祇是一節之美賢哉回也章表其安貧爲因貧廢學者鍼砭此章以兩人相形爲子貢勸義各有當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迹聖賢之成法所以約人於善不必踐而皆善質至美矣室則精義入神之處蓋心純乎理必學而後至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篤誠實意君子之論皆道德之華色莊者貌爲篤而已常人無養氣知言之學則易爲所惑欲人核其實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

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就二賢氣質之偏言有父母者當知其道也有當諭親於道者有當幾諫爲孝者不可一概而行非專爲二人言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朱子曰後相失在後陽虎嘗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過匡而匡人圍之匡人非必害夫子夫子固義不容死以女爲死恐其不察而死也顏子亦知義不可死夫子必有以自全故曰子在回何敢死也記此見聖賢心理之符而師弟相依之切

附解匡人誤圍夫子夫子本無可死之道顏子亦無必赴鬭之理聖賢皆可以不死事解而相慶之言

辨足見其平日審於義者精也舊註殊未安而胡安國又以上告天子云云啟人之疑論益紛矣國語晉欒貞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敎之君食之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此自是常理而毛西河非之誤又有謂顏路在顏子不當死於師者亦誤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節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節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節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節　曰然則從之者與節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與平聲○朱子曰子然季氏子弟自

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蓋季然欲由求助己而不知二子皆有正大之氣者也具臣無愧臣職大臣則道足以格心厥後由求助夫子墮都出甲卒以安魯豈苟於應仕者哉餘詳康子問從政章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節子曰賊夫人之子節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節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夫音扶惡去聲○門弟子學於夫子往往藉升斗以自贍子路使子羔殆為此耳但費巖疆子羔為之不勝任而廢學故曰賊之讀書所以窮理而徒讀書者未必能治民人子路之言未為大謬但其使子羔之意不如此故夫子不以為非而惡其佞其後子羔為成宰不為費宰蓋子路因子言而他任亦可見其使之之本懷矣民人猶人民社稷州社里社皆祀以稷也

附解子羔為成宰著有治績非不可仕者因費為季

氏嚴邑才不勝任故夫子責之大抵魯政日非若非諸賢共爲分理默爲轉移三家未必不爲三晉此意前人未之見及愚有論在季桓子章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孔氏曰晳曾參父名點講學之暇以齒次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長上聲○朱子曰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諸賢素有求知之言夫子使其忘分自陳以觀信心之實以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上聲哂詩忍反○朱子曰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

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而親其上死
其長也哂微笑也率爾慷慨自陳之貌千乘之國古
公侯之大國春秋時之次國攝於大國師旅饑饉當
時所常有子路即時事以自狀其才比助語辭有勇
知方養教
得其道矣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
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朱子
曰求
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如猶或也足富足俟君子
言非己所能求以子路見哂故以小國自任然春秋
時小國足民尤難
禮樂教化之具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聲○鄭
氏曰宗廟之
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元端禮衣也
章甫禮冠諸侯之常服小相相君之禮求所俟之禮
樂化民成俗之道而赤則嫺禮樂之儀者也不敢疑
於君子而自居小相宗廟會同舉其大以該其餘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

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衣反雩音于○以齒則曾點當次對以鼓瑟故子後問之朱子曰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閻百詩曰曲阜縣南七里有溫泉流入沂水鼓瑟三句詳其從容閒適之狀異乎三子之撰自言無以及三子謙詞也夫子使之自言其志毋以異撰爲嫌莫春童冠風浴詠歸其平居閒適之志如斯而夫子茂對時育之懷適爲三子者出曾皙後所觸故不覺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點疑己志不在酬知而夫子許之故問三子以自證子曰亦各言其志許其各有實得也

曰夫子何哂由也節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點言三子皆是何獨哂由子言其爲國以禮特言不讓故哂之惟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點疑自居千乘爲不讓故問唯求則非邦也與子明其爲邦點猶未知哂由之故也惟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赤自居於小相點疑其非邦夫子曰宗廟會同豈非邦與而赤方以小自任則可見其言之讓而子路之可哂在詞氣間明矣三子旣各有可與則己之見與非爲其忘世亦明矣

附解聖賢之學盡性而已全其所性則用舍行藏莫不自得獨善兼善原無兩副本領但四子俱不能即到此種境界中庸言鳶飛魚躍謂天地之理斷

綸六合無物不得其所非超迹象以求深外人倫
而適性也沂水春風則狂士襟懷灑落氣象後人
不知天理全具於身誠身事天亦止完得吾身得
天之分量雖淵淵浩浩此心與造化同流而翼翼
安安無事不與斯民相習而以沂水春風鳶飛魚
躍爲一心獨得之奇使人莫知嚮方蓋以禪宗末
流養空空之心矜超妙之見詬聖人之學也夫聖
人之心無非天理文王之德之純固上符於穆而
日用倫常實無時或外止敬故孔顏樂處曾點狂
時其大略相似而性眞之獨喩者不同狂者志趣

高遠不屑屑於卑汙淺近胷中亦有一番瀟灑光景而隱微幽獨未能天理純全粹然無我則自適有餘成己成人或不足也此章夫子叩諸賢之實學不欲其以空疏鳴高三子言志皆有成能獨曾點生平志尚淸高承子之問謂己無以酬知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自謙非自詡也不料夫子喟然與之故三子出而獨後問三子以證夫子與己之故夫子言三子皆各言其志實有所得則所以與己非以其不務功名可知矣惟由獨見哂未知何故又進問之子言其爲國以禮特其言不讓點以

由自居於千乘之諸侯爲不讓故疑求非諸侯子言求亦邦矣而由不讓之故猶未解又問及赤迨子言赤自居小相乃恍然於由之不讓特自居千乘不如求赤以小邦自居得立言之體耳至夫子所以與點之故不過取其隨遇而安不必定以知我而始自足在點祇是天資高曠志趣灑然在夫子即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無入而不自得三子不問蓋已知得夫子與之之故朱註於點太說得過高於後半曾點之問未疏其意義致沂水春風爲說禮者剽竊二子言志似未爲夫子許可其晦聖

賢之實學不已甚歟兩各言其志迴不相同曾點是謙詞夫子是深許三子言皆實學而人多混看試思曾點若自鳴其異尚得爲賢者乎而夫子豈不斥責之乎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正以其自遂慰安之使自言耳夫聖人自得而無求於外然實成己而卽欲成人性分中有眞樂悲憫又何嘗一日而忘三子自言如此夫子告武伯亦如此其學之務實才之濟時皆非後世所易得此章大旨不明令後世疏誕傲僻之流藉口沂水春風反廢人倫經濟故曾點數問斷不可少而講家塵封竟忘

章首夫子發問之意又以曾點之問三子是證與己之故又不知三子者之言何如一節是夫子許三子亦何孟浪也張氏椿曰魯有二沂水經注沂出蓋縣艾山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出黃狐山之小沂水合至下邳縣入泗此大沂水也又泗水注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即顏母致禱處平地發泉此小沂水也愚按周正建子而民事仍從夏時此言莫春仍夏時也詳見春秋註

顏淵第十二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卽性也以其爲天理所含蓄如木果之有仁故曰仁己私欲根於心陰非由外附者也克勝而滅之之禮禮兼內外而言謂天理自然之條理復全其量之本然一日克復積久而誠也天下歸仁萬事萬理莫不統於仁一以貫之之義由己不由人欲顏子毅其性分之力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目制外之目視聽言動皆心之用而氣質之靈以禮則發而中節此章蓋顏子進道之始功以其質美故夫子語之特詳

附解仁者人之所以爲人卽性也在天曰太極第此理在先天渾然粹然者無稍欠闕有生以後氣質

拘而七情擾天理不勝人欲矣夫子以求仁教人使之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內外交修本末交養功非一端顏子問仁之實夫子因其天資高明將始終功效總括言之及再問而後示以下學之功克己復禮爲仁語其本末之道也一日二句言功效之大爲仁二句言爲之在我己者何氣質中之陰滓也人身秉天地之氣而生其異於禽獸者理也理存乎心而心體陽中含陰爲善難爲惡易皆此陰火之靈本流動不息故也爲仁者以安止之法求放心而歸於中極至虛至靜以生浩然之氣由

有諸己而充實而光輝而化神有許多功夫次第心非可以强制也必虛靜以養之克己者天理充實之後渾然在抱陰私之氣全無有覺之人心恐聽命於純一之天性如克而勝之耳非天人交戰有術焉以攻之復禮者復性也人未生以前性本無不善因氣質拘累物欲牽引遂失其本來之天性克己至淨而天理返乎性始故曰復也然夫子不曰理而曰禮者理之本體渾然耳著於外而始有迹象禮者天理之節文其見於百爲而莫不當理卽禮也仁之在心無可見必於禮見之仁禮之

本禮仁之用言復禮而後內外兼盡非空空守靜如告子之不動心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極言克復之不易而性量之該括無窮此一日乃仁熟義精之候非忽然了悟而已其克復實功必親相授受不能悉著於文夫子必爲顏子示之而記者略之非故爲略之實不能以文字傳之也非禮四句白文明言其目可知綱領有在而後人執以爲克復之全功抑思禮隨時而變通聖人因心而作則卽文武周公之禮在當時已多不可行夫子言禮未嘗拘拘成法況後世禮制益疏未必矩步規行

便可以修齊治平故非禮四句只是當乎天理而
已而凡聖人之禮亦該其中焉仁禮二字若德造
其極則合天地而通神明若得其一端亦有裨於
人紀但此章以全體之仁言禮字亦該本末精粗
不可以他處言仁禮者相概也夫天理一而已賦
於人而爲仁仁具於心而心在後天則陽性之純
不敵陰私之雜故一心而分爲二曰道心人心人
心者知覺運動之靈非可無也而必以禮宰之克
復之後無心非理卽無一非性矣先儒言心而但
以持守克治爲主持守克治不可少也而氣質之

私非可以力攻智取故孟子發明養氣不動心之義孔子豈不以此教人哉春秋雖衰禮法猶存故孔子以禮爲先而養氣之功不載於遺文至戰國而禮教裂矣孟子乃明示之夫氣者質之所以成而心者氣之帥天理爲心之本體氣質爲心之郛郭浩然之氣天之所以爲天故養之而德可合天克己復禮豈能外此圖功哉人爲萬物之靈受氣於天成形於地先天得乾性坤命而生故性無不善後天以坎性離情爲質故性不盡善而夫子亦曰相近不明乎天地之奧與成形成性之原安能

知仁之實際與克復之功能哉程子四箴於義未
全愚嘗擬之附識於此其視箴曰五氣精華神聚
於目眩逐喪明迴光若谷誠以守中謹幾志鵠美
色若讎惟恐汙黷志氣如神日月雙沐其聽箴曰
氣應坎精惟耳爲靈神泉響答五音瓏玲心爲之
宰應感靡甯嚴凝天德愼擇渭涇闢如未聞非禮
勿聽其言箴曰舌爲心竅動與神俱義謹出悖心
矢嘉謨必愼必戒若訥若愚禍機德應善惡分途
神明內隱誠一不渝表裏中正閟此靈樞其動箴
曰四體百爲應乎天則動惟厥時心理協極禮度

謹嚴雖小必飭惟聖爲師內外合德以中以誠顚沛無息習久自然無入不得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兼動靜而動尤易忽又仲弓從政者也故即出門使民以言敬而無地無人不當敬可知矣無所見而莊肅本易使而嚴恭其誠一爲何如不欲勿施本敬以行恕而仁在中邦家無怨不留遺憾於一心非必盡人而信從也

附解理一也而隨時隨地隨事不同故聖人敎人因人造就究歸於一致家語記孔子論仲弓曰有土之君子貢稱其使臣如借蓋仲弓爲季氏宰有

位於朝與他人異出門使民在邦在家正其日用所有事非虛擬而言也蓋敬之一字無一息不當然然苟泛泛陳詞轉令人無從下手故夫子各就其人而言乃為切實之功敬字是仁字骨子恕字是敬字推施要祇全其此心之良而已顏子之為人豈不須敬恕讀者切不可膠柱鼓瑟乾道坤道朱子言之太泥程子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蓋敬非可以勉強而能持久也故即出門使民足見動靜交養之功

又家語孔子稱仲弓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可行恕焉有土猶有位言其爲當時有土中之君子也下三句申明其所以爲君子言使衆用刑人情易於自用之候於此乃見其人之能恕與否而仲弓以恕行之故爲君子語意正與此章使民句相合子貢稱其使民如借亦是此義而註者誤解並此章亦無從印證上章顏子是刱用功時此章仲弓是已用功時其克己復禮功夫二人皆行之不可以顏子爲優仲弓爲劣前人太泥又按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曰季曰臣聞之使民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可見聖人傳心要法雜見諸書特無人識得而夫子舉以敎其徒也故文武周公盛時爲仁之功從事者多流傳末世猶有人述之而夫子之好古敏求述而不作固非虛語後世不得其義則以爲生而卽聖又不知爲仁祇是全人之道甚以夫子爲罕言仁似學者不可輕易求仁誤世非淺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司馬牛名耕字子牛宋人朱子曰訒忍也若有所忍而不易發仁者靜其言也訒由旁觀見其慎密如斯也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牛以訒言爲易不知

所以訒者非爲言也爲卽爲仁之事

附解言爲心聲心靜則言不躁心誠則言不僞除卻躁僞二字言更何處不訒仁者言可爲經覺世牖民如孔孟之講學好辨伊旦之反覆指陳不得謂其太過下學未能純乎天理則愼言所以顧行默識所以體道其言也訒是切實指牛以求仁之功也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亦是此意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節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朱子曰向魋作亂牛嘗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疚病也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爲其德之在我者難純而事

之外來者無損也牛以兄弟之不德爲憂則至情也以事變之累己爲憂則俗人矣子告以君子之自得欲其反己問心盡乎天理人情之極致內省不疚非義精仁熟未易言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之兄弟無道有必亡之理牛之憂之至情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牛蓋嘗挽救之而不可故子夏寬譬之有命則禍不足以相及在天則存亡亦非偶然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此正告以感動兄弟之道言敬恭有禮則疏者亦可感親者何患不能化也

附解人倫之不幸雖聖人無如何惟恃在我者直不愧而已牛憂兄弟是其理獨於幾先而至情不能自已不得以爲非也惟是兄弟之間惟積誠感動委

曲周全而凶頑之至眞有不可感化者則亦惟自盡其心與道耳五倫惟弟兄不可相强其道主於仁讓舜有象周公有管蔡柳下有盜蹠至愛至敬委曲求全而不可則亦惟仁義不衰以盡天性之誼若爲惡不悛殞身不惜無以身相徇之理蓋自修其德以承先祀委曲周全以恤兄弟之後道僅如是而已子夏旣寬牛以患害之無妨又勉牛以自盡之實功而尙有謂其語病者何哉死生有命二句最易說壞命卽天理人之承天者不同則天之禍福之者自異言牛與兄弟罪不相及牛爲世

冑富貴其所自有今兄弟無道宗社將亡然不幸而魋實爲政牛乃不遇是司馬氏之當衰天也其所由來者漸矣二句說得最是周到下乃告以自修之道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愬蘇怒反○子張問明意蓋欲求明於遠如十世可知之類夫子告之以不蔽於近即是明即是明之遠也浸潤如水浸潤毀人而令人不覺膚受謂如眞有切身之痛愬己之寃是非養性於中和而洞達乎物理不能察也

附解聖人非能盡天下之事而知之能之也其心至

明凡見聞立決其是非其心至虛合天下之才以爲己才子張從事夫子克己復禮內外交養之功必早聞之特以天下事物人情至繁且雜恐難周知故問明察之道不知自心存養未純是非之本早昧遇詐僞之來便爲所惑若涵養深粹天理燗熟於心省察綦嚴人情閱歷者至則如明鏡當前妍媸立判浸潤二者之行祇是平日無知人之明性情有躁率之弊能均不行必其養性陶情體察人情物理已至故爲至明至遠其本原則在心性也因子張固有內養之功者故不詳示學者毋徒

取辦於臨時焉世事萬端以私智臆測則益其僞以至理權衡則一歸於中聖人誠無不通故明無不遠浸潤膚受近在几席之間而禍及天下之大又安得以不明而泛泛視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節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節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夫上聲○當時不恤民而兵爭民多解體子貢至也下二節設言以窮其說去兵不及修器械兵旅去食則糧儲竭矣信者人之所以立垂死而不以欺僞待人則民亦不欺之

附解子貢此問當是仕魯之時是時魯君無權民心不附故夫子告之云然語氣趨重民信之句言食足兵足則民自信之矣蓋食足則平日恤民之政已周兵足則親上死長之義已洽故民信之子貢見得三者皆全非旦夕之功設言以窮其變而夫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語氣與民信之矣句神迴氣合蓋足食足兵當時亦有知之者而不得民信故事雖有三而民信爲重然當時魯政久在權門子貢又未大用此章之言亦存其說而已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節　子貢曰惜乎

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朱子曰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子貢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皮去毛曰鞟子貢以子成救弊之意為君子則非不知質之重於文也特以其意主去文故言文之不可無猶質之不可偏勝猶文虎豹之鞟與犬羊之鞟何異正以其文而別貴賤耳申言文質不可偏廢意非謂文重於質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節有若對曰盍徹乎節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節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蓋民田盡入私家公之所有者宗室小臣耳地狹斂重民無蓄積年饑則正供不給故不足用二謂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為什而取二也以徹則恩洽於民

而民心向之且豐凶有備有若欲公厚民以自強
而申言君民一體之義使決計行徹也詳見附解

附解此章義理闊大有子按切時勢以立言非泛作常談也今按春秋證明之周制井地之法井九百畝公田百畝又以二十畝爲民廬舍則公祇有八十畝八家同力共耕八百八十畝每年計其所獲多少照畝均分而以公田八十畝之所出盡入於公以八十畝視八百名曰什一此八十畝所獲君儲諸倉廩以爲宮室衣服飲食匪頒賜予之用至國有大兵大役其費出於民如征伐則有車乘甲胄芻糧興作則有板幹工築朝覲會盟君行師從

鄉行旅從民即爲兵屝糧費屨皆民自備是取民
原自不薄但先王立法重農賤末省耕省稼其法
極詳如周禮農官之屬及公田稼不善非民私田
稼不善非吏春秋補助之類總欲民勤農畝至用
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豐年用三日可任也者家五
人之類又嚴爲之制民自不困於征役且賦稅所
供只此公田常數豐歉皆以多寡爲均分無取盈
之法故爲良法美意春秋盟會征伐日煩小國困
於大國常常徵用民力既已苦煩而公田八十畝
所出實不足以供諸費故宣公又於公田之外於

民田八百畝之內十分又取其一如收一石則取
一斗亦只是照本年所出多寡均取之此是於常
法什一之外又增取八分之一故爲什一（本朝張彊陶不明此理以爲非什二者非）奈世益降國益卑列邦兵會誅求
無厭難以立國於是季武子乃增一中軍從前二
軍皆屬於公有事則命大夫統之以出至是武子
作三軍三家各統一軍卽各征其軍之田稅但季
氏爲上卿有大事必先之一切盟會兵伐彼力難
獨供久久勢必累及孟仲二家又將改制故穆叔
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列國徵求之政也武子

固請言必不累及二家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迫後政令煩費果應穆叔之言季氏於昭公五年又毀中軍四分公室蓋從前三分公室猶留一分與君至此四分皆入三家季氏二孟仲各一是將魯田盡數均分入私卽每井八十畝之公田亦入三家矣惟是八十畝公田所出三子代公斂而奉公故曰皆盡徵之而貢於公但名爲貢公此中或多或寡任憑三子增減公無如何尚有未入三子者不過前代式微舊臣及宗臣零星土田山澤間田之屬三家所不甚愛惜者公之貧久矣然田

歸三家一切軍旅大事亦三子任之公無與焉故
公所入雖微猶得頗足於用但田旣入於私家民
不知有君且每年所應貢者三家又不如數而給
公祇得又向宗室小臣中加稅求之一遇年饑民
無所出三子全不入貢則儥甚矣哀公之問正是
如此實在情形有若以爲公之所以如此祇是徹
法壞而公民無田故至此盡仍行徹法乎哀公不
知其意以爲現在什二而取尚不足用如何尙可
行徹有若言國以民爲本君果行徹如先王之舊
一切取民有制凡事節省彼民也爲誅求所困如

在湯火一旦得輕徭減賦盡力耕作養其身家感
君之恩如同天地且取之不竭民有餘財安有坐
視君困不爲供億者乎此法一行公祇就公臣之
屬行之而合國之民素臣服於三子者見公民如
此亦將歸向恐後三子雖禁之不能也此乃有子
絕妙經綸救時良藥不然現在若貧又勸減賦於
理實不免迂闊且三家久專政柄哀公安得而自
主行徹是有子徒空言以悅聽耳亦何取哉朱子
加賦以足用節用以厚民於兩人問答本旨最醒
惜講家不得其實故爲印證如此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德天性也萬物無以加故崇忠盡心信不欺以此爲主理日純而心泰矣又日日徙義愈進於高明物何以尚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惑之事無窮即易見者以曉之愛惡之私至於顚倒死生以遂其欲則惑甚矣然其端乃自念故君子必誠其意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於上文不屬錯簡無疑

附解德者天之理而人得之以爲性物無以尚本崇也世人以詐僞浮薄自逞其心遂使吾天良梏於物誘子張問崇德蓋已從事於養心之學而見天理難存事幾難辨夫子告以忠信徙義功至簡密蓋人心惟多私多妄故嗜欲日增天理日微主忠

信則凡事誠一不貳私僞少而道心始純再於日用行事詳辨義理由非而遷於是更於是之中又求其是久久精義入神而內德益純粹矣至於惑之一字祇是自心無主任好惡之私忘義理之正夫子故以愛惡之偏明其悖理之甚生死非人所能使之然也然徇私而不從理則甚至於其生其死皆欲如我之意此其爲惑人所顯然共知者卽此以見愛惡不可不愼也然愛惡之偏由於中情之昧所以清其源者在誠意正心子張平日所從事雖未能力行無忝固已早聞於夫子故不必爲

之絜說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朱子曰齊景公名杵臼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人倫不正而後有政以正之君臣父子其大端也各盡其道則政正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所以正人倫之道非易言也景公不能進究而徒善其言故齊終於致亂

附解天命之性祇此一理貫徹於人倫事物之中天下古今一人有一人之情事則盡其道而歸於一者不同其不同也乃其所以爲同也問政之說兩論屢見此章對齊景公言直從大本大原上立論

蓋聖人救亂之苦衷也君臣父子各有其道仁敬孝慈一以貫之曰誠而已矣欲踐其實必由窮理盡性幾於欲盡理純乃能各盡其道夫子此言已該得大學中庸雖麟官禮在內當景公危岌之時非夫子秉政不能一旦秩然若使景公爲之猶無濟也何也素無根本之學故也聞夫子言竟不問其實之如何蓋彼之君臣父子不正固尚未自知也故曰能自見之謂明抑夫子此言後世之踐之者幾人哉漢高祖唐太宗興王之正者也人飭之慘元武門之事留憾千古而呂雉武瞾禍亂因之

故愚嘗謂三代以下法律之密刑政之嚴或有加於聖人者而治不古若則以人倫之本誠正之道不講也苟非汲汲於大學之道安能清其源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折屈服也子路積誠感人不待言而始信故極擬之如此非謂折獄之貴於敏也

子路無宿諾朱子曰宿留也記者因記其平日之實功不輕諾自不留諾力行忠恕之學也

附解此章狀子路之誠明非論折獄易曰君子以明慎致刑議獄緩死書曰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禮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蓋聖賢敎民在刑罰之先不幸而有獄必不敢輕心掉之況獄原於

爭兩造兩詞必當剖別斷無片言折獄之事惟子路析理至明行義至勇言之善者必諾諾者必踐人服其至公無私至誠無息故夫子以此形容之而記者恐人誤會因記其平日也下章楊氏之言朱子列之圈外不可從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民有欲則爭無弗得所而又有教化以正其心仁讓不欺訟何由起夫子言此悼末俗而思恭己之治也

附解此與上章不相連屬楊氏之說非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無倦敬也以忠誠也事本於心心稍倦則肆心驗於事事稍僞則欺爲政者以民爲子以子民之事承天道則居之行之不容不密如此

附解兩之字指政之理而言政者正也正一己之心思動靜而因以正人爲政之道子張蓋素所習聞夫子策以無倦以忠此中使有天德王道至誠不息功夫在欲踐爲政之實非從事大學何自問津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朱子曰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爲善爲惡之意無已故成不成迴殊小人美惡不明又以忌狹行之何能然也

附解美惡之分天理人欲而已非平日窮理盡性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所成不成未必悉當况夫美

可成而又有事勢以阻之惡不可成而又有威福以迫之欲爲君子難矣哉小人自棄其美因忌人爲美愚嘗有言君子不與小人爲讐而小人必與君子爲讐其心性之不投若冰炭然深歎人欲之陷溺甚於斧斤也可哀也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難以顯言其不正故釋正之義而曰子帥以正欲其深思而自得也戒其下凌上替意在隱躍之間

附解季康子竊君之柄攘君之民强人從己如何可得政者正也正己而化人必先戢其僭踰爭其恩

信一切大人正己物正語義雖可通對康子說卻
尙隔一層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康子奉父遺言召子歸魯盡猶知敬夫子者且是時子年已老故可正言其失欲貪欲也賞之不竊廉恥生於富足天良不忍昧也
附解天下安有賞盜之事亦無賞而不爲之理講家以爲極言之耳不知不欲二字中有許多經濟事非第廉潔自守之謂欺君罔上剝民肥己都祇爲一欲字誤事不欲者漠然於富貴寵祿一心惟知愛君愛民平日爲民謀生養數教化期於家給人

足各有恆心民樂其生而趨於爲善故雖賞而不竊也惜康子庸乳不能進究其故左氏載臧武仲對季孫詰盜一節義與此相發而汲冢周書記魯國多盜康子獲盜詰之盜斥言其非顯係因此章而附會之者非古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善者人之同心也爲政者民所瞻仰欲善卽善其機甚捷喻以風草歆動之詞然非實有哀民之心仁民之學者亦何能欲民善耶朱子曰上一作倘加也

附解康子一大夫耳竟侈殺於夫子之前驕恣極矣苟逆折之將益觸其怒故前章言厲此章言婉蓋仁民之心也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位者不體天愛民之心以子民而反倚勢行暴天其怨之耶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夫子聞殺之一言巽詞婉導其音悲切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無所不宜之意）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恐其以外務爲達故詰之）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蓋以有名稱爲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務其名達踐其實明剖其界以示之）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直順理而無私曲以直爲質無委曲徇人之心好義必求協於時中察言觀色審乎心與理之安而辨其是非慮以下人不自恃而取諸人以爲善也邦家必達無弗當於人心天理非盡人而譽之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貌爲仁人而行實奸僞叉儼然自以爲是庸人甘其欺而昧其實亦附和之然天理微矣

附解子張務外身心切要之圖皆欲人知雖亦有志之念然求名則實少矣故夫子特與劃淸達聞界限達者以誠行之無事不求合乎天理人心非必人人都稱譽也聞者假行竊名以欺遠近人受其愚從而譽之其實無至誠之修如王莽以謙恭移

漢鼎而安石以虛名結主知此此等人最不易識達者祇求理之無阻閡者祇求名之動人其立心制行有天淵之別此關不明君子小人無從辨之聖人遯世不悔不知不慍豈有一世人皆尊信乃爲君子者乎第天理民彝是非久自有公論耳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天理曰德惡匿於心曰慝闇於理則惑三者皆心性存養之功從遊尙以爲問平日可知故善之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急也後緩忘也急於義而無計利之心天理日純矣故德崇念念責己而無非薄他人之念則慝淨凡私之動者

甚微而流害甚大一朝之忿忘身及親舉易見者示之欲其辨於未形也

附解人若未嘗從事大學之道德慝惑三者尚不知從何分別遲之爲此言也其切於修己何如而朱子以爲粗鄙近利蓋未知一朝之忿之義夫惑之事無窮要其端始於一念理欲公私不精其辨則一毫之忿至於大敗名義而不知即忿之易動者以見惑起於私妄即一朝之忘其身及親以見惑當辨之於早非謂遲尚有逞忿忘身之行也讀古人書不得其意將並其人誣之不可不愼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記者因下

交而記此言遲之問知乃繼問仁而問也樊遲未達遲於愛人無疑蓋以人難盡知有沈吟之狀記者記此句以見夫子復告之由來也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子見遲沈吟恐其疑知妨仁故復告之如此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徧反○遲本疑人難盡知而子又告以舉直錯枉能使枉直所告非所疑故復不解而退見子夏以質之其曰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則知未達之故在知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子夏言子疑在知而夫子所言不專為知因證以舜湯之事於是遲知子兼仁知而言且知知人者知其賢而舉之非必盡人知之己之疑亦解矣此此章三人意見各出記者以明賠之筆記之

附解此章遲誤會子言而子夏釋之記者以蛛絲馬迹之筆傳神舊註曾氏之說是夫子揣遲之意非遲未達之意也蓋遲問仁無疑復又問知聞知人之說正在沈吟夫子恐其以知爲妨仁故復語之第遲之未達正以人難盡知不能舉錯皆宜如仲弓焉知賢才之意及聞子言則以爲知者別有使枉者直之道而所以能知人者猶未明也特所告非所疑遂不敢復問而質於子夏其曰鄉也問知則非疑知之妨仁可知也子夏以爲夫子言知者之事而仁在其中證以舜湯則所謂知人者非必

盡人而知之而遲疑亦可釋然矣不然使遲未達之故恐知妨仁則使枉一言已自了然不必又見子夏而云問知自言問知是所以未達之故也蓋聖人無所不知者理也至於心曲隱微未見諸言行豈能盡徹遲本先問仁後問知愛人易解已無可疑惟是人不易知故聞言而沈吟思索現於意象之間夫子恐其疑知之妨仁故曰舉直錯諸枉則能使枉者直矣但遲正在思索知人之義舉直錯枉其所已知者也彼所思者如何能一一知其直枉而舉錯之及夫子言舉錯能使枉直益增眩

歲蓋夫子一意樊遲又一意故不解所謂也但禮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遲不解夫子所謂如何敢再問故見子夏而曰鄉也吾問知耳夫子言舉直錯枉是知之事也又言能使枉者直何耶其意以爲吾方慮直枉難分而夫子告我以能使枉直豈知者別有使枉者直之道乎子夏曰富哉言乎夫子不僅爲知言也因舉舜湯實之於是遲知子兼仁知而言且知知者知人只是知其賢者舉之非盡天下而人人知之己之疑亦解矣夫子語意包孕面面俱圓得子夏而畢宣若如曾介說遲未達

知仁之相爲用則一聞子言能使枉直必已了然何以愚昧至此且見子夏猶云吾見夫子而問知耶而子夏又何以云富哉言乎耶記者因夫子與子夏之言先記其問仁並着樊遲未達一句以見夫子言舉直錯枉之由來而遲所以又誤會之故於敘遲之問曰鄉也問知以見遲未達之意並不會想到仁上去非遲有善忘之病方纔疑知妨仁見子夏便忘了仁字一邊也故如舊所說見子夏問之故終不分明而遲亦癡人耳明者詳之或曰夫子豈不知遲意而言耶子又何以知遲之意非

疑仁知相妨耶曰遲之未達乃記者形容其狀並未明問夫子告誡婆心復申其說舉錯二語非甚難知蓋遲意之所思者在此而夫子所告者如彼兩不相合故不明白復有見夫子而問知之問且卽此一言而遲之所未達者已可知矣若所疑在知妨仁何以明說使枉者直而不悟耶當時夫子只是揣其情狀而告之今則始終情事已經記者記明故可知語言誤會之故豈妄肆猜疑必欲與前賢相反耶讀者試平心將兩次問答之意思之必有以知予說也蓋鄉也問知一言遲已將未達

之故明明說出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告上毒反道去聲○盡其誠以告之善其術以導之
盡兼言與事而言自辱則人己兩失不如善以全交
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己之文會友而
不自恃其能取友
之善輔仁而益精進其德言
君子取友用心之密如此

附解本文語意一串而下朱子兩平說遂使講家紛
訟蓋取友之道原以自輔不敢謂己之有餘祇求
濟吾之不足文者道之散殊己既嘗用力於文矣
而以之會友折衷其是否至於友有一長一善必

返諸吾身有是與否思齊內省是輔仁實際曾子爲取友而自是者發二以字煞有精神二友字中間紐合非可兩兩平說前輩如尹起莘許樂陽王罕皆皆主串說而未透立言之意故申論之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節 請益曰無倦 凡導民以善責己必嚴凡謀民之業心力必周無倦勤恆而已

附解蘇東坡之說亦是但云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未安蓋民事無皆君代之理祇是此心此理必求自盡其父母之責不可留一毫遺憾便是勞之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節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 舍上聲○魯之政在季氏季氏之宰雖總家政實可有裨於國政故仲弓亦爲之總大體惜人才達幽隱維魯之事卿在其中矣仲弓患不能知夫子患不能舉皆惓惓之心而大小有別耳

附解魯自文宣失政政由三家而季氏世爲上卿刑賞予奪彼實專之又周制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本國士民非甚不得已無出仕外邦者以夫子之聖季康子召之卽歸桓子用之爲宰攝相亦應非聖人委曲以行道蓋父母國之道也聖門諸賢行道齊時若欲一旦爲上卿大夫如夷吾孫叔之舉既

有難期而爲貧而仕由陪貳以躋卿佐乃當時王制之常苟非貪緣苟合自可受職不慚仲弓德行之科夫子許其可使南面而爲季氏宰夫子告之如此蓋以魯政在季氏如此盡職奉公爲季之臣即爲國之幹何害於道故當時門人凡仕季氏者夫子未嘗以爲非惟冉有爲之聚斂乃蒙斥責閔子騫無藉祿仕又不屑爲季氏私邑當時情事如此前人以冉季事季氏爲非何不比而觀之耶舉賢士之難以春秋世胄公族盤踞已久如晉代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中正之習故仲弓慮之然而一

賢拔擢衆賢彙征又宰爲衆望所好尙者人爭趨之故不患不能盡知也此等書義若不明其時事又烏知聖賢立言之心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非謂不知者置之正以果能舉賢則凡知賢者皆盡以其賢來告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衛侯輒卽位十年晉師久退而未迎父歸國則嗣位之名不正矣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意夫子有救亂之術而拘於常理故以爲迂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責其粗率妄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名者名其事也事非其實則言不順而人

亦不服事何以成也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正名所以正其事也凡事當理而洽於人心則禮樂在其中反是則爲事不成刑罰者佐禮樂之具也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上言不正名之弊此乃言名者言行之柄不可苟也

附解此章先儒議論多窒惟本朝張甄陶得其情事按春秋傳齊景公與晉爭霸衞靈苦晉先往從之魯定公八年晉趙鞅侵衞盟衞侯於鄟澤使涉佗成何援衞侯之手及腕衞靈怒而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晉人歸罪涉佗殺之成何奔燕衞竟不

從晉且助范中行氏鞅深怨之至魯哀公二年四月衞靈公卒公子郢既不肯立蒯聵又得罪出奔南子在堂除郤立輒更無他人六月晉趙鞅帥師納蒯聵實欲藉此滅衞衞知其謀立輒拒之晉謀不遂乃納蒯聵於戚在晉如金人立劉豫以疲宋在衞如宋立子魚明立景泰實乃權宜之計使輒不立則內無主而晉寇至衞不血食矣故子貢亦不能決有爲衞君之問迨晉師既退輒竟不返國於父公然據立則於理爲不順此章之言在哀公十一年則輒已立十年居位日久恩信足以結於

臣民當遜位迎父告於先君妥置南子兩全子道
乃爲天理人情之正夫子曰正名亦無非曉以父
子至情全其內外之美苟瞶得立輒仍青宮國猶
是己之國也俗說不過疑人方用我我令遜位於
事爲不可行然聖人只此三綱五常扶植世教豈
有枉道正人之理乎孟子言舜竊負而逃棄天下
如敝屣正以天下無重於父母者若輒迎蒯瞶瞶
不立而命其仍爲君則名正矣苟蒯瞶自立是輒
求仁而得仁矣若貪戀富貴隱忍害心豈復成人
乎治國無過禮樂父子大倫授受之際含糊不清

根本先亂如何設政施行子路以出公之立事屬有因不必深求夫子則必推究其弊歸於大經故曰無所苟也使衞君果用夫子夫子必有善爲感動周全之法觀狄梁公能反周爲唐李鄴侯亦善處骨肉豈夫子反不如之如或衞君不從則惟有翻然引去耳聖人立身之正豈可以世俗之見相測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蓋倒說語有其事必有其名有其名乃可言之而不順以其失實故也名旣非實則欲爲其事理旣不順人亦不服事何以成下文名之必可言乃正言之禮樂

凡事皆離不得禮只是就序意樂只是浹洽意推而至於同節同和皆此道也禮樂教人不率者必以刑罰威之合禮樂而言刑罰民何以堪聖人絕大經濟自謹小慎微而出即此可見矣正名非細事三代以下有國者皆不能踐漢高祖因三老董公一言為義帝發喪遂超出唐宋以後李世民手刃同氣其原本於割捨不得榮祿唐肅宗即位靈武不先請命元宗終陷於不孝宋太祖陳橋兵變暗昧不明太宗燭影大聲千載疑案苟知正名之說雖一介之細必深慎重況人倫之間乎學者凡

此等事當體諸身心力行而致之乃不徒紙上陳言耳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馬氏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是時樊遲仕魯求利民而計及農圃子曰不如以其非爲政之大體也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朱子曰小人謂細民斥其爲民上而不務乎大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主於敬義無不宜信無不誠上深嗜而力行之民心向化老農老圃皆集矣襁邢氏曰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

附解古者侯國之地不過百里如今一州一縣而已

仕者各仕其國惟命卿大夫位尊職重采地優隆其下一官一職禄求足以代耕不廢學業故聖門諸賢如樊遲冉有季路等有職於朝時時從夫子遊以其地至近其職易稱如今本縣胥吏之徒在公在私兩無妨耳漢時掾丞吏屬猶沿周舊制往往由縣小吏致位公卿樊遲仕魯確有明徵先儒未經拈出於樊遲所問答多失其旨若粗鄙近利之譏尤掠影之甚者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先王採政治風俗人情美惡之迹被於絃歌使人優游饜飫以

養其和平性情正而政治通故達政而善言語不達不能專對非考究之功不深乃變化氣質之道無有也雖多亦奚以爲蓋深惜之專對者一人獨對古行人皆有副此不能對則揖彼代對也

附解古人爲學皆自身心義理上用功不貴誦讀且其時亦無甚書籍孟子言誦詩讀書書如尚書之類詩則古今歌吟而詩爲尤重蓋章而習之無故不離陶淑身心涵養變化和平中正之德成則可無所不宜也此章必有爲而言然不可考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正身者不徒令明德之學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徒令者窒

附解此章不僅爲臨民者言爲君長父兄師保皆然

正身之學大學言之已詳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爲宗邦子嘗三至衛數其哀而冀其盛深慨慕於初封也朱子曰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歎之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王氏曰荊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居室猶言居家始有少有富有皆其分內自然之祿卽其言以想其意而理足勝私隨時知足異乎怙侈者矣合器具粗足完皆備美華飾也苟猶言僥倖

附解必使天下人人貧賤爲樂此亦難行之事居室自是人生要事許白雲謂儒者以治生爲急務謂其衣食粗足易以養廉耳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

則皇皇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周制世官世祿以爲酬庸卿大夫襲前人之蔭亦其本分第富宜好禮欲不可縱不此之務而小則敗行大則覆宗實堪悼歎夫子舉子荆爲法蓋惟無求足於外物之想故其言如此苟字矣字言已出望外無俟他求矣非性分常足不能有此春秋爲尤難得後世若孔奮之奉母珍膳而身同妻子甘茶茹鍾離意之不受張恢珠璣皆卓乎有守與子荆爭烈者也公子荆無所考吳公子札說之則其賢可知世族譜謂字南楚獻公子不可信若荆公子則別爲一人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夫子仁民之心觸於衛庶而歎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之教之其責在上其道則因時而處中非明德者不能也冉有能進究之子言亦宜有會矣

附解自有天地以來除卻富教二字天下無事功自有聖人以來除卻此二字亦無經濟但天地之生物也無窮而人之承天也有限盛者必衰聚者必散乃理之常惟聖人在上以天之心為心又能以天之道為道心性倫常裕其源者甚深禮樂經制立其法者至美乃能綿數百年之澤貽數百世之安周自后稷至於文武所以垂八百之基也雖然

世益久民益多則道必益弊必聖人之學不泯然後隨時皆有聖人之才以維氣數之窮非然者遇可爲之時而無其道有可爲之道而無其時三代以下所以治不如古職此之由故學術正而後有治術誠正修齊之道未全則富敎之事亦不能適時處中可大可久富之敎之兩之字責有獨專道無旁貸是在人自修而自勉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用我委國而聽期月匝一月也周室雖卑王章具在酌文武周公之政而宜於民宏綱大體期月可也三年則敎化大行移風易俗之實效蓋夫子言世尙可爲如此非自炫也

附解聖人道大德全祇此心性倫紀中和位育之實全備於身能以天之心天之道維天綱而全民命至於見諸政治則不過禮樂法度因時制宜做到恰好處去能使天下人人各遂其生各復其性非有不可測度換骨金丹飛騰妙術也舊解以期月爲期年祇爲一月之間難遽云可耳不知在後世禮崩樂壞法紀蕩然則難期月振作周家以忠厚開基文武周公之法至詳且美至春秋時久弊生理勢宜然夫子苟得志如伊尹太公之遇則舉文武之政而振作之去其太甚文其不及合人情宜

土俗期月之間何難綱舉目張丕然一新若化成俗美則須優游漸漬故需三年當時遁世之流以夫子爲多事功利之流以夫子爲迂疎故夫子言予之區區欲有爲於世者非徒多事誠以天下事尙可爲而治功非甚難也須見聖人一腔救世婆心勿作自負口吻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善人有善而無惡者也春秋殘殺之風上行下效爲邦者欲勝之去之而不能子故述古語以見必善人而後可欲其急於爲善

附解此章諸說紛紛皆不得聖人口吻若謂善人便

是仁人則與下章相背且於亦字說不去若謂善
人不爲全美則誠哉是言句亦不通邵康節則謂
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一似夫子徒作此
虛言於理亦屬有礙或曰從殘殺之世思望至治
而不可得不得已而及此也或曰極言殘殺之難
勝須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如是也諸說雖各有
所見然按之本文實不如此蓋當時殘殺之風倡
之於上效之於下已不下數百年世主徒刑威相
迫所令反其所好欲去殘殺如抱薪救火揚湯止
沸耳惟有不嗜殺人者以哀憫斯民之心爲之養

爲之教選用善人涵濡變化庶可以勝殘去殺古人言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見其不易也夫子述其言而善之欲人爲善勿以殺止善夫果有善人爲邦則必能用善人仁心仁政必丕然改觀亦奚俟百年而後無殘殺哉漢高唐宗非善人也約法三章而秦民大悅謂爲長者信用魏徵而貞觀之治幾於比美成康故爲邦百年在古人不過極言殘殺之難除在夫子特言勝殘殺之必在爲善安可拘泥而言致多疑竇也哉明者思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朱子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三十年爲一世

仁謂敎化洽也此慨世風之薄而思轉移之難與上章理一而詞意不同蓋仁風必漸漬而成春秋凌亂暴虐如有王者必世後仁況無有哉蓋傷之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爲卿大夫而言人謂君臣上下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朝季氏私朝晏晚也以用也與聞之者子爲國老且居近君側聞之易也冉子以季氏私事爲政子正其名以敎之

附解此章義至明白舊註說得太深似夫子譏諷季氏又未明示冉子殊非也按春秋大夫專政由晉爲盟主諸侯服從晉襄公卒子靈公少趙盾執政

以大夫而會盟諸侯後遂以爲常規既而列國亦均以大夫往會凡有會盟征伐晉率諸侯令各國皆出貲費其大夫之執政者司其事魯自季友有功嗣後子孫世爲上卿孟仲二家亦同襄事久久權移於三家魯君無權各國皆然非獨魯也文子武子猶未太甚平子愈强故昭公忿而伐之不勝孫齊客死於外非平子逐之也定公爲季氏所立不討季氏而反與桓子嬉遊桓子亦庸懦制於家臣因冉子子路仕季氏時稱道孔子故桓子以定公命使子爲司寇攝相夫子師弟意在維魯墮都

出甲陰覊其勢三家葢已憚之受女樂而子行恐
禍及己不得不然之勢也桓子將沒命其子召孔
子孔子乃歸而年已老此章正康子之時魯政在
季氏孔子所以不再仕然康子尙敬服夫子每事
多問焉大夫執政書思對命嘉謨入告籌之於先
與家臣私相諮謀乃事理之常非私朝便不可謀
國政也葢冉子爲季氏私事稽時而晏退因一時
躁率對曰有政夫子聲入心通接口答曰其事也
明非國家之事不得名政正公私之名而不深責
冉子以政與事冉子所知平日亦非黨於季氏特

滑口粗心耳吾其與聞不是子已退老魯君凡事猶當謀及於子一者子居魯都近君凡朝廷有政見聞最速二者康子平日素敬夫子如問政問田賦尚不至如任心橫行之人非故作含諷語以刺季氏也不然康子嘗問政矣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不以康子爲不宜問政也事君敬其事臣之事又何嘗非君之政故不可求深反淺晦當日之情事焉其必嚴事與政之辨者爲公則政爲私則事卽告子路正名之義云爾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言謂近今之言定公此問蓋有採納之意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易去聲○幾期也人言君臣交儆子言誠知難而愼之保邦未危可以興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喪去聲樂音洛○以莫予違爲樂則安於不善無由聞過所以喪邦也

附解思艱圖易聖所以興暴慢自恣狂所以覆此理甚明第取必於一言則難夫子先言不可若是其幾後引人言而推其意非一言之可以興亡而用

此一言者之異也古訓是式興亡之迹何窮定公所問特謂人言耳人主聽納不遺要在分晰美惡然非實有窮理正心之功亦不能剖其幾而踐其事也此意公未嘗究子亦未即遽言察人言者則不可不知董公一言興漢李勣一言滅唐事幾間不容髮一言何可忽諸子必先言不可若是其幾何也卽令漢王爲義帝發喪而不任賢才唐高宗立武氏而能攬紀綱猶未遽興亡也故子言至爲精愼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葉音義並見第七篇說音悅○葉公楚之

良其問政將以强楚必有疲民於遠者近說遠來使之務安其內以懷柔吳越抑斯問也其在昭王復國之初乎

附解聖人祇此一理因人而付斷無有泛泛告語不關痛癢者時解人言論必求其渾括不知理得其眞言各有當未嘗不四通八達也學者當類推之明人徐纘高能切楚立論亦未得其實事近或以王道立論則大悖於春秋之旨矣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父魯西鄙小邑速亦有效非其至者瀕民以仁摩民以義必循序而後臻於美備小亦有利非其上者各遂其生皆復其性必宏毅而樹其規爲

也。戒以學質之所偏，而復申其事理如此。
附解。政之實，子夏所素知之，故不復言，特就其質之易偏者告之。一邑耳，而子以王道勗之，蓋聖人無兩副本領也。後世謂百里才，公輔器，此優彼絀，蓋緣無聖門一段實學，又或但以不達爲阻礙事機，或亦知戒小利，而所謂大事者，亦非夫子所指，皆似是而非，不可不辨也。困勉錄云：漢景欲速，平諸王，召七王之反；唐文宗欲速去宦官，致甘露之變；唐太宗行仁義不終，欲逞志於遼左；宋眞宗與契丹和好，遂肆意於天書。其言與本章語意相去遠

甚漢景唐文病在不得善馭之道不在欲速太宗眞宗有初鮮終不是見小利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孔氏曰直躬直身而行者周氏曰有因而盜曰攘以不孝爲直蓋直之理不明久矣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爲去聲○理正爲直父子相隱雖私也而實正也凡人有過所以必代隱者非特包容之量冀其自新而復歸於正況父子乎故曰直在其中不正而言直則非直詳見附解

附解呂氏春秋載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子謁之上上將執而誅之直躬者請代之荆王赦之孔子聞而斥之則葉公此問固非設詞張甄陶以爲因

鬻拳兵諫申無宇執人於王宮葉公有疑而問非也邪曷以葉公爲毀訾儒教亦誤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本於漢宣帝春秋時刑書未備折獄惟艮視乎其人則葉公此問乃當時俗見自夫子折之而天理以明亦甚賴乎有是問也直字不盡好孤直剛直峭直偏直狂直皆非惟順理而行不枉屈乃佳詩曰好是正直不正不得言直也左傳楚殺子南楚王先告其子棄疾棄疾不敢告父後與父俱死呂伯恭以爲殺其父而告之則棄疾之爲人可知蓋人倫不幸之變雖聖人亦或有之要其

所以處之者至中至正而無害於天理此固非無誠正修身之學者所能也棄疾不能以死難之心先致其幾諫而又無以救父徒知不敢違君豈非未聞君子之道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則攝其儀者至詳敬則省其心者至密忠不欺不二也三者非爲人而然所以執其天理何可棄焉

附解仁體事而無不在其本則操於心其理則備於身三者檢攝內外居處執事與人因地而異其用其實恭敬忠三字一串不可分別總由平日有以

養心自然三者不苟非但強制於外也故不言仁而仁在其中遲盖以爲仁之功靜存不敵外擾之多而問夫子敎以三者則告顏子非禮四句皆在其中矣講家往往淺視此章高視顏子豈非未嘗身體乎夷狄亦人則亦同此心理安可棄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行己行其性分職業所當爲有恥不留愧作不辱命德望隆而經權之義孰非特能言而已）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鄕黨稱弟焉（弟去聲○孝弟至德而僅稱於宗族鄕黨盖僅能寡過未能修身爲世法也）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

亦可以爲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朱子曰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不權義而必於信果雖失之偏亦可自全其介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謂勢利之徒斗量名容十升鄭康成曰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子深歎其忝士林而爲民害也

附解子貢天資高邁平日志趣非常此章則甚爲切實蓋將聞性與天道時也首節就子貢所能爲者勗之身分甚高行己有恥勿但作有羞惡說聖德王功皆己分內事也行其性分職分所當爲而一毫愧怍自心恥之蓋德幾於精純矣使於四方德望足以服人才能足以應變卽履險蹈危必全大

節卽此一端以明才之非小故爲第一流人品孝弟之至通神明光四海乃曰宗族鄉黨稱之而已則其孝弟僅於恪謹寡過無明體達用之材故爲其次末節與大人言不必信正相反硜硜然小人哉形其志量之膠固也此雖無變通之學然猶知守己亦不害其爲士末節子貢之問原有不滿之心而子鄙之慨之則斗筲之人其爲世害聖賢所同嫉也程子謂子貢之意欲爲皎皎之行鑿空之詞厚誣子貢不可從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爲也狷音絹○夫子獎進狂狷欲其自愛而幾中道與孟子之意不同包氏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也

附解孔門狂狷之士甚多夫子恐其自棄故爲此言言中行既不可得則可與必以狂狷蓋人情每多卑鄙狂者一意以聖人爲期不爲嗜欲所困狷者禮義自閑不爲非義皆美質也若能自愛而自勉焉何異於中行哉純是獎勸之詞孟子引孔子之言則重狷者而惡鄉愿又是一意矣勿混視之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恆胡登反夫音扶○南人爲巫醫言子善之以明凡事皆不可以無恆也孔氏曰南人南國之人朱子曰恆常

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生死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引易而言德尤不可無恆否則召羞朱子曰承進也子曰不占而已矣言由其不占故無恆而不自羞也

附解人皆有德而蔽於物溺於欲有初鮮終由是輾轉於世俗卑靡之途以聖人爲不可學夫子引南人之言見凡事皆當有恆然他事無成猶或不關身心若德則吾身之理命於天者恆與否榮辱係焉易言不恆以羞惡之良惕之曰或承之言羞之來也甚捷當時時長保其恆方可免羞夫子曰不恆德而召羞者皆不占此爻耳文法嶺斷雲連意實相承說下舊解欠明食醫疾醫下士其法本於

神農繼之者黃帝岐伯伊尹皆聖人之徒故能洞見陰陽造化之本天時人事之變而盡其神明之道巫之興也先王以幽明一理恐人昧理而自違於天故假之以通幽明神不違人惟德可享周禮春官所掌喪祭烖旱皆用之亦調變陰陽之一道楚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聽能聽徹之如是其神明降之聖人以此調劑陰陽與醫皆非賤役也後世窮理盡性之學既卒天人相契之理亦微巫覡多途流爲邪妄儒

者不察其原並欲廢之不知先王制禮之精意未可以末流之失相誣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義相悅曰和以私相昵曰同欲人析其心而辨其似

附解朱子謂晏子論和同是必於立異不可引證此章愚謂梁邱據之同晏子之所謂和此章皆足該括之第夫子之意猶不止如朱子論韓范諸公者無論在朝在野一言一動皆然善哉四書讀之言曰君子和於君子亦且和於小人不獨不同於小人亦且不同於君子小人不獨同於小人亦且能

同於君子不獨不和於君子亦且不自和於小人可以盡其義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惟仁者能好惡人則鄉人不足據久矣特當時取士於鄉以鄉之好惡爲定者衆子貢疑而問之夫子言善惡各從其類所以能知善惡者尤宜謹也

附解鄉人皆好之宜其公矣子曰未可子貢又疑或者鄉人皆惡爲賢及子示以善惡之分而後爲允然所以辨其善惡者豈易言哉苟不務窮理而急於知人則所謂賢者不賢修身處世皆反貽誤故

知人以正己爲先毋肎向人索解蔡覺軒謂明道先生發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然亦不可一概而論孔子尙慍於羣小久友如原壤疏遠如桓魋且不革面而七十子之徒心悅誠服若謂窮居獨善無人不以爲賢決無是理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事人者說人而不以道自處不足信於君子且徒得罪小人夫子表其用情之殊使人以道自守始不失己而亦不失人也器之如用器者各以其所能

附解凡人修身立德求其自信而已豈有因人易事易說而迎合之理此爲擇君處友者言欲人愼於托足耳君子純乎天理非理則不說合乎理卽一技一名皆所取也小人純乎私欲徇私易說拂其私卽奇才異能皆所斥也自古才能之士急於求售往往輕身事人至於喪節敗名卽有經世之學者亦昧於擇主貽悔終身子故言其情狀使事人說人者審之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以理自足曰泰以欲勝人曰驕二者天淵而人常混視故辨之

附解舊言與坦蕩蕩章同意非也彼言坦蕩蕩長戚戚相反此則泰與驕相似君子安舒無入不得小人嗜欲如心心亦有洋洋自得之時然不求天理之安特快私心之適當其志得意滿人以爲泰也不知其驕也君子功蓋天下德極聖神亦以爲分內之事心理之安而已故不驕小人稍如意則驕誇勝於人實則患得患失何由而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理屈於欲而柔靡奢侫生焉表四者之近仁欲其因而成德無者反而自修王氏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

附解爲聖爲賢不恃質而恃學若必美質始可爲仁

困勉何以希聖此章特爲柔靡浮華者痛下鍼砭言四者之近仁則反是不仁可知欲人從樸實用功以幾仁也若呆向資質索解則非鞭策人意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不足於養故勗以中和之意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朋友兄弟各以其所重言之非子路有賊恩善柔之弊也

附解子路有士之行特涵養未至夫子擬中和氣象以勗之切切偲偲怡怡如也詳細形容歎想不盡朋友兄弟二句又言其施之各當則精義可知子

路晩年夫子毎以大成期之或者不察一概抹殺其好處大非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春秋爭兵虐民子故言仁心仁政兼至久而庶可卽戎以警當時也朱子曰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卽就也戎兵也

附解兵以禁暴安民春秋時用以逞忿不恤民生大傷天和矣善人有子民之誠心又有養民之善政本末備具教化大行必至七年庶可卽戎奈何非善人而殘民以逞哉此立言之意下章卽是此章反面此善人身分甚高因爲卽戎說故特言善人

以醒時君使其以善恤民舊以爲不踐迹之善人又或以王者仁人較量皆誤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驅無知於死亡忍心害理是謂棄之動以天良也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名穀祿也有道無道惟知食祿卑鄙極矣反是則爲用行舍藏之學恥豈易言免哉

附解士君子立身當爲宇宙不可少之人萬物皆備於我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時而有道出所學以濟世參贊裁成伊周非有加於性分也而豈爲祿

仕乎時而無道懷悲憫於無何山棲水伏孔孟窮
居非遂忘情救世也而況憂貧餒乎原憲負志清
高其問恥也不過求潔已寡過之行而夫子告之
如此求免於恥則用行舍藏全體大用之道在焉
所以期之者至厥後原思以清介名雖未必體用
兼全然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其設施亦可想
見因未見於時後人第就遺文所有論之遂謂其
有守未必有爲抑思常祿且不欲受況於非分聖
門賢材甚多非可以無徵而妄議以爲辭祿一事
在此章之前者非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朱子曰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四者皆心之私而違於理制之不行亦有苦功第仁者存養熟而陰質融自無四者之累也此亦原憲問而夫子答

附解人心一也而何以有道心人心之分此理不明養心者强制人心至於不動乃告子之不動心也而遂以爲道心已全養氣者善保凡氣至於康壽乃方外之能駐顏也而因之謂人心已淨此聖人實學所以高者入於禪卑者所以流於妄今將避忌而不明言聖人之學不得其實而佛老之僞者亦誣佛老內聖外王之學人何以幾而世何以有

善治蓋人秉天地之秀而生其氣質由於父母其性命本於陰陽陰之靈統於地陽之靈本乎天天地一眞陰眞陽也陰陽之渾然者爲太極以其爲理氣之極致而無以加故曰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因有闔闢闔闢之機至神闔闢之用至廣陰陽無日不闔闢卽化機無日不流行而秉其氣以生者種類繁而淸濁亦因之判矣得其秀者爲人秀者何陰陽之正而已先天陰陽尚未兩分感天地之氣而有形形成於地得天地之正而有性性原於天其渾然粹然者無可名言而實二五

眞精之所凝於時無有知覺安所謂性而實則此理之渾成者心也即性也孟子所謂性善者也迫夫胎養已足形骸具而天命全心之靈貫乎血氣而性之理含於至陰墮地而分爲情識七竅開而性之靈見於上二竅開而命之靈見於下氣質然理之渾然者非舊故性命合一者天地性命分位者人身也身爲質質以氣靈而性即以氣梏非氣之過所以成形於祖宗父母者不同故質亦不同而性囿於質質重累心心妄累性矣孔子曰性相近以此聖人以克己復禮敎人存有覺之心養無

爲之性靜而虛定必使一念不起渾然在中所謂
致中也動而省察必使念念合理力除邪妄所謂
致和也孔子曰爲仁以性存於氣質之中如果核
之仁存於深密之際而實生機之本耳孟子曰養
氣以理不外氣質而寓如金玉之生必藉沙石而
成故返氣於虛靜耳至於動而爲萬變以義禮智
信行之皆本乎此心之良而嚴其敬愼然非仁之
存於內者純必不能外之著者當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和本於至中萬
理歸於一理孔子以爲仁詔門人原思其亦聞之

矣因心不易制於其動而嚴加克治治之至久覺外誘之來堅持不動遂以爲仁子以爲難謂其省察克治之苦耳然所謂仁者必涵養功深先天一元之性由有諸己而充實而大而化此身之私累咸消內外之中和一貫自然靜則渾然無爲動則泛應各當故曰仁則吾不知也抑此理也其義本於羲文先天乾南坤北而後天離南坎北者何哉乾坤無功以日月爲功六子皆乾坤所化而坎離獨得其眞陰眞陽人心先天爲乾後天爲離離中之陰卽人心之靈也而天地則至陽之離以陰爲

輔人心則不能然故心之陰常蔽其性之明而克己復禮者必克陰累以全陽性因後世邪妄之術託於坎離於是取坎塡離人不知爲克己復禮而以爲爐火交媾種種怪誕則天地之性人爲貴所以然者無從而知矣夫天地不過一陰一陽陰陽闔闢而生萬物人得陰陽之正者在先天失陰陽之正者在後天此心所以分爲人心道心性所以有皆善與相近也不明乎天地之原與人身受氣成形之本然安能知性與心之分合立命事天之實功哉第其功夫次第非文字所能傳必有明師

授受恆久不息乃可知耳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居非禮而苟便於己者懷思戀也此必有爲而言

附解居不是居室凡意所便安處皆是士之名至貴聖人屢言之後世將此一字看輕故自勉爲聖賢者寡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皆去聲○君子言行以道無可危也矯激者流危其言行以自禍故子言有道則可無道則否蓋爲泄冶之流而發

附解危字不是好字面君子秉德中和言行以道不求自異於人而自無入不得何危之有脉者矯激

行之則可危矣故子言邦有道可以危言危行無道則當危行言孫蓋專就岸然自異之流指出一危字以警之非君子言行必爲其危至無道乃斟酌出之也語意側注無道一邊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此爲觀人者言使辨乎德與仁之眞而不必以言勇遽信也有德之言直道其心德徒言則倖中耳仁者之勇天理剛强徒勇則血氣耳

附解春秋時尙言尙勇已漸開戰國游談俠客風氣夫子此章特爲劃清界限使人務於德與仁不必向言勇索解救世之良方也有德之人自道其心

得自然詳悉精微能言者或剽竊巧飾仁者力行
乎天理不計成敗利鈍有勇者或粗豪矯激二者
相去有天淵之分而非素致力於德與仁者往往
不能分別是以君子必求實得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氏安國曰羿有窮國之君篡
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
其室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然
助語辭君子崇德黜力以承天心非爲報也而常人
蔽於目前則往往易之羿奡及身而滅禹稷易世而
王遲速榮枯其所由來遠矣适世卿之冑處尚力之
時而有見於夫子之不終窮故以古微問之夫子不
答以其理不爽而其報則君子所不言也出而美之

存其理以風世君子言
其品尙德言其心也

附解爲善無報而惡不可爲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君子修德於身性分之事曷計其後之何如哉然果盡人合天天必享之特君子則本無是想耳南容以夫子道大雖莫容於時後必食報蓋不惟信夫子之深且知天人之故矣夫子不答非嫌於尊己亦以天道神而莫測將以其言爲是而感應或不可期將以其言爲非而理自不可移易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蓋非君子必不能深知天理而卓然自命非尙德何能不惑於目前

之得失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言仁之難全警君子而愧小人也既爲君子尤當愼微不爲小人始堪入道

附解仁者天命之性也君子全仁矣而一息之疎卽入於不仁若小人則必先昧其天良而後敢爲惡則一毫之仁彼斷不能假借兩面說來爲君子者當益加精嚴爲小人者能無汗下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誠於愛子忠於誘人者必勞之誨之夫子此言欲爲子弟者體敎也

附解舊解以誨爲納誨愛子忠君並言尊卑失體聖

言必不如是且事亦大不相類蓋緣錯看忠字耳此忠字只作盡心解夫子因爲子弟者不體父師之訓反病其太嚴故曉之以誠訓子弟不得不出於勞誨之一途能勿二字令爲子弟者自思之而自悟之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之反諶時林反○爲猶治也命辭命孔氏曰裨諶鄭大夫然明也世叔游吉子羽公孫揮夫子欲以修睦靖兵爭而表鄭之爲命蓋兵亂惟禮可以已之草創討論四者皆折衷於義理以服人非徒口舌也厥後降而愈烈縱横之輩顚倒是非以禍人國然後知夫子之所慮者遠四子各有所長故夫子別白之非必共成一命以行之草創通其大要討論析其條目修飾去

其不合潤色益以典雅行人使官東里鄭之圖澤

附解周制天子諸侯聘問會同所以聯上下維遠邇其禮甚重春秋尚力黜德旣難望其以仁義相與安民息爭而禮義猶存能言者尙往往以片語息爭故爲命一事爲修好息民之要但不本諸禮而逞口舌以相爭必反增亂夫子憂之故特表鄭之爲命以見如四子者各有所長共濟其長始云無憾則保邦者宜知所法矣他日夫子語子貢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又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蓋皆卽當時濟世之要而言非泛云也草創祇是大概

規模甚好討論則能援古證今切於事情修飾者文采風流溫雅宜人潤色則正大典則得其中和是四人詞命之長非一事如此預共爲之也春秋左傳四人之言具在曷嘗商酌而後應對張甄陶引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謂即此章爲命之命其說亦有所見但夫子本意祇是言四子之於爲命各有所長皆可取法非謂其共爲一命始成一篇好文字也蓋當時君命雖略具於簡書而臨時酬對全賴使者之才列國相與倉猝應對安得共爲商議妥當始出應對之理爲命猶言得人以治之

言語亦德行之助也春秋雖衰而能言者以理折人人亦悅服蓋文武周公禮教涵濡者有由迨後陵夷益甚游士以口舌構禍處士橫議是非淆亂卒至始皇厭惡而坑之人猶不悟談天雕龍之輩復揚其波至於清談敗俗則求如鄭之爲命者亦不可得矣故聖人之所見者遠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爲政以愛人爲本子產強國庇民恩義兼美故許之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也亦有賢名然不能以義輔君任其僭王猾夏又沮孔子於昭王召白公以致亂故外之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言亦當時之一人也邢氏曰伯氏齊大夫食邑於駢三百

家水經注臨朐縣古城東古駢邑地沒齒猶言終身仲之事至多特舉奪邑無怨以見其功足服人非徒威屈也

附解聖人取人以恕苟有可濟於時皆節錄焉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夫子稱之蓋鄭小而弱偪於兩大能以恭敬惠義强國庇民蒙其福其卒也子爲出涕因或人之問而曰惠人也亟許之之詞程子乃謂子產於聖人之道概乎未有聞不亦苛乎豈不思夫子以道許之乎子西在楚亦有功業第楚僭王猾夏毫不能正即此一端大義不明可知他事亦多違道彼哉彼哉無足論也或疑子西爲楚

宗室楚之僭王已久欲其革之毋乃難行不知聖
人取人以根本爲先周天子尙在楚乃僭王名分
旣非尙何以治民子西果聞聖賢之道則必先正
其名以昭王之賢輔之以義爲周屏藩可也三代
後如關雲長孔明輔漢亦未成功然大義懍然千
秋所仰孫曹豈無賢臣如荀文若魯子敬輩祇因
不明大義皆無足取此最人生立品第一關頭昭
王幼冲倚子西爲政尤不難自展其學所見若此
其人可知至管仲爲人夫子言其器小又許其仁
稱其功蓋一匡天下衰周賴以綿長雖學不純正

才實可嘉此章特稱之曰人也言亦一時之人望猶俗稱也算得一個人也下文舉其奪伯氏之邑令伯氏終身貧賤而無怨言則平生實有感服人處非徒以威屈人亦許之之詞也諸葛孔明黜李平孔明死平悲泣死以後無能用己者又深於仲一層矣故子產管仲有功於民子皆許之子西無功於周無德於民子故黜之可以知取人之法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貧不改其性分之樂富必廣其施濟之仁故無怨難而無驕易

附解貧富皆身外之遇也而人每以喪其所守惟性

定者貧而有以自樂富而有以及人僅以無驕了事世之守財虜亦或能之惟貧而無怨者富必能好禮夫子此言警富而勉貧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老大夫室老趙魏晉三家滕薛魯也是時稽克入私家而公室無撥亂之臣如公綽者用違其才所長不著而國亦靡收其效夫子言此惜之

然則當時之所急需亦可知矣

附解朱子廉靜寡欲而短於才只解優與不可實際講章以爲譏魯官人之失夫子口中不可露出陳子龍云春秋政將在家而小國日困其論甚美要惟二說相兼其義始備陸稼書謂廉靜自廉靜短

於才自短於才非廉靜之人便短於才張甄陶引申其說愚謂廉靜二字朱子及諸人所言盡資稟耳若從聖人學問中出者則廉卽守義之眞如伊尹一介不取與是靜卽至誠之體如夫子寂然不動者是何至短於才乎三代以下聖人全體大用之道罕能一一深造故於才智之短長以爲天定者不可人爲而一二恬靜之士寡欲養心不過如禪家淸淨之比遂以爲道學及試諸百爲往往拙滯又謂廉靜之人不必有才豈知生質之異優劣固各有不同而苟以聖學陶成則成功一致故爲

國家儲才師儒之教不可一日而不立也若諸葛武侯淡泊明志甯靜致遠亦是從學問中來非特天資後人不得其解者多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知去聲○朱子曰成人猶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聖人盡性而立人極其次才學之美不狃於偏而以禮樂致其中和夫子以此策子路智廉勇藝舉四子以實之者見才智隨在皆有難在文以禮樂耳禮樂本有成規循而習之故曰文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思義三者子路之所能也夫子破其自足之見故又言若今之所謂成人者則何必然但能如是已推爲

成人矣然有志之士不囿於今豈願以此
自足蓋諷厲之詞孔氏曰久要舊約也

附解知廉勇藝子路皆有之所少者文之以禮樂耳

子路問成人蓋以爲難子舉同時四人以實其狀言如此而文以禮樂即爲成人是欲子路於禮樂加意禮樂若由心性而發則與天地同節同和聖人之事也此緊承上四項說下是以禮樂文四者文者服習涵泳漸次歸於中和當時周公禮樂之法具在行之即是故曰文下節非每況愈下蓋恐子路以其所能自足故更端提撕吃緊在今之成人者句言今世之人不知大成之詣苟且自安有

是三者已自以爲成人人亦以爲成人矣吾黨志古而不囿今豈其如是言下有許多激厲在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賢大夫也與子同時子非不知而人言目以不近情之事故問之公明氏賈名亦衛人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樂音洛○以時出之而當其可故人不厭而惜其不常然則以爲不言笑取也賈揚之太過則不足肖其眞而反晦其善其然豈其然乎謂賈非文子知己也

附解君子不求人知而亦不患無人知之知之者亦

君子也世之毀君子者固不足道有美君子者又或推揚太過被以不近情之目如此章人言及公明賈所云皆失文子之眞夫子與文子同時夙知其賢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言文子實未能然賈言徒啟後世之惑耳若素不相知聞善而疑則非聖人心迹愚嘗慨褒譏古人者毀譽往往失宜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衆好之必察衆惡之必察所以察之者非仁乎未至於仁又安能去取善惡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武仲封邑要挾制意卑詞請後可也而必據邑以請當時無有議之夫子明其要君以

禁挾私而干分者事見春秋襄公二十三年魯
有兩防邑臧氏邑在今兗州費縣東北近齊
附觧武仲得罪出奔自知罪不及不祀矣而又據防
以請全是一團私意用事不顧名分當時魯君臣
本無絕臧氏之念卽從其請更立臧爲未遑察及
武仲如防之志也卽其盟詞亦第曰無或如臧孫
氏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夫子獨表其要君者春秋
罔顧名義私智妄爲特卽武仲以示警凡用智而
不明大義者可以汗下矣張甄陶謂仲不如防季
氏必阻擾之非是季氏一時爲孟孫所欺逐臧孫
紇及其出奔之後與國人盟之第以犯門斬關爲

詞蓋已知其非實特不肯自己認錯耳臧氏世有勳勞魯未嘗遂欲絕之故仲亦曰紇之罪不及不祀也其如防請邑乃智者慮事過處不知已是犯要君之大罪夫子特就此指出以戒夫人臣之效尤者非爲仲一人言也切勿誤認反似聖人必捜求人之過失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譎詐也

德衰而力興競稱霸功晉文之後世主夏盟人尤爭羨夫子明其不如桓欲以正止譎救時弊也厥後夷至於戰國卒以譎亡聖言豈不遠哉

附解齊桓在晉文前若專論二公優劣自當先桓後

文乃從晉文說起譎而不正正而不譎中間紐合
蓋深貶晉文也五霸皆非正道而齊桓豁達猶有
近正之概至晉文純用機智害義益甚矣第齊桓
一傳而衰晉文之後世主夏盟常人以成敗論人
每豔羡文春秋之末尙智尙力皆祖晉文也故夫
子特言文不如桓以明凡事以正爲貴不得以文
之譎爲法自春秋至於戰國亡秦皆以譎敗者也
孟子言仁義而黜霸功與此章同一意見後世論
人惟問成敗利鈍不問正譎其爲天下人心害非
淺安得盡人而熟味此章乎齊桓凡事坦率晉文

一凡事狡猾不獨如朱子集註所云若晉文安受懐嬴之媵卽此一事其天良澌滅可見或曰齊桓沒而遂衰晉文卒秦師過境樞有聲如牛是晉文尙有靈矣不知此乃天意眷周緜文武之緒假晉文之柩使絶秦入周之路崤函一敗而秦不敢入中國者數百年迨三家分晉而秦始强故戰崤之役夫子亦特書之周室東遷晉鄭焉依天下大勢造物深心固非因晉文而然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糾居黜反召音邵○桓公子糾皆僖公庶子國統本無專屬齊國無主互相爭立其直鈞也但國亂民危之時能定亂者則君之管召之於子糾也非奉君命而臣可以死可以無死夫子略仲之不死而許其仁重其救時亦以其本無傷於節義也詳見下章其事具見春秋左傳朱子曰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如其仁孔氏曰誰如管仲之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平聲相去聲被寄皮反衽而審反○子貢以仲相桓爲非而子言仲之功在相桓又言其不死之無害於義則非略本而重末矣朱子曰微無也衽衣襟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諒小信經縊也

附解左傳公伐齊納子糾而公穀無子字遂來衆論之紛紜夫事實左氏詳於公穀則說經當主左氏也桓公子糾誰當立否千載疑案糾兄桓弟三傳註疏並無異說其見於他書者荀卿亦云史記則序糾於小白之上獨薄昭以桓爲兄趙汸謂其爲漢文諱理當然也而程子胡安國據以爲是本朝張甄陶亦主之則未免左袒矣朱子集註或問引用程子而其答潘友恭書又信荀卿而不信薄昭　欽定春秋兩存之豐城甘紱以庶孽定其說適符愚心今從之第其論王珪魏徵及張甄陶引

春秋以决疑猶有未允是不可以無辨也茲附論之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貶宋曰人斥名曰突繫忽於鄭後又書鄭世子忽是非顯然蓋忽本世子而當有鄭者也其書齊人殺無知人者衆誅之辭也公及齊大夫盟於蔇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於齊稱大夫而敘其盟是納糾出於齊臣之公議也稱伐稱子糾以莊公志在定亂無貶詞接書小白之入其爲乘隙潛入出於衆所不料顯然矣繫小白於齊亦猶稱子糾以見二人之直鈞也惟是魯君一片美意不能善

終一敗而遂聽叔牙之所爲故於乾時之敗諱之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甚齊人以惜魯君也而召忽之死不書管仲之囚不記以仲忽二人於糾爲私相從以避難非奉君而輔二人有一定主臣之義也召忽之死固不爲非亦不爲美誤在擇主之不明管仲若無救世之才徒偷生以事二主則有罪焉惟桓公子糾皆君庶子皆可以有國而自度有救世之才知桓必用亡可以有爲自請就囚其後卒以功扶衰周而靖夷夏故夫子略其不死而許以仁非可以死而不死邀倖於異日之功名以

自贖夫子乃與之也若王珪魏徵受高祖命輔太子太子之位已定天子之命在身元武門之事太宗殺太子非高祖命之殺也高祖迫於世民之黨勢不得不立世民使高祖明正世民之罪世民其能甘心受戮乎卽其黨亦豈能晏然乎王珪魏徵受命輔弼平日不能誨建成以孝友已有應得之咎當太子被殺束縛詣闕自明引導無狀請正典刑高祖赦之潔身遠引可也如高祖命輔世民固辭不獲亦當請爲太子立後庶幾猶可以安乃爲太宗而起豈得與管仲相擬哉聖人如天無心是

非惟其自爲桓糾皆可以立而管仲召忽與鮑叔牙當二人未定位之時均可以毋庸深究管仲不爲一己生而爲天下生是以爲仁故夫子曰豈若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若如講家心術之仁事功之仁云云則未免難通蓋舍心術無以爲事功也叔向謂小白僖公庶子程子胡康侯主穀梁以爲襄公之子夫叔向去齊桓未遠固宜可信即以爲襄公之子亦庶子未正青宮管召亦未奉命輔導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節子聞之

曰可以爲文矣僎士免反。孔氏安國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公朝春秋世胄踵位寒畯難登文子忘分引賢夫子所以亟與之可以爲文議謚者不之及而子則流連至矣

附解忠臣之事莫大於薦賢然非實有忘己下賢之誠者不能然也僎爲文子家臣與文子同升諸公僎也安之文子忘之皆可爲賢矣而文子尤難可以爲文以爲論謚法可以爲論薦賢亦可後世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所用者未必皆賢而賢者又不屑苟就故門生故吏之誼重則愛國憂民之念輕所關非淺鮮也若夫知賢而蔽之固寵貪位恃己

忌才罪大惡極古人已詳戒之茲不贊或曰門生故吏詎不當報本乎曰非也賢者擇人而與當其爲所奔走時固已稔其賢而後事及其爲所薦舉自可受之無慚至於竭忠事君所薦之人正色立朝適符乎薦者之初心有相得無相妨也生爲莫逆死亦銜恩古人重知己不以是哉苟非其人則貪緣狎比背公徇私一錯皆錯故當分別觀之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節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夫音扶喪去聲○仲叔圉卽孔文子是時魯多賢士而康子竊位蔽賢夫

子因衞靈以警發之張甄陶說是也治賓客無失禮治宗廟陳信詞賈能治軍旅尤具見於左傳三子之長僅此而靈公賴以不喪況其上者乎

附解祝鮀治宗廟蓋其諳於典物儀文時文切倭立說是神可欺而誣矣不通之甚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眞知而力行者常見其不足爲難故怍否則剿襲而無眞見者也故決其必不能爲此亦有爲而言

陳成子弑簡公事見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是時三家擅魯孔子請討陳恆欲公申大義而攬乾綱不止爲齊也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公不能自令三子而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言大義所在已不容辭君乃諉之三子誤矣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三子魯之陳氏也故不可子復如前言以警之附解春秋時弒君者多而在夫子爲大夫後恰止陳恆一事篇中兩言從大夫之後是所以請討之故而其意則欲哀公乘此事機收大權也使公發令國中以順討逆君命已出三子亦無如公議何國柄可收大倫可正矣乃公巽懦不果是歲絕筆於獲麟傷空言之無補也公羊謂文成致麟固屬誣妄而張甄陶竟謂絕筆因陳恆亦非春秋弒逆未有能討正者獨陳恆之事史不敢書孔子無從筆

削乎朱註發本文已爲詳盡惟載程子非左氏及
胡氏先發後聞之說義欠允協不容不辨聖人行
事計禮義不計利害是已然是時魯方危弱哀公
已明明自言使夫子曰臣第言其理而已至於成
敗臣不能必猶可以勳其志乎夫義理當爲之事
固已志在必爲而周詳愼密臨事懼好謀成正所
以善全其義理也豈權譎不正之比哉使哀公從
夫子言命三家出師夫子必以君命臨三子而並
爲善其籌畫疾雷不及掩耳誅陳恆而定齊亂可
也尙安俟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延事機而使得備

我哉蓋孔子告哀公時胷中已有成竹沐浴誠敬冀其事之必行非徒嘗試一告及哀公畏齊之言出則非其心不欲討第慮其力有不能子安得不卽彼此情勢曉之且以魯衆加齊半可克正就義理中曲直成敗而言非他計利害可比奈哀公卽不畏齊又畏三子故夫子出而自歎深惜其言之不行也如程子之言可杜後世計功謀利之徒亦易啟迂執不情之誚蓋詞未達耳至胡氏先發後聞謂身受權爵便宜討賊毋貽君憂權而得中然夫子實無其位亦不可行也獲麟事杜元凱謂所

感而起故以爲終較說得好後世附會朱子集註成圖書現亦公羊之陋識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以道事君念無不誠而又隨時納諫忠愛之至也不阿諛曰犯非戇直之謂

附解子路之學升堂奉職盡公其素所能又性剛正犯亦易事而子告之以此何也人臣念念勿欺其君煞是難事已能然矣而又以爲吾心已盡至於君之從否不必深究則非愛君之至故曰勿欺也自返無憾而又犯之惟恐君或蹈於過失則其忠愛乃至以是爲子路最盡勿欺者其平日忠信篤

敬必有許多翼翼君亦信之犯則易入不然徒犯弗能强君之從也古今人臣緘默者固非戇直者多取禍正爲此章之義不明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盡性希天日進而益上小人徇欲忘身日卑而益下上與下判於幾希而其後霄壤

附解天命之謂性性卽天理人之所以爲人聖人盡性以立人極而天命通焉故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夫子聖不自聖也而曰知我其天天生德於予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不嫌自夸何哉天人一理理造其精卽可合天故曰天且不違而況

於人但天理止在吾身身心淸明廣大純一不已
天卽在是動而爲言行事業無處非天理斯無事
不享天心君子上達此其義也小人以天爲遠凡
事任心悖理久久惡盈則名雖爲人實已非人夫
子此言葢爲門人示也上達之功該窮理盡性本
末內外之學在中非篤實深造不能後世儒者諱
言天命不知一念而天理去留係焉卽天命賞罰
從焉是以致飾於外無以淸其本原而純一不已
之功克諧者少僧羽之徒妄想合天不知天理莫
大於倫常盡性者敦倫之本人倫不修天理已亡

又何能作聖故此章之義當時門弟子知之實則人人皆可爲之第以天人爲二以上下爲空擬之詞則上者少而下者多聖人望人之心息矣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己謂身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一以貫之成己即可成人矣反是而求名務外即爲爲人

附解天地萬物之理皆吾身之理身修而己之天理全即齊治均平無不裕如夫子曰修己以敬即安人安百姓爲己者內而存養求其無纖毫之駁雜外而實踐必忠恕而精義夫是以德成而獨善兼善皆於己優爲然此必有明師友輔成之古者禮

教昌明上以此取士下以此修己故多聖賢夫子慨今之不如古也爲人不特蠅營狗苟爲爲人即束身自好一有求知求名之想即難實心克己盡性敦倫此雖志趣卑汙亦因世教不明使然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節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使去聲○朱子曰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夫子指伯玉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使者之言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蓋聖賢深知義理之無窮而常覺功行之難盡惟伯玉實德信於左右而使者又能曲傳其心夫子美之則知聖賢之契合者無二矣

附解道之在人身者與天地同聖人德足以如天而未嘗自滿也常人則惟見己之有餘不知己之不足豈知一念之動未能毫髮無私卽不免於過夫子假年學易可無大過以不善不能改爲憂伯玉之欲寡過而未能亦庶幾合德於夫子矣使者能傳其義則亦自修之人故歎美之朱子引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語出淮南子行年六十二句乃莊子語一之非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宅心之所曰位詩曰有密是也洗心退藏于密執中

也徹止也皆不出位之義也夫子繫艮之詞而曾子
述以教人蓋誠意之功於此始即化神之妙由此發

附解天地渾然耳而一氣彌綸萬物成形成象於其
散著者求之理不可勝窮知其本原之所在而理
可以一貫也人身亦然百骸統於一氣萬事歸於
一心心之主宰者至純則心之應變者悉協連山
首艮示人以天地之機止而不動者其本也文王
以乾坤爲首謂萬物無不本於天地耳而其序八
卦則以艮居東北猶是連山之意故曰艮其背不
獲其身云云而夫子繫之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夫動本於靜止

者所以爲行之地於大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位者何先天太極之所性命之原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天地之太極在中人身秉天地之氣亦有中未生以前渾然至善者於斯既生以後紛然散著者不復於斯聖人教人收放心而基命宥密養浩然之氣止於其所致中之義也動則省察是非是則擴充非則克治而非養其中者熟則動察亦不能精也此位字天地然人亦然乃至奧至粹之理從古賢聖知之而不敢言懼洩天地之藏也子思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中卽位一卽中之理思不出其位存養之法也孔孟敎人爲仁養氣圖功皆在於斯若但以爲職位之事勿越畔而思則其義甚淺世之有職業者無不專其思矣而合理者幾人且於兼山之義文王象詞孔子象傳俱說不去故不得不明白言之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未行而徒言可恥也未言而已行若過也惟恥之切故過之勇極形君子自策之心

附解言行相顧之理夫子屢言之此章以恥字特地形容君子惟恐言過其行欲人從心坎上用功常常自恥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言君子道惟三者而已自言不能欲人知憂惑懼之難化也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言非知仁勇之深不能以此形容之

附解上論言仁者不憂是明仁知勇之實此章則以君子自課而見其難亦實見憂惑懼之未易淨盡也自道不止謂自謙言子自道其得力蓋其仁知勇益深則所謂憂惑懼益細不言君子之道而曰君子道者言所以爲君子者其道三耳此三德精微廣大入道之始以之即至神明變化亦止此三字學者當實致其功乃知之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是非不明無以內省然從善戒惡以爲自脩非苟人也方人則矜己而薄人所損非淺使自反其賢而明示以不暇有抑無褒舊說故爲含諷非師弟之道也

附解天下少純善之人亦少純惡之人君子自責欲其嚴責人欲其恕雖是非賢否昭然於懷未嘗恃己之明菲薄天下蓋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道宜然也方人方字不但如比較意蓋執己見以繩人如以方矩量人此無論非忠厚之道且吾之所以方之者未必果當於理子曰賜也賢乎哉使之內叩當悚然矣又曰夫我則不暇言己多不賢不暇方

人是明示以自反之功非褒之而疑其詞故爲含諷也師之於弟有告誡無譏諷聖人豈作吞吐譏誚語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義理當爲而不能則愧怍深矣能之者自修其身與人何與與而求知乎有能求知所能僞矣子故切示之

附解此章文凡四見各有所指各宜分明之勿混看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此爲察察爲明者發蓋以詐不信防人則人皆可疑矣君子窮理居敬不以不肖待人而人自莫能欺抑亦先覺誠而明者也朱子曰逆未至而逆之億未見而意之

附解人世詐僞如浮雲蔽太空太空曷嘗爲其所蔽

特人居浮雲之下則不見太空耳若置身浮雲之上則太空原是萬古清明聖賢教人窮理養心祇是欲全太虛之體能容物亦不逐物能燭奸亦不養奸此章三句一氣唱歎而下着眼在賢字蓋當時之以逆億為賢者多故特曉之外註楊氏之說非謬或問語類以其不類本文語氣闢之殊泥蓋義理明則語氣自肖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與平聲○包氏曰微生姓畝名佞諂屈也微生疑夫子徇人故規之亦相愛之意子言不敢為佞婉答之也栖栖謙下與人之貌疾惡也固執固言不敢

固執己見交人非誚微生也

附解微生魯人蓋夫子父兄之輩恐夫子忘道徇人故呼其名而告之亦愛人以德之言子曰非敢爲佞其詞甚恭凡人固執己見便不虛心下人子不敢也答所以棲棲之故非敢佞也包咸舊註如此甚是時解作夫子含諷微生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德不一端其要曰仁義才則德之華也有才無德與馬之徒力同當時有炫才者故諱言之驥善馬鄭氏曰德者調良之謂

附解德字所包至廣一言一行之善德也全體大用

爲至德大德必有大才小德或多無才有德無才亦不足任天下事但必以德爲本耳古今有才者多奈大義不明反流爲小人之歸子故以驥喻言曉之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或人務爲寬厚不知平怨可也德報則過矣夫子詰其何以報德明輕重矣宜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是非本於公理不以私怨枉曲曰直

附解老子道德經原文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蓋有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而所謂怨者亦小嫌耳或人一而視之均以德報則將忘君父之大讐而

茂輕重之等級故夫子別而示之抑予尤有進者試備言之怨與德不以一己之私而以義理之公報施方得其正如素無窮理克己之學則將以合我者爲德而比於匪人以拂我者爲怨而讐於君子故其先有知人察理之明則所德者皆其可報者也其後有精義存仁之用則所報者皆其眞德者也不然報德而反非德報怨而亦非怨古今綱常之地留憾者多不可以不察也愚嘗謂聖人本無怨於人其可怨者不忠不孝不共戴天而已外此凡拂己讐己浮雲視之避之而勿校可也未嘗

有顧其傾覆喪亡之心至於有德於我亦以全我君親成我德行者爲上其他一言一行之誨誘飮食身家之矜全酌其輕重而受之則亦預爲報德之地也如不辨美惡有德則受或權奸變亥亦得因吾困以豢我而其後將爲所制且君子之報德也亦欲其同適於聖賢之道而不負知己也至於才力勢位有能有不能不可一概責其報施其一己之私怨則忘之而已呂申公之於賈種民也太屈法伍子胥之於楚王也太徑情權衡義理毋貽缺憾非有窮理盡性之功者不能也禮記表記子

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與老子語同亦謂理可忘之小怨世儒斥老子似未曾記夫子此言

子曰莫我知也夫 節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夫音扶 聖人不求知而心與天通道與時適學者不知則將舍德性而外求神化故自歎以詔子貢焉不怨不尤懔相在而勤返躬惟恐不合於天不欲求知於人也下學日用倫常修己之實事上達謂心理通於天地知我其天蓋聖人實與造化同呼吸故云然也

附解天人本一氣也天之理全備於人而人之心實不如天故一切私僞紛然以起希天之學曠世難能子貢穎悟善學而名心未化即私意難融怨天

尤人其易生之病痛也夫子啟其問而實言其所
以然不怨天則知得失榮枯天定者非人爲仁義
禮智天賦者宜體備不尤人則念念責己而毀譽
胥忘矣有是二者方能樸實行下學之功下學之
功窮理盡性凡事若不異於人而此心此理之在
我者覆載一氣相感俯仰無不泰然故曰上達也
後世偏枯寂滅之學以四大色身爲假以倫理君
親爲贅而求與天通固不可得也聲色勢利之徒
以私欲嗜好爲重以義理性命爲迂而亦曰下學
又何以達哉故此章之旨開導子貢最眞亦夫子

自言甚切語似平近而實精微事若易知而實難詣子貢最善疑問聞而不言蓋已知之舊註以爲未達非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景伯魯大夫子服何也鄭氏曰旣刑陳其尸曰肆市朝概言之也子路佐孔子行道寮欲撓之景伯忿欲誅寮蓋在子攝相時也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孔子攝相使由墮都出甲季孫蓋憚之故公伯寮得行其愬子路難斥言季孫之惑故託於命以安景伯也

附解後儒以冉有季路仕季氏爲非此不達時務之

言愚於上論已詳且夫子攝相由求之力也春秋世卿擅權寒畯無由拔茹況三家世柄魯政妨賢妒能已非一日魯君卽知孔子之聖亦不能自用之仲由冉求學於夫子家貧藉升斗以贍膏火季孫重之二子時時稱道其師之賢故季孫使子爲中都宰後又薦使攝行相事非定公能用孔子也蓋魯爲父母之邦子義無可逃且季孫以君命用孔子子自可受之而不辭夫子攝相卽振飭綱紀命子路墮都出甲季孫蓋已陰憚之矣公伯寮迎合季孫之意因愬子路木朽而蟲生焉故曰夫子

固有𢧐志於公伯寮也景伯一片公憤遂欲誅寮

不知寮安能爲爲政者季孫也使季孫信孔子之

聖而終任之君相之明卽道將行之命也不幸季

孫先懷疑忌寮愬得行子不能終於魯君相之𢧐

卽道不行之命也君相有造命之權人事卽天心

所在聖人之言豈若世俗哉曰其如命何諱言之

以安景伯耳然了雖不久於魯而隳都出甲之後

三家寖微魯得綿延以迄衰周不至與齊晉同滅

是夫子相魯之功卽子路冉有之功也此事孔門

大功惜自來無人拈出或曰古今皆以義理氣數

分言命矣子獨異之何與曰非異也天之生人理氣全焉其中榮枯得喪壽夭不齊雖若有數然其所以要皆人爲祖功宗德受氣賦形各隨其厚薄而予之天則何心亦視其自爲感召者何如故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己之所蓄有淺深故天之所命有厚薄由羲農以及周孔皆自家獨具一番民胞物與之念遂能凝天之命作人之表公伯寮之愬如蛙鼓蛩音使季孫不聽其言彼亦安能如之何哉故曰公伯寮其如命何也不便顯言君相而曰命使景伯釋然以安伯寮聖人之宏也若區區

言命而謂聖賢用舍皆有天意則君相代天理物之權全用不著弊由錯解命字耳古人刑人於市無肆朝之理春秋則或有之又凡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則市朝卽市耳

子曰賢者辟世節其次辟地節其次辟色節其次辟言

辟去聲○賢者成己而可以成人者枉己無以正人四者之辟不同其爲知幾一也世無可辟辟生世之非人下三者皆知幾於微全身以待非遂超然也

附解夫子爲奮緣于進者言以明既爲賢者無徇人之理因遭遇不同故有此四等不可以優劣論

講章泥朱子語類謂沮溺老莊之徒設遇有道亦

無設施則將置四子於辟世辟地辟色辟言之外而謂夫子別有所指乎抑四子並不可爲辟地辟色之士乎夫長沮桀溺一於潔己莊生放誕誠不可與孔孟同年而語然視利祿之徒已如鸞鳳故前人言如孔子然後可以斥沮溺若老子隱柱下以存周之典籍語夫子以進德修業之粹言夫子稱之不一而足何所見而逆知其無所設施猶龍之歎吾師之稱曾不得信於後賢而黃冠異端假其名者多遂據以誣老子平心而論可謂公乎可謂眞知其然而議之者乎夫子平分四項統曰賢

者令天下後世抱道懷清之士皆可託足而如後儒之言則四者在夫子爲是在他人則非亦甚難通矣故說書最以得立言之意爲貴

子曰作者七人矣七人皆有志於時不得已而作者子故深歎之

附解作字與上章辟字不同平日有志濟時道不遇合不得已而隱去七人則已多其人爲夫子指數之人必非包氏舊說沮溺丈人輩可當本　朝方靈皋時文曲盡其義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鄭康成曰石門魯郭外門也知不可而猶爲一體痌瘝之心不

能已也晨門深知孔子而有歎惜之情故夫子無辯焉朱子曰晨門掌晨啟門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

附解夫子栖栖皇皇之心被晨門一口道盡本　朝方百川時文極得其旨不得以其異於朱子少之

至石門或以爲春秋隱公三年齊鄭會處非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曰石門鄭康成去古未遠故曰魯城外門本　朝閻百詩以爲孔子在外久使子路歸視其家甫抵城而門已闔宿於門外之郭門次日晨興晨門訝其太早故曰奚自若城門大啟往來如織焉得盡人而問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可

識不必如荅長沮之爲孔某也其言甚爲有見

子擊磬於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荷去聲揭起例反蕢草器司馬貞以爲小竹籠包氏曰以衣涉水曰厲揭揭衣也聖人之於民如心思之關痛癢不能自釋其惓惓也偶露於磬而荷蕢知之蓋亦賢士第其以子爲難已則非也果哉末之難悟之亦惜之也朱子曰果謂其果於忘世

附解八音皆可娛情子之擊磬自是偶爾搏拊非如時說磬以止樂寓意止亂云云第悲憫之懷不覺流露故荷蕢者聞而知之其規夫子以深厲淺揭

蓋自以爲得作止之宜子以爲果且謂非難則夫子之難可知矣或曰子言用則行舍則藏而又不遽已反以荷蕢爲果何哉曰天之於民必欲生之養之各全其性聖人道得於身心與天一是以見人之不能遂生復性者惻然思有以救之而若於無權故遊歷所在悲憫之心不能釋然夫子因女樂去魯不敢遂歸亦非處處求用於人國有心哉謂其欲濟世之心也凡樂皆可以知人心情不止聞琴乃識高山流水荷蕢之流其初亦欲濟世因世不可爲則𢙣然置之第求可以全身雖亦高尚

卻非天地之心譬如人見人不善則惡之甚且不能堪之賢者則度外置之不與之校聖人則忘其禍我拂我而憫其無知更思有以委曲敎化之此聖心所以如天也然世俗名利之士方以身徇欲無所不至若荷蕢者又如祥麟威鳳不可褻視安得以朝秦暮楚之爲託於栖皇之迹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諒闇鄭康成曰倚廬之別名是也不言無誥命非絶口不言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子言古人得賢而任己得盡禮國無廢事以歎今不然也朱子曰總己總攝己職冢宰太宰也

附解子張疑書言之過以爲三年不言則國事無主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言外有穆然高望慨
然太息之意蓋古者天子德修於身得賢而理一
遇大故委政冢宰己得盡其哀禮之誠天下亦享
太平之福後世大學之道不明人君旣無得人之
本人臣半多中下之材況又有莽操之流乘間迭
出則此事斷不可行矣是以聖帝明王必以誠正
修身爲本圖求賢任相爲先務然後綱擧而目張
盡倫而盡制不然古禮古樂正如畫餅而已愚謂
王者以六合爲家天下皆其赤子父母之喪君臣

皆終三年民則杖期可也至於班朝涖政必有居喪之所有便殿之朝苫塊哀思臣僚燕見並行不悖惟正殿正寢必不可居哀戚饘粥必不可廢通古而不泥古可也蓋天子之治國事如臣庶之治家事委家事於奴僕必擇其賢者而况國事乎苟無周召之臣何取不言之制三代以下短喪遺譏皆由未達本原而拘滯難通者又益之惑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周制民皆有恆產其用民亦甚煩費而相安者禮爲之也上誠好禮則實有恤民之心而無徵求法外之擾故民易使

附解古今事變異宜所貴乎聖人者因時變通而適

合乎天理人心也使民一事周家立法至重且詳然其旣也兵役煩興民不堪苦而稅畝所增豪強所紊民或無田尊君親上難言之矣夫子此章所言則以當時法制漸亂爲上者不畏民隱謹節制而勞民動衆怨讟並興故言守先王之法興禮讓之行毋貪毋妄率民於準則有以聯其志氣逸其身家則易使也後世百工技藝多恆產薄者爲之而兵民不相累宮府不相侵大兵大役取之民間者料稅而已其人則各有專業此亦較優於古人者然古人用民難而民皆有業今人用民易而民

或無聊權其中正善全無弊可易言哉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我即己也修其在己惟敬則可以誠身而裕乎萬理之原安人即己之自得者而體之安百姓即己之全備者而溥之也夫惟在己者可以與天地參故修己以敬不能以毫髮間子路少之小覷乎己耳夫子即己推諸人即人而廣之曰百姓堯舜猶病病其未必皆安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亦道實有難盡者也

附解敬字爲聖學之要前人論之詳矣但敬字離不得誠字故大學中庸言誠處多此言修己以敬己字重看此中便有誠字在內天地非大吾身非小

以敬則包得誠字始終本末功效在由謹幾慎獨以迄於百爲惟恐一念之汙有忝乾坤馴致乎不顯篤恭臨保翼翼猶懼其未也此一字是何等本原氣象夫子平平說出一句子路淺看己字以爲敬字不過莊正其心體而已如何便可以爲君子夫子特與言安人安百姓則所以踐形盡性天地民物之任有毫髮不備於己不敢自寬堯舜憂勤惕厲卽此意也後世少聖人之師多未知在己所以承天地者果是如何任其心之所私便己則爲不特放蕩驕詐不可言敬卽兀坐齋居正容莊貌

亦不能得敬之實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學者其

返己思之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反脛其定反○馬氏曰原壤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孔氏曰叩擊也脛脚脛夫子以禮教人而原壤居然傲慢是將裂吾道以毀世防故夫子切責之惡其爲賊非以其失禮於己也老子夫子所嘗學禮無敢常亂俗之教後世託之者多不容執以相病

附解夫子問禮於老子歎爲猶龍蓋服膺之至而史

記家語曾子問雜見於諸書其告吾子者皆身心

之學中庸之道後世異端技術假名老子儒者不

察其眞妄相訴病愚嘗辨之此章朱子所云老氏之流蓋指方外羽流散髮箕踞及天主白蓮淸眞教無字經等類放蕩禮法之外彼尙不知敢抉塡離是何理解而以荒誕不經之行矜爲神異朱子斥之是也而以爲老子亦然則不可也老子之告夫子也曰艮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而矜氣與驕態泰色與淫聲是皆無益於子之身云云而曾子問所所稱析理於毫芒尤可想見其精密之致曷嘗以放蕩敎人哉若原壤之流出於哀周蓋亦事勢所趨自然有此一種狂生其由來罔

可溯也周制禮度詳密然儀文繁縟積久人多厭
苦又益以虛文虛意之流習儀以亟毫無眞誠夫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皆指當時之弊也原壞之流乘時而出以放曠不
羈之行矯虛文迂若之失一切散髮箕踞白眼掉
頭之習紛然作矣以孔門禮法森嚴而琴張曾晳
牧皮稱爲狂士葢當時習尙所趨不易矯正使非
杏壇雨露琴曾數人已爲王何嵇阮原壤爲夫子
幼交密邇化神老猶蕩檢世運所趨夫子一介布
衣將奈之何哉後儒不以夫子之贊老子爲據而

以異端之託老子爲據亦見其惑矣當云原壤蓋放曠傲辟之流夫子惡其悖禮傷教故斥責之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節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邢氏曰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傳賓主之命將命本成人之事而闕黨之人有令童子爲之者或人質諸夫子夫子言非使童子求益之道徒以長傲耳位賓主之位與先生並行賓主揖讓而成禮也

附解古者賓主相見其儀文繁重委曲非嫺習禮樂者不能童子年十五上下正學樂誦詩象勺之時隅坐隨行乃其本職孔門成人甚衆與賓客言自

有彬彬文學之士豈有夫子遽使童子將命之理此蓋夫子居闕黨之時有此一事或人疑而質之故不曰子使童子將命而曰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言此將命一事殆有益童子之事與子言童子以事父兄爲業隅坐隨行不敢自居於成人之列爲尊者讓也今遽使之將命使之抗禮成人吾見其居於賓主之位也見其與父兄長者並行也非使之求益之道也殆其父兄不明教化欲其子弟之速成者也豈可爲訓哉四也字疊數而下有慨惜之意學者試將士相見禮細玩便知

將命非童子所能若如後世傳名投刺一童子固
優爲之而當時禮制之嚴孔門規矩之肅必不然
也朱子或問云孔子坐觀童子之僭踰而不之正
豈聖人之心哉然旣與或人剖析則固已正之矣
曰然則孔門童子何有應對進退之學曰應對進
退卽是追隨杖履父兄師長之前習爲敬讓待其
儀文習熟心氣和平旣冠以後則可以出而應賓
客矣非令專爲將命古者童子不冠笄不衣裘裳
不佩觿韘不敢當尊曲禮少儀內則所記凡屬童
子之事皆無言及將命者其他多成人之事此章

作夫子使童子將命解試思衣冠禮制何以通也
至闕黨論者不一　顧炎武以闕里闕黨爲一其說
近是劉向新序云　孔子在州里居於闕黨闕黨之
子弟化之毛西河　謂闕里闕黨之里也五鄰爲里
五族爲黨夫子所　居祇在闕里二十五家之中里
門有師爲閭師夫　子幼時或卽爲里門之師而敎
授焉故越絶書亦　云孔子教學魯之闕門是也又
按家語孔子始敎　於闕里宋板作閭里前人斥家
語爲僞遂謂孔子　時無闕里僅見於梅福傳而又
泥水經注謂靈光　殿之雙石闕闕里以此得名誤

矣一閭如今市巷閭必有門用石或累土爲之有闕容人往來故曰闕君門則曰魏闕魏巍也尊之故名懸象告民則曰象魏至闕則民閭及郵亭皆有故漢人曰當途高孔子本鄹昌平鄉人後徙居魯都城曲阜南門地名闕里亦曰闕黨昌平曲阜皆有闕里蓋當時道中石闕雖多此二處卻頗堅久故人以闕名里名黨若魯靈光偶然久而不燬耳

四書恆解下論上册終

四書恆解

下論　下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雙流劉沅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孔氏曰陳軍陳行列之法俎豆禮器衛靈公內亂而黷武子拒以未學復引以俎豆之事愛之至也公不能用故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蓋孔子倉卒就道未備齎糧又適會吳侵陳陳亂故乏食也興起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濫溢爲非君子固窮守義必違利有窮之理小人不然也

附解衛靈公頗知尊孔子故子嘗三至衛因與晉搆

難連年興兵故問陳焉第是時蒯聵出亡八年老
而無嫡嗣子欲其修身齊家夫婦父子之間講求
禮讓靖內爲急蓋逆知其內亂將作故爲此言導
之忠愛之至也使靈公再問子必明告其實雖大
道未行亦足弭衞亂而報其禮遇乃不能然則髦
聵難醫使再遲遲束裝俾靈公知而愧儘則爲無
名之受並平日居衞冀幸行道之心亦全失矣明
日遂行義不可以久留亦即絶糧所自來乎史記
載楚聘孔子陳蔡大夫相與謀發徒圍之徐廣以
爲哀公四年朱子云是時陳蔡臣服於楚楚聘孔

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金仁山謂陳蔡從楚耳非爲之臣甚是閻百詩謂爲哀公六年事先是元年楚子圍蔡蔡叛楚卽吳請遷二年吳遷蔡於州來三年蔡放其大夫於吳四年蔡昭侯將如吳公孫翩弑之公孫辰出奔吳六年吳伐陳楚昭王救之卒於軍是服楚者惟陳所謂陳蔡大夫謀者非也此節當上去衞記絕糧事見孔子可速則速之道亦以其事本相連考春秋衞靈公卒於哀公二年蓋夫子去後靈薨而衞遂亂本朝張甄陶以絕糧爲哀公元年事信矣第家語史記莊子搜神記

皆載子厄陳蔡事孔安國曰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之食雖不確指何年亦似以為哀公六年事諸書何以云然乎嘗詳考之絕糧因吳師厄陳蔡之間言其地耳蔡大夫或曾攻圍夫子陳則未也以此章為主證以春秋去衛適陳絕糧哀公元年事嗣又之宋之蔡大夫謀發兵圍之哀公六年事則諸書各不相背當是兩事而一之故參差不明耳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切於希聖子恐其騖廣無本故詰之對曰然非與子貢從事於博矣而未能會通

故然之忽疑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理也理精則有以會天下之理而各得其中

附解天地之理具於人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其得天理氣之粹性也仁也誠也卽此章所謂一也先天之性無不善後天之心雜於欲聖人故教人復性以全天之所命功在靜存動察靜而存其未發之中動而謹於是非之幾動靜交養本末交修不可以偏廢也多學而識則所以窮究物理擇其善而守之學之先務也但天下古今萬事萬物非耳目所能周必靜存動察之久孟子所謂養氣而不動心時則天理純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事至

物來如權衡之不爽蓋仁熟而義自精非求諸耳目也子貢平日多學而識亦已勤勤夫子恐其騖廣而荒問以發之對曰然者以理非研究不明也又曰非與者以事物難周悉也子直決之曰非也言予以一理貫通萬事惟特此心此理之凝然有主粹然無私者爲之泛應不窮非恃多識自禪家有靜心之說而儒者不敢言靜心羽流有養氣之說而儒者不敢言養氣於是泛騖之學日貴然其所博者或不當博而其博之是者亦每不能約之於中正也則亦異乎孔門之所博矣且夫義理之

心乃天命之性而非知覺之靈所可同浩然之氣乃上天之載而非口鼻之息所可擬祇此一理在天爲太極在人爲性存之爲方寸之中發之爲萬事之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多學而識之功然皆以爲篤行之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卽一以貫之之義己克而天理已純禮復而內外如一何嘗不貴多學又何嘗專恃多學子貢晚年夫子每以大成期之故此章與呼參而告一意也自先儒不明內外功夫一時並到欲人先務多學又不知夫子言有弗學問云云乃謂有不必學者下四項

亦如此解而添出格物一層功夫謂欲致知須窮究天下事物於是才智之士終身格物難究其功而五倫之事轉多不明禪定之學寂守此心卽或空明了悟而修齊治平亦不克盡道弊由內外本末視爲兩途不知明德功夫表裏初無二致也以心爲性而强治之以博學爲能而不盡性道問學尊德性皆爲偏駁聖人曷嘗以守心爲性泛騖爲能哉張甄陶不知聖學謂此章與曾子曰唯章乃直指本心之妙似是而非勿爲所惑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全其性則爲德知則自得而無求乎外也夫子欲由

自契其精微之趣

附解一言一行之善得諸於心而見於行事皆德也此其知之也易若夫天命之性全備於己而貫徹乎萬事萬物則人不及知而自造其微深知其趣者亦少子路高明之質卓然不爲世俗所惑而於性命之理尚未必如饑渴之於甘旨故子呼而進之朱子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最說得好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夫子歎羨舜遇之隆而言其別無所爲惟恭己以正南面蓋有如是之德足以享如是之遇非倖値也

亦如此解而添出格物一層功夫謂欲致知須窮究天下事物於是才智之士終身格物難究其功而五倫之事轉多不明禪定之學寂守此心卽或空明了悟而修齊治平亦不克盡道弊由内外本末視爲兩途不知明德功夫表裏初無二致也以心爲性而强治之以博學爲能而不盡性道問學尊德性皆爲偏駁聖人曷嘗以守心爲性泛騖爲能哉張甄陶不知聖學謂此章與曾子曰唯章乃直指本心之妙似是而非勿爲所惑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〇全其性則爲德知則自得而無求乎外也夫子欲由

自契其精微之趣

附解一言一行之善得諸於心而見於行事皆德也此其知之也易若夫天命之性全備於己而貫徹乎萬事萬物則人不及知而自造其微深知其趣者亦少子路高明之質卓然不爲世俗所惑而於性命之理尚未必如饑渴之於甘旨故子呼而進之朱子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最說得好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夫子歎美舜遇之隆而言其別無所爲惟恭己以正南面蓋有如是之德足以享如是之遇非倖値也

附解德至於聖至矣五帝三王非有優劣特時不同則爲之者不同此章歎美舜遇非謂他聖皆不如舜無爲而治專就遇言下二句乃想其恭己之德以明非倖邀也蓋聖人之同者德而不可强者遇羲農以降多開天明道之聖其德不遜於舜然草昧初開氣化人事一時不能純備堯之功業文章則天矣而洪水勤勞亦非一日至舜則適値地平天成萬事就理之候而聖人之佐盈廷眞無所容其爲也下此若禹亦際揖讓而當時聖人之臣皆老人心嗜欲之習日開遇已不如舜至湯武征誅

則萬不得已矣夫子歷觀古今聖王遇皆無如舜者故歎羨之非謂其德優於他聖也舊註德盛而民化二句非首二句正解亦非無爲正義紹堯二句則確不可易人之所見如此而已將何爲二句說得太輕令講章一味虛鋒恭己正南面實義全晦不可不審蓋無爲而治舜自因羣聖盈廷一切功業文章攝相時已備爲之至受禪後無待於爲他聖平治天下其德亦與舜同而無此恰好遭際子言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聖人致治之象也未嘗曰爲政以德無爲而治稱堯則天稱禹曰無間

亦不云無爲也惟舜則羡其遇而稱曰無爲而治
若德盛而民化不見其有爲之迹則羣聖所同豈
獨舜乎恭己卽不顯篤恭之意子言舜何爲哉惟
篤恭垂拱神明其德以爲天下先而已矣蓋其以
如是之德享如是之遇有如是之遇而宰以如是
之德眞千古一時也故何爲哉二句雖仍是言舜
無爲而恭己正南面中有實義不可一味虛衍似
恭默不言神明默運若孫悟空分身變化不可思
議之妙也蓋前人第知心之虛靈神妙莫測而不
知心在後天陰滓甚重必能去盡陰滓返乎乾元

本體乃爲全乎天性恭己若齊明盛服非禮不動
意非恭己則必不能正南面夫子既美舜遇又言
此二語正詞義細密處不然紹堯之後又得人而
理可以不必恭己則大非矣先儒因黃老清淨一
語於居敬行簡不顯篤恭含糊其詞恐入清淨無
爲一路而於此章無爲則反入清淨無爲之說非
由本原未得乎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然以
德馭衆不勞而理乃凡聖人所同此歎美舜之德
遇義各有當切宜辨別之世固有幸值美遇而無
恭己之德者齊文宣委政楊愔宮府荒淫當時謂

上有昏主下無亂民明世宗信任嚴嵩深宮靜養天下蒙害昧蒸已正南面之義而第曰無爲而已其弊可勝言哉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芒百反○問行問所以行亦切問也言必由衷曰忠事必踐言曰信篤誠厚敬謹飭極其效於蠻貊而反言以明之朱子曰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包氏曰衡軛也言忠信篤敬之功熟而後可行立與在輿聊舉以該動靜也參前倚衡心之敬愼爲之夫然後行難之也子張書諸紳子張有見於念念不忘之難故書紳以自束朱子曰紳大帶之垂者

附解子張才高意廣至晚年則歸切實如執德不宏章及君子曰終數語可見此章問行蓋閱歷身世有見於行之之難而問子告之至詳亦以其有進德也而張果書諸紳則爲己力行之心已至時文動以務外二字蔽其生平一何可笑至參前倚衡祇是力行之熟自不能離卽一立一在輿此理此心卽如有象在目非眞有所見也勿涉恍惚語書座猶有間時書紳則無時釋矣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官名字子魚名鰌中正不阿曰直如矢不能曲也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

則可卷而懷之言其進退合宜不苟於仕子蓋表衛之良也

附解此章表二子以見衛之多賢不必分優劣世之衰也阿諛者衆如史魚之一於忠諫始終不撓豈非國器至伯玉出處以道不輕於仕視無具而苟祿知進而不知退者霄壤矣合而贊之流連至焉陳大士時文得之二子皆在無道之時夫子有以信其有道無道所行故特斷之朱註引二人事不過言其概而張甄陶泥視之謂孫甯逐君在子未生前云朱子誤過矣且謂伯玉此事不足爲法豈人臣遇國家有變俱以卷懷爲是則國無所賴其

言亦未辨涇渭伯玉在衞君未委任一介末僚等於抱關擊柝孫甯上卿作亂無力討正計惟一去若必與其難則爲非分夫子既美其出處合宜則所以去者必有其義且夫子稱之原不指此一事朱子引之亦只大略作證無庸苛求第平居苟祿臨難偷生世固不乏其人張氏之言可以令若輩寒心不爲無功於名敎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爲誘敎及忠告者言非爲君父之闕示也善欲其公諸人而非人則徒輕道知者居敬窮理者也

附解五倫惟君親爲大事君忠諫事親幾諫不可不盡其誠也兄弟怡怡友也弟也誠至而義盡可化者多不可化者亦有無失乎恩而已妻子吾所馭正身化之責不容辭惟師友之際輕重厚薄不能無別子故言此蓋君子道得於身惟恐人之不善其殷殷與之言者仁也亦義也第必其人之虛懷受敎而後可以獲益若本無信從之念强以語之則反爲所狎而在我有輕道失己之嫌若其人誠賢矣而又祕而勿與大道何賴焉知者兩無所失所以常得英才而亦不至鄰於比匪

十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爲昧理貪生者言而極之於殺身成仁以見仁之重也志士矢志不回仁人天性純篤皆安於天良而不爲外物搖奪者所爭在仁非所重在殺身也臣子於君父亦非定以殺身爲貴盡其道而不能全君父之事義不獨生乃死之非以一死塞責也

附解志士仁人若論終身行誼則有純疵之不同而當其臨大節則必全仁而無貪生一也蓋仁人一言一行無非天理所以養其仁者至熟志士則行不皆純而忠孝大節本於天性決不以生害仁亦與仁人同及其全仁赴義爭光日月則生平小節皆不足累之矣史傳以來志士甚多夫子此章爲

貪生害仁者發二等人不分優劣至論世行文則志士仁人各有實際亦不容囫圇也朱子咏洪忠宣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龍子猶譏之以爲忠臣孝子皆自情中來其言大謬夫忠臣孝子惟知有君親當其事患迫來苟可以全忠孝身徇不惜至性爲之也至於男女嗜慾之情居室之正者聖人不禁若夫閒花野草念其墮落風塵毀身失性拯救之可也況從而亂之乎洪公不辱君命是其氣節至黎渦一事固是微瑕安得從而附會之故

志士與仁人心術畢竟不同而仁人贖世一遂志士隨時可勉此夫子之言所以寬而密也若以男女嗜慾爲不必苛求試思天下之不困於欲者有幾人哉以清心寡欲居敬窮理教人人之純於天理者尚少以不修防檢敎人忠臣孝子其不汨沒於嗜慾者幾希朱子之言故爲憂天下後世甚遠也文文山聞難屏去聲色百折而不改其操張巡許遠至殺其所愛以餉士士餓死而無離心謂之仁人可也而舊說僅以張爲志士亦非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問爲仁知其難爲而求所以善其爲夫子告以隨地集益則居敬窮理反己自修之功密焉非徒不自恃而已也大夫德著於事故言賢士蘊德未顯故言仁

附解爲仁之功不難於靜而難於動子貢交游最廣其爲此問蓋會致力於仁之迹實有見於其難而此身之見聞足以累吾仁者甚多也夫子嘉其欲善爲仁之事故先喻之以工而言其不必屏絕居遊乃爲存養即如賢仁隨處皆有惟當事之友之則常見己之不足而所以刻責其身心者自不容已居是邦也四字是此章眼目蓋於動處言爲仁

之功非謂齋居存養時也然非平日有居敬窮理之學則先莫辨賢仁而非平日有反身克己之誠亦不能隨在而事友之切也前人多將問答之意淺看則子貢之品量卑而夫子之告亦無以見其切實大夫有位見於事爲者多故曰賢士無位蘊爲德行者多故曰仁其實一也舊註嚴憚切磋是下學淺一層功若子貢則必深觀乎賢與仁之實一一返諸身心究其精微之致稍有未能刻責無以容身隨處皆然則隱微存主之地純粹無疵而一言一行莫非吾心之助故爲爲仁之實功如第

曰嚴憚而已則猶慨於勢位之尊而所謂切磋者亦或不過觀摩之迹耳且事賢友仁均有嚴憚切磋意亦不必分貼其所謂事者大夫位尊自當循分然與世之屈身求容者固不同矣學者辨之

顏淵問爲邦爲邦之德顏子有之此問法制損益之宜也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輅音路亦作路○夏時正月建寅輅始有虞殷輅樸素渾堅而等威辨冕禮冠也始於黃帝而周制乃詳冠上有覆前後有旒四代禮樂各有所宜故錯舉之以見其概非謂止於是也時以導民夏時與天道適合而無違令故用之行兼政教而言殷尚質周尚文酌其中而用之卽輅冕可推韶舞聲容之盛與天地肖治定成功必以是爲準也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耳目之用感於心也甚捷雖盛德不能防

其或淫蕩人之心殆奪人之
志朱子曰放絕之殆危也

附解爲邦卽爲天下無二理也學爲人臣自當云爲邦非謙詞也爲邦大本在誠正修齊顏子所知此問前代禮樂損益質文之道子於四代各舉其一以告凡所當損益者視此矣以建寅爲歲首自夏以前皆然而歲功節候尙未全備至夏而寒暑八節始有定則一切政令均準天行故夫子曰行夏時也行字內有許多王政在順天之道和民之情非但正其歲首而已商始建丑周又建子盖以子丑月受朝賀息歲功如今之年節而民事仍不能

外夏令故春秋用周正而左傳則閒用夏正以及
豳風七月之詩所言如今日行文每用古制實則
民事仍從夏時歲首則從子月起算耳周官月吉
是子月歲正是寅月明明二政兼行先儒不察因
之聚訟蔡九峯註甘誓以子丑寅爲三正吕東萊
解豳風以爲三正通於民俗古人皆無是說考黄
帝始爲歷法容成統其事大撓作甲子少昊之代
鳳鳥氏爲歷正分至啓閉名有其官顓頊使南正
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以爲元號爲歷宗高
辛能序星辰以著衆堯命羲和舜齊七政無不重

時者以人事天道本相依也夫子特因現在周家未行夏時故特言之董仲舒謂舜紹堯改正朔後儒相沿謂王者受命必改正朔不知改正朔者謂須歷耳豈必別爲一月建乎非夫子言後世將更誤於無窮觀虞舜分巡四岳必按四仲可知同一建寅周人時月俱改而民事則不能違天也孟子言七八月苗稿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與單子言夏令曰十月成梁合春秋書春無冰秋無麥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月至可以有事於祖左傳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

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皆時月俱改之證也

然農功歳功皆必準天之時則何如仍建寅之順

乎邵康節三正之說朱子因之然其以十二辰推

測天地終始分元會運世其說似是而非不可不

辨天地之未分也一太極渾淪之理所孕眞氣彌

綸布濩於其間其凝而爲土壤山川莫名其始要

祇太極之質而已如邵子之言天地自無而有亦

必自有而無是天地亦塊然之形而氣之消長天

地亦不能逃其數則天地眞不足以爲太極之靈

矣豈知天地本非二物天呈形於上而地應之地

呈形於下而天覆之天地祇一陰陽陰陽祇一太極闔戶謂坤闢戶謂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原天地之所由始而太極之理氣變化焉究天地之所由終而太極之理氣渾然焉惟天地無終無始乃爲太極之體而十二辰者陰陽闔闢運行消長之機聖人立此名象以察氣候而布山川耳故夫陽生於子而老於午陰生於午而老於子陰陽遞運是天地之機也然其氣乃由日月而分二至之交半夜日中之時日所出入遠近而十二辰消長判矣晦朔弦望月所周天遲速消息

而十二辰方位分矣若使天地有時而窮尚安足以爲道之體哉且十二辰之屬於地支也二十八宿隨天左旋而氣候消長機藏於地精現於天以十二辰定之而日月往來山川衰旺氣可察焉度可稽焉然天地之渾淪布濩者固莫知其然而然也天地安有盡時哉曰然則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之說可信乎曰天地非二物也天地者陰陽之體陰陽仍渾然一太極至於萬物之生化則其感氣之不同而生生化化者固亦未有窮期也惟人秉天地中氣而生全太極正理而立天地

非大人身非小爲太極在焉故也有天地卽有人而溯最初一人之所由來謂天地非父母不得也卽至今人類繁多而究理氣之所從出謂父母非天地亦不得也天開地闢而人生焉子丑而寅一生二二生三天一地二之精而已又豈可執一萬八百年天始生又如是而地而人之說以定之哉邵子以數學擅奇而其皇極經世一書綜古今而以易卦配之不免失之穿鑿其生平所得惟周易方圓圖爲正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八卦尤爲不得理氣之原而傳者奇視殊爲不達蓋日月者

水火之精星辰者土石之氣夫子以坎離爲日月水火而邵子四之何耶此理甚繁茲不具贅曰然則混沌者何故曰天地無盡人物有盡明末流賊之亂人民稀少土曠物繁五六十年之間一望榛莽禽獸載途無異洪荒是可知矣尚忠尚質尚文禹湯武周立法時俱是恰好至春秋時多有不可行者折衷其中卽如輅無取於太文亮無取於太質凡損益前王之法可例推矣古車甚簡有虞始爲鸞鈴夏后改名輅始有鉤衡輗軏殷始名路路大也禮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繁纓三就次路繁

纓五就以少爲制殷制也若玉路金路九就七就十二就皆周路也殷惟三路周始五路黃帝始爲冕以木爲幹以布衣之上元下朱取天地之色五采繅玉笄朱紘至周而制大備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所載甚詳茲不贅張甄陶云服周之冕不特取其華美亦以其制度詳密是也樂則韶舞兼音容言之言治定功成治神人和上下宣天地之豫而備美善之觀舍是無可當意者舞有文舞武舞舜無武舞惟文舞耳人心以耳目爲用其感甚微其應甚速聖人

盛德在躬必加兢業正爲耳目百體氣質之感難盡除也鄭聲佞人入於耳者不覺志意易爲搖蕩故特放之遠之鄭詩不淫淫者鄭聲也武公以後國政不修民間放蕩習爲淫哇又先王正聲旣微聞者慕而效之取其悅心志蠱耳目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今詩經夫子删定凡鄭衞之詩自敘醜行者悉早汰去所存皆旁人譏刺之詞昔人均不得其解即如桑間濮上之音本指紂樂今以桑中詩當之亦非別有詩解茲不贅佞人貌君子而內小人若恃我明智優容使在左右則必浸爲轉移

亂德而不覺故曰殆淫者蕩人心而不使自持如

水之浸淫不可制殆者履於危而不能自立如崖

壁之難駐足顔子非尙悅淫好佞者然必戒之是

聖人之學所以爲聖人若曰聖人不好淫聲不畏

佞人無容兢兢則必非聖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夷險難憑惟理可以一之愼德修身立於不敝此遠慮也常人逞私智以圖久遠而禍已發於目前夫子敎人反身修德以宏其業

附解天不變道亦不變人能體道於身則可以不朽

自古無不亡之國不破之家富貴貧賤得喪如寒

暑晝夜之相嬗雖聖人不能必其權所恃者此心

此理兢業仁義畏天命而憫人窮可以無愧於覆
載身家之遇聽之而已唐虞盛德而其子不肖豈
堯舜之咎哉然堯舜能擇人而禪俾天下被仁人
之澤而其子亦免於凶危世裔與三代相終始是
聖人慮之遠而德之神也周以忠厚肇基竄戎狄
者再而後卒開八百載之業秦以譎詐滅六國而
二世有望夷之慘故聖人教人誠正修齊以謹其
源而天心可轉氣運可平慮之不遠而至遠者也
常人汲汲名利機智深密以求久世而天畏澌滅
祖德難綿慮之似遠而不遠者也夫子爲忽近而

無德者戒豈敎人以私智巧計哉舊註滯晦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德者心之良欲者情之惑好德不如好色存養無功陰質弗能克制也世敎益衰或以好色爲常不知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夫子深歎之

附解好色出於心之自然而不可制者後天之陰識爲之也氣質之情也好德亦時出於心之自然而不能沒者先天之元神爲之也天命之性也惟心有先天後天之辨自非聖人道心恆少人心恆多故君子有克復之功有閑存之力迨反身而誠則有天理而無人欲好德不好色矣雖夫妻居室之

正亦必發乎情得其正況於外此爲禽獸之行哉
奈世教衰微誠正之道不講則桑中鶉奔之類有
位者且靦然肆爲而風俗所染帷薄之間暗室屋
漏其不可問者可勝數哉已矣乎三字夫子目中
心中無限淒涼感慨後學不可不返而自惕也德
字南軒張氏指己之德顧麟士指在人之德然未
有在己無德而能好人之德者也且夫子口中重
在一好字又有已矣乎三字是欲人自明其德天
理熟而道心純柳下惠所以坐懷不亂也德字須
透出天命與我根源來方知人禽幾希遠邪等於

遂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與平聲○人臣有愛國之誠必無自用而不引賢者也文仲世卿竊譽心實貪鄙子指其蔽賢之罪竊之一言醜之至也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居柳下謚曰惠行季

附解人臣莫不以薦賢爲貴而春秋世族相仍寒士登庸尤難故夫子告仲弓以犂牛之子而美公叔文子之文譏臧孫之竊位文仲在當時有聖人之名蓋僞君子也夫子先目以竊位而後實以不舉柳下惠蓋灼見其貪容固位之心而卽一事以概其餘知尙不舉不知安肯求其知哉時講或云不

知不足責寬一筆以甚其罪是也而後人則豈得自諉於不知耶觀仲弓慮賢才之不能盡知覩文仲居心眞如鸞凰擬鷙鴞矣朱子以謝氏之說爲甚亦未免未達子言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待己嚴待人恕非爲遠怨計也而怨自遠焉此爲常人戒也

附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理當如此何計怨與不怨時有無禮而苛求人者故言此以警之至於人怨其患不可勝言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朱子

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孰思而審處之辭也精義然後可以安仁否則粗率何以進德子故警之

附解此教人以義制事不厭詳審非謂私智巧密也勿誤看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朱子曰小慧私智也此戒學者之燕辟言肆而行妄惡熾患臨故深危之

附解人無無事而羣居終日者惟學者乃然張甄陶以羣居終日爲無所事事取方靈臯時文之說謂好行小慧承上句一氣說下非也義者理之當然不及義無一合理之言也小慧豈必作奸犯科祇是動靜起居喜爲機巧之事其言行如此則心中

放蕩邪辟無一毫忌憚可知難矣哉者失其本心而禍患必及深警之之詞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事物之宜辨之精而守之定如質幹然禮主於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行以踐其實孫則其和順雍容之致由內而出信誠而久也君子哉言非淺學所能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病深痛而不安也能謂聖賢德業之事表君子刻責之苦心與不患章不同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稱去聲○好名者多往往考其生平而實不相稱夫子言此欲人勉實修而臻完行也

附解聖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知不慍乃爲君子

蓋爲聖爲賢敦倫盡性祗盡吾分之所當爲本無
預求後世美名之心而沒世以後天理民彝自不
可得而泯沒凡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及聖賢之
流歷久而不朽者皆此故也世降益甚求名之士
往往不修實德而專務聲譽碑版留題聲氣標榜
惟恐其名之湮而易世以後論者核其生平每多
遺行則名爲虛名不堪師表矣夫子言君子疾沒
世之名浮於其實而不敢稍留鈌憾故人當及生
而敦完行毋徒汲汲名稱非敎人求後世之名也
不然夫子以不慍爲君子又曰君子不病人之不

己知而此獨疾無名於義欠安盡喫緊在沒世二字假行竊名可以欺於一時而難掩於身後修德者日慎一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所以求無愧於完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又何必慮後人之不我諒也邪昺註稱本讀去聲薛侃陽明傳習錄稱字亦讀去聲而其說未暢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求刻責也盡性而至於參贊化育皆己之事見之精則求之愈切小人則務外無已時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君子凡事不苟似矜與人同樂似羣矜與羣皆人目君子之詞也夫子辨其不爭不黨則學君子之矜羣者當自得其正盡就時人之見而析之

附解汪武曹云此章與和同驕泰各章不同和泰是好字面不字直下此矜羣字不甚好古者民有三疾矜居其一易曰渙其羣羣乃聖人所欲渙也其言剖析獨佳但章意猶有未明今疏之蓋君子莊敬和樂本不可以矜羣名因世有一等爭執之人以爲君子遇事不撓且矜而爭矣有等媚世之流以爲君子與物無忤且羣而黨矣彼其析理不精私意用事誤認君子並不辨矜爭羣黨之義故夫子曉之曰世以君子爲矜爲羣不知君子之矜與羣非世俗所謂矜羣也蓋君子莊嚴自矢非矜己

也而人以爲矜夫矜者介介之名則矜卽有類於爭而君子不然則其矜特自人見之而君子祇安其慥慥之常君子和樂與人非羣俗也而人以爲羣夫羣者混俗之名則羣卽類於黨然君子不然也則其羣也特自人見之而君子祇自安其融融之致是故此章乃就時人學君子而誤者辨矜爭羣黨之界使窮理修身者精義毋失較他章尤爲周密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嚴以衡士品寬以納忠告節取其言而不誤用小人至公至明也

附解書曰敷奏以言言固心聲也然必明試以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言不可以人廢也後世取士以言人皆求工於言其所言之理本非素習而上亦即以言取之至於獨行隱德及忠孝廉節或以無文棄之則言與人兩失矣若夫全德之士言皆聖法或乃不宜於時行踐倫修又每不合於衆則夫取人以身窮理盡性之學不可不自淸其源久矣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求一言以終身爲己切矣不欲者情理弗順之事勿施於人克己私而擴公理也

附解子貢天姿英邁晩年乃最篤實此章問一言可以終身至爲切要不宜復加貶斥夫子告之以恕而釋其義言凡事皆反心自問推以及人合於理者必擴充之否則克治之至公至誠終身行之不盡近有人誤解此二句不先辨明理欲凡己不欲者皆勿施諸人且好貨好色孟子導齊王同民乃納約自牖使推恩百姓如平常父兄師友間己好貨好色令人皆好貨好色此豈可通故中庸誠身以明善爲先凡聖人之言皆當善體不可誤認反貽世患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夫子明是非之公以教人人或議之故子云然誰之云者使核其實也試見其眞也邢氏曰毀譖害譽稱揚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順理而無私曲曰直申言民心有公理三代不能外己之是非欲全民心之直道而失其本心者反以為罪深可歎也二也字無限低徊

附解夫子當時折衷古今詳論人物每辨其是非豈恃己輕人誠恐是非不明則人將誤學歧途多而直道亡矣至春秋褒貶又不待言當時乃有議其妄為毀譽者故子言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人之善惡隨其實而勸戒之曷嘗過乎其分而為褒貶

卽或有所譽者實有以見其然而乃愛慕表揚之
然實未嘗逾其分似譽而實非譽也若毀之云者
其人本無是事而誹謗之吾豈爲之哉吾之無毀
譽非吾之奇亦非欲求諒於斯世蓋斯民也皆秉
天正理而生凡公是公非皆有一定不移之理卽
三代聖王致治郅隆不過順斯民之好惡而爲之
今雖三代已遙民猶是民則理無二理是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吾亦惟順民之公理而行誠使
平心酌理反其直道之本心則知吾之所好惡非
有偏私矣二也字低徊流連盡深歎人自失其本

來是非之衷反以好惡之正者爲非也須得夫子維持世教欲人公是公非一片婆心勿涉斤斤自辨意直道在民三代之所以公是公非者此民後世之顛倒失實昧其天衷者亦此民民亦何知所以習染而至此者可慨也二一也字竝外餘音聖人使人自思及愴懷世教皆在其中勿草草讀過向來講家多不得其意今不悉辨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夫音扶。史載治亂之實不可以意妄爲增損馬借人乘物阜而俗淳即二者可以概朝野之他端

附解向來說闕文不過傳疑存信而已無以見聖人

立言之旨按黃帝始立史官蒼頡爲之蓋聖人慮
政治得失之迹無以示戒將來特垂載籍文字由
此而興不爾古人便如烟燼是宇宙第一事五帝
以來稱尚書實皆當時文史籍也頌颺歌祝之詞
亦附見焉詩卽寓於書當時聖學昌明秉筆者皆
君子乃能取予至當是非炳垂周家尤重其事大
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必擇賢者爲之非徒取其
才華也好惡公正勸懲斯存周衰文武之迹將湮
陳詩典禮概從弁髦則先王之舊與夫美惡之眞
所恃者惟史然大學之道不明秉筆者無窮理正

心之本其是者或非而非者或是欲得至公之準難矣顧識見雖卑然苟不敢妄爲紀載而據事直書以遺後人其聞見所疑闕之則古籍可存眞僞因之不紊否則此事一淆則先聖先賢之蹟必蕪滅於俗目而君子小人之實難據夫子所思者闕文而所以鄭重者實不僅爲其能闕疑蓋以五帝三王之治迹於是乎在而不然者禮樂其湮矣此春秋所以必繼三王而作後世史書汗牛充棟半出文人搜羅極富取義未精且當其人存時毀譽已不爲實及其卽世益之誣罔昌黎有言俗皆變

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迹棄同即異穿鑿旁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謬濫之本源而迷遠之巨蠹也至於勳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馬之借人雖若好行其德之細事然春秋以畜牧爲重務萬乘千乘百乘皆以馬計之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騋牝駉牡詩以爲心臧之驗蓋必上有養教之實功斯下有繁昌之氣象而借人乘之則俗厚亦不待言春秋之末民疲兵戰有馬者旣不多得則借乘

不易言卽此一事而閻閻蕭索國政艱危亦可以推後世惟北方車馬仍當時孔孟所歷之區俗重牧養武備亦甲於他處其他山川阻奧之地有富人不必乘馬者矣以博識如東坡亦以爲一事無損益於世蓋未深思夫子所居之地所値之時耳至胡氏則直以爲疑義不可解豈非太淺視二事歟文字陸汪葉三家作同文之文解非是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德兼人己而言小不忍私忿私愛大謀義理之正可善其事者也權謀巧詐皆託於此大誤

附解韓信策項羽必敗曰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可謂

確切朱子援以釋小不忍無可易者但世界上事無必成之功業而有必不可易之義理君子爲其當爲不韋於所愛不徇以私情卽小不忍正面後世奸雄僭逆機械變詐之徒謬認此句慘刻少恩陰險蓄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也若漢王分羹溫嶠絕裾吳起殺妻太宗奪位豈非解經未的者貽之厲哉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凡聖言固未有不敎人以正者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己心有理無欲然後能得好惡之正察衆猶察獨也子特甚言好惡之不可蔽

附解好惡者人之情也得其正則性矣窮理盡性好惡至公而不以己私與聖人之所以如天也常人不自淸其心而徇其偏私好惡失實小則禍己大則禍天下由其中無本也子言卽衆惡衆好必察甚言好惡不可徇人當確求其義理所在此中便有克己復禮至虛至明之理在內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子曰宏擴而大之也人以道爲難盡而聖不可爲故子言此道卽人之所以爲人充其道之量乃止盡人之理而已

附解何爲道五性五倫而已五倫本於五性五性仍是一性性之理在天則爲太極言其至眞曰誠喻

其生意曰仁得諸身曰德統言之曰道天地人惟此一理萬物惟此一理發宣人道非小能全其所性以天地之心爲心以天地之道爲道則無論窮達皆可參贊造化奈委靡者流以道爲難企以全道之人爲天授則是人無如道何而道足以限人矣故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欲其盡復性之功由勉企安以全所性不可諉於天定非泛論性體也自來講家俱不得其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爲遂非者言深歎惜之）

附解過字聖賢不免一端之失一念之誤皆過也惟

賴時時刻責日日遷善則可漸歸於純全改則非過過由不改警勉人之意甚切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學習其事也理寓於事不學則思皆懸想者也子設身教人爲恃志窮搜不踐倫常者發

附解爲學之目中庸言之最詳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學也思與學烏可強分識夫子言思而不學則殆學而不思則罔乃爲初學言之此章又爲穎悟而少實踐者發蓋下愚之人每不能思惟高明之士穎悟夙成馳心六合之表泛濫百家之言無所師稟極想窮搜一有所得遂以爲道在是矣

而不知道本中庸至精至微之理即寓於至平至常之中惟當身踐其事習之久則得之者眞自然知之者晰即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也若專恃其思則心性倫常之功並未力行徒幻妄而增惑耳夫子幼時想亦嘗勞思未得故以所閱歷者教人非無是事而姑設言也至學字兼知行說服習其事實體諸身心非但考究詩書而已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謀計慮之也道率於性無道則非人雖食蠢然耳況夫食亦非可謀而得故君子惟憂道之不全不憂貧之累已

附解食乃人所藉以生不可一日無君子何以謀道不謀食哉道者天之理而人之性舍是無以爲人若不專心篤好必不能全道無道則非人雖饜飫珍旨與禽獸異者幾希況有道者必蒙天佑必不至貧餓故言食非可以謀而得謀道未必遂至傾生如耕本謀食而或受餒學非求祿而祿自來則食眞無俟謀矣故君子惟憂道之不全不憂貧之不堪夫學道不過常存乎天理非廢了生業求諸事爲之外何以言謀因人憂貧不顧天理而謀故卽其言曉之耳勿錯認貧究不免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知去聲○知善而好之而存養未純則必爲私欲所亂仁守之後天理定矣威儀不肅則民慢内外交飭矣動民不以自然之節文與三代之良法則修己治人之學未備朱子曰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是也

附解學以成己而已而成人卽在其中春秋士大夫非無志古好善之士然大抵學無根本體用不全成己成人俱無實效子故言此知及之者已見得善之可好而好之是天資高明抑或學問有得但此乃一隙之明必當拳拳服膺從事存養之學久

人欲淨理純始能乘失勿失否則乍明乍晴旋得旋失矣至於知及而仁又能守是眞能爲善去惡者矣但自返無懲而禮度不嚴徵論惰慢邪僻之氣或乘間而投且衣冠言動無以爲民觀瞻故君子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如此則內外交修純一於善可謂成矣然見諸施爲或未本乎天理人情之大順而有違乎前聖之典型則必不能道洽政行使天下同歸於至善夫子此章說功候淺深剖別之已該全部大學在內勿輕讀過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技藝之能甚多任重則非全德不可不可小知務其大而略其細也小人則當器使

附解或問君子不器而此言不可小知何也曰此小字謂技能藝術之末非講家虎賁綴衣之屬云云蓋天下祇一理五倫祇一性君子性盡而理明爲君爲臣爲父爲子以至於一官一職事爲之細皆有道以處之無出位之思無負職之憾夫子委吏乘田可以稱任大舜耕稼陶漁可以成都推而至於平地成天立道綏動皆優爲之聖人非身親百藝而足徧九州也至誠以貫之本乎此心此理之當然而無不得其所故曰一以貫之後世聖學窄

傳不知君子本末則以聖人爲無所不能者幾疑
其無書不讀無事不爲抑思百工技藝天下古今
傳記之繁風土人物之狀雖一覽無遺豈能周知
而窮盡哉且有材技藝能玲瓏穎異而倫常心術
大不堪問者故夫子曰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言
君子於材技藝能未必能優於人而誠正修齊治
平之學所以裕其大本大原者至周則內聖外王
之業非君子莫能任也至於小人窮理正心之學
無有斷不可受大任而一長一藝效能於奔走見
試於事爲輒有成效是可小知也有君子總其大

而小人亦不廢所長天地尚安有棄材哉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仁即性也以其爲天地生生之心而衆理所含故曰仁有仁則人無仁則物非水火之但養身者比也且水火不可蹈而蹈仁者壽爲天地之完人尤有益而無損死不當死而死也勉人爲仁因人咸樂生畏死故以此言之若夫義當死而死則全仁者也雖死亦如乎生

附解天命之謂性其在人如木果之有仁故曰仁也仁秉於生初本無虧缺奈有生以後氣拘物蔽則失其仁之本體聖人教人盡性修身全其仁乃成爲人也無如縱情背理者多甘失其本心而不惜故子言此舊說言殺身以成仁與未見蹈仁而死

終有不合以爲言各有當此章特爲凡民發均非也蓋仁者壽大德必壽夫子言之後世因顏子三十二而卒遂謂仁者不必壽則夫子之言爲無憑不知顏子特天資純粹精進不已故夫子屢贊之於其卒也歎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原非謂顏子已造於神化之域其卒也因秉質羸弱秉受先天者二氣不固觀其年二十八頭髮皆白可見夫子以其質美而勤學故嘗獎之實則未到聖人地位也宋周濂溪氣質恬靜類於顏子故首推顏子以爲發孔子之道敎萬世無窮者顏子夫顏子

之足發孔子固不待言然曾子以忠恕明一貫子思以至誠闡中庸子貢以日月喻仲尼孟子以時中推孔子其發孔子而教萬世亦不後於顏子若以顏子爲已到聖人粹處而不免夭亡致天下後世以聖學爲不能立命此則大不可也此章未見蹈仁而死煞有至理今爲詳言之庶千古聖學可以復明而顏子之不幸短命固亦無害於其大賢也葢人之生也得天地之正理正氣而生故獨靈於萬物此人性之所以善也其秉山川父母之氣而生賦質不無昏雜此壽夭之所以不齊也夫其

歙張謙堂鐫

得天地父母之粹者聰明壽考固甚幸矣若其得
之駁者性未嘗不善而質則有拘聖人以學敎人
存其心養其性始於誠意終於化神變化其氣質
之偏而濁者淸柔者强夭者壽斯爲立命第其功
非一日須次第而造孔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後從
心不踰孟子有諸己以至化神其義如此然必有
賢聖之師恆久不已斯可深造自得聖人難以其
功盡宣於書學者拘文牽義未有眞傳因而異端
假託聖學遂隱唐虞三代且不具論矣孔門以求
仁爲學其日克己復禮爲仁苟志於仁無惡仁遠

乎哉皆欲其全天地之性大學曰明德中庸曰誠
身至孟子則直揭言之曰養浩然之氣蓋理寓於
氣氣有精粗浩然之氣乃乾元太和之一氣即氣
即理非一切形色之氣可比故養氣即不動心夫
子此章言未見蹈仁而死正謂全乎天地之性得
乎浩然之氣神與天通氣與天合其安常處順則
壽考康甯至死而神明不昧如夫子曳杖所言曾
子易簀之類其生有盡而其神無盡去病延齡不
待言矣其不幸而遇君親大難則視死如歸正氣
常伸爲生民所利賴萬世所瞻仰亦爲全受全歸

烏有蹈仁而不當死亦死者哉若謂顏子仁矣聖矣猶且短命則夫子仁者壽大德必壽及此章之語爲虛言欺人乎此義不明故延年卻病者學方外之術而反以爲仁人不能立命愚安得不屢辨之豈故抑顏子以伸吾說哉夫子此章義理精密非常學者誠實踐乎爲仁之功馴至乎全仁之域爲忠臣爲孝子爲名教之干城爲乾坤之肖子則必欣然於蹈仁之不死而水火誠不可同年語也尙其思之勉之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師且不讓當仁之宜力何如也朱子曰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

之并有爭也何遜之有

附解仁者我之所以爲我人人有仁人人自盡無所爭無所讓也委於不能若有讓者然故以不讓於師曉之或曰己卽當仁於師豈得不讓不知讓字乃諉字替身夫子極言不讓以斷其卸責之路耳若讓師之禮亦仁也豈得嘐嘐然曰吾已當仁於師不必讓云哉張氏甄陶之說非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久也諒泥於偏而不渝小諒似信故辨之

附解貞正而固也朱子解得不錯第正之中又有精粗大小經權常變之異惟辨之極精然後守正而

不失其時若諒則一偏之見守而不化似信非信故特畫清下篇友諒之諒作誠信解與此不同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己事即君事也敬君之至事無不敬而食則非所計也爲先食者言故曰後

附解君體臣則必有食若事君之義則惟恐不克勝任抱愧君民而已奈世俗事君多爲求祿是以食爲先矣子故教之敬事而後其食非謂敬其事者尚有求食之心而先此後彼云也其事二字先須認眞自公輔以至胥徒皆有其事即君事敬其事者無一毫職之不盡無一毫念之不誠人人各盡

其心與理而天下平矣

子曰有敎無類人性皆善習染而分其類聖人有敎則變化曲成可無類矣敎者學者皆當自勉

附解聖愚皆人則聖愚一類孟子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習染所移遂於善之外別有惡之一類於是人以爲人品不齊不知善者其本不善者其習惟大學之敎不明則有善惡之分類誠有敎矣則可化惡爲善自可無類夫子此言欲敎者盡其實學者勉其修惓惓爲無窮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去聲志行也○道猶行徑謂平日不相謀慮其悖德而

害事戒君子也

附解此章重一謀字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安能強人人同己之道若爲國家及自己成德修業之事不能不需人謀必平日德行道藝相同始可與謀若不擇人而謀使小人得乘其隙售其欺則必爲害故夫子戒之然非有窮理盡性之學則自以爲正而實非正見以爲賢而實非賢謀之不臧其弊多端況乎偏執如安石挾私如牛李安能和衷協恭哉夫洛黨蜀黨其人豈必非賢清流濁流僉小藉爲口實君子守正不渝變化從心進

退存亡於斯攸繫非無本之學所能辨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期達理勿取浮夸

附解言者心之聲發天地萬物之理非辭不爲功第事理各有一定之則使人共曉而無彼此未盡之情曰達春秋詞命最貴雖較諸不言躬行誠能動物已是第二著然賢人君子以此諷諭忠告而善於詞命之士一言可靖國家不必其有全德也辭能達理亦可以益於學問經濟無如才華之輩矜奇相尙日就浮夸故夫子云然後世文字之學日興工巧益多而按之人倫庶物無所維持則雕蟲

長傲辭反爲世病矣況夫邪說淫詞誣文穢史哉亂人心有志者安可不辨舊說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意不皆善當云達理至富麗亦非盡不是六經之文彪炳乾坤歷代詞人亦有忠孝至誠其文泣風雨而感鬼神者至情至文不求富麗亦未嘗不富麗故當云毋取浮夸方是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孔氏曰師樂師盲者冕名冕自有相夫子仁敬之心不覺曲盡其誠如此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子張詳察而知爲道子則自居於相不敢自以爲道也宏矣哉

附解天下無一非道惟聖人反身而誠則從心不踰矩道以聖人之身而顯矣師冕自有其相夫子仁心發現自然誠以告之委曲詳盡子張隨侍體驗知其爲與師言之道善學如此夫子聞言而曰然然其所見之是又謙言曰固相師之道也言特相師之道當如是耳非有異也時解推廣言之於理亦是但說得太覺廓落反不合聖人平平問答之事凡聖人言動固無非道然祇是隨事理之當然爲之非人所不能勉企勿太高視也

季氏第十六 凡十四章

宋儒洪興祖胡宏以此此篇爲齊論以篇內皆稱孔子也考漢書隋書經籍志及王應麟所云皆卽今論語二十篇而爭辨於外多之二篇耳漢藝文志古論語二十一篇以子張問五美以下另爲一篇是多一子張篇實依然今之二十篇也又云齊論二十二篇多問玉知道二篇張禹以孔壁所出無此二篇删之是齊論亦今之論語也王應麟據逸論語以美哉璠璵云云爲問玉篇然其詞不類且屬漢儒所未傳自可不必然則齊論魯論惡乎辨蓋夫子往來齊魯門弟子記其言行在齊者記

之曰齊論在魯者記之曰魯論而孔壁所藏則或門人及其子孫所爲相傳孔鮒者較確漢興王吉宋畸貢禹皆齊人所傳論語曰齊論龔奮夏侯勝韋賢皆魯人所傳論語曰魯論然已非齊論魯論名義之舊矣此篇首章卽魯事而曰孔子是門弟子居齊者所記若子張問仁於孔子子張問五美四惡章曰孔子則又不必齊之弟子記之大抵今本論語齊論魯論已合而爲一不可復辨讀者亦無容向此索解矣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臾音俞○顓臾太皡之後風姓之國魯附庸季氏欲取顓臾以自

肥蓋假他罪以伐之將者將然未然勢尙可阻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二子疑而質諸夫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與平聲○夫子不便顯斥季氏故詰求與與謀以伸其說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音扶○東蒙山在今沂州費縣先王封國近在域中素無攜貳季氏安得擅私而伐之哉孔氏曰主祭蒙山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屬魯爲社稷之臣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由求皆不欲伐故質於孔子季氏欲之蓋實言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此下乃正責其不諫阻周任古之良史陳力就列度己才力所能以就其位朱子曰相瞽者之相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櫝音獨與平聲○又言既爲之臣則不得以不欲自謝而已虎兕喩其惡龜玉喩其貴止君之惡全君之美是人臣之責也朱子曰兕野牛柙檻也櫝匱也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責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扶○冉有自季孫之意如此非自爲之謀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言季氏實欲其地而必飾其辭君子所疾也邢氏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引古語而繹之均各得其分和各得其欲季氏患子孫之貧寡與傾不知均乃可和安乃無傾也守分無侵曰均情誼相投曰和安相安於無事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夫如是指不患寡二句而言遠人泛言文德卽均安之政既來則安不必又慮其為子孫憂也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無斥言季孫之理故責由求卽以責季孫也遠人謂當時之與國分崩離析當時公私怨叛之事孔氏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邦內乃指顓臾言蕭牆之禍逆有以知季孫之衰矣孔氏曰干楯也戈戟也蕭牆鄭氏曰蕭之為言肅也牆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故曰蕭牆

附解顓臾太皞之後先王封於魯以主東蒙季氏以

其地近費欲取之自肥純是僭妄私意冉有季路

蓋亦非之諫之而不從故進質於子若二子公然

黨惡必不敢又問夫子肆無忌憚也夫子不便斥季氏之非故藉冉子言其不當伐之狀冉有言季氏欲之二子不欲自是實情並非推口但二子既不欲卽當諫不宜緘默故引周任之言陳力始可就列若遇主非義不爲諫阻卽爲負職且爾言以下又進一層爾言謂己不欲而諉諸季氏之言當言不言非畏其威卽是不敬其主虎兕至惡有柙禁之龜玉至貴有櫝藏之人臣苟畏威而不敢言輕其主而不盡言使逞欲府過則咎無可辭矣冉有聞夫子言又言己二人不能强爭之意以季

氏憂顓臾禍其子孫意甚堅耳夫子言顓臾何能爲子孫憂季氏亦非果慮其禍子孫特貪其土地藉口於顓臾之將爲禍耳下文乃開導之有國有家者不患土地之寡而患爵祿不均無以各得其分不患子孫之貧而患貪欲無厭不能彼此相安蓋民雖寡而能均則無貧寡之憂而情誼相孚則和矣民雖貧而能各安本分不相侵陵則無傾矣季氏不能使民均而和惟慮其子孫之傾覆不知貧不足慮不安則可慮耳下又以修德懷遠曷之遠人不是言顓臾顓臾在邦域之中何得爲遠人

並責由求是欲二子極力諫阻亦是欲季氏聞而知悔春秋及諸書不載伐顓臾事蓋季氏因子之言而止也若非藉二子以伸直言本國大夫安能言之痛切如此故二子並非黨惡於季氏不可寃誣之至周任二節文義上下相承舊說未淸虎兕龜玉喻各有意一例看亦非是至有國有家數語若非古語何勞夫子覆解以爲夫子所聞之理非成語者非且此節之意緊承爲子孫憂而破其見寡貧均安傾皆指子孫說均則不貧而和和在均之內安者和之積理本一串語須漸及非有敧側

也夫如是三字承不患二句說言惟道理如此故當如此云云文德卽均安蓋均安之中有許多政事在非空言也遠人不服亦惟修其文德旣來則當安之不可輕舉妄動季氏不然遠者不能來近者不能守而反謀動干戈於邦內是自啟禍端通篇語氣承接分明如此講家多未了然識者辨之

一哀公以越伐魯而取季氏雖爲無志於權事亦未可盡非夫子指季孫蕭牆之禍亦非謂此引以爲證亦誤又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朱子據明堂位疑百里侯封不足以爲侯國且有附庸金仁山

謂百里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其內禮記所言蓋通山川附庸計之閭百詩則直據孟子以明堂位爲誣似矣而無以解於此章在邦域之中今析之蓋詩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山川土田百里之內者也附庸則不在百里之內以其爲大國則子男之國附焉是顓臾第附庸於魯而非在其封內然夫子曰在邦域之中何也夫子之時魯已非僅百里子特卽現在情形言之而明堂位夸張其詞謂封周公以七百里者亦以其後世疆圉所及並附庸之舊言之若先王始封自以孟子百里之說

爲定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正天下者道也上失其道迭相效尤理勢必不能久子故警當時而思盛世政不在大夫君有以統其道庶人不議道足以服其心陪臣家臣也此與下章皆一時之言夫子私語門人者

附解道即理也理爲盛衰之主失理之行必不能久當時上陵下替習以爲常而不知其非正如燕雀處堂母子相樂夫子傷之故思天下有道而以希

不失警醒迷妄之徒又再言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議又以慨聖王不作自失其道堅冰有由致也十世五世三世以其所憑之勢大略計之前人謂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殊非諸侯干天子大夫干諸侯陪臣竊國柄其逆理一也厥罪惟均不可以甚不甚計第其所憑之勢有厚薄故陵夷有遲速然亦大概言其理夫子以必失警之姑寬其時以計若曰即至遲亦不過十世五世三世無有不失者斷案在失不在世之遠近春秋亦有專擅國柄如欒郤之流不旋踵而滅亡者豈必五

世哉諸侯陪臣皆然故讀書最貴知聖言之所在張甄陶以爲專爲大夫專政而言亦非上文言諸侯大夫陪臣下何以專言政不在大夫蓋有道則諸侯承天子命宣化而大夫直奔走耳陪臣又不待言當時大夫專政子言大夫而其他可知庶人不議節則穆然於政洽化成之盛議且無人干政者尚何有哉語意收盡通篇不但有匪風下泉之感也舊說亦欠分明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朱子曰逮及也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祿去公室田

賦私家多竊據之五世宣成襄昭定四世約指之三桓輩久擅國威不知其勢已窮夫子言此歎之其事皆見春秋傳

附解張甄陶以爲此與上章非一時之言又云祿不指田祿非且以宣襄昭定哀爲五世脫郤成公尤爲率略祿去政逮夫子明明分言之古者祿皆出於田卿大夫僅賦其私邑魯自宣公因東門遂而立不能正其朝綱世臣私室因而擅并民田公家爵賞不敷所用故有稅畝之事迨其後三分四分公室則祿去公室之極矣至東門遂專政其子歸父繼之不久而亡嗣後不久又爲季孫遞專國政

歷平子子桓子故政逮大夫四世不必專就季孫一家而言張氏以爲武平桓康以此章爲哀公時語則五世四世不得不遷就其說然事實不合且不蒙前章來五世四世及故夫字三矣字俱無著落則朱子謂二章皆定公時語爲不可易第所云祿去政逮未能分析及悼子專政爲未考耳三桓子孫微至定公時已然康子患盜問使民敬忠以勸殺無道以就有道蓋當時民已不服勉強支吾終不能振矣按史記自夫子沒後魯尙有國二百六十年而三桓子孫無聞是周公之德亦孔子相

魯之力前人亦未見及愚於此書已屢言之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取友非僅一端六者相反而人易惑故詳示之直正直諒誠信多聞義博便辟習爲匪辟無是非之眞善柔工爲巧詐無誠信之行便佞習爲利口與多聞之準義理異

附解辟偏也僻也非師也辟之辟偏執己見以是爲非友之則是非之良泯矣柔字非盡不好病在善字一味媚世徇人無誠實之行口蜜腹劍皆在其內便佞顛倒是非不衷義理友之則惑亂無主知三損則三益愈明善便字極重習而安焉友之則

與爲化矣尹和靖云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善哉斯言其損其益可或苟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僻嗜曰樂人莫不有樂化其偏而歸於正則有益無損子故欲人辨而謹之節以之自檢束也己善而後喜人善己賢而後喜多賢三損之樂傲惰肆而已

附解人各有嗜好之偏曰樂與好字樂字不同此情也而足以累性當辨其是非化其偏而適於中否則縱而弗制爲害不可勝言六者重資意三益不必說得太深節禮樂喜於禮樂之事講究學習

下二句皆然此等天質最優之人不假學問自有此種好氣習子言如其有之則益矣不然如下三者則損矣二矣字有許多警惕人意驕樂驕傲以莫予違爲樂不顧義理是非與節禮樂相反佚遊安逸遊蕩不以善相觀摩宴樂酒食徵逐與小人相比相形言之明示涇渭欲學者返身而自課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孔氏曰愆過也

學者就君子以自檢其身不敬不誠不明愼而遠之學在是矣

附解此章專爲學者言君子有德之人不以位言惟

君子之身卽道之所在而侍者密邇儀型不自檢察有是三愆則其平居不愼更可知矣是敎人隨在敬愼之一端亦必有爲而言舊說兼有位而言不知有位而有德則可矣如其不然何候逢迎何所不至哉士君子進退以道道不可行而姑委蛇朝端託於三愆其害深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朱子曰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得貪得也先天之理爲性而氣血則後天之質情所以生性所以亂也存心養性化其氣質則無三者之累夫子爲中人以下言舉其甚者爲戒欲人

克己復禮

附解天地之性人爲貴人性即天性也其質之累則血氣爲之後天之氣不能不雜於欲故先天之性不能復葆其初聖人教人復性之功由後天以復還先天然後血氣之欲皆歸於義理大學所以誠意之後又有正心之功孟子所以養浩然之氣乃能不動心此章夫子明三戒而皆以血氣立言實簡切精微之論蓋性一而已情則有七七情亦性之用而不得其正則後天血氣爲之也君子知而戒之則所以養其德性淸其神明者尤有本末全

備之功子未備言自聖學授受多歧言性者以後天之心爲性後天之氣爲氣而存心養性之旨空詣其全矣夫血氣者形骸所待以立而所以宰此血氣者心心所以參贊者理理即天命之性未生以前心純乎性既生以後性役於情皆血氣爲之靜而性定動而情正則血氣亦無能累心所以清明在躬血氣和平仁者壽大德必壽也夫子爲初學言若成德之士則三戒不戒而自無矣范氏聖人與人同者血氣不同者志氣未醕當云聖人同者血氣不同者心思心一於理而神自清神葆其

氣而體自完血氣皆菁華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天之理備於人其氣相通而其幾至神畏者深知而敬事之也大人全德之人聖言已往大人之訓也小人不知天命在人故任心悖禮無所不至

附解三畏兼括許多憂勤惕厲事子約言其大者非此外尚有當畏而未及也聖狂祇爭敬肆之一念然君子何敬小人何以不敬夫子特地指出畏字曾子之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畏之說也畏於何生蓋人受氣於天地父母以生天地

大父母父母小天地天之理在於人身天地雖若無聲無臭而赫赫明明與吾身息息相通我旣幸而爲人天地之予我者備矣一念之動天實鑒之一事之失天實臨之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古聖人念念求無愧於己卽所以求無愧於天天命者天所以爲天之理而人得之以爲性全之則人失之則物事天嚴恭卽所以事親全歸故畏天命者學之本也大人體天命之全故爲人中之大舊說以德位兼說不知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有位必有德而後可無其德而徒其位

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者也爲下不倍君子之分然奉公守法畏之與人同者此章緣天命來義不止此易曰利見大人子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凡道德之士雖不必皆臻亦大人之流亞也君子以爲觀型畏吾身之言行不足爲大人所齒數引以爲憚必求免咎也如春秋時孔子卽無位豈非大人乎七十子之徒一動一靜奉爲依歸是其事也若以勢位則春秋戰國諸侯王孔孟雖未嘗輕之亦不必畏之至於君親師三者大倫所在敬畏小心乃其至性至理雖亦大人然

夫子此章所言亦不指此蓋勢分之大人人人知
畏不必君子君父之大人人人當畏何必君子惟
道德之大人人所易忽不知其關於天命而爲吾
身法則故子特標之以與天命聖言列而爲三何
氏曰大人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也聖人之言
闡明天命爲世典型一一返諸於身若有不合如
撻市朝則事事必求合聖矣畏天命一言已足夫
子恐人以天命爲虛故指出大人聖言天命之昭
昭者平列爲三使徵實力行也小人以天爲高藐
以天命爲虛無是以縱情悖理失其性而不覺然

一則人本可以合天奈何自薄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上也言不可多得學知次生知而困知亦次生知惟不學乃爲至下深以困學勉人也學誠身之學孔氏曰困謂有所不通

附解人之生也理同而氣質不同故生學困知各異然生知者絕無而僅有以此冀人數百年無一二矣卽學知之人氣質清明喜於學問亦復難得惟困知者天下皆是也然困者其質不困者其性果能從事學問思辨篤行五者百倍其功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亦聖人也夫子此章卽該全部中庸語

意全注困學故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數虛字層
遞而下煞是分明奈講章拘守朱子内註以楊氏
說爲輕令本意不明抑所謂學者子言博文約禮
曾言明德子思言中庸孟言存心養性立命事天
知行並進內外兼修故愚柔可明强也後世罕得
其法則記問詞章有終身不能明者夭折卑靡有
終身不能强者故夫存心養氣明善誠身之功本
末不明未易知聖人立言之意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洪範曰思

作睿睿作聖聖無不通由思而積乎日既涵養其原而臨臨時復愼思之大學所謂慮而後能得也九思隨時隨事體察義無輕重明聰精察於義理也朱子曰色見於面者貌舉一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

附解除卻窮理盡性四字無所謂學卽無所謂思而言此九思何也平日研究物理有以得其是非存養天性有以清其本源而於九者之動復加愼思功密而理純矣若無根本功夫雖欲九思亦何從下手學者思之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

矣未見其人也探吐南反。夫子勵門人以全德而云然誠於好善惡惡尤必充之以至其極懷德而安曰隱居求其志必竟其天人性分之量也救世而出曰行義達其道悉展其經綸參贊之才也朱子曰語蓋古語

附解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誠意者也行之不息馴至乎天理純全卽爲成德但宇宙事功非但一爲善可了經緯人紀輔相天地可窮可達非究極乎性命之精而貫通乎萬物之理者不能隨時處中孔門諸賢志善者多希聖者罕子故卽古語而儆勵之使皆造於大成庶幾大道有屬也朱子言求其所達之道行其所求之志蓋恐人以體用

爲二故互解之然君子隱居之時本無求知之想惟見得天地民物皆分內事立志必全其道而後已故其殷殷者亡之志耳及有知己之人義在可行則出而濟世卽至無一夫不得其所祗是達其所有之道耳非仕而後學如伊尹樂道莘野孔明不求聞達曷嘗謂將以吾學問世及遇賢君度可以行吾志則出而濟時其學則平生所裕而其志則顯晦隨時若有一毫求知之想卽爲人之學矣此聖狂界限不可不辨後世無本之學束髮受書卽爲利達起見及登仕版以吏爲師所學又不可

用是以忠良節義罕有能行輔相裁成莫知其道有志郅隆者尙其以誠正修齊之實取人而後可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節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四馬曰駟千駟內閑之馬非謂民賦私富於亡方死而湮守道固窮歷久而顯爲趨富貴而厭貧賤者警也首山有五以蒲坂雷首山爲是餓窮餓也誠不以富二句錯簡當在此異德超於人

附解此章爲貪夫棒喝着眼在死之日到於今人之所以爲人以其得天地之性全性而歸形骸有盡神明無盡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世人狃於利欲以榮華富貴爲不朽之業不知此身如寄第患不

能盡性有愧於人耳苟其無愧雖窮餓亦樂若其有愧雖富貴何榮奈此理難以悉喻子特即夷齊景公相形言之稱與無稱民彝天理自然不可泯沒足知善人天心所寄即人心所歸有志可以興矣本朝方舟時文極爲透切夷齊叩馬而諫必無之事上論泰伯章已詳其餓於首陽自是爲讓國窮餓不因恥食周粟亦未嘗因餓而死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胡氏謂當在此甚是異祇是異於俗人從旁觀見其然非君子有心求異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朱子曰亢以私意窺聖人

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詩與樂俱涵養性情者深乃能言禮以束身敬慎志行者久乃能立述詩禮之訓而曰退而學蓋以實踐聖言悟亢也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聖人大道爲公固不私子亦何嘗遠子亢猶未悟也

附解道乃人人所有之理聖人使人各盡其性有何親疎厚薄至於門人與子尤一體者也訓誘曲成恩義無二亢之受業久矣不能力行夫子之教而

以異聞測聖伯魚述詩禮之訓自言退而即學明
明以力行曉亢也亢喜其所聞亦可謂嗜學然以
爲聖人有心遠子則非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
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
君夫人朱子曰寡寡德謙辭妻者齊也其德齊其尊齊然後可以理內政自古聖王未有不正其妻而能與化者也世俗嗜欲勝而人倫斁家國以替子述稱名之不苟如此所以盡其道者可知矣
附解夫婦人倫之始萬化之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矣自古聖人必先刑于寡妻有國
有家未有夫婦舛而不亂亡者春秋倫理多紊以

妾爲妻妻或淫悍習爲故然不知其爲亂本也夫子故詳述稱名之義如此而記者記之其義則昔人已詳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饋同義○孔氏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豚欲令孔子往謝也陽貨險狡小人卽使其果志公室夫子亦不與之況不爾乎瞰亡歸豚又不以誠子亦如其事而報之遇諸塗猶未見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

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懷寶喻懷藏道德迷邦忍聽其迷亂亟數也失時失機會貨諷子以仁智而子諾之蓋理之當然亦意之誠然非欺也諾徐應聲也

附解公山弗擾以費畔子欲往而不見陽貨何也陽貨本非有志强公室瞰季孫斯無能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覤其始末一凶狡小人夫子豈與之爲緣乎乃貨不自量反欲羅致孔子妄託大夫之禮瞰亡歸豚其不誠已甚子亦瞰亡拜之非效尤也報施稱也不幸而遇諸塗雖與一見亦無異於不見也貨並無折節之禮方且頤指氣使呼而進之其爲妄庸益見懷

寶迷邦不仁而夫子非懷寶迷邦也從事失時不智而夫子非從事失時也歲不我與夫子非不欲仕一一如其言而答之實一一如其理而應之非心不如是而妄爲之說也愚嘗謂權以濟其經非舍經而行權於此可見其槪閻百詩援留侯語漢王例謂兩曰不可皆貨自答不可從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欲人慎所習以復性而指後天之先天以曉也性本天理而人之所以爲人後天形氣拘滯非其本然然然理相近也惟習則遠奈何以遠者爲性哉

附解性者天所爲天之理而人實得之除此一字天下無事物外此一字古今無事功乃自孔孟而後

言心言性者紛如卽程朱亦泥韓子三品之說而
無解於鬬越椒羊舌虎之事故朱子嘗曰孟子對
異端硬着膊子說箇性善自是孔子相近一語較
切實而詁此章曰性兼氣質而言亦知性不得云
相近也特所以言相近者究未能言今若不晰之
則人將但以知覺運動之心爲性而凡心之所欲
卽以爲性之固然其害理奚有窮期蓋天之所以
萬古長存惟一元理氣渾然耳剛健中正純粹以
精故伏羲名之曰乾而夫子贊之曰大哉乾元乃
統天此乾元之理卽天之仁天之性也四象五行

八卦皆從此出實無分合之可名萬物皆秉之以生而得其渾然全體者則惟人而已得太極之理而後可以爲人否則爲物故曰五行之秀而天地之心第太極之理氣在天地者未嘗有駁雜而二氣之屈伸變化感於隆汙清濁者則有異父母爲有形之天地天地實無形之父母受氣於天地父母者同而不同非氣質之所由來歟故性在先天純粹無疵孟子故曰性善也性在後天性梏於形孔子故曰相近也太極之理既生以後其在人身中者如水在盂瓦缶金玉水晶琉璃盂之質異而

水之明暗異性之拘於氣質者正猶此矣惟後天不及先天故聖人教人以學謂爲復性之功但氣質亦有淸濁之不同如金在沙上智八分金中人五分金下愚一二分去其氣質之蔽如披沙揀金耳若知覺運動固心之靈人所以貴但須披其沙得賢父師以教之而習於善久則性復否則性遠習之二字不可以一言盡也存其心養其性內有以葆其中和外有以熟其義理下學而上達則氣質皆爲規矩不然安能復乎性之本然哉故此章乃言有生以後氣質之中求性無論智愚皆有之

是相近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即指此相近者而言奈人不知此相近之性即先天太極之眞縱情悖理習爲不善遂至相遠二也字不同上決詞下慨詞也性不離心而性無爲心有覺使有覺之心悉從令於無爲之性聖人所云從心不踰矩也誠知性則知心之本體孟子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然此非空言可了必深造自得乃知心性原無二而人自二之愚之必分言心性非於心外求性正欲人以正心復性毋偏任其心遂謂爲性耳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不移於惡卽爲上知不移於善卽爲下愚勉人遷善去惡而以是激勵之

附解此章向來誤解謂氣質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所能移既非性善之旨謂天下可移者多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亦非夫子勉人之意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理有不善否必曰無之人性卽天之性何以有不善則孟子性善一語無可移易矣後儒因不明先天後天之義以後天知覺之心爲性而不得天人合一之原遂令此等書義不明書義不明猶其小也令天下後世以聖人爲不

可學豈不痛哉夫道不過五倫五倫本於五性五性仍是一性忠臣孝子何人不能爲而有不能者習相遠也人人不失其孩提之心尚不能忠孝否夫忠孝性也卽人皆有也奈人狃於所習不肯實用其功使之爲善曰吾不能也不使之爲惡亦陷溺焉此等非果無良半由無志故夫子言此上知之名人所樂下愚之名人所去也不知上知下愚有何分別能遷善而不入於惡則上知矣習於惡而不遷善則下愚矣夫子曰人性皆善人人可以爲聖爲賢第非有志自立不可吾觀世之人可以

爲善者多矣而能善者卒鮮乃知人品不同亦由
其自命者不同上智之人一心於善而不爲惡所
移下愚之人亦一心於惡而不爲善所移此上日
益上而非下之所能幾下日益下而非上之所能
挽是宇宙間惟此二者爲不能强也若有志於善
而猶或入於惡必非上智已入於惡而猶或入於
善必非下愚惟純於善惡者爲不移也人奈何不
爲上智之不移而甘爲下愚之不移耶此夫子激
厲之詞奈何先儒誤解而如張甄陶者反以言性
善者爲咬文嚼字乎或曰然世有眞不移者何故

曰不移者習使然也豈性本惡而不可移於善哉
試問孩提之時卽知爲惡否且世之所謂智聰明
機巧耳所謂愚者椎魯木實耳不知此後世之論
非聖人之學也記誦詞章百工技藝有巧拙之天
淵者若忠孝節義人人可勉試思古今名教中許
多偉人曷嘗皆聰明智慧哉今使學窺萬卷而五
倫不敦智極新奇而天良弗顧子以爲愚乎上智
乎故聖人所謂學者學爲善而已五性五倫克盡
其道卽人人聖賢矣外此而言智愚何怪以性爲
有不善哉蓋氣質之累人不能無必變化之涵養

之君親師身體大學之道而裁成之何患人不爲善也問者曰以堯爲君而有象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其義何居曰舜微子比干所謂上智不移於惡者也至於象與朱均其始爲不善而其後皆化爲善矣卽或不化亦其自暴自棄所謂下愚不移於善也而豈足爲堯舜之累哉此等處須辨明之乃不自居下愚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弦歌弦琴瑟而誦詩書學道之事也子游爲宰敎之如是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何氏曰莞爾

小笑貌夫子喜其能以道治而言大材小用若牛刀之僅割雞可無庸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朱子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之道者天理愛人易使平日有以養其天良而自然和順也儲異日之君子化今日之小人偃力行子言而已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自明言戲使羣志偃言也

附解弦歌學道之一端古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弦學樂誦詩乃其常業故聞弦歌之聲則上之教化可知或謂武城用武之地子游以禮樂教爲可喜不知以道教人自是可喜豈必因武城而始貴夫子平日一腔救世之心孔門全

副治安學術鬱而未彰一旦聞弦歌而喜子游之善化轉覺大材小用之可惜割雞焉用牛刀意重牛刀不重割雞子游述其所聞謂舍道無以爲治子是之而直以爲假之言蓋其力行子言即不啻己言也道祇是天理涵養天理既熟則不忍虐民不忍欺上此所以愛人易使也後世所學非其所學胸藏萬卷而忍作殘害或經屈辱輒增忿懣道之不講其害可勝言哉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即不狃定公八年陽虎作亂不狃爲費宰與虎同畔季氏時子未仕欲往觀其志何如藉以定魯蓋父母之邦之義也子路不說曰

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子路言公山未必能用孔子未無也之往也不言其畔以其意張公室事未可知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音扶。子言苟有用我將以東周之美西周蓋冀公山之能從正非必不可去而欲委曲行道也

附解弗擾召子在定公八年時魯危如朝露弗擾以張公室爲名子故欲往以觀其志果何如先儒以公山爲不義似夫子不審事理欲昧然一往爲東周節竟說不去張甄陶則直謂夫子必不去特姑爲是說牽連下佛肸章爲一意殊不察當日情事及本文語氣矣夫季孫意如逐昭公死於外而並

廢其二子擁立定公依然相之按春秋之法季孫不得爲魯臣久矣觀弗擾後奔吳國猶能睿顧父母之邦自非陽虎凶惡可比定公八年孔子未仕目覩宗國危亂忠愛之誠自難遏抑弗擾既知召子安知非眞欲去權奸以强公室使其能用吾子聲季氏之罪以告於公與國人去桓子而舉夫子於公已退就家臣之列不受爵不矜功安在非忠臣義士所爲故子欲往至子路之不說則以公山平日揣之知必不能用夫子徒勞往返而已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夫子豈不知其平

日所爲特聖人廣大之志不以平日限其今朝冀幸其或用我且事屬宗邦其以公室爲名亦無大悖於道故欲一往既而終不果往則以公山必不能用己也故欲往者子之仁終於不往者子之智若使弗擾果爲不義雖傾心夫子豈往哉至吾爲東周講家尤多不合蓋周之治盛於西及東遷而禮樂衰亂子如得志不過舉周公之治而損益適中苟敎化大行東周亦無異西周也而豈興周道於東方哉或疑公山用子如何便能興東周之治不知輔魯以藩周室馴致於敎化大行猶是周

之天下興文武周公之禮樂何難爲東周也文王當紂之暴猶能三分有二以事殷孔子爲周之民乃不能輔魯致治以事周乎五霸以匡周爲名一假仁義而天下翕然從之況聖人之神化得所藉手乎先儒泥視一公山氏議多難通如予之說公山果若斯任用孔子則爲東周乃其自然之理勢也史記謂子無所試曰文武起豐鎬云云附會不通所以啟先儒之惑又或言公山爲以亂易亂不知周家之制大夫臣於諸侯所以分勞而戴公室故曰陪臣先有君而後有大夫大夫不君其君陪

臣知君而不知大夫可也季孫放逐其君陪臣能强公討罪何不可之有或曰既如此夫子後爲中都宰攝相何不討季孫之罪且又使樂祁申句須伐費擾也曰此聖人大作用處爲中都宰權與攝行相事權亦未專時尤不久然夫子方攝相事卽命子路墮三都出藏甲正之以禮削其强勢使定公能傾心委任不同季氏嬉遊夫子久於其位德政及於人心者固三家之黨權以次而收爾時明正其罪亦有何難不幸三月而已定公不惟不能專任且與桓子同耽女樂如市井勾欄之徒夫子

安得不去魯耶而豈夫子之不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耶至弗擾八年召孔子時孔子尚未仕魯且未知其意之公私果何如是以欲往旣而弗擾行事已露非眞心忠於公家竟長據費邑旣不臣公又不臣私則眞叛臣矣故定公十二年季孫斯叔孫何忌帥師圍費夫子不禁而弗擾亦竟襲魯伐公公登季氏之臺夫子使樂祁申句須下伐之弗擾敗而奔齊詳其始末弗擾一荒唐躁妄之人而夫子欲往不往固非無見此章實義尤不難明奈何不究原委反疑聖人耶　識者鑒之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朱子曰任倚仗也於天下言無適不然仁本心之良而天下之人所共適策以能行列以條目課之於天下使勿間於須臾也申言其效以見心理與人相孚如此

附解仁者此心之良而貫徹乎萬事萬物第恐空言存主而不實致力於倫常日用則心理都不着實特空言耳故子告之以能行五者能行二字大不容易有一毫私意間斷安能行之於天下五者無適不然由一念之動以及於念念皆然無處稍釋

自然由近及遠莫非天理所徹恭視天下無一人敢慢而此心之敬不懈於須臾也寬視天下如同氣而恕人之心不覺其廣大也信無一毫之欺僞敏無一息之怠弛惠則體恤周詳人常蒙澤五者皆天良誠切發現之事非有爲而爲子言其效以明於天下無所阻也舊註心存理得四字說不透切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

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磷力所反涅乃結反焉於虔反○中牟河北湯陰縣西晉主夏盟爲中國依自趙鞅專政私怨構兵歷五六年晉衰而冊益危矣佛肸宰中牟憤趙鞅而助中行氏其以畔告趙鞅之詞也子欲往定晉亂存夏盟而安中國既不果往則臨河返駕之事也不善不入守身之常故子然之磷薄也涅染皂物緇黑色不磷不緇正其不入不善之實不曰云者言不知此說將並前說而亦難踐蓋必避不善以爲善善終未純也匏瓜味苦難食徒繫以爲觀喩虛有其觀而無用也

附解春秋之時五霸遞主夏盟周賴以安故夫子猶有取焉晉主盟最久東遷是依秦楚之不敢窺周室而躪中華者晉之力也自趙鞅爲卿不能以道致主復不克修文襄之業欲歸衛貢五百家於晉

陽以自肥趙午不從遂殺之而起亂荀寅范吉射不知聲其罪以告君而亦以私怨相攻遂使趙范中行其罪維均且趙鞅反得復入于晉據柄以肆其貪兵晉君之庸晉臣之慣皆無足言夫子書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又曰晉趙鞅復歸於晉其罔上橫行之迹昭然哀公五年晉趙鞅伐衞遂圍中牟此即佛肸召夫子之時也計趙鞅以范中行氏之故恣意攻伐已非一年一事置國家大事於不問而稱兵以厭其求中牟即畔晉其甯無可原情乎夫子欲往蓋一片安民翊周之念觸處而動欲

往觀其虛實意簡子或可理喻中牟亦可從革以安晉而定中華非冒昧亦非空談也子路言不善之不可入恐夫子不能行其志而反失己耳夫子然之言是言不謬然所謂不入者非徒以相避爲能正欲其堅白自矢耳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夫使磨而遂磷涅而遂緇則是入於不善矣故知不磷不緇之說然後知不善不入君子有自信之素而惡人無浼我之時二說正相發明也況我嘗期有用於世苟可隨時以濟民不慮失己惟慮信我不專焉能作匏瓜哉時解混此

章與前章爲一例不知二國情事不同聖人言各有當會其通尤當辨其似也至時解不曰作知其一說不知又有一說窒漏已甚王宰皆略引辨之而未暢其說匏瓜味苦故云不食前人已有明辨今不贅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女音汝下同語去聲○子路勇於求益子恐其不以學養之故呼而語以六言六蔽朱子曰蔽遮掩也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使還坐而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

蔽也狂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不學則昧理而徇氣習學之之目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也愚窒滯蕩放誕賊害義絞褊急勇果於行剛強於物亂違禮狂暴戾也按仁知信五常之三不言禮義者學卽學禮義也非但謂詞章直勇剛子路氣質所近者故特言之

附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夫子恐其失之太銳不以學涵養變化之故呼而語之六言本無弊弊生於不學耳學之事該括許多功夫次第大要則內外交修內有以極其存養之密而外有以盡乎物理之微則隨時適中六言不期善而盡善夫子此言望子路以大成之詣也勇敢於有爲然理有當遜謝者尊親之前亦不遜讓則亂矣剛強

武好勝然理有當柔和者任情剛躁則狂矣六蔽必由學者內養心性外踐義理以禮節文之無過不及使合乎中正卽是義非後世駁雜之學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周衰禮廢詩樂多爲具文學習其事而玩其音也怪而詰之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興興起善心觀自鑒得失羣孚於倫紀怨致其忠愛邇遠之事無窮卽忠孝以該其餘鳥獸草木亦理所寓故不可不多識

附解古者書籍無多學貴力行自小學時卽學樂誦詩蓋所以養其性情化其偏駁少成若性習爲自然至十五入大學約之於禮法不難矣周衰禮樂

凌遲夫子修明周公之教雖諄諄誨人人多忽之門弟子猶然故詳切指示如此朱子感發志意亦是但志意有正有邪子曰思無邪則興自專主興於善說後世謂詩以言情情之蕩者亦不復禁故風雲月露鬪思鬬豔情適足以誨淫長惡所謂興者非也觀主觀人觀己說亦可第以詩之得失觀我得失方是可以二字神理惟條辨之說佳羣和而不流亦是但於義未全蓋人生不過五倫五倫之中計得十人各有當盡之事而且時勢不同性情各異下者固無論已卽皎潔自好於倫類誼不相

契即是不能羣詩中五倫之事紛如矣熟而玩之得其義理精義浹洽於倫紀故曰可以羣怨者人倫之變不忍恝置而引咎憂傷以冀挽迴至性至情也詩尤多之故可以怨鳥獸草木雖蠢於人然皆造化菁華所散著古人明庶物察人倫往往即小見大少昊以鳥名官月令稊隕紀候蓋天地人本一氣相通知其名乃知其義而一物之微感召皆有至理不可忽也後世博洽者多然實以義理之精察乎細微之物而不失乎聖賢之意者亦不可多得即如雎鳩性摯閒聲則集非類則鬭又其

棲止各有界限不相凌越故以興君子淑女若不確知其何物曷得詩人之意哉聊舉一端他可類推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周南召南詩之首篇王化之基房中之樂爲猶行也正牆面而立蔽於近阻於行也

附解宇宙絶大經濟皆從身起修身爲國家天下之本但修身一事非窮理盡性何以能之又安得天下人皆能之文王后妃聖德垂範太和浹洽於遠近周公制作因之而起慮天下後世昧於其本雖

禮樂詳備亦不能行矣故以二南爲房中之樂使人知夫婦正而後百爲理變化其氣質而涵養於中和閨門衽席且不縱情恣慾其爲正人心培倫紀者至矣哉夫子以大學敎人修身齊家之理伯魚豈可不知故特詔之以爲二南爲者玩其詞審其音身體其事一動一靜不離中正和平之軌朱子文集內一條言爲字只是誦讀殊誤正牆面立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詁正牆面則甚佳修身齊家之道不明尙有何事可以做得今日詩樂之法雖不全然學者誠日玩二南而力行焉自有心

悅神解者其婦人多以爲具文何哉至周南召南前人紛紛異說然當日祇是文王國內及諸侯國內之詩周公制禮作樂以其爲王化所基採其尤者被諸弦歌鄉飲房中之樂用之使人惰修齊之道分爲二篇就分陝之後所轄之地名之曰周南召南以其皆南國之詩故曰南就二公所分治之地別曰周召耳非謂周南王者之風召南諸侯之風亦非謂文王遷豐便已分岐周故地爲二公采邑也郎甘棠之詩亦召公循行布化偶然息樹民感思之非與文王無與也若周公無詩豈其治不

如召公歟皆文王之化即皆文王之詩關雎至螽斯五篇以其爲文王后妃之詩特冠篇首要之二南之名特因分篇紀略本無他意後人穿鑿求之徒增惑耳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樂所以將其本心之良而節之和之玉帛鐘鼓其器耳時人逐末忘本子微言使思之

附解禮樂非玉帛鐘鼓無以達其志亦何可少也第以玉帛將敬鐘鼓導和敬與和本吾心天理之良聖人因而爲之節文暢達其天良若中無誠敬和平之實何取於玉帛鐘鼓春秋聖學不明人皆務

外子故令人自思之朱子敬和之說與程子序和之說相似而不若夫子人而不仁之說完備蓋敬與和專主天理說非仁不能盡也若舍仁而言敬與和則小人亦敬其魁比匪尤樂其黨如朱子外註引程子言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則竟謬說矣夫人愛敬之良不容自已而後有禮樂以達之節而和之無非所以全其天性故曰禮之用和爲貴也爲盜者蔑天良而干法紀卽有統屬而相聽順亦狐羣狗黨何名禮樂哉以此言禮樂何怪乎人逐末而遺內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當時士大夫不修實德有愧於中飾威以欺人夫子言此警之朱子曰厲威嚴荏柔弱也孔安國曰穿穿壁窬窬牆

附解小人細民曰譬諸小人則其爲當時大人言可知大人何以色厲內荏無返身修德之實心實多愧而貌爲嚴厲或以欺人或以凌人箝天下之口譬諸小人其殆穿窬之盜言小人尚不足以相擬深惡之之詞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悉本中心之莊敬而出是以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色與內豈有兩境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貌愿內詐似是而非鄉人皆以爲謹厚故斥爲德之賊詳見孟子

附解鄉原二字始見於此蓋夫子特地指出此等人以立僞君子之防原樸誠意本非不美目之以鄉則是脂韋隨俗貌飾樸誠內懷欺詐者鄉人無知樂其巧僞反謂爲德使羣效之則剛正不阿是是非非之人反爲世棄直道泯矣故子稱爲德之賊孟子言其狀甚詳蓋此人不僅鄙陋不實一流乃狡詐不測色莊之輩在朝在野一有其人忠孝節義等事都用不着毀方爲圓不論是非小則亂自

然之是非大則爲君國之蟊賊莽操篡逆皆鄉原輩助之也學者切須戒之張甄陶不得其解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輕聽妄言不知反身修德之途塞矣故曰棄道塗形其悠悠泛泛之意

附解此章向來講家俱不得其解張甄陶竟謂一章一時之言自賊其德曰德之賊倒文也二種皆致飾於外務以悅人眞妄說矣進德之功無過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道聽塗說正與五者相反蓋君子凡有所聞明辨得失一一返之於身從善去惡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兩用中子曰多聞

闕疑慎言其餘是以凡有所聞莫不爲身心之益
德以日茂也道聽塗說者凡有所聽並不求其眞
贗是非一說便信及至前途卽以告人是其心於
義理毫不分明亦並不求其分明卽有嘉言必不
身體如其莠言亦必誤聽何從徙義遷善故曰德
之棄也道塗二字極形其悠悠泛泛世俗譌以傳
譌上之堯幽囚舜野死誣及聖人次之市有虎蛟
成雷害及善良又其甚者變亂鹿馬流言玷及朝
廷混淆碔玉煽動及於草野旣惑視聽尤蠱人心
夫子之言其所該括豈少哉抑非窮理正心養氣

知言何以免於道聽塗說哉明者辨之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與平聲○朱子曰鄙夫庸惡陋劣之稱明鄙夫之志行以爲與事君者戒患得患不能得患失惟恐其失無所不至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靳裁之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則亦無所不至矣

附解此章爲忽視鄙夫者言人非至愚極惡豈有甘心爲不忠不孝者特因嗜欲念多身家慮重其始一念自私而已其究至於無所不至視君親如無有與事君者不察或喜其有才或樂其同己以其

志富貴爲常情不知此此輩豁壑難盈志行易變必
不能與我共成忠義且將倒戈下石自古正人誤
用小人身名俱敗者何可勝數子故大聲疾呼而
極言其情狀爲君子戒也抑予猶有進焉在我實
有不爲鄙夫之實鄙夫亦無緣投合如伊尹耕莘
孔明抱膝若非賢主勤求固將終老及遇合乘時
不居寵利彼鄙夫者流如霰見晛又奚足爲累也
未能及此則必愼於與人不得謂我非鄙夫鄙夫
不足溷我也朱註引斬裁之言名論不刊可以廉
頑立懦裁之潁川人宋胡安國之師夫志於道德

不過全忠全孝而已忠孝天性也然非有窮理盡性之功則私欲不盡天良不純必不能輕富貴而重君親故存心養氣之功不可一日而不講古亦有學非甚深而忠孝性成者上智之資也卽如關雲長正大光明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其質粹美然其好讀春秋儒雅超羣亦由學力有得後人或不知學問眞際但以詞華相尚則心性之學未純忠孝之道難踐欲免於鄙夫也難矣志富貴則鄙夫矣亦有志功名而流爲鄙夫者有才不能自祕必欲求知於時乃遂不擇主而用之苟文

若劉穆之之類是故惟道德爲貴耳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氣質不能無偏惟恃學以變化當時學者無志誘於氣質以爲古人亦然故子辨而斥之言古之狂也肆蕩則不可以爲狂矜愚皆然不得以古人藉口非望人以古之疾也曰民曰疾皆卑抑之詞朱子曰狂志願太高肆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持守太嚴廉峭厲忿戾則志於爭矣愚暗昧不明直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

附解常解夫子傷俗之益衰似是而非不可不辨夫子不嘗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乎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困

而不學民斯爲下何緣作此卑視流俗之語以古之疾望人曰民曰疾非美稱也此蓋因時人不肯力學安於偏戾藉口古人故言古者無知之民有是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何者古之狂也矜也愚也肆廉直皆卒其一偏而不變化雖非正道然皆本乎氣質之所成豈如今之名爲狂矜愚者則並非氣質而習尙相沿大謬於理何得以古人藉口哉三者皆特地指出不相假借處以深警之若謂以古人之疾望人理不可通卽謂進一步激厲人亦覺太卑天下非聖人語氣也肆者不靜念自己

造詣如何只管志大言大都無收斂意也蕩則不顧義理任心而行廉者自家矜重不欲俯就人羣卽當和洽處亦不肯爲之衹是一味孤峭五倫便有多少行不去處然大槪倘是不爲諂屈之人忿戾則不論義理以私傲物不如其意則爭愚者見理不明任意而行都不從容審量然自無委曲欺僞之事詐則貌爲樸訥內實欺詐非眞愚也要知蕩忿戾詐並不得爲狂矜愚也子卽世人所指目而辨其非不是欲人爲狂與矜愚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朱子曰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耳目口三者心之橐籥謹而察其幾則邪不亂正紫奪朱鄭亂雅悉皆起於人心之蕩而利口則爲禍尤烈故君子務窮理正心也

附解聲色言語感於耳目口而入於心其機甚捷惟心之私欲不除則觸而郎逝喜其悅耳目快心意天理乖百務淆矣子明三者之當惡欲人以理制欲無爲所惑然非素有窮理盡性之功亦何以淸其源也周尙赤紫乃間色雅樂中正和平若無紫與鄭聲人亦無由背之而趨利口亦然故夫創爲

豔色淫聲巧言者天理所不容也利口卽佞人不曰佞者對上豔色淫聲則曰利口耳張甄陶謂迎刃而解要言不煩是也而或謂佞非利口則非夫子告顏子遠佞人又曰巧言亂德豈佞人之外別有利口哉但隨事立言則易其名耳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道非言不傳特言之而窒行之則負聖言矣子欲無言警門人也子貢爲小子慮子言天道著於四時百物日用事爲誠能實踐則無在非言之理上何言天本無言下何言不待言也言道不在多言非以天自況亦非專曉子貢

附解此章義理極爲平實被講家說得夸大全不合
聖人語氣蓋道不外於五倫五倫本於五性五性
根於天理天以一元化生萬物各得其所聖人以
天命之性施於事爲各得其中故盡性者即以人
合天也夫子平日諄諄誨人惟欲人實體於日用
事爲奈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門人等習聞于言反
多輕忽並不力行徒爭口耳故曰予欲無言謂人
不力行言之無益也子貢平日固能體夫子者特
以門人等不能盡得夫子之意勢必常常提訓乃
有所述亦是美意子言道本於天天何嘗有言而

四時已行百物已著莫非天理所見則天之功用固已明明示人無少欠缺天本可以無言矣天何言哉於人何獨不然予之所言莫非天理理散著於日用事物苟能一一體行必求當理則隨時隨處自能乾乾不息尚安待予之津津徒勞也哉此乃指道之實以教門人子貢聞而已知故不再問非尚有所不喻也先儒以爲聖人亦天竟於夫子口中作自詡語且謂道不待言而顯一切天理發見套語流爲禪機貽誤後學不可不辨子貢平日最善疑問其不問者已知之矣且夫子言本不難

曉後人誤會則反令人無從致力朱子以爲與無隱章相發明是也而無隱章亦多誤解予已辨之參觀自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求道必以禮否則教無由施孺悲蓋有失禮於夫子者故不見而絃歌使聞欲其悔悟改行愛之至也後世或倨或卑蓋兩失之

附解洪氏胡氏皆以爲學士喪禮於孔子乃此後事其得罪之故不知且渾之爲妙是也顧當時學者能尊重其師動靜莫不體察而聖人即寓教思於其間後世師或無以爲法而弟亦桀驁負氣雖取

瑟而歌知自返者幾人此亦世教人情之變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當時魯多短喪宰我設爲問以決之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氏曰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氏引周書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是也燧木燧沒盡也升登也取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蓋當時短喪者之言如此宰我述之居喪不容不祭故恐廢壞禮樂又言時物皆變期爲已久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朱子曰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禮喪禮本仁心而作期而食稻衣錦遂忘親矣時人如此子言女試設身安於心否而宰我姑曰安也女安則爲之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下音洛。○即予之言以明短喪者之忍安則爲之正欲其返心而不安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於其出而復責之使人皆知短喪之不仁

附解宰我親學聖門並不知三年喪爲人子心理之艮眞不復爲人矣張甄陶之言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是五月而葬閔公與諸臣皆除服也莊公二十一月而祔廟是不以二十五月禫練也僖公以三十三年十

二月甍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未終喪
而圖婚也又魯昭公在戚而有嘉容孟獻子禮懸
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卽稱之滕文公欲行三
年喪父兄百官謂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可見魯之
君大夫不行三年喪已久宰我難於顯言設爲問
以決之與子貢問衞事同其見超出前人矣期可
已矣期已久矣皆推究所以不止於期之故君子
不爲禮禮必壞不爲樂樂必崩及舊穀節云云當
時必有藉口如此者故宰我問之子曰於女安乎
言如彼所行於女安否觀此句已明是事外評論

之詞豈宰我自欲短喪宰我曰安以當時安之者
衆也女安則爲之以下正責宰我安字之非言惟
其不安所以不忍短喪若旣安之則已無人心矣
逆其出而揚言之使衆知短喪之不仁不可爲也
宰我爲天下後世受惡非張君何以辨之繆協云
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故假時
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是張氏所
本也古無火食燧人氏上觀星表下察五木以爲
火熟食養民後聖因之有改火之法四時各以其
木順天地之性而調陰陽之平和其五氣除其疾

疫而又有正心誠意之學固其神明登諸壽考後世養生之術既雜而飲食起居多違天和民多夭厲職此之由也顧氏炎武曰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祭用之國火取於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今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有自來矣王氏應電曰四時之木榆柳先百木而青得東方之色棗杏心赤柞楢文理白槐檀心黑桑柘皮裏皆黃各得其方之色於義甚明若寒食節蓋沿改火之說而誤或以爲因介子推大誤也周禮秋官司烜氏仲春以木

鐸修火禁於國中夫四時皆改火而獨季春有火
禁何也春爲木令木德生生萬物以繁而夏火承
之洩其眞氣季春禁之蓄木之意若水之生木稱
陽方壯金之生水流暢眞機則不必慮其過洩至
夏秋相承中央土爲榦樞亦無慮也後世相沿尚
寒食節舊火新烟傳爲佳話然非古人之意矣後
漢周舉傳云太原舊俗以介推焚骸有然火之禁
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舉爲刺史作書告
介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宣示愚
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然則寒食乃冬中非

春二三月也至寒食用杏酪楡羹猶彷古意寒食墓祭則末俗之譌然本春露悽愴之意掃墓而祭亦無大傷於道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動靜交養文行兼修用心之實也反是而惰游曾博奕之不如深戒荒於嬉者也博始於烏巢局戲也奕圍棋也已止也

附解用心不必十二時中刻刻勞思苦形祇是主敬不放耳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朱子曰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程子敎人靜坐皆得用心之意但諸儒所言者守

心而已若養其未發之中謹其已發之和由知止而得止馴至乎美大聖神用心之功豈一端而已哉博奕本非正業但游心於此不入邪僻故猶愈於無所用心者又按古人博奕以爲游戲用心於此亦玩物適情之一端今人以金錢競博喪身忘家非古意矣奕尚無大惡習然廢時失業學者所戒夫子以爲猶賢蓋深惡游惰之人亦以當時博奕無大害義也若在今時必不爲是言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尚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果於義曰勇常人競血氣之私

則悖理矣子路初見夫子而有是問

附解勇與智仁同爲入德之門及其德之已成則爲

勇者不懼勇曷不可尙哉但勇全以義爲主非是

卽爲亂盜然則析義不精卽捐軀不足爲勇也故

養浩然之氣必由集義而自反而縮遂爲大勇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

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

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

訐以爲直者惡去聲訕所諫反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聖賢以惡惡爲愛必有所

以懲敎之非徒含怒已也下流卑穢喩惡行也上賢

於己者好勝曰勇徑行曰果敢無禮不恭遜窒不通

也夫子所惡顯悖乎理者子貢所惡矯託
於正者徼抄掠不孫干分訐攻斥人非也

附解君子無所不愛亦有惡乎疑不當愛者多也子言有惡惡之正所以愛之也懲創之教化之非遂棄之也稱人之惡則絕其自新之路不曰下而曰下流言置身卑穢已爲不肖而惡人之賢於己若以居下位爲下流聖賢窮居豈亦以下流目之乎故胡氏說優於集註也朱子語類勇以氣加人果敢猝然敢爲是也而饒雙峰云勇屬氣血果敢屬性質氣血性質强分別而理不確不可從無禮不循法度窒不通義理徼舊註抄也抄掠人善以爲

己有而朱子云伺察夫伺察人之動止以爲明智世亦有之然人之情僞非盡可伺察而得也且知字兼人品事理言惟以抄掠言則徼人之善炫己之長以爲知而實非知斯可惡耳三以爲字不但似是而非直是心藏叵測言其並非知勇直徒壞心術耳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女子小人宦官宮妾之類明女子小人之情狀使修齊者自懋其德教至公至明至正而后能得不遠不近之道

附解女子小人有國有家者不能無要惟正心修身

則不特不爲所欺而且化之使歸於道周之興也王化起於閨門僕御無非正士當近而近當遠而遠亦不得以爲近之遠之也不遜與怨何自來哉後世無正身齊家之化而以一己喜怒之私情欲之好任用女子小人其始也女子小人迎合其意其繼也女子小人專制其柄不孫與怨比比而然夫子憫其易視女子小人以至此也故特爲指明使其反己修身作之則而不其憾非欲其以智術馭也不然唐太宗除武氏而則天終以亂唐曹孟德忌槽馬而典午卒以滅魏不於人倫大本清源

而區區以私智防之愈多術愈長禍也故誠意正心爲修齊治平之本而睢麟官禮實道一風同之原違而忽之女子小人乃如附骨之疽不可爲也朱子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八字祇道得一半然亦義理之不可少者而袁子才譏之妄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此必有爲而言見惡見惡於正人其終也已危悚之使自勵也

附解四十道明德立之時倘爲正人所惡則其人可知然聖賢道理近在吾身求之即是未至四十已過四十均可以遷善改過果能自知見惡克念作

聖至死不渝何至遂不可晚蓋此因當時有妄庸之徒毫不自檢四十不齒於正人尙不愧悔故特怵惕之非謂君子守道必求悅於人及已逾四十便不可爲善也見惡是見惡於正人若尋常悠悠之口不足爲據子謂其終意實欲其不以是終所謂不屑之敎誨也勿呆看

微子第十八 凡十一章

此篇記聖賢出處始於殷亡終於周興中間雜記諸人而夫子之事居多亦可見先王培植之厚雖衰亂猶多賢士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箕三人皆紂懿親義不可以徒死微子知紂必亡而去之以存宗祀不得已之苦心箕比皆欲悟主不幸比干見殺己又遭囚徒死無裨故佯狂以俟君之復悟夫子均稱曰仁以其憂君愛國之心至誠而不變事殊而理一也馬氏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比干見殺囚箕子以爲奴

附解事君難進而易退者非慢也不能行道不肯苟祿若苟祿不死尤非三仁宗臣皆與國同休戚而尚不徒死故夫子表以爲法微子悲商之將淪喪與箕子比干諫之蓋欲以死諫也箕子告以我舊云刻子明紂必不聽爾言不如出迪以存商家之

一線其日我罔爲臣僕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卽此章三仁之稱所由來也箕子諫而不聽紂且囚之不忍以一死塞責故佯狂受辱以冀幸君之一悟及比干又諫而死則箕子誠不必死而留其身以爲君萬一之求此三人之心至誠悱惻九死而不囘從容而中道夫子故特表而出之以明其無二也因微箕未死故先言之春秋時異說紛繁楚逢伯言微子面縛銜璧輿櫬以媚楚子史遷不察從而傅會蘇子由楊升菴力斥其非亦以夫子此章有定評也夫微子遯於荒野欲存宗祀蓋不特知

紂必亡且知武庚不足克家也及武庚旣滅成王求而封之於宋使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固非以臣僕畜之微子以先王典物爲重而又見周大公之心故受封而不辭書曰微子之命仍以舊爵名篇史臣有以見周與微子之志也箕子自釋囚之後亦遯於荒野武王訪以大道箕子爲陳洪範不受封爵乃以罔爲臣僕之素心而或以爲箕子有心傳道故不死大非周公孔子於明夷以箕子艱貞爲法想當時紂厭惡正人必欲殺之不知是如何暴虐法惜史傳無考箕子亦豈畏死特以死而

無益於君徒使君有殺賢臣之名故佯狂受辱幸而不死出於意外之事也使箕子預求不死何安得爲仁乎柳子厚箕子碑添出法授聖化及民亦是俗人之見箕子本非欲生幸而復生何嘗計及陳疇封朝鮮本　明閻百詩以遼之箕城爲箕子故封張甄陶以爲箕子自遷朝鮮非武王封之皆卓見也舊傳箕子名胥餘然莊子大宗師箕子胥餘連說似屬二人當闕疑爲奴主紂囚奴之爲是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記柳下惠之賢見其守道之篤出處之宜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顯也孔氏曰士師典獄之官

附解講家多牽入孟子和介不恭等語殊爲蛇足孟子之時處士橫議異端蠭起孟子表章孔子而又折衷羣聖以定其品毋使流俗妄誣此章則記者特記柳下惠之賢耳不肯枉道事人亦不肯去父母之邦觀其守道之堅卓詞氣之雍容重視父母之邦而賢可知矣至和介不恭夫子時尙無此等論斷祇須渾說爲得蓋本文有褒而無貶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

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景公不知孔子而欲以虛文羈縻故行也

邢氏曰待遇也孔氏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

附解春秋與戰國時稍異戰國時游說之士朝秦暮楚播弄是非諸侯畏之競以養士爲務即不用其言亦與廪祿故孟子亦得傳食諸侯春秋尚無此事孔子周游齊衛諸邦未嘗盡與諸侯相見如齊衛密邇魯國久仰夫子門弟子尤衆故衛靈齊景數見夫子後人動云周遊七十二君之廷不知孟子不見諸侯夫子豈無端謁見此章齊景公待孔子句斷盖景公是時溺愛幼子權歸陳氏吾老不

能用亦是皆庸實供史記載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沮之崔東壁辨之是也已見與人交章附解此章之言或係嬰等言於景公公不能用故議以此待之不知子非汲汲求用於齊者即景公果用孔子猶將審量而行況不用而徒待之以此乎夫子本因去魯適齊非爲求用而至使景公不爲此言子儘可從容去就既有此語則不可留矣程子以爲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愚則以爲即不用亦不必即去特不應不用而又欲待之聖人如祥麟威鳳豈可狎哉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饋同朝音潮

○夫子之攝相桓子薦之也墮都出甲桓子心實憚焉受女樂而不朝有意行孔子矣孔子安能已耶

附解魯之大權皆在季氏桓子因陽虎之亂又素聞仲由冉求之稱子故言於定公使子為司空又為大司寇遂使攝行相事非定公遽能以孔子易季氏乃桓子自言於君委任子也父母之邦義不可違桓子以君命命之自可直受之而不辭及子使仲由墮都出甲雖未明正三家之罪季氏已心憚之齊人乘間歸以女樂桓子受之又導君受之三日不朝君臣習為非禮慢夫子矣孔子猶晏然攝

相豈是明哲之道書曰孔子行以明聖人見幾之
速而孟子又言遲遲去父母國之道者行之討已
決行之心仍遲遲原兩不相背也朱子以此章說
得太匆遽與孟子之言不合當闕不知其本不相
礙也趙師聖言定公自召孔子爲司徒是也至攝
相若非桓子言於君定公安能奪桓子之位而與
子此事理之顯然者前人疑子不當因桓子而攝
相不知父母之邦君相之命義不容辭況桓子固
知敬孔子者也觀其言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是
已有悔心故將死遺言必召孔子其告君使攝相

何疑漢關子受侯封就曹操後不受祿而行與此

事大相類愚於史存已詳言之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

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

氏曰接輿楚人佯狂而爲歌欲以感切孔子朱子曰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愚按擬子以鳳憂其殆而勸其已愛敬之至也故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辟之素託於狂不欲白其迹也

附解王復禮謂論語止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莊子

以接輿爲名莊子楚人接輿亦楚人蓋必不誤若

皇甫謐高士傳撰其姓名曰陸通則未知所本也
閻百詩引之姑以俟考要之接輿亦是賢士韓詩
外傳亦載之觀其歌詞一片肫摯之心且道破當
時情事不得謂非夫子知己特予急於用世實未
嘗苟且託足其全身遠害不亢不辱之道接輿尚
未及知故子下車欲與之言蓋感其誠而欲告以
正也趨而辟之非不屑孔子乃因己一句佯狂避
人不便與夫子絮語想接輿必曾見用於時干罪
自晦乃託於狂不然無故而佯狂亦妄人矣不得
與之言記者惜之之詞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二耜同隊而耕曰耦耕其地今葉縣方城之西鄭氏曰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輿平聲○那氏曰執輿執轡在車也長沮心非孔子以知津諷而拒之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滔滔卽津水以喻世是指滔滔言世之難迴而諷子路以從己辟人言不與俗儕也鄭氏曰耰覆種輟止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子聞辟人之說而悵然言人與
世無一可辟故天下無道不得不思與易之也
附解問津處寰宇記凡六見當以葉縣之黃成山爲
是津蓋漁水長沮桀溺講家以爲記者名之非也
記者何至妄揑造人名姓當時二人雖未告子津
處或子與子路既而訪知二人名氏亦未可知不
然夫子豈竟不渡而遂已耶至謂是名非姓理或
當然周禮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爲耦饒雙峰言二
耜同隊而耕以子路既問沮又問溺知非共耜而
耕也長沮平日習聞夫子深非其周遊今故聞名
而深拒之桀溺則曉以天下之難易與從子之無

益三人洞悉時弊清高絕俗亦未易得第不知夫子道卽天道心卽天心明知無益不忍恝然冀萬一之遭逢拯赤子於塗炭此所以爲配天之志也一聞辟世辟人之說覺此等人置無知赤子於顚連而不顧直是痛心無已憮然之言幾於聲淚俱下矣人卽世世卽人何一可辟惟天下無道乃欲以道易之否則何妨自適抑聖人之所以與天下相關而不容已者豈有他哉其心純乎天之理其氣固極乎清明之氣也常人縱情肆志圖一己之安榮至於妨害人羣而不顧是以積之至深私欲

橫蠻雖至親有如路人者矣求欲一世同仁也哉故學聖人者以充其義理之心養其浩然之氣爲要耰本田器此章則作虛字用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蓧徒弔反植音值○蓧竹器勤四體分五穀丈人以爲賢者食力之事亦正論也故子路敬之五穀稻粱麥黍稷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食音嗣見其之見見賢遍反○丈人見子路有禮故親厚之子路反見因其有禮欲曉以大義而丈人已逆料而先去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

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丈人雖行而其家必有人故子路留語之丈人以潔身爲義不知仕而忠主救民乃大義也使人人不仕天下何賴故君子仁民卽是忠君

附解丈人身分較高其責子路不自食其力而未嘗斥其徒勞想是一向偏於肥遯自以爲與世無爭者與沮溺之憤世而逃者不同子路之拱立正以其所言合義禮遭先生於道正立拱手子路以此敬丈人丈人遂知其賢故止宿欵待二人皆以道義治也子歎爲隱者使子路反見蓋欲曉之而丈

人已行是有心避夫子矣故子路以行義之事曉
之或疑丈人已行子路向何人說遂謂不仕以下
皆夫子之言不知丈人家必有人不言其人省文
耳言己與夫子非不知道不行特以人皆隱遁則
坐視民生陷溺君亂國亡其爲忍心害理尤甚惟
不偏於孤隱卽世不用我我心固已自盡藎愛敬
丈人欲其適於中庸非夫子欲使同己周流且夫
子亦并未遇合何自而使人出仕也義卽是道道
卽是仕惟以道事君乃爲行義惟仕以行義故道
不苟合夫子一生栖皇未嘗苟祿道也卽義也君

子之仕二句言君子欲仕之心如此非不欲隱且
先當盡其心耳若誠得仕而行義則道固已行矣
不得云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丈人旣留子路何以
不傳姓字葢終末言姓字記者亦因而丈人之始
終刻劃一隱者行徑也五穀之說不一或遺麥或
遺稷麥乃北方恆種稷爲五穀之長先王以之名
官菽雖穀類不能如稻粱麥黍稷之中和可以常
爲飯食故折衷前人定五穀之名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有德而自晦曰
逸民儕於民也逸民葢夫子嘗稱之而記者因記之
虞仲卽仲雍夷逸見尸子朱張字子弓周康王時人

隱岷山少連見禮記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志高而身潔予蓋極爲慨想而孟子清聖之言所自本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二人迹似辱身而言合倫理行洽人心則非果降辱矣其自晦深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隱居居僻陋放言無忌諱立身中乎清處廢中乎權不以隱居放言爲嫌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否以道不泥成見未嘗不逸而非終於逸也

附解七人乃夫子平日所稱目爲逸民非記者加以二字也七人道不同而其全身違害樂道晦迹則同故曰逸民夷齊志極高身極潔不肯稍自屈辱清風亮節實百代所瞻仰故夫子流連慨想之柳

下惠少連第以形迹觀似降志辱身矣而其實凡
有所言莫非倫紀之實理凡有所行合乎人心之
當然則其降辱非眞降辱乃委曲全身自溷於塵
俗之中其斯而已矣言其韜晦自全必如是而後
安深歎其苦志非與夷齊比較抑而次之也切勿
誤認虞仲夷逸自居荒僻放言無所忌諱蓋蠻夷
之域無與同調莫爲知音聊以此肆志全身然雖
溷迹異鄉未嘗毀道波靡故曰身中淸身雖廢置
猶能晦迹全眞故曰廢中權其朱張不置一詞可
類推也數人皆推許之詞末節非自謂優於諸人

蓋言己志趣如斯未嘗不逸亦非遂終於逸當時夫子僕僕周游若沮溺之流皆以夫子爲不能逸不知夫子用行舍藏初無成見救世之心雖切守道之節甚嚴此章敘述逸民皆極稱美而自言己之無可無不可若曰謂我爲逸民可謂我爲非逸民可此記者記此章於楚狂數章後之意也若作自許之詞豈不大失聖人心口明汪琬堯峰文鈔謂虞仲非仲雍本　朝張甄陶辨之甚詳其曰仲雍居吳吳民歸之比於舜之成邑成都至雍孫亦名虞仲武王克紂封周章以繼泰伯封章弟虞仲

以繼虞是仲實爲虞之始祖周室既興自無逸理
上公之貴豈復稱民此章虞仲斷指仲雍誠篤論
也行中慮講家不甚分明蓋言其所行合乎義理
猶言先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六人夫子並無貶詞
皆繪出逸民情狀勿因夫子將數子抹倒王𡺸云
朱張字子弓荀子以與孔子並稱明郫邑人仇明
晦日錄云張伯子蜀志載朱張生崇佗多在周康
王時有道術流寓洛陽後徙岷山及穆王時人猶
見之今崇甯縣祀之然於經傳無考以廣舊聞可
也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何氏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是也大師樂官之長名摯適自此之彼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侑食樂官以琴瑟爲主歌於堂上干繚缺皆名也不言初飯其人未去也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入往而不返鼓鼗皆堂下之樂四人皆以官名能其官也邢氏曰河內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方叔武陽襄皆名漢漢水之濱

附解吾自衛反魯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夫子之言明明可考講家臆說紛紛各爲一說皆緣朱註引張子之言不敢疑也然張子實一時誤解安可附會蓋大師摯諸人皆魯之賢者隱於伶官如簡兮碩

人之流夫子在魯相與數晨夕有年砥礪於義理
者久季桓子受女樂淫哇競豔夫子旣去諸人亦
恥之故紛紛他適其後桓子卒遺言召孔子康子
遵父命召孔子孔子歸魯魯終不能用而孔子年
亦已老遂刪詩書定禮樂師摯等聞夫子歸當亦
各歸來夫子相與考究重正雅頌故有自衞反魯
之言師摯之始亦謂返國之始夫子晚年思之或
其時師摯已死而云然史記載紂無道太師少師
抱樂器歸周不書名班固漢書因而言紂作淫樂
樂官抱器或適諸侯或適河海其妹曹大家著古

今人表竟以太師摯七人並列三等在伯夷叔齊下顏師古註此皆紂時奔散之人鄭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至本朝毛西河亦附會之眞屬妄言不如何晏論語古註爲優也作時文者如王守溪李安溪皆言夫子正樂之後魯伶官始知僭樂之非而去張甄陶非之是也然以魯之僭樂夫子不以爲非亦不是蓋夫子居魯素與太師輩講明及齊人歸女樂夫子去而諸人亦恥之後夫子反魯太師諸人亦遂返魯與夫子共成正樂之功記者此章於太師干繚缺皆書適蓋始去而後返者也

於方叔四人皆書入蓋去而未返者也夫子學琴師襄亦少時事至初飯不言白虎通云魯無初飯有四飯李安溪云太師領之何屺瞻云不言初飯爲尊者諱皆曲說此章記去魯之伶官耳初飯不去何以得書魯當日僭樂未必獨於侑食少之無四飯之實而有四飯之名必不然也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魯蓋僭天子禮亦有四飯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孔氏曰魯公周公之子伯

禽封於魯施易也不以他愛易其親親之心大臣勳
賢也不以不行其道故舊勳戚交遊皆是孔氏曰大
故謂惡逆無求備則無棄材矣周公所以造周造
魯者不止於是蓋伯禽之國特語以寬大之意焉

附解周制分封諸侯各君其國爲王朝卿士者畿內諸侯而已周公封魯身留相王室而其子之國爲諸侯蓋曠典也當時王制定於周公至治魯之制又不待言親也大臣也故舊也無求備之人也大抵皆周公所愛敬選拔以治魯者故於臨行特申命之而記者卽此以見其開國忠厚之意施字何晏古註作易字解優於陸氏之直改本文但云不以他人之親易其親則非也大臣若無德則不必

用若有德何至不以而怨怨者惜己之道不行則不必虛糜其爵也無求備則所以收羅羣材者無不盡日知錄據左傳命以伯禽謂伯禽書名不知康叔唐虞皆有誥伯禽不然者周公封於魯不之國而命以伯禽也非伯禽書名文王世子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豈亦書名耶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八士賢而未達董子謂一母四乳而生八子記者記周才之尤異者如此

附解秦火詩書八士之實不傳馬融鄭康成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汲冢周書有南宮适

南宮适宣和博古圖有南宮仲周書武寤解和寤解皆有八士陳仁錫以爲即晉胥臣所謂八虞相傳成陽縣有八士墓然皆想像臆度之詞未可執爲典據但八人皆以士稱必賢而未顯者故記者特書之以見周家人才之盛其尤奇者如此一母四乳春秋繁露之詞董子醕儒當不妄言且去古未遠必有所據唐蕭穎士游蒙山詩句子捐俗緣季隨躡遐軌蓋亦以八士爲隱者記者於記周公之後記此所以明周家培植之深故雖凌夷至春秋篤生夫子而又有諸賢並出其

問也當時一一指名記者本非不知其實而言今則書亡無考作時文者作此題卽代記者口吻而竟有虛作疑陣於記者口中自家說自家不甚明白亦殊謬矣至楊愼謂八士之八人而叶四韻又據蕭穎士遊蒙山詩謂季隨隱士無害義理皆可從

子張第十九凡二十五章

此篇記子張子貢曾子子游之言蓋其門人所集歟若謂五人學優而記之則尙有賢於五子者且五子之言亦不盡此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生死義利貞知力行幽明始終誠心感召如此庶可爲士難之之詞也致命思義其守至堅思敬思哀其誠至久已語辭

附解子張因士而無行者發四者盡其分量非學養深邃未易言也其可已矣言如此曰士庶乎可矣而況無一能無愧乎義府及勉齋黃氏必從而疵其語謬矣

子張曰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執持守意德以人之性量言器小而志浮無入德之門故曰焉能爲有無也

附解子張晚年見道篤實此章所言即曾子宏毅之

說也德本無窮須具一番廣大胷襟始能勤以進業虛以受人聖人望道未見寡過未能正爲見得道理實難自盡所以耄而猶勤老至不知惟其自小乃以獨成其聖也常人局於近小以聖人爲不可及以天地名物之理爲必不可盡此爲自暴棄又有卑陋自是戔戔自喜者尤爲庸妄皆執德不宏者也德謂人之志量道則內外本末全體大用之道雖乍爲信之旋復惑於世俗此等人中無確見隨俗波靡決不能任重道遠焉能爲有亡深絶之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二子之言皆是記者故兩存之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則不可當拒磨不磷涅不淄則大賢無所不容要惟自處以正以善及人則拒之之時有容之之意容之之中非無擇別之懷也

附解交道所以輔仁自古聖賢不以不肖待人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和而不流則無處不可得益奈世鮮端人理難一致或君父大節所關賢奸是非所係不可不嚴其比匪懍其孤標若尋常晉接無

害於義者則優容感化之可也故子夏所言雖稍
失之狹然切於立己子張之言尊賢一句義理曲
盡固已即我之大賢五句反覆明拒字之非所以
教門人自勉爲大賢不可徒見人之惡而棄之亦
忠厚之道若朱子以爲初學宜從子夏成德宜從
子張剖別雖是亦未免太拘即如管甯割席於華
歆阮籍辭昏於司馬是不可拒之之得宜者不必
其在後生小子也若郭汾陽之見魚朝恩陳仲弓
之弔中常侍一則保全自己身家一則保全天下
賢士是何所不容之得宜者也至於夫子見陽貨

南子孟子不見諸侯不與右師言因時處中又不
待言門人有見於道理之精知二子之言皆有可
取必兼之而其義始盡故特兩記之後儒轉遂其
識解矣陳實弔於張讓前人斥其守道不篤此言
非也君子之於小人不幸同朝共事關係君民大
事必當面折廷爭雖死不辭若非國計民生所重
尋常交接往來無害於義何必爲已甚之行激其
怒而害及同類漢宋黨錮之禍皆諸君子過爲矯
枉之故犯凶人之怒而成其高不知太甚之行激
爲大禍毒流搢紳而社稷亦隨之以亡何不聞孔

子之見陽貨哉故陳實之事不可疵也紹興中徐
子雲省試第一秦檜欲以女妻之及廷對子雲乃
佯狂不答一字遂置甲末此拒不可之妙也班超
使西域李邑上書毀其擁妻抱子安樂外國無内
顧憂超聞而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遂去
其妻帝知超忠切責邑令受超節度超遣邑還京
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今何不留之超曰是何
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
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此何所不容之妙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

不為也泥去聲○小道技藝雜家之流致遠恐泥泥不能通於大道也此為專營小道者言朱子曰泥不通也

附解大道不外心性倫常盈天地間之經綸皆所以使人盡其性敦其倫也百工技藝其始皆創自聖人而不從事於聖賢大學之道則局於一器而無以成己成物子夏言此為世之好為小道者發農圃醫卜皆民生至切之用上古粒食耒耜興后稷教民稼穡俾民不鮮食艱食則治天下之大道即寓於農瓜壺棗栗悉為民用圃亦與農並重先王慮民氣之不和民生之多沴而制為醫道所以調燮

陰陽仁育蒼生則大道未嘗不在是至卜之爲用聖人觀天地而察人事使人知悔吝生於善惡吉凶主於明神庶知懔畏天命反身修德夫子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伏羲文王孔子以此明三才之妙孰謂大道不在是哉但聖人之於農圃醫卜期以利賴生民而致其中和後世習之者則爲一身一家之計而已故農圃醫卜未嘗非小道亦未嘗非大道在人辨而察之裕而修之至宇宙間卻有甚重於是而實無益身心會農圃

醫卜之不若者學者或專騖求精則浮華矜飾害德滋甚尤宜審之夫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是小道可爲又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恐人泥於小道也聖人之言豈一端固視其自命者何如用之者何如耳後世小道日精於前代而誠正修齊之學罕造其實可慨也已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亡讀作無好去聲○精進而能時習理日明性日定矣學非僅詞章之謂朱子曰亡謂己之所未有

附解天命之謂性散殊於人倫日用之間我所有也不可謂亡祇因氣拘物蔽前此不能知不能行即

是所亡若學而得之則當持守熟習中庸所以尤重固執也學兼內外博文約禮不可偏廢後世㒺寂者徒求諸心而逐耳目者或失之濫均不得爲好學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道寓於事物而皆含於心博以學之篤以行之切問以析之近思以純之理得而性可復矣何氏曰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

附解朱子解仁字只說心存而不放不知心有先天後天之分先天之心卽仁後天之心拘於質蔽於欲故孟子言存其心養其性存有覺之心養虛明

之性以養氣爲基神化爲樞其功夫次第非旦夕可幾後人以守空空之心爲盡性不知心本日華但至後天陽中有陰克己者克陰私也復禮者復性也孔門諸賢皆從事克復晚年多得大道卽子夏亦然夫子故告以三無私等義此章爲初學言之使從博文約禮淺近處用功蓋非學問則無以窮究人情物理而不返諸身心亦徒勞無益以所博者篤而志之以所問者近而思之篤志者何誠也近者何身心也志其理思其故必求返身自得故仁在其中以其尚未及乎養氣克復之功故云

在其中而不直謂之仁後世多祖述此章然學也問也當先明夫子有弗學有弗思之義蓋有不必學與問者若當學當問則弗能弗得弗措惟當學者故必篤而志之惟當問也故切而思之不然徒騖於博既不勝窮或反侈蕩無歸徒務乎問亦無以得其至是其去仁日遠矣辨之愼之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市肆百工所聚之處也成事精其事學兼內外致推極其精微道理之全也工以相觀而益善學以廣博而益明爲徒思廢學者發

附解司市陳肆見於周官百工器物咸聚於茲百工

各專其業患封己自是居肆以博其義而事益精學者專心於道恐寂守無實博學以要其理而道益宏此上下比類之義也世有致虛守寂以養其心而不窮究乎天地民物之變者是不學無以致其道抑有殫見洽聞以宏其識而不根本於心性倫紀之常者蓋不知學所以致其道二者交失子夏之言固爲曲盡舊說朦朧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過出於無心必文以成其過欲以欺人而不知自害其心理也

附解人孰無過苦於不自知耳若既知之卽宜改之

蓋改則仍然無過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小人平日立心制行全不顧天良二字只圖掩飾一時不顧心理安否必文必字直是抉盡隱微病根然過不可文而徒害其天良亦可悲矣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三者君子德容之常常於其望即聽而若有變焉蓋借以明時中之妙也儼然莊敬溫和平厲嚴肅

附解凡人容貌自當莊肅詞氣自當溫柔義理是非本不可淆紊特常人道德未備則能持於此必不能持於彼君子中和在躬隨時適宜望之者見其

儼然未免心憚之矣及卽之則溫然如春令人可
樂樂則或生玩矣及聽其言則詞嚴義正不可妄
干在君子本無心而出見君子者自覺得彼此不
同故曰變子夏親炙夫子者深故能言之有味如

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此爲勞民諫者戒而欲其誠之於早也信誠

懇周至兼人己言

王氏曰厲猶病也

附解國豈有君不勞民臣不諫君之理子夏爲虐民
驟諫者發言非勞與敬之難而信之難也信於民

者其平日有愛民之實心故民諒之信於君者非
以道自處德望素孚不易當之子夏爲不信者警
欲其責己嚴而責人恕故信當兼自信與信於人
說朱子或問有盤庚比干一條朱子言子夏言其
常非言其變然盤庚因河決之患爲民相居民震
於遷其見淺也而盤庚反覆訓諭固已盡其信之
之道若比干勢處勳戚不得不諫信於己而不信
於紂至不幸也非一人有不信處古聖賢正己而
後正人化所以覃被焉三聘而後用世君所以倚
賴焉人臣委贄之初自度其道不可行則不容苟

就所以信之於早也不然而受任受職乃含默取容曰吾未信也其不爲小人者幾希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當時務末節而忘大義故子夏云然與夫子論奢儉同意非謂小德可踰閑也朱子曰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喩禮法也

附解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大德小德不容偏重然使其人不忠不孝而衣冠言動方屑屑然則古稱先亦何取哉子夏爲不敦大德之人說法若學者立身則比於門人小子方循循於本末先後何嘗教人踰小德也註中吳氏之言未識書意張甄陶則謂爲觀人者言忠孝廉節磊磊

可觀其他小節不必苟求亦有義理但聖賢學問小者通乎大者一念可格帝天一言應以千里苟謂小者無足苛求安知忠孝必由慎獨來也故不敢從其說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灑色賣反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必列反焉於虔反○先王敎人先以小學養其莊敬之習灑掃應對進退卽道寓焉而子游少之蓋因當時務煩文事本學者寡欲子夏誨以大學耳然學有先後敎無倦惰資學不齊如草木之各分其類若

繫諸以大成反爲訛之若始終本末兼該各給惟聖人爲然非門人小子所能也其詞甚正故子游豁然無辯焉

附解子游子夏同事聖人小學大學之序親見夫子以教門人而此章異解何也聖王敎人七歲入小學歷八九年至十五始入大學於時童穉之年知識未廣嗜慾未開而已有以束其心志耳目就於禮法故大學之敎易入而制外養中之事習慣自然周衰禮敎廢弛後生小子罕循實學惟夫子舉先王之遺法以敎人而洙泗門牆成童以上者居多即如子游自吳來學其不待從事小學明矣子

夏之門人小子非盡童丱但因當時教學無序故子夏教以小學之禮先端其趨非竟不傳大學正以爲大者之地子游因當時學者專事緐文縟節不究本源恐子夏以小學爲重而不教以本根故云然及子夏明其立教之意而子游知子夏非不教以大學也故無他言焉是二賢之意未嘗不同而有疑於其跡必推究其故所以爲君子之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春秋之末不學無術者濫仕而士亦以急仕爲榮子夏言此以明學不可一日而離仕有餘暇則必學學必有餘然後仕也

附解舊解多不分明卽朱子亦嘗疑兩句次序顚倒

後以門人各有所指之說爲是實則未得子夏立言之旨蓋仕所以行其學之事學所以裕其仕之理若以仕而優爲有餘是固游刃有餘者也上則字語氣便緩故朱子只作有餘力解猶言有暇已耳然而於則學之義未透並則字精神亦不出下句學而優則仕朱子云自無可說者如荷蓧丈人之流似子夏欲教人仕並下則字亦少精神不知二優字二則字當剖看言仕若有暇則當學學果有餘則可仕子夏當日先言仕優則學正爲輕學而漫言仕者發也語似平列而意有獨注此古人

文字之妙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誠其哀親之心而所以愼終者自不容已矣禮以致其哀豈爲觀哉故曰止也

附解死者人所不免而至於父母則仁人孝子之心誠有哀苦不忍言者喪禮繁重委曲皆痛親之心不得已而致其詳愼以竭萬一之誠子游平日講求喪禮具見於檀弓此章之言正其考究之深而知莫非以致其哀也不然而哀有未盡人心已亡尙奚取哉至於父母之外哀雖有殺然亦未有以喪爲觀美者春秋務於文飾子游故特明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難能優於才學仁則純乎理矣衷子張之賢而規其未仁愛之非刺之也爲語辭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夫子曰前有光後有耀堂堂之謂言志趣高明也難與並爲仁自謙其質之遜而不敢以堂堂求仁戒乎學堂堂者也

附解子張自是光明闊大人故夫子亦稱其光耀而列於四友子游意帶規勸曾子則直贊其堂堂而言己才遠遜難與之共爲仁蓋恐不如張者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記者連記之又以戒乎不如子張而妄爲堂堂者子張晩年進德篤實此二章所言蓋其少年時事然而未仁有深望其斂才就理深

造於仁意雖與並爲仁言其高明之資己不敢學
步以戒妄爲堂堂者如後世文字之學有等穎悟
不煩力學者中下以之爲法必至自誤聖門造道
亦是如此勿作輕刺語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自致自獻其天良而不容已
述子言以勉人識其本心
附解人心之良乃天理也因嗜慾錮蔽遂爾消亡然
天理種子不能盡滅若滅盡則非人矣故聖人望
人力學以復其天良奈人多暴棄反以聖人爲難
學己必不能希聖曾子特述夫子此言言人有能

自盡其誠者必也親喪乎爾時天良發現不能自掩人能長保其天理之良則無時不用其誠矣此曾子立言微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莊子名速魯大夫其父獻子賢而速能因其臣遵其政故子特述之而曾子述之以勵有位也非爲臣與政之不善者言其他此外孝行

附解張甄陶以爲愧季孫非也季文子之賢不及獻子且夫子言此時季孫宿已卒何自愧之蓋平日閒論人物及之非必有他意而曾子述之則爲當時父賢而子不肖者愧也其父二字當認眞若獻

子不賢而莊子不改其臣與政反爲大不孝大禹之幹蠱宋哲宗之紹聖何是何非學者切當明辨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孟氏爲魯司空兼司寇士師其屬官典獄者也士師無化民成俗之權故曾子告以仁民之意道教養之王道朱子曰散情義乖離不相維繫

附解天生民而不能使之自遂其生皆全其性也故立君上以教養之有教養之任而曰民難化者誣也雎麟之意官禮之法自誠意正心始以暨於平天下理萬民一以貫之各得其宜此非可責之庸

庸輩也能是則爲有道反是則爲失道士師之官王朝侯國本非微職孟氏之士師則至微矣明刑卽以弼敎罪得其宜亦可警頑懲惡但究不若消患於未然使民無訟之美也曾子學企大成其心實與斯民一體相關故其言如此哀矜勿喜本無可喜也然哀矜之心非素有恫瘝斯人之意必不能强致上之人平日旣不能化民於善及至有罪復無惻隱之衷誠非父母之道矣又況虐而驅之悍然不顧豈復有人心哉夫子爲魯司寇有父訟子者越月請止夫子赦之季孫不悅予曰上失其

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其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曾子之言與子誠一脈相貫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卑下之地流水所歸人爲惡則如居下流衆惡歸於下流其始則一念之不善耳居不居必謹其微甚則無可解矣子貢惕人修慝於微非爲紂雪冤

附解夫子之繫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小惡爲無傷而弗去是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弗可解書曰惟聖罔念作狂一念之非卽下流之所由聚也人皆知惡紂之惡不知自家一念不謹已

置身下流子貢特發此以警人甚不甚必自其上
念而防之不可及其已甚而悔之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過不足累君子而累小人更不更異也日月本明君子之心本直欲人法君子之更非欲人效君子之過
附解自改過之說興而天下始有不終棄之小人然
自改過之途寬而天下又有藉口於君子之過者
矣不知過原非宜君子能更固不害其爲君子耳
若旋更旋過尚得爲君子乎當時必有多過而託
於君子者故子貢以日月指出君子光明本體見

其更足仰故其食無妨未如日月而屢過焉可乎哉且日月固本以不食爲常者也日月之食星家以爲交會而食然日月一年十二會而不盡食者以爲交則食不交則不食實乃火土之餘氣蔽其光而陰陽偏勝乃食也蓋五行正氣經天爲黃赤黑青白道而金者乾元眞精太極之靈也其餘水火木土各有餘氣木曰紫氣水曰月孛火曰羅睺土曰計都日月本乾坤之精而後天木火成質者日金水爲神者月也木爲生生之苗水乃精華之潤陰火盛則陽光掩陰土盛則水神虧也日月相

會之候陰陽和平則無餘氣爲災否則干戾故日食月食聖人以爲變而警懼也若但如歷家相掩之說乃天地常事曷煩戒謹哉第羅睺計都不見經傳而術家又支離其說故儒者罕言之也實則天地之理本有如是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言學於何人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於虔反○文武之道兼體用言未墜於地教澤在也在人領下二句賢大賢不賢小賢識記也大者性命精微之理小者名物象數之制莫不有道言

其旨至理所寓而善學者所採焉不學言其善學何常師言其無處非師

附解朱子以謨訓功烈解道字原不錯第謨訓功烈即盡性盡倫禮樂體用所在而第以文告爲謨訓象數小物爲功烈則道字小矣且亦思關雎麟趾之意周官周禮之法小學大學一切明備規模何在非道之菁華而文武精神所貫注乎朱子因學者多騖高遠僅以文章禮樂象數名物訓道字使後世講家拘泥牽强至使本文語氣俱覺重複大不可也公孫朝之問自是尊重夫子此問必不可少自堯舜以來聖人修己治人之道至文武而集

其大成其播之天下後世者皆其得之心性修之家庭者也第其道散著而博遠隨人資學所造不拘一途未墜於地言其禮樂法度具在乃周家一王之制也惟有是法度人乃得而修明之故曰在人時解則二句無分別矣賢者謂大賢於道之源頭處識得凡天地之祕性命之微則學之不賢者謂非有誠正修齊之學者然其才識之明於禮文象數往行前言亦有觀記博文之學子亦學之在賢不賢則或精粗本末之各擅而夫子兼收博考於文武之道有以見其散殊又有以會其一本故

曰夫子焉不學也無處非道即無處非學學無一定師有何常此本文語氣層次子貢開示公孫至為詳盡矣拘泥舊說反晦本文安得曲為附會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昭子婼之孫非子服景伯以告子貢真知子貢者特以其外觀而賢之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為淺人淺言牆卑不足蔽宮猶量小不能蓄道也此庶人之牆也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八尺曰仞美謂禮樂制度富謂犧牲贊幣之傳此蓋以天子之宗廟而言乃極乎美富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夫子謂武叔言武叔未入夫子之門固宜其為此言

横議時而門人又遜於洙泗故不得不好辨乃有謂孟子之好辨不如孔子者豈知時哉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聖人義精而俗人見淺毀之由來皆不知量者爲之丘陵高乎土壤而有跡日月行天而至神無得猶言無自也莫不仰賴日月以生而反毀之是自絶也朱子曰土高曰丘大阜曰陵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不自知其分量

附解與丘陵對何不言天之高如對子禽所云而言日月蓋凡高之有形者滯於迹局於象如丘陵是

也日月照臨萬物其功用至大天地非日月不能
成其功化大道非仲尼不能著其高明然日月處
於至高而光照下土日與人親人習見日月之不
離吾影形且有忘其高者矣詎知日月運於天而
邇於人欲踰其高而實無從彷彿仲尼日用飲食
無以異人武叔狎而玩之此與近日月而侮日月
者何異然日月不離乎人實乃在天是天下之妙
於高者莫日月若也人有欲絶於日月者實無一
息不在照臨之中日月非爲一人而然又何至因
一人之毀而傷是徒自見其不知量耳此是子貢

附解宮牆有合言者有分言者此分言之也朱子曰古人宮室之制前有門中有堂後有寢凡爲屋三重而通以牆圍之謂之宮譬之宮牆句領起下二段及肩之牆庶人之牆數仞之牆天子之牆也宗廟喩夫子容貌四體百官喩夫子才德經綸八尺曰仞從孔安國蓋祭義仞有三尺非一丈之云乃一丈一尺之云也夫子曰達不如賜又曰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益至蓋當時夫子之道非子貢不彰且子貢仕魯止吳之尋盟致陳恆之歸邑頗展其才武叔淺人覺子貢言論丰裁華於夫子故云

然正如俗人之勢利見牆宇輝煌卽驚爲巨富子貢卽牆以喻而曰室家之好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就武叔心目俗見曉之牆喻外見之華宮則其內蘊也未竟斥其不得入門調侃之至武叔亦未必知也子貢自謙以尊夫子實則夫子在魯三月大治墮三都卻萊兵未嘗不炳炳烺烺是聖人亦非不露才華自是武叔處卑而見淺耳其賢子貢又豈眞知子貢者哉再夫子當時自言有四友若子貢由求諸賢表揚夫子之道聖德益明夫子亦可以少辨論於此數章可略見之若孟子居戰國

善言聖德處時解殊未分明毀訕何足記懷子貢恐人惑於其言不知學聖故辨之文佛有言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墮逆風颺塵塵不至彼還坌己身聖不可毀禍必滅己其言可與此章相發明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朱子曰爲恭恭敬推遜子禽以夫子未用於世而疑子貢爲較賢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斥其不知而妄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朱子曰階梯也言其道德之宏如天莫及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夫子未得邦家子禽故不知其賢子貢擬其功效神速如此立道數言子禽蓋所素聞故因以曉之立固民心而不使顚蹶道導以道而全其所性綏指荒服者言動禮樂翔洽榮哀朱子曰莫不尊親如喪考妣是也

附解聖德如天而功業罕見則人每忽之子禽為親炙夫子何以不知其賢緣子未得邦家子貢斥責之而擬以天並設為邦家之事以曉之形容想像十分鄭重若有言不能盡者亦足見其所造矣立道綏動非空空感化有許多功業在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立植其生不使顚蹶動攝

而有不立者風氣異齊質文異尙美利未普功化有限也斯立則所以裁成輔相者無不至無一夫之阽危矣道之以仁義中正而不行豈民質難齊法固有未盡善也斯行則斟酌於民情物理之宜而悉當乎天理之極民樂而趨之日遷善而不知所爲一道同風矣綏之指荒遠者言不必示威示信而禮義有以結其心政治有以革其俗自然景慕畏懷歸心恐後斯來矣動之不出上三者特漸摩涵泳變化鼓舞則曰動耳天下非一俗人心非一情服敎一時未必終身勉強從風未必渾化聖

人盛德在躬有以動其感悅而禮樂教澤薰陶變化天下如入太和元氣之中形神俱暢與道大適一切乖戾偏駁之情不知消歸何有斯和矣生榮則愛敬等於父母甘雨和風被其瑞祥麟威鳳炳其文望之如雲就之如日如天如神之狀是也死哀朱子曰如喪考妣蓋皆出於人情之自然而不容已子貢約略形容乃如親歷則其所造極於精深已可想見故曰如之何其可及也學者當從事聖學馴至精微乃知是言之不虛而不徒描畫彷彿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此篇歷敘帝王而繼以夫子論政以明無異致也終以知命知禮知言又以明學者希聖之要而記者之自負亦可見矣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朱子曰咨嗟歎聲堯禪舜而戒之之辭歷數上天立君治民自然之理數德之大者天命畀之堯故知在舜躬也允誠且久也執中萬變皆適於中如有所執困窮洪水方平養教未洽也言當今四海困窮爾當思所以永終天祿蓋一夫不獲引爲己辜之意舜亦以命禹執中而畏天命聖心皆然故無二命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

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履湯之號未變夏醴故用元牡簡閱也遞湯請命於天之詞以見懍承天心無異揖讓討罪用賢一稟於天而以萬方不安爲己責罪己而無求於人湯德之所以盛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賚孔氏曰賜也此下言武王之事善人天之所予故承天而富之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孔氏曰周至也引書泰誓之詞周多仁人一湯簡在之意其引過於己一湯罪己之心也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有五銖兩斤鈞石量有五龠合升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廢官不當廢而紂廢謹審修之一本中而已矣四方政行民適於中耳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已滅之國與之如封黃帝堯舜之後是也已絕之世繼之如封比干商容是也三者皆民心之公故民歸心所重民食喪祭孟子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以上皆初得天下時事寬則得衆信

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有仁民之實心故寬有至誠之久道故信敏則從善如流公則因物付物四者一中而已約舉聖王之概以結上文

附解程明道曰此章夫子所常言弟子敘而列之是也天生民而立之君非欲其以位為樂天之功用所窮賴帝王以濟之堯舜湯武尤未嘗有君天下之想也德隆於己而天與人歸之聖人畏敬天心而知天下之人不可以易視則必求其所以教養斯民之善道而期念念可承乎天心堯之禪舜也後世以為甚奇而堯乃因天命也天祿永終包咸古註天祿所以長終漢魏以來凡云天祿永終者

皆作頌美語則古註不爲無因毛西河以朱子爲非亦非無見今仍從古註但包氏以窮極四海解四海困窮未免牽强耳聖人之所慮者上負天而下負民也舜亦以命禹卽指上文數句勿依書添出人心數句反爲蛇足或以堯告舜只執中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必更說舜告禹時怕禹尙未曉得故多數句非也聖人之言理一而語或加詳極是殷勤懇摯之意如堯告舜雖只執中一句而申之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告禹無是也豈亦怕舜不知困窮之故乎朱子解歷數本洪範然堯所

言乃謂人君承天治民天人協應自然之符非以歷象喻言也湯武之興與堯舜異則疑其不甚本乎天而記者特記湯告天之言以見其一本於天心之誠然而無私意於其間則弔伐之事可知矣至武王不循文王事殷之跡而克商滅紂其事尤不易識舉大賚以見紂阨窮善人民皆失所而周之大賚爲代天以濟民述周親四言以見周以仁人勝暴而猶引咎無已爲事天之小心權量法度與官皆商先王承堯舜禹之制而紂廢之故武王一舉而政行滅國絶世逸民皆天之所久憫念而

民所惜者故武王一一行而民歸若夫食也喪也祭

也生民日用始終之事備焉蓋天心必驗諸民民

事必本於天武之於民如此其承天可知而唐虞

三代之盛心同道同可知矣故終之以寬信四言

焉書云大賚於四海記者取書意而繹之言周有

大賚善人是富則當時賢俊一旦彙征善類翕然

被澤其承天心而作善氣眞是景星慶雲氣象周

有二字提起記者分外着精神之筆仁人卽善人

紂爲無道使天下善人無所容身周能育養收羅

天心安得不垂眷顧至權量二節卽書所謂反商

政政由舊也蓋成成湯昔日承堯舜禹之法定制垂
後紂悉隳之武王克商謹之審之修之皆商先王
之成法非有故爲改作以新天下耳目也興之繼
之舉之皆商先王之美意周第從而復之毋使善
人無祿也惟其事出於天理之公而無一毫私僞
之念故四方自然政行天下自然歸心記者特揭
言之四方天下二句睪然高望不盡流連矣所重
民食喪祭又以見其安民首先教養蓋此五節數
虛字尤重是記者特地錯舉數端表彰武王至公
無我之心非罣漏亦非謂此乃數大端故詳之也

讀者宜合通章而玩其詞氣乃得記者深意寬則得衆四句總言聖王之道收束全章筆力甚大法度或謂以分寸尺丈引五度言配以法字成句然不如朱子禮樂制度之該括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屏去聲費芳味反○為政有本子張蓋已知之五美四惡皆其綱紀節目之似易而難者故特告之尊崇信屏斥逐懍之於心非必有科條數目之可紀也費則惠易窮怨則勞必潰貪則欲不濟驕由泰生猛由威致反是所以為美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

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虔反○民所共利因而利之民所願勞然後勞之仁心仁政無已時似貪而非貪理快於心而敬不稍懈禮飭於己而忿不稍形驕猛所以免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朱子曰虐殘酷不仁暴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害也先似不急後迫求之猶之均之也四者由其先有傷民之心而迫與緩皆爲害也教戒令皆當豫之於早乃爲恤民出吝固失事機納吝亦滋弊竇謂之有司守財物而無遠猷鄙之之詞也

附解尹氏謂記此見夫子之爲政以繼帝王是也從
政卽爲政爲政以德子張素所知者故不復言特
擧其節目之大條析指名蓋就子張所易疎略言
之惠勞五者皆爲政所必不可無而費怨五者卽
因之不然故爲美也因利勞民前人因天之時因
地之宜因人之力擇其事擇其時擇其人皆妙欲
仁句前人說多未明謂爲指取民說者固陋謂兼
治己治人亦於不貪意欠醒蓋爲政者實心愛民
自然有許多綱紀事業不能自已此身臨民一日
有一日當爲之事雖百年無究竟時常人狃於淺

見當其初爲一事每謂可以不必苟可稍安餘及
多事而爲政者殷殷然慮之斤斤焉謀之有似於
貪矣然而計長久垂美利其心無窮其事亦無窮
雖志願甚賒無一事不爲仁民起見蓋天理當然
必如是而後可故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也敬人
以衆寡分敬事以大小異是其心未眞能愛人眞
能嘶義而務乎其名者也君子慮愚夫愚婦勝予
之懼知毫釐有千里之失安敢慢之人徒見君子
坦然自得而不知其小心若此故泰而不驕也衣
冠瞻視皆在我禮當自謹者非欲人尊畏然而有

儀可象人自敬之豈猛之任氣者比五者皆從克
己復禮中來然後德性純而小疵盡泯四惡皆從
輕侮斯民而生殺非上所忍言至誠以盡其教之
心禮樂以盡其教之術久遠以期其教之誠如此
而民猶不承順然後不得已而殺之辟以止辟而
已不教而殺者殘無知之赤子故曰虐任以事而
責其成是也然必先告戒詳明然後人能從容蕆
功不戒而遽視其成粗浮躁率暴戾矣始則令不
嚴明忽而刻期求效是明明致人於法賊民甚矣
出納之吝者鄙陋而無遠略有司謂看守財物徒

隸之流極愧之之詞不得以凡為有司者論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命者理氣之原而貫乎消長屈伸之數知之則有以修其在己而立命非任運也不知禮無以立也禮以節文天理不知何以踐形而自立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人而後可以取賢不知理未明而心無主也

附解命者理氣數之主宰自來言天命義命性命數命其說不同然分言雖殊其實則一也此字至不易曉今為辨明之今人說命有榮枯得失自然一定者曰氣數之命而先儒以解此章命字非也萬物莫不本於天天理之原即命也天以真理流行真氣而萬物自生自化於其中天之理氣非有異

也物之所以承天地者有異遂各判其生成飛潛動植感天地之氣而生者不同日月消長山川蔽障而氣化因之然亦惟物爲甚耳夫物其得氣偏駁者也故言命者不於物人秉五行之秀太極之靈天地眞理眞氣所鍾無不同者特其祖宗之所積累父母之所含育不同故聖愚淸濁壽夭亨嗇不同然天地實無心惟其人之自命以爲受氣於天地不同實乃胎本於先德者不同故天地父母爲受氣之原卽命也而氣有純駁實理有盈歉是氣數實統於理也惟人秉天地之理皆同而秉父

祖之氣不同故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立命事天全其天命之理而氣數之不齊者可齊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仁者壽大德必壽以及餘慶餘殃種種言語皆言人盡性則可以立命而迴氣數也若不全乎天性養其浩然而榮枯得失悉委於命實則不知命矣子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其不達天命之原則必自廢立命之學吾身中義理之事皆以爲不能爲而凡身外之物牽引逐逐殆無虛日從欲則易從理則難何以爲君子也世俗星命之術以年月日時配以五行衰旺之機以一時

而定厥生平求枝葉而忘其本根誕且妄矣聖賢教人存養立命養浩然之氣全中和之理天者可壽危者可安愚者亦明故爲補造化生成之憾然要惟天命之在我者有是至誠不二之理故能修而養之以維氣化豈本無是理而强相附合者比哉愚於蹈仁而死章極言存養可企中和學者無以顔子短命爲疑正謂知命即可立命參觀自明茲不復贅若常解云義理之命挽迴氣數之命似天生人有二命者非也命者理之原理宰乎氣而後有數知命則必能順天循理力行善事以全性

而敦倫若但以安分爲知命守道樂天者求其在己不怨不尤則是矣委心任運者以宇宙一切皆爲前定而罔念作狂克念作聖之理不復小心愼行處富貴而淫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處貧賤而靡曰命不如人將吾身之所以承天地者皆爲恍惚而君子罕矣故錯解命字貽誤非淺且世之人亦有言盡人事以聽天命者矣稽其人事不過孳孳爲利汲汲求名於五倫或多抱愧豈知所謂盡人事者臣盡忠子盡孝凡理所當爲爲之不求人知不求福應以順從天命而已豈世俗之云哉至於

立禮知言朱子曰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是也

四書恆解下論下册終